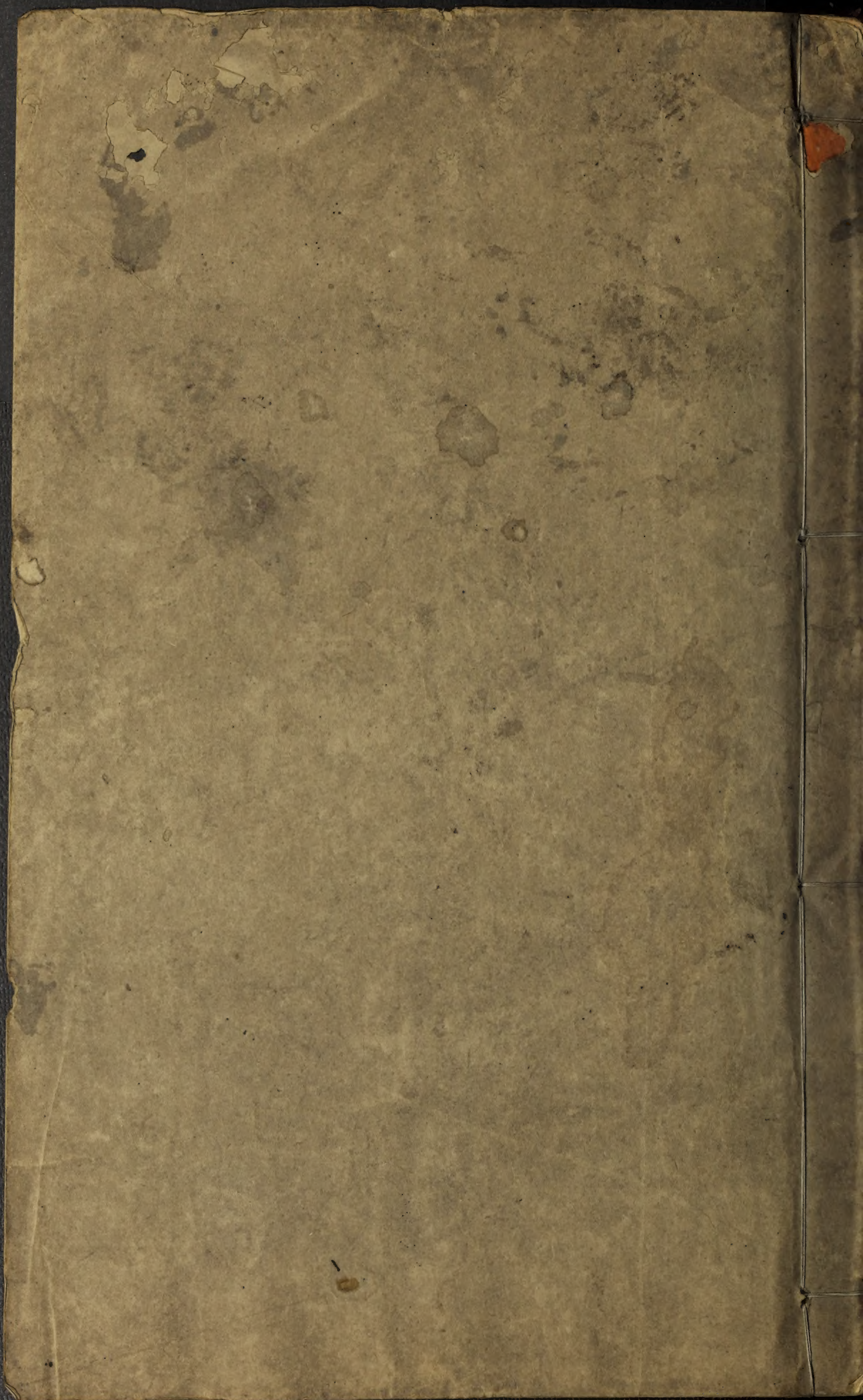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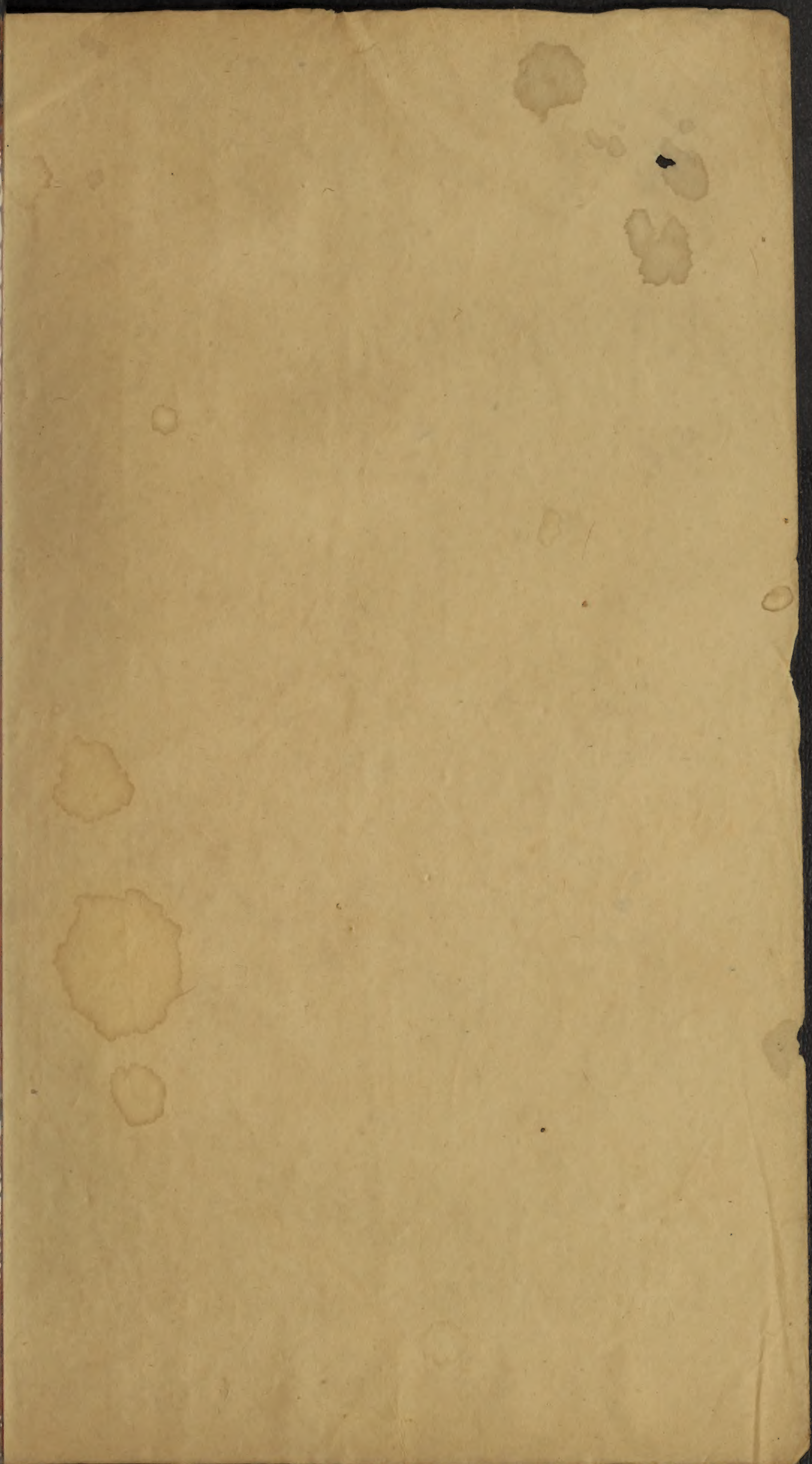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







會稽徐氏述史樓藏板



十六國春秋總目

仁和汪日桂一之重訂

十六國春秋總目畢

重刊十六國春秋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古者列國各有國史而魯史自宣聖脩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垂百王之法度立萬世之凖繩胡氏以為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誠哉是言近世誤述家家自為書人自為說竊其

名不知其義皆所謂理不足而强言者也曷足貴
乎然後之儒者覽其書得以論其世亦未始非參
考之一助焉三代後以春秋名者其類尤賾今其書
或在或亡亡者或僅存其目於是一二愛奇嗜古之
士窮搜冥索每以不及見為憾余嘗篋中曾弆崔
鴻十六國春秋一書凡一百卷舊序謂是書宋以來

頗行於世近代缺焉前明嘉禾屠伯子出先世所藏補逸訂譌捷梓以傳迄今幾二百年矣藏書之家近復罕覯此亦愛奇嗜古之士往往以不見爲可恨者之一也爰加校勘付諸剞劂復前人之舊觀存後來之考鑒庶幾廣布藝林以不負屠子表章之意云爾

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孟冬之吉仁和汪日桂序

崔鴻本傳

北齊　中書令兼著作郎魏　收　奉　詔撰

崔鴻字彥鸞東清河鄃人也曾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慕容氏滅事宋文帝爲樂陵大守祖靈延仕宋武帝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宋太宗時魏平三齊靈延與長子光並徙代光以高祖太和中拜中書博士遷中書黃門侍郎兼侍中勅與李彪撰魏國書世宗即位正除侍中加撫軍將軍爲太子傅世宗崩與受遺迎立太子

肅宗卽位論功封博平公尋遷司徒進位太保
光弟敬友卽鴻父也仕本州治中後除梁郡太
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友素精心佛道免喪
遂菜食終世大路設食以供行者鴻少好讀書
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拜彭城國常侍景明中
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
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
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爲行
臺鎭南長史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三

年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盧前樹復降其宅之庭樹肅宗正光元年爲司徒長史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臨卒言鴻於肅宗詔鴻以本官修緝國書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雋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

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事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未訖迄不奏聞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葢所以剪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紛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

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夏世宗之
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
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舊書著成太
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
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
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旣爲長蛇遼海緬
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
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
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

冀之民懷寶之士襁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岐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畧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愍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自尊樹而能

建邦命氏成爲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
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來昭明勸戒
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繁畧失所宜
審正同異定爲一書伏惟高祖以大聖應期欽
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天之功創不
世之法開鑿生民維新大造陛下以青陽繼統
叡武承天應符屈巳則道高三五順神至境則
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邁石渠美深
白虎至如遵禮革俗之風昭文變性之化固以

感彼禽魚穆茲寒暑況愚臣沐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強難革之性砥礪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諸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吏案之暇草率構此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之類一事異年

之流皆稽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爲實録商較大畧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艸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久思陳奏乞勑緣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荆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勑臣送呈不悟九臯微志

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
附臣邑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卷年表一卷仰
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錄微體徒竊慕
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覯簡御之日
伏深慚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
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
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
之鴻經綜旣廣多有違謬至如太祖天興二年
姚興改號弘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太宗永興

二年慕容超禽於廣固鴻又以爲事在元年太
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
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
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黄門侍
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纘世業
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羣書史才
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意正
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刋著趙燕秦夏
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

朝之日廾搆悉了惟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
茲一國遲留未成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適
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爲春秋一百二卷
近代之事最爲悉備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
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不回屠賞乞藏秘
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赦免尋
爲其叔鵾所殺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目

仁和 汪日桂 一之 重訂

前趙錄八　　春秋卷第八

劉宣

劉盛

劉翼

劉㕣

淵后單氏

聰后呼延氏

聰后劉氏

曜后羊氏

曜后劉氏

曜后劉氏

前趙錄九　春秋卷第九

王彌

劉靈

張嵩

劉殷

王延

陳元達

王廣

卜珝

麯染

范隆

崔遊

韋忠

董景道

王育

劉敏元

杜育

前趙錄十　春秋卷第十

郭汜

李景年

王延年

王雋

喬智明

喬晞

陳安

張筵

卜崇

呼延寔

曾憑

崔岳

田松

游子遠

傅虎

臺產

陝婦人

前趙錄目畢

前趙錄一　　春秋卷第一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劉淵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中人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狄千有餘歲至冒頓襲破東胡西逐月氏降服丁零內侵燕代控弦之士四十餘萬漢祖患之使劉敬奉公主以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母姓爲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

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後漢中平中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漁陽叛寇張純單于羌渠遣子左賢王於扶羅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醢落反與屠各胡合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而於扶羅以其衆留漢遂自立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屬董卓作亂寇掠太原河東屯於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豹即淵之父也建安末呼廚泉入朝於魏魏武因留

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乃分其衆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爲之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雖分屬五部然皆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與中國民雜居因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有一白魚一作大魚頂有一角或作二角軒鬐躍鱗至於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所

見魚變爲人左手持一物大如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像相符矣自是十五月一作十三月而生淵淵生左手有文曰淵海遂以爲名齠齔英慧七歲遭母喪號叫擗踊哀感旁人宗族部落咸共歎賞一作羨時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竝遣弔贈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師事上黨崔遊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

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嘗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文帝不能興庠序之美豈不惜哉於是文學武事並皆工絕一作事妙絕於時一作遂學武及長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一作髯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屯留後作上黨崔懿之襄陵公師彧等皆善相

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咸熙中淵爲侍子在洛陽與東萊王彌憑結太原王渾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文帝亦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悅之謂王濟曰劉淵容貌風儀機談鑒智雖由余日磾無以過也濟對曰淵容儀機鑒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駿之弟也進曰吾觀劉淵之

才當今恐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集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及秦涼覆沒帝問將於上黨李熹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期而梟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夫以匈奴之勁悍劉淵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

淵果能平涼州斬樹機能則涼州之難方更深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與淵言别淵餞之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一作讒達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吾患耳因歔欷流涕時齊王司馬攸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淵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淵乃長者臣請爲陛下保明之且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

入侍于𢾭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

父豹卒遂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與帥爲都

尉拜爲匈奴北部都尉淵明刑法禁姦邪輕財

好施推誠接物五部豪傑無不歸之幽冀名儒

後門一作侯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永熙元年

冬十月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

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

官永寧初成都王司馬穎鎭鄴表淵行寧朔將

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以淵子聰爲積弩

將軍太安中惠帝失御齊王冏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等迭相殘廢州郡姦豪所在蜂起淵從祖故北部都尉右賢王劉宣等與族人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淵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欲恢崇單于必不虛生此人也況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

其時矣乃相與起兵於離石共推淵爲大單于
淵時在鄴遂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淵
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
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聲言應穎實欲叛之
及穎爲皇太弟以淵爲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
穎次於蕩陰穎假淵輔國將軍都督北城守事
及六軍敗績穎復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
既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幽州刺史
王浚遣烏桓騎攻穎於鄴穎師戰敗淵說穎曰

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民所能禦也淵請爲殿下還說五部鳩合義衆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保發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鋭徐傳檄天下以順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

至平縱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爲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鎭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大悅拜淵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時穎振武將軍王育說穎曰劉淵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復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以爲右光祿大夫淵至左國城右賢王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

於離石以子聰爲鹿蠡王遣左於陸王劉宏率精騎五千會穎將王粹拒東瀛公騰粹已爲騰所敗宏無及而歸王浚使將軍祈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東瀛公騰乞師於魏桓帝姓拓䟦諱猗㐌時爲代公以擊淵桓帝與弟穆帝諱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上黨大破之與騰盟於汾東而還桓帝使輔相衛雄叚繁於參合陂西累石爲亭樹碑以紀行焉淵聞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

以不救於是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討鮮卑烏丸宣等固諫曰晉人無道奴隷御我是以右賢王猛不勝其憤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之耻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爲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我之氣類可以爲援奈何拒之而拯仇敵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

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生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如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武何呼韓邪足道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民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今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民望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

乃遷都於左國城胡晉歸附者數萬
元熙元年冬十月宣等上尊號淵曰今晉氏猶
存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法且稱漢王權停皇
帝之號待宇宙混一當更議之乃爲壇於南郊
僭即漢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
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昇平
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過唐日中宗
孝宣皇帝搜揚儁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
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於夏商卜世過於姬

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重暉炎光再闡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頹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中海沸於神州（一作人州）群閹毒流於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狂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尋故孝愍委棄萬乘（一作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

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於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塗炭靡所控訴一作告孤今猥爲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顧茲尫闇戰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棲冰勉從衆議乃赦其境內遂以晉永興元年建元元熙國號曰漢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妻呼延氏爲王后署置百官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遊爲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爲

太尉劉歡樂爲尚書令范隆爲大鴻臚朱紀爲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陳元達皆爲黄門侍郎族子曜爲建武將軍右於陸王景爲前將軍其餘拜授各有差淵崒衆攻東瀛公騰騰遣將軍聶玄擊之戰於大陵玄兵敗績騰懼帥并州二萬餘戸下山東淵遂所在爲寇攻擊郡縣騰復乞師於桓帝衛操勸桓帝助之桓帝崒精騎數千救騰斬淵將綦毋豚淵南走蒲子十二月淵遣建武將軍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長子中都

皆陷之又遣冠軍將軍喬晞攻西河取介休
元熙二年春東瀛公騰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
討淵次於離石城淵遣武牙將軍劉欽等六軍
拒之瑜等四戰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
饑遷於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太尉宏護軍將軍
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給之
元熙三年冬十二月淵以前將軍景爲使持節
征討大都督大將軍邀擊并州刺史劉琨於板
橋爲琨所敗琨進據晉陽淵侍中劉殷右光祿

大夫王育進諫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戰（一作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起鴻基克殄彊楚者也淵悅曰此孤心也

元熙四年春三月淵侵汲郡略有頓邱河內之地遂還離石與劉琨相去三百里琨密遣間其部雜虜降琨者萬餘戶落淵甚懼乃徙都蒲子

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東萊王彌起兵青
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所在寇
掠遣使來降淵拜彌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東
萊郡公夏四月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徵
及石勒等竝相次來降淵悉署其官爵
永鳳元年春正月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
據太行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夏四
月王彌帥衆寇掠青徐兖豫四州兖州刺史苟
晞與之連戰不能克丁亥轉寇許昌太傅東海

王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往衛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壬戌進至洛陽屯於津陽門司徒王衍帥衆禦之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彌敗歸淵淵遣侍中御史大夫郊迎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秋七月甲辰淵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太守宋抽棄郡奔京師河東太守路述戰死八月鳳凰集於蒲子丞相宣等六十四人上尊號冬十月甲戌僭即皇帝位於南郊九赦境內殊死巳下改元永鳳乃

稱國號曰漢時晉懷帝永嘉二年也十一月以世子和爲大將軍撫軍將軍聰爲車騎大將軍建武將軍曜爲龍驤大將軍十二月乙亥以大將軍和爲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雁門郡公聰爲楚王乂爲北海王曜爲始安王景爲汝陰王延年爲江都王洋爲長樂王賢爲曲陽王其餘宗室以親疎爲等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勳謀爲差悉封郡縣公侯是年造刀一

口長三尺九寸文曰滅賊隸書
河瑞元年春正月辛丑晉志作庚子朔熒惑犯紫微
太史令宣于修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
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
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尅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
安平陽氣象方昌兼以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
乾象下協坤祥請徙都之於是遷都平陽二月
晉左積弩將軍朱誕來奔具陳洛陽孤弱勸淵
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遣滅晉大將軍景為

大都督將兵攻洛陽黎陽一作晉遣車騎將軍王堪將兵迎擊夏四月景敗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淵聞之怒曰景何面目復見朕乎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止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上黨圍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晉并州刺史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來救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晉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

施融曹超等將兵拒聰曠既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百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勢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於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遂破陳留長子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五月汾水中得玉璽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一作寶）葢王莽時物也得者因增淵海光三

字而獻之淵以爲已瑞乃大赦境內改元河瑞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秋八月淵復遣楚王聰及征東大將軍王彌進攻洛陽始安王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九月丙寅聰圍浚儀晉太傅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征虜將軍宋抽將軍彭默等拒之丁丑爲聰所敗太傅越入保京城聰等長驅至西明門越率兵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破之晉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一作平昌公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破劉芒蕩五斗叟竝斬之

又遣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武自長安討聰堪等敗績奔還京師聰自恃連勝怠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淵素服迎師冬十月復大發卒遣楚王聰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征東大將軍王彌等帥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率步騎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進屯西明門護軍賈胥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薄之戰於大夏門斬

聰征虜將軍呼延顥聰衆遂潰壬戌廻軍屯洛
水尋進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
攻大夏門乙丑呼延翼爲其部下所殺衆自大
陽潰歸淵勑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
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戊寅
聰親祈嵩嶽山令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
將軍呼延朗等督攝留軍晉太傅越遣參軍孫
詢將軍邱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
門乘虛出擊斬朗於陳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

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既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軍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兖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擅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馳遣黃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十一月甲申楚王聰始安王曜歸於平陽王彌出師轘轅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爲

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乞活帥李惲薄盛等帥衆衛京師遂追擊彌戰於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阪之戍還於平陽十二月淵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傅楚王聰爲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爲大司空長樂王洋爲大司馬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平北大將軍王桑東屯內黄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屬淵許之

河瑞二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境內立單徵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封子乂為北海王遣兵分寇徐冀兗豫諸郡又遣曹嶷寇東平琅邪夏四月王浚遣天水將軍祁弘擊破劉靈於廣宗殺之秋七月楚王聰始安王曜平東大將軍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於懷晉遣征虜將軍宋抽率兵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破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為塢

主庚午淵寢疾將爲顧託之計辛未以陳留王
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
太保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
單于臺於平陽西復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
隆爲尚書令北海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
校尉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
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左光祿
大夫劉殷爲左僕射右光祿大夫王育爲右僕
射任顗爲吏部尚書朱紀爲中書監護軍馬景

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等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丁丑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已卯薨於光極殿時晉永嘉四年也淵在位七年太子和嗣立呼延攸等恨不參顧命乃謀殺聰聰自西明門斬和於西室九月辛未葬淵於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劉和

劉和字玄泰淵后呼延氏所生聰第四弟也身

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淵死嗣僞位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不善於聰衛尉西昌王銳恨不參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屯於近郊陛下今便爲寄主耳禍難未可測也願蚤爲之計和即攸之甥也遂深然之辛巳夜召領武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及領左

衛將軍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且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塞耳勿聽讒夫之言以疑兄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旣不信諸弟他人誰足信哉銳攸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於是命左右刀之盛旣被殺欽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相與盟於東堂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於單于

臺攸率右衛將軍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於司徒府侍中乘率武衛將軍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西陽王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挾乂斬關奔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既知聰之有備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復懼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

前趙錄二　　春秋卷第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聰上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張氏懷聰在孕夢日入懷寤以告淵淵曰此吉徵也慎勿言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日一作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敏悟好學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艸隸書尤善

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猨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遊於京師當時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疏異之晉新興太守郭熈一作頤辟爲主簿任以郡事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齊王司馬冏以爲國中尉出爲左部司馬尋遷右部都尉善於撫綏五部豪右無不歸之太宰河間王司馬顒表爲赤沙中郎將聰以淵在鄴懼爲

成都王司馬頴所害乃亡奔頴頴甚悅拜爲積
弩將軍參前鋒戰事淵爲北單于立爲右賢王
隨還右部及卽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淵稱大
號拜大司馬徙封楚王淵死子和嗣立西昌王
銳帥馬景攻聰於單于臺聰貫甲以待之銳等
馳入南宮乃追殺和及銳等群臣勸聰卽尊位
聰以北海王乂皇后單氏之子也以位讓之乂
與公卿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群公正
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

之事孤何敢辭今便欲遠遵魯隱俟乂年長當以大業歸之載記云待乂年長復子明辟

光興元年秋聰僭即皇帝位於光極前殿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光興尊母單氏爲皇太后母張氏爲帝太后以乂爲帝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子粲爲河內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爲河間王翼爲彭城王悝爲高平王遣使拜蒲洪平遠將軍以石勒爲幷州刺史封汲郡公餘悉如

故冬十月遣河內王粲及征東大將軍王彌龍驤將軍曜等帥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陷壘壁百餘時匈奴劉虎居朔方肆盧川自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帥衆來附聰以虎爲宗室封樓煩公十一月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以司空景爲大司馬左僕射劉殷爲大司徒右僕射王育爲大司空十二月僞太后單氏卒尊母張氏爲皇太后單后即乂之母也年少美色

聰烝焉乂屢言之單后慚恚而死聰後知其故乂寵因是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廢斥聰后呼延氏屢以爲言於是相圖之計起矣乂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乂曰疏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久矣殿下何不避之乂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乂乂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爲不可粲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聰安北大將軍趙固

與晉車騎將軍王申始相拒於延津時黃霧晝
昏人不相見固軍大敗始遂攻劉曜王彌於旐
壘大破之俘斬千餘級
嘉平元年夏四月趙固及平北大將軍王桑攻
裴盾殺之五月署衛尉呼延晏使持節前鋒大
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
洛陽命王彌及始安王曜鎮軍將軍石勒引兵
會之晏進河南晉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
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

洛陽甲申攻平昌門克之丙戌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晉懷帝遣河南尹劉默拒之敗於社門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俘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還懷帝具船於洛水將濟河東遁晏盡焚之還於張方故壘時城內饑甚人自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庚寅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太子左率溫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彌晏克

宣陽門入南宫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宫
人珍寶懷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奔長
安晏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
庫戊戌殺晉太子詮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
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閭邱沖袁粲王緄
河南尹劉默及諸王公巳下三萬餘人於洛水
北築爲京觀遂發掘諸陵焚燒宗廟宫府皆盡
逼辱后妃曜納惠帝羊皇后遷懷帝及侍中庾
珉等并傳國璽於平陽作赦書以六月十一日

破洛群王十二束手軍門貂蟬羽葆以充王府
丁未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
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秋
七月晉太尉征西大將軍南陽王司馬模使牙
門趙染戍蒲阪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歸
聰聰以染爲平西將軍八月聰遣趙染與安西
將軍雅帥騎二萬攻模於長安河内王粲始安
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於潼關將軍呂毅死
之長驅至下邽凉州將北宮純自長安率衆迎

降進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敗績模倉庫空虛士卒離散軍諮祭酒常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禍模從之降於粲粲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之於粲九月粲殺模及其子范陽王黎以模妃劉氏賜別將張本為妻送衛將軍梁汾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驁辛謐及北宮純等於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曉識天命之故但以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

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無不報時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冬十月署始安王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石勒爲幽州牧十一月彌爲石勒所殺因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即以彌部衆配之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

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聰惟雍州刺史麴特
新平太守竺恢馮翊太守索綝固守不降安夷
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
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謀復晉室推疋爲
平西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
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
趙染攻疋雅等先攻竺恢不克疋要擊大敗之
曜又盡長安鋭卒與疋等戰於黃邱曜衆大敗
身中流矢退走疋追之至於甘泉渠一作旋自渭

橋襲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後蕩仲子天護率群胡攻疋疋遂敗走夜墮澗中爲天護所殺聰以天護爲梁州刺史杜人王禿紀持及麴特等擊河內王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長安十二月晉閻鼎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入於雍城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

嘉平二年春正月聰后呼延氏卒謚曰武元甲戌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爲左右昭儀

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爲貴人右僕射朱紀女爲貴妃皆金印紫綬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乂固諫聰以問於太宰延年太傅景景等對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使兼大鴻臚李弘一作恒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

與聖源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爲恨耳且魏司空
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乎爲子納司空
太原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大悅賜
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我子弟輩於
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
門納奏左右貴嬪決之二月聰假懷帝儀同三
司封會稽郡公庾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
從容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造
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

樂府歌示朕朕因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試爲看之朕時與武子俱爲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栢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耳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一作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出聰喜以小劉貴人賜帝謂

帝曰此名公之孫也今特以相妻卿善遇之拜
劉爲會稽國夫人三月聰遣鎭北將軍靳冲寇
太原平北將軍卜珝率衆繼之不克遂圍晉陽
魏穆帝拓跋猗盧遣兵來救乙未冲兵敗走卜珝之
卒先奔冲歸罪於珝輒斬之聰聞而大怒曰此
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中丞浩衍
持節斬冲聰又納舅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徽
光麗光爲貴人太后張氏之意也夏四月聰封
子敷爲渤海王驥爲濟南王鸞爲燕王鴻爲楚

王勤爲齊王權爲秦王操爲魏王持爲趙王左
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
都公靳陵坐温明徽光二殿未成皆斬於都市
聰遊獵無度晨出暮歸觀魚於汾水以燭繼晝
中軍大將軍王彰切諫曰今大難未夷餘晉假
息陛下不懼白龍魚服之禍至昏夜忘歸陛下
當思先帝創業之艱難嗣承之不易鴻基已奠
四海屬情何可墜之於垂成壞之於將就比觀
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且愚人歸漢之心未

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攺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聽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彰女也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乂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我豈桀紂幽厲乎汝輩何以生來哭人太宰延年太保殷及公卿列侯百有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曰光文皇帝以聖武膺期創建鴻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龍飛紹統東平洛邑南定

長安眞可謂功高周成德超夏啓往也唐虞今則陛下歷覩書記未有其比而頃來以小務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將遊獵無度機管不修臣等竊所未解此臣等相與破肝糜胃忘寢與食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疋使侍中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勳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

數匡之雍州刺史麴特等圍長安數月中山王曜連戰敗績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奔平陽五月聰貶曜爲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使河內王粲攻司徒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城會祗病卒城陷粲遷祗子暢及其孫純粹幷士女二萬餘戸於平陽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以其忠於王也謂暢曰尊公雖不達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晉王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劉南鄙沮亂邊萌此其罪也

以元惡之種而贈同勲舊逆臣之孫而荷榮禁
闥卿知皇漢之德弘曠否暢曰陛下每嘉先臣
不以小臣之故而虧其忠節及是恩也自是明
主伐國弔民之義臣輒同萬物未敢謝生於自
然六月聰欲立貴嬪劉英爲皇后張太后欲立
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太昌文獻
公劉殷卒聰以河間王易爲車騎將軍彭城王
翼爲衛將軍竝典禁兵宿衛高平王悝爲征南
將軍鎮離石濟南王驥爲征西將軍築西平城

以居之魏王操爲征東將軍鎭蒲子安北大將軍雍州刺史趙固平北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桑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食乃自䃂磝津西渡攻掠河北郡縣使人自懷求迎於聰聰遣鎭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衆一萬叛歸劉演固隨疵而西桑引其衆歸青州固遣兵追之殺桑於西梁桑將張鳳率其餘衆歸演聰以固爲荆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鎭洛陽晉平北將軍劉琨移檄州郡期

以十月會平陽擊聰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
潤以音律得幸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
言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曰盛將勸公
稱帝矣琨竟收盛殺之盛子泥遂奔於聰具言
虛實聰大悅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等攻并州
以令狐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龔醇帥衆降聰
雁門烏丸復反琨聞之親帥兵東出收兵於常
山及中山使部將郝詵張喬將兵來拒戰於武
灌喬等敗死晉陽危懼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

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秋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克乃與左右數十騎攜其妻子奔於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於平陽聰復以曜爲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爲鎮北大將軍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爲太弟太師崔瑋爲太傅許遐爲太保高喬令狐泥郝聿皆爲武衛將軍巳卯聰衛尉梁汾奔長安辛巳前雍州刺史麴特討河內

王粲於三輔粲敗走關中擾亂冬十月乙酉聰封子恒爲代王逞爲吳王朗爲潁川王皐爲零陵王旭爲丹陽王京爲蜀王坦爲九江王晃爲臨川王丁亥以司空王育爲太保驃騎大將軍王彰爲太尉尚書令任顗爲司徒左僕射馬景爲司空右僕射朱紀爲尚書令中書監范隆爲左僕射前軍大將軍呼延晏爲右僕射先是劉琨與穆帝猗盧也時稱代王結爲兄弟至是乃告急於穆帝且乞師焉穆帝遣長子賓六須六一作修及桓

帝子普根將軍衞雄范班賁澹等率衆數萬爲前鋒以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爲之鄉導穆帝自帥衆二十萬繼之至於狼猛一作盆城曜及賓六須戰於汾東曜兵敗績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河內王粲鎮北大將軍劉豐等掠晉陽百姓踰蒙山遁走十一月穆帝帥騎來追戰於藍谷粲兵敗績斬征虜將軍邢延及劉儒劉豐簡金張平等三千餘級伏屍數百

里甲午粲等遁還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
肉山爲之赤現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穆
帝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殺誠以相愧今卿
已復州境吾旣遠來士馬疲敝且待後舉劉聰
未可滅也遣現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去
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十二月聰立張貴
人徽光爲皇后以其父寔爲左光祿大夫
嘉平三年春正月丁丑朔聰大會群臣於光極
殿逼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光祿大夫庾珉王

雋等不勝悲憤因之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鴆殺帝於平陽誅珉雋等故晉臣五十餘人復以會稽國劉夫人爲貴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先是侍中隴西辛勉隨帝至平陽聰欲署爲光祿大夫固辭不受聰遣黃門侍郎喬秉賫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秉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眞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爲築室

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乙亥太后張氏卒諡曰光獻張皇后不勝哀丁丑亦卒諡曰孝武己卯定襄忠穆公王彰卒三月聰立左貴嬪劉娥爲皇后爲之起䳌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逵諫曰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艸芥故上天勦絕其祚眷祐皇漢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懷更生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

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綵重逆群臣之請乃建南北二宮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群臣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三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饋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兵疲於外民怨於內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鵄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為子來者也竊以大難未夷宮宇麤給今之新營尤

實非宜況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稟漸踈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爲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四海之富天下之殷粟帛流衍尚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歷代比美迹垂不朽故能斷獄四百擬於成康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孝文之廣思費如此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

以敢昧死犯顏邑冒不測之禍也聰大怒曰朕爲萬幾王將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乃敢妄言沮衆不殺此鼠子朕殿何當得成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梟首東市使群鼠共穴時聰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大

司徒任顗光祿大夫朱紀左僕射范隆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流血曰元達爲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下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苟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切諫具劉后傳聰怒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夏四月壬申愍帝即位於長安聰遣中山王曜及

司隸校尉喬智明虎牙將軍李景年等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衆赴之晉安夷護軍始平太守（一作大都督）麴允據黃白城以拒之五月曜等進屯蒲坂時允累爲曜等所敗晉遣安東將軍索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六月晉平北將軍劉琨與穆帝會於陘北謀擊聰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穆帝乃遣普根屯於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大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

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聽使諸軍仍屯所在
爲進取之計九月趙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
外長安空虛可襲而取之旣得長安黄白城自
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
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
配之進攻長安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
庚寅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燒龍
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遥園壬
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來救癸巳染引

兵退鑒追擊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曜自恃連勝不爲設備冬十一月麹允引兵襲曜連戰敗之殺冠軍大將軍喬智明曜退入粟邑遂歸平陽十二月曜忌河南魏浚素得衆心乃幸軍圍浚於石梁兗州刺史劉演河內太守（一作河州）郭默遣軍救之曜分兵逆擊戰於河北伏兵深隱處邀擊演默軍大破之盡虜其騎浚夜遁走爲曜所獲殺之浚族子該隨浚赴難先領兵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還餘衆復依該時杜預

子尹爲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一水經註作一合塢數爲曜兵所抄掠尹要詼共拒之詼遣其將馬瞻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殺尹迎詼入塢塢人振懼並服從之遂與李矩郭默相結以拒曜兵又與河北尹任愔相連後漸饑弊曜兵攻之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詼遂單騎奔南陽馬瞻帥餘衆降曜

前趙錄三　　春秋卷第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聰中

嘉平四年春正月辛未日隕於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平陽地震崇明觀陷爲池水赤如血赤氣亘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逶迤其光照地落於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

延公卿巳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隱（一作諱）廷尉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曰星變之異其禍將及（一作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癸未劉后產一虵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巳丑劉后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諡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夏四月聰以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爲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勳

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綠綟綬遠遊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輔軍鎮衛京左右前後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十六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凡內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又置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亞公

以子始安王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邑五郡江都王延年爲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爲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中山王曜爲大司馬五月曜與趙染復攻長安六月曜進屯渭汭染進屯新豐晉征東大將軍索綝自長安將兵出拒之染狃於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強弱不敵將致死拒我將軍宜整陳案兵擊之不可輕也

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我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刃邪晨帥精騎數百馳出擊之曰要當禽綝而後食乃與綝戰於城西染遂大敗單馬而歸悔曰吾不用䇕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也先命斬䇕䇕臨刑謂染曰將軍違謀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䇕遂見殺曜染復與將軍殷凱率衆數萬向長安安夷護軍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

夜襲凱營凱敗被禽死之曜還攻河內太守郭
默於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圍之欲
使默食盡饑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糴於曜糴
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
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畱芝而緩其
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之出城淊馬使強與俱歸
乃復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於曜
默使人伺得勒書欲突圍投李矩於新鄭矩使
其甥郭誦迎之誦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

張肇帥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詣長安默時被
圍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公家所
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
爲聲援肇許之曜等望見鮮卑不戰而退詡潛
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大破曜軍默遂
率其屬歸矩與矩并力拒曜聰遣使謂曜曰今
長安假息劉琨遊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
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畧可畱征虜將軍貝邱
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曜於是歸屯蒲阪秋七

月趙染寇北地晉領軍將軍安夷護軍麴允率衆來拒染且將攻城中弩而死冬十一月以晉王粲爲相國太單于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遂徵中山王曜輔政是時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汾水大溢流漂數百家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日而死

建元元年春正月聰以太廟新成大赦境內改年建元三月丙血於左司隷寺覆地其月又雨血於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乂

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等說又曰
主上往日以殿下爲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
志在晉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相國
之位自漢魏以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
詔置之爲贈官今復以晉王居之羽儀威重踰
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
爲羽翼事勢已去殿下不得立明矣然非徒不
得立已也不測之禍厄在旦夕不如早爲之計
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

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止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爲異也乂弗從乃止夏四月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軍（冠或作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乂不聽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爲上表自陳乞爲黔首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

副抽抑而弗通聰如䕶軍靳凖第納其二女爲
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五月立月
光爲皇后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邱陷之
殺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將軍劉宣齊魯之間
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畧地西下祝阿
平陰自鎮臨淄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於是遂
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懷貳也表請討
之聰又憚勒之滅嶷不可復制弗許中山王曜
濟自盟津將攻河南遂進攻李矩於滎陽矩遣

將軍李平師於城臯曜覆而滅之矩懼送質請降聰以皇后靳氏爲上皇后左貴妃劉氏爲左皇后右貴妃劉氏一作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隷陳元達以三后並立非禮也極言切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大司空呼延晏尚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復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中山王曜攻長安頻爲王師所敗曜曰彼猶強盛弗可圖矣引師而還是月雨血於東

宮宣光陵石人皆行數步宮中鬼夜哭三日而
聲向右司隸寺乃止上皇后靳氏有穢行陳元
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靳氏慚恚自殺靳有殊
寵聰追念元達之諫故廢旣而追念其姿色深
仇元達六月大司馬中山王曜進攻上黨秋八
月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聰
遣使謂之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耻也宜以爲
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
還曜遂廻滅郭邁朝於聰還屯蒲阪平陽地震

雨血於東宮廣袤頃餘九月聰使大鴻臚邊鴻賜石勒弓矢册命勒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刺史將軍守宰列侯盡歲集上冬十月中山王曜進軍屯於粟邑遂攻北地晉愍帝以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禦之曜進拔馮翊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時百官饑乏採稆以自存愍帝屢徵兵於相國司馬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

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曜進攻上郡上郡太守張禹奔於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遂進據黄阜十二月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是年并州祭酒桓回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與其人有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字曰吾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討去世

近五十年矣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祀於通衢之下

麟嘉元年春正月中常侍王沈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黃門陵修等皆寵幸用事聰乃立市於後宮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惟生殺拜除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聰率以私意決之故勳舊功臣或弗敘錄而姧佞小人有數日便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興將士無錢帛之賞

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第舍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爲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憾於太弟乂謂相國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乃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爲殿下寒心且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

與人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以三月上巳大讌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竝握重兵以此舉事事無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一切之利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事淹變生宜蚤圖之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

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以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憚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殿下倘不信臣言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及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顔逼其歸善之路因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兹事已决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欷流涕皮惇

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二人皆曰謹奉敎猗曰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荅曰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寛仁殿下敦睦恐言成註僞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耳皮停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初靳準從妹爲乂孺子淫於侍人乂怒殺之屢以嘲準準深慚恚嘗說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係至是準又說

粲曰昔孝成拒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簒逆可
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思欲
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皇宗恐忠言暫
出霜威巳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準曰聞
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
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
容足之地矣粲曰爲之奈何準曰卒聞太弟爲
變恐主上必不信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
錮勿絕太弟之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遊太

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心爲之謀者小人有始無終不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太宰拘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迹獄詞既具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粲然之乃命冠軍卜抽引兵去東宮二月聰出臨上秋閣誅特進綦毋達大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衛卜崇大司

農朱誕等皆群閹所惡也侍中卜幹泣諫曰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故使幽谷無考槃奈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乞垂昊天之澤迴雷霆之威藉使休等有罪陛下直欲誅之不暴明其罪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意邪意或

作法字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
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
宰河間王易及大將軍渤海王敷御史大夫陳
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
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
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
周桓靈以群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於此
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
足爲故事乎今王沉等處常伯之位乃握生死

予奪於中勢傾内外愛憎任之矯弄詔旨欺誣
日月内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
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迫之以勢
選舉不復以實士因屬舉政由賄成多樹姦徒
殘流海内知王琰等忠臣爲國盡節懼其姦萌
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
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沉等皆刀
鋸之餘背恩忘義之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
展效以答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故貴任

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於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沉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兇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衆災自弭和氣呈祥況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潛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沉等助亂大政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療之不可及已一作其如

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

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沉等頓

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掃

宮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

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鼎鑊皇朝上下自然

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何足恨乎更以

訪粲粲盛稱沉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

等爲列侯河間王易又詣闕上疏固諫聰大怒

手裂其表三月易恚忿而死易素忠直元達倚

之爲援得盡諫諍及聞其卒哭之悲慟歸而自殺夏五月丁丑大司馬中山王曜寇上郡上郡太守朿藉率衆奔南鄭秋七月曜逼長安復寇北地北地太守麴昌告急於大都督麴允允次於黃白城遣兵來救曜聞之轉寇上郡允乃去黃白而軍於靈武以兵弱不進曜遂圍北地是時北地饑甚人相噉食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昌將軍劉雅擊敗之昌復遣使求救於允允帥步騎三萬來援去城數十里曜等繞城放火烟

塵蔽天乃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徃無及也允信之衆懼而潰遂追戰於磻石谷允敗績奔靈武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初麴允告急於安定太守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極當救之耳京都既陷嵩亦爲曜所滅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獲晉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因賜之酒謂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

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隴西辛氏有美色曜旣殺緯見辛氏將妻之使人扶取因據地大哭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姓明公又安用之也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哭不止曜曰貞女也其任之亦自殺皆以禮瘞之聰立樊氏爲上皇后樊氏即故張后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賄賂公行軍旅所在饑疫相

仍後庭賞賜動至千萬大將軍敷屢涕泣切諫聰不納怒曰爾欲速使乃公死乎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六月河東大蝗惟不食黍豆司隸靳準帥部民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民流叛死亡者什有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於并州招撫流民（一作撫懷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爲鼎峙之勢司隸部人奔於冀州者二十萬戸秋七月大

與冢交於相國府門又交於宮門又交於司隷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御坐犬冠武弁帶綬與豕竝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之人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彌甚不知戒懼八月聰讌群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乂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九月中山王曜逼長安內外斷絶晉鎮西將軍安定太守焦嵩平東將軍宋哲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救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

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皆畏曜兵强並不敢進
相國司馬保遣鎮軍將軍前鋒都督胡崧帥城
西諸郡兵入援屯遮馬橋擊曜於靈臺破之崧
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
渭北不進遂還槐里冬十月曜攻陷長安外城
麴允索綝與公卿退守長安小城以自固時城
中饑甚人皆相食死者大半逃亡不可復制惟
涼州義衆千餘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麴
允屑之爲粥以供帝膳至是復盡十一月帝泣

謂允曰今窘急如此外無救援勢不自支死於社稷是朕事也朕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聞城未陷爲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决矣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宋敞紀事本末作宗敞奉牋降曜索綝乃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尅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戸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譎欺人一作敗人必窮兵極勢

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說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輒
相爲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
其糧竭兵微亦宜早悟天命孤恐霜威一振玉
石俱摧甲午敞隨使者至曜營乙未愍帝肉袒
牽羊輿櫬銜璧出降於東門群臣號泣攀輿執
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
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
事彊敵乎乃自殺曜受璧焚櫬使敞奉帝還宮
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

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
實在城東豆田壁丁酉遷帝及司徒梁汾驃騎
麴允奮威索綝等諸臣百餘人於其營辛丑至
於平陽王寅聰臨光極殿帝稽顙於前以爲光
祿大夫封懷安侯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
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自殺聰聞其死嘉其忠
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允金城人與游氏世
爲豪族西州爲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
開朱門北望青樓至是自殺聰以索綝不忠於

本朝戮之於東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濬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臧振黃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竝爲曜所殺華輯奔南山聰以曜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陜西諸軍事太宰秦王使相國粲告捷於太廟大赦境內改元麟嘉

春秋第三卷

前趙錄四　　春秋卷第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聰下

麟嘉二年春正月朔日黑霧四塞終日竟夜著人如墨五日乃止石人言於宣光陵二月雨血於東宮其日又雨血於光極殿東宮四門無故自壞後內史女人化爲丈夫癸亥大將軍東平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於甲戌乃蘇言見淵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

而復返於不周見諸士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大有人民宮室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畧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謝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枕上俄而蘇活謂左右曰

枕上取囊來左右取得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後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歧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犯紫微入於天獄而滅雨血平陽廣袤十里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虵虹見彌天一歧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以南不可圖也一歧

南徼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何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趙魏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爲憂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

黨而來曹嶷萃三齊之衆爲之後繼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克矣聰覽之不悅是月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卒至矩未及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藏匿精勇暢見其老弱不復設備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欲夜襲之士卒恇懼矩乃

遣其將郭諷禱於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敵人凶暴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曰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諷將之帥督護楊璋等夜掩擊暢營俘斬首虜數千級獲鎧馬甚多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帥衆援之既而聞破暢兵芝復馳赴矩矩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爲三道追擊暢兵暢復大敗奔還僅以身免三月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勑

裹甲以備非常又以爲信然命東宮官屬皆裹甲以居粲遣使馳告靳準王沉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裹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沉等同聲曰臣等聞之久矣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也聰乃使粲以兵圍東宮粲遣王沉靳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曰而今而後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

而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皆沉準素所憎怨者數十人夏四月廢乂爲北部王粲尋使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一空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歸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悲慟曰吾兒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討平之六月境內大蝗平陽雍冀尤甚靳準討捕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

災門閤宮殿蕩然秋七月立晉王粲爲皇太子
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
朝政如前八月聰安北大將軍趙固襲衛將軍
華薈於臨穎殺之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譖
固於聰先是李矩之破暢也於帳中得聰密詔
令暢既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
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歸降於矩冬
十一月聰校獵上林令愍帝行車騎大將軍戎
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觀者皆指帝曰此故

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或歔欷流涕一作悲泣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今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惡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爲名不如早除之以絕其望聰曰吾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享群臣於光極前殿欲觀晉臣在朝者乃使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帝執蓋多有涕泣或至失聲者尚書郞辛賓起而抱帝大哭聰怒曰

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爲戒邪命引出斬之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攻聰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隷部民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人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邀擊之爲固所敗聰使太子粲及征北將軍劉雅等帥步騎十萬伐固次於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爲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破矣戊戌殺愍帝於平陽帝之蒙塵也

侍中許肅冒難侍左右帝臨崩言欲見許侍中肅馳詣相見帝已不能語肅曰未審陛下尚識臣否帝猶執肅手流涕肅歔欷登牀帝遂投於其懷抱之中肅晝夜號泣聰外欲明已不害乃僞責諸臣欲盡誅之群臣逃竄惟肅獨曰備位故臣願乞得殯殮就戮聰許之事訖詣聰曰國亂不能匡君亡弗能死舉目莫非愧耻所以忍辱正爲山陵未畢耳微情已敘甘就刑戮聰義而免之雅等遂進攻洛陽趙固奔陽城山

麟嘉三年春二月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於洛口洛陽一作潜遣耿稚張皮等簡精卒千人夜濟河來襲粲營貝邱王翼光自厘城覘知之乃以告粲請爲之備粲曰征北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此耶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致濟乎毋爲驚動將士是夜稚等飛梯騰栅十道進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死傷大半粲勒兵於東北穿栅而去奔保陽鄉稚等據其營壘獲器械軍資不可勝計及旦粲見

稚等兵少更與雅馳還柵於壘外聰聞粲敗使
太尉范隆帥騎赴之稚等大懼遂與雅相持粲
悉衆攻稚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率兵來
援使壯士三千汎舟迎之粲與雅等臨河列陣
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度矩夜遣部將
格增潛濟入稚營壘與稚選精騎千餘殺所獲
牛馬焚燒罷械突圍而出趣北山南奔虎牢騎
兵將軍劉勳追之至於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五
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三月聰所居螽斯

則百堂災焚子會稽王康以下二十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良久乃蘇自此鬼哭宮中至於九月夜聲不絕平陽西明門社自亡霍山崩聰署驃騎大將軍濟南王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衛大將軍齊王勱爲大司徒夏四月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以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等諫曰臣聞王者立后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

下匹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祗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帝任心縱欲以趙飛鷰爲后使皇統絕滅社稷爲傾有周之隆如彼大漢之禍如此自麟嘉以來亂淫於色中宮之位不以德舉縱沉之女弟刑餘小醜猶不可以汚清廟而塵瓊寢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質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非國家

之福也聰覽之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獄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皇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何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

冢畜養汝輩何得不滅懿之謂準曰汝梟聲獍
形必爲國患汝旣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於東
市五月聰立中常侍宣懷養女爲中皇后六月
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雨血平陽廣袤
十里聰晝見東平王約時約已死聰甚惡之謂
太子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
爲妖比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
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但今世難未夷非
諒闇之日朝終夕殮旬日而葬徵大司馬曜爲

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竝錄尚書輔政勒固辭仍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亦不受以上洛王景爲太宰濟南王驥爲大司馬昌國公任顗一作劉顗爲太師朱紀爲太常呼延晏爲太保竝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爲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聰以晉太興元年秋七月癸亥薨於建始殿在位九年甲子粲卽僞位葬聰於宣光陵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劉粲

劉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疎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情嚴刻無復恩惠拒諫飾非好興宮室相國之府彷彿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僞位尊聰后靳氏爲皇太后號樊氏爲弘道皇后宣氏爲弘德皇后王氏爲弘孝皇后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並有國色粲晨夜烝淫於內多行無禮無復哀慼立妻靳氏爲皇后

子元公爲太子大赦境內改年漢昌八月雨血於平陽靳準將有異謀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聽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乘間言之粲從之收太宰上洛王景太師昌國公任顗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勱等皆殺之太傅朱紀太尉守尚書令范隆

出奔長安又誅驥同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粲大閱於上林謀討石勒以丞相曜爲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鎮長安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沉荒酒色遊讌後庭軍國之事皆決於準準矯粲命以從弟靳明爲車騎將軍靳康爲衛將軍及將作亂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於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靳康刧之以歸準怒殺之遂勒兵入宮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謚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

斬於東市發掘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尸焚燒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征北將軍雅出奔西平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殘忍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使二帝幽沒北庭輒帥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於晉詔遣太常韓胄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爲石勒劉曜所沒尚書北

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

春秋第四卷

前趙錄五　　春秋卷第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曜上

劉曜字永明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有膽量年八歲從淵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淵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亡矣及長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皆長五尺志性不恒拓落高亮

與衆不羣好讀書廣覽不精思章句工艸隸善
屬文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號爲
神射尤好兵書畧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
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
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遊於洛陽坐事
當誅乃與曹恂亡奔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
於王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遂變姓名客爲
縣卒朝鮮令崔岳見而異之給以衣食恩顧甚
厚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曜甚

德之後遇赦放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於世嘗隱居於营涔之山以琴書自娛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营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變爲五色淵聰之世頻歷顯職及粲嗣立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光初元年冬十月靳準之亂曜自長安奔赴次於赤壁太保呼延晏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自

平陽奔之共上尊號遂以晉太興元年僭即皇
帝位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惟準一門不在赦例
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
范隆以下悉復本官遣使拜石勒為大司馬大
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趙公勒進攻靳準
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七萬餘落勒皆徙之於
所部郡縣曜使征北將軍雅鎮北將軍策進屯
汾陰與勒為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送乘
輿服御請降於勒勒囚泰送於曜曜謂泰曰先

帝末年實亂大倫群閹撓政誅戮忠良誠是義
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
塗炭使朕及此勳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
大難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
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爲
朕入城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
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沉吟未決十二
月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衛將軍靳康及
將軍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盟主遣卜

泰奉傳國六璽降曜曜大悅謂泰曰使朕獲此
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
明明出戰屢敗嬰城固守遣使求救於曜曜使
雅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人來奔曜命
誅明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曜誅靳氏見
康女有姿容將納爲后女曰陛下旣滅其父母
兄弟復何用妾爲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宮伐
樹而況其子女乎因號泣請死秉操益堅曜哀
之免康一子使雅迎母胡氏之喪於平陽還葬

粟邑墓號陽陵謚曰宣明皇太后追尊高祖父亮爲景皇帝曾祖父廣爲獻皇帝祖防爲懿皇帝考闕爲宣成皇帝

光初二年春二月斬勒左長史王修於市以其外表納欵內覘強弱也夏四月曜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妃羊氏爲皇后（即故惠帝后）子熙爲皇太子封子襲爲長樂王闡爲太原王冲爲淮南王敞爲齊王高爲魯王徽爲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五月陳安自稱秦州

剌史叛降於曜六月繕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
安下令曰蓋聞王者之興必禘始祖（一作世祖）我皇
家之先出自夏后居於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
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於庶民故立漢祖宗之
廟以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
改國號復以大單于爲太祖亟議以聞於是太
保領司空呼延晏等議曰今宜承晉母子傳號
以光文本封盧奴中之屬城陛下勲功茂於平
洛終於中山中山分野屬大梁趙也宜革稱大

趙以水行承晉金行國號曰趙曜從之於是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淵配上帝自稱大趙大赦境內殊死以下冬十二月黃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於南陽王司馬保保使其將楊曼爲雍州刺史王連爲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爲新平太守周庸爲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進據草壁秦隴氐羌多歸附之曜遣車騎將軍雅平西將軍厚攻楊曼於陳倉二旬不克曜自率中外精銳赴之行次雍城

太史令弁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勅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是月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后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

光初三年春正月曜自雍城攻陳倉楊曼王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趙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攻百日不待兵刃吾巳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

也一等殞耳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陳爲曜
所敗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遂進攻草壁陷之
松多奔隴城進拔陰密又陷安定司馬保懼遷
於桑城曜振旅歸長安署雅爲大司徒二月曜
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將軍宋恕及別將尹安趙
愼等四軍屯洛陽晉司州刺史李矩襲克金墉
使潁川太守郭默將兵入洛陽始等懼叛降於
後趙石勒曜署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鎭洛
陽會三軍疫甚移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始

等軍勢甚盛岳乃班師鎮於陝城於是河南之民皆相率歸於李矩洛陽遂空夏四月長安雨雹大如雞子西明門内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黄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履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五月陳安表請擊晉别將張曜以安爲大將軍擊曜殺之六月丙辰將軍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句徐庫彭等事覺虎車皆伏

誅乃囚徐彭等五千一作五十餘人於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以爲助逆幽之於獄盡殺徐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氏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氏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一作四十三輔大亂城門晝閉曜甚患之欲大興師往伐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諍曜怒甚手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旦夕猶敢如此嫌死晚

邪叱左右速殺之大司徒中山王雅太傅領司徒朱紀太保領司空呼延晏侍中司徒郭汜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諍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之將至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四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乃解赦之秋七月復勑內外戒嚴親討渠知游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納臣愚計不勞大軍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

之子違曰巴氏之叛既有大度窺竊神器也但逼於陛下嚴刑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生者猶可安莫若大赦諸逆人若没奚官者悉令還之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與小人更始彼生路既開人情豈有樂禍好死者邪且小人聚居必有他心今無刑辟之懼以恩信懷之不降何待若諸酋長自以罪重不即下者請假臣弱卒五千人為陛下梟之不勞大軍此可定矣不爾者今賊黨既盛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

之可珍也曜大悅卽日大赦以子遠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軍屯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於陰密進攻滅之遂振旅循隴右秦州刺史陳安郊迎先是上邽氐羌十餘萬落保險不服其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曜復遣子遠將兵討之權渠率衆阻險自固子遠進兵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拒五戰皆敗權渠恐懼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日劉曜

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何其怯也遂率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進擊之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當今無勍況士馬之強復非其匹且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又西戎剽勁其鋒銳不可當不如緩之使其氣竭而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晨值大風黃霧晝昏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伏而戰（一作復之）生擒伊餘

於陣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請降子遠
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
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於長安西戎之中權
渠最彊部落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旣降莫
不歸附曜大悅拜子遠爲大司徒錄尚書事八
月曜讌群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
書曰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
之盛典是以世祖草創河北致封嚴尤之孫魏
武勤兵宋梁追慟橋公之墓前新贈大司徒烈

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綏等或識朕於童亂之中或濟朕於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但皆邱墓夷滅申哀莫由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稱朕意焉九月曜立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

央宮西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擇朝賢宿儒明經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爲崇文祭酒冬十一月曜召構殿巧手三千人發陽平等十郡牛車五千乘運土築建德殿臺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凌烟臺於鎬池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以衛文承亂亡

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憲營室構作
楚宮彼其急也猶尚若茲故能成康叔武公之
迹以延九百之慶前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
蒭蕘咸非之日以一觀之費足以平涼州矣今
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
凌烟一作霄此其功費億萬鄴明也若以給軍則
可以吞吳蜀而剪齊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
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起
役實爲過舉過貴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勑旨

將營建壽陵周廻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爲棺槨黄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闔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雕石槨孔子以爲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知其矯世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峻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

爲優耳自喪亂以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惟霸
陵獨全此雖太宗之至逹抑亦釋之之功輿亡
奢儉冏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即日下詔
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
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夫以孝明於承平
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尚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宫
之役况朕之闇眇當今之極弊可不敬從明誨
其悉罷宫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
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封豫安昌子苞

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仍敷告天下使知區區
之朝朝夕冀聞其過也自令法政有不便於時
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酆水囿
以與貧民

春秋第五卷

前趙録六　春秋卷第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曜中

光初四年夏五月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嚣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群臣咸賀以爲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水經註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曰云云曜以爲天錫神璽齋九日而受於太廟大赦境内以終爲

奉瑞大夫中書監領國子祭酒劉均進曰臣聞
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國君爲之不舉終南京
師之鎭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
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獨
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
所未同何則玉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
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
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大今趙都於秦
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

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
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
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
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困
敦歲在子之年名立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
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
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
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
勤修德化以禳之耳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

而荅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奏均狂言瞽說誣妄一作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不深戒朕之不德收均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光初五年春正月鎮北將軍并州牧安定王策獻玉璽一枚文曰趙盛二月曜親征氐羌楊難敵難敵率衆來拒前鋒擊敗之退保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復討故晉王司馬保部將楊韜

於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來降皆封列侯使侍中安昌子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西萬餘戸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寢疾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尚書郎王擴（一作獷）爲光國中郎將使至仇池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大悅署難敵爲使持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爲公侯列將二千石

者十五人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於曜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以曜爲卒大掠而去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別將呼延寔及長史魯憑監輜重於後安邀獲之遂欲畱用寔不肯屈被殺憑亦死之安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步騎三萬(一作二萬)進攻曜曜衛軍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邽曜至自南安安使將軍劉烈趙罕襲汧城克之西州(一作隴上)氐羌悉歸附安安士馬雄盛有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

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爲
相國休屠王石武以桑城來降曜大悅署爲使
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軍事平西大將軍
秦州刺史封酒泉王夏四月甲午曜后羊氏卒
僞謚獻文皇后羊氏內有特寵外參朝政生三
子熙襲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
已上婦女乃得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
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得殺牛犯者皆以死論
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

于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爲女子石言於陝
若言勿東者十二月矅將葬其父及妻親往槼
邑以規度之負土爲墳其下周圍二里上高百
尺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於道路游子遠
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
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爲
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達每以
清儉恤下爲先社稷資儲爲本今二陵之費至
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工二陵

皆下錮（一作洞）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爲山增土爲阜周廻二里發掘古塚以千百數督迫役徒繼以脂燭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帝先后而徒喪國家之儲力陛下脫仰壽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征東大將軍岳等率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又遣將

作大匠勲胡元增永吴垣一作顯平二陵高九十尺塜前石人若有言慎聲胡元親聞之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塜者盧遂得蘇曜葬父墓號永吳陵葬妻羊氏墓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光初六年夏六月陳安攻曜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解南安之圍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於瓜田武以衆

寡不敵奔保張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嬰鋒要當生縛以徇然後斬劉貢耳武閉關拒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級安馳還赴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餘騎八千奔保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輒敗之遂圍安於隴城秋七月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曜父寢堂於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於東堂五日乃使子鎮軍將軍襲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柏衆木植已成林至是悉

枯死

光初七年春正月天裂廣一丈餘長五十丈時四方交戰兵革相尋署大司馬雅爲太宰加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劒六十人前後鼓吹各二部三月曜親征陳安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挑戰屢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赦例安酉楊伯支姜冲兒

等守隴城自率精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
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
平襄已敗乃南走陜中曜使將軍平先邱中伯
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
士十餘騎於陜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
手執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人遠
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絶人
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而退會
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

於溪澗翼日尋之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安遣其將石容覘曜兵曜輔威將軍呼延清紀事本末作呼延青獲之拷問安所在容卒不肯言清遂殺容乃尋其徑迹獲安於澗曲斬之曜大悅楊伯支斬姜冲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於長安氐羌悉下並送質任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於隴上時征東大將軍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於河上曜自隴上西擊涼

州遣將軍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桑壁親帥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軍於河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振地河水爲沸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應曜曜又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人無固志茂遣平虜將軍陳珍帥步騎一千五百救韓璞曜諸將佐咸欲速濟曜曰吾軍勢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

宿衛皆已疲老其實難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勢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今但案甲勿動以吾威聲振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疋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伎二十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悅使大鴻臚田崧拜茂使持節假黄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

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西
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加九錫曜至自河
西氐羌楊難敵聞陳安死內懷危懼與弟堅頭
南奔漢中鎮西將軍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
輛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
爲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征東大將
軍廣平王岳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
山王初靳準之亂曜世子胤沒於黑匿郁鞠部
陳安既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

曜對𣅀悲慟嘉郁鞠忠欵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封𣅀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領大子太傅時有鳳皇將五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是年前頻邱太守郎宣北平太守楊平邑振等共修徐水廟舊碑刻石樹頌焉

光初八年春正月石勒遣司州刺史石生攻冦河南太守尹平死之生掠五千餘戸而去夏四

月曜遣使拜凉州牧張駿上大將軍凉州牧凉王贈其父太宰成烈王

春秋第六卷

前趙錄七

春秋卷第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曜下

光初九年春三月曜立劉氏爲皇后遣將軍康平寇魏興及南陽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去曜大怒投袂而起卽日次於渭城遣中山王岳追之曜進次富平爲岳聲援岳及石他戰於河濱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

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克之殺鎮南大將軍田崧夏五月石勒將石生屯洛陽寇畧河南司州刺史李矩頴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遣使降曜曜遣中山王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勒遣石虎率步騎四萬入

自成皐關岳陳兵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身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列圍遏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以食將士呼延謨爲虎所殺曜自將出救虎帥騎三萬來拒曜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次於金谷夜中無故大驚士卒潰散乃退如澠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岳被執并執將佐八十餘人及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坑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坑士卒七千

餘人曜至自滙池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
憤恚成疾秋九月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
諸妖變不可勝紀曜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
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
中黄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
東堂訪以政事得失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
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
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
敬重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

位特進署永安王苞為大司馬拜大單于徙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為之

光初十年春二月曜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汝南王咸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夏四月曜后劉氏卒偽諡獻烈皇后以后叔父昶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為慈

鄉君冬十月曜遣將軍黃秀帛成寇酇晉平北
將軍魏該率衆奔襄陽
光初十一年春正月曜追念皇后劉氏憶其臨
終之言乃立劉皚女芳爲皇后二月署驃騎將
軍述爲大司徒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
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
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
大怒鴆而殺之是月曜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
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時晉咸和

年也旦召公卿巳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丹唇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勿出疆也東井秦之分也五車趙之分也秦兵必大起亡主喪師晉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遠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餙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遍大赦殊死巳下復百姓稅

祖之半秋七月曜將黄秀等寇酇順陽太守帥
衆奔襄陽
光初十二年夏五月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
曜遣武衛將軍朗率騎二萬襲楊難敵於仇池
弗克掠三千餘戶而歸凉州張駿聞曜爲石勒
所敗乃去曜官號遣張閬竇濤辛巖宋輯辛晏
等率衆數萬會韓璞攻掠秦州諸郡曜遣南陽
王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
軍將軍呼延郡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

眘濟師逼之璞軍大潰還奔涼州眘追及於令
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來降曜皆拜將軍
封列侯遂略河南地

光初十三年秋七月石勒遣石虎率衆二萬出
軹關來攻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次蒲阪曜
將東救蒲阪懼張駿楊難敵乘虛來襲遣河間
王述發氐羌之衆屯於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
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八月
及於高候大戰破之斬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

里收其資仗以萬億計虎奔朝歌遂濟自大陽攻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堤一作堨以灌之滎陽野王皆降襄國大震分遣諸將攻討汲郡河內諸郡冬十二月石勒自率衆來拒陳於洛西曜自恃連勝不撫士卒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時與石虎對軍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

衆幾何羯曰大胡自來軍勢甚盛不可當也曜
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
十餘里勒望見之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
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騎三萬自城北
而西攻曜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
城西而北擊曜前鋒曜性少而酗酒末年尤甚
至是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
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撝陣就平石
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

墜於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曜軍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勑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乃幽曜於河南丞廨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遂將兵衛送襄國曜創甚載以馬輿使金創醫李永與同載療之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

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滿飲勒聞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己亥舍曜於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岳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慮也勒見而惡

之久之爲勒所殺明年春正月太子熙一作毗聞曜被擒大懼與大司馬南陽王胤及太尉汝南王咸等議欲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且可并力拒險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爲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上邽汝陰王厚安定王策皆棄郡奔遁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赴之秋八月南陽王胤率衆數萬自上邽趨長安隴東武都

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夷夏皆起兵應
胥胥次仲橋石生嬰城固守勒使石虎率騎二
萬來援九月戰於義渠爲虎所敗死者五千餘
人胥奔上邽虎乘勝追戰枕尸千里攻圍上邽
城潰執太子熙南陽王胤并將相諸王等及諸
卿校公侯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
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於襄國又坑
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於洛陽曜在位
十三年而敗自劉淵以晉惠帝永興元年歲在

乙丑僭號西河至曜三世凡三十有五年以晉
成帝咸和四年歲在己丑滅

春秋弟七卷

前趙錄八　　春秋卷第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劉宣

劉宣字士則淵之從祖也初爲北部都尉右賢王樸鈍少言好學修潔師事樂安孫炎沉精積思不舍晝夜好讀毛詩左氏傳炎每歎曰宣若遇漢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者蓋數年每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

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其進止風儀眞所謂如珪如璋觀其質性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爲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淵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戚莫二軍國內外靡不任之仕至丞相太尉

劉盛

劉盛淵之族人也仕爲領右衛將軍封安昌王

少時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重任衛尉西昌王劉銳等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殺聰盛執正不從和怒命左右刃之

劉翼

劉翼仕淵爲別將驍勇過人膂力善射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時人擬之飛羽淵甚寵異

之以爲征虜將軍

劉胤

劉胤字義孫曜之世子前妃卜氏所生光祿大夫卜泰之甥也美姿貌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鬢如畫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眞之比也義眞曜子儉字當應爲卿之家嫡卿可思文王廢伯邑考立武王之意曜曰臣藩國之嗣僅能守祭祀足矣不可亂長幼之倫也聰曰卿勲格天地國兼百城當世祚太師受專征之任

五矦九伯得專征之者卿之子孫也奈何言同諸藩國乎義眞旣不能遠追太伯高讓之風吾當爲卿更以一國封之於是封儉爲臨海王立胥爲世子靳準之亂胥沒於黑匿郁鞠部至曜光初七年胥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胥悲泣胥雖少離屯難流躓殊荒而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群臣亦屬意焉曜顧謂朝臣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

凋湼而不淄者矣義光雖先巳樹立然冲幼儒謹不堪今世之多難懼非所以上固社稷下愛義光義孫年長明德又故世子且材器過人涉歷艱阻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使宗廟有太山之安義光饗無疆之福於諸卿意何如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遠擬周漢爲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宗廟四海之慶也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傅韓廣等進曰陛下若以廢立爲是不應降日月之明垂訪群下若以爲疑

固樂聞異同之言臣竊以爲廢太子非也昔周文定嗣未建之前則可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爲聖朝之模範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畧神度弘遠信高絕於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爲承平賢主况儲宮者民人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

下苟以臣爲煩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欲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以明赤心不敢聞命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胤母卜氏爲元悼皇后嘉胤舅卜泰之公忠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爲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尋遷大司馬徙封南陽王以

漢陽諸郡十三爲國置單于臺於渭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爲之拜脩爲大單于都督及曜之末關中擾亂遂爲石虎所殺

淵后單氏

單氏單徵之女北海王乂之母也以淵河瑞二年立爲皇后淵死聰即僞位改元光興尊爲皇太后單氏年少姿色絶麗聰遂蒸之乂屢以爲言單氏慚恚而死

聰后呼延氏

呼延氏武元皇后匈奴中人淵后之從父妹也有美色恭孝稱於宗族淵后愛聰姿色故以配焉遂以光興元年立爲皇后先是聰以弟乂爲帝太弟后每謂聰曰父終子紹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也願陛下深思之聰亦信之曰然吾當徐爲之計后曰事久變生太弟見粲兄弟並大必有不安之志矣或有小人搆間其中

未必不禍發於今日也妾聞陛下說隱公一何相似竊爲陛下寒心聰心然之后至嘉平二年春正月卒諡曰武元皇后

聰后劉氏

劉氏武宣皇后新與人僞太保劉殷小女名娥字麗華童齒聰慧膚髮異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恒止之敦玩彌厲每與諸兄弟辯論經義理致超然兄常深歎之性孝友美風儀進止如珪璋焉聰既僭立納爲右貴妃未幾立爲皇后

聰將起鵠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鎖腰切諫聰大怒曰朕將營一宮豈問汝鼠子乎命左右將斬之后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勑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啓曰伏聞勑旨將爲營殿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且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計也陛下當加爵賞而反欲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

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斃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每覽古事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爲之使後人視妾猶妾之視前人也妾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聽覽之變色大司徒任顗等復叩頭流血固請不已乃徐曰朕比來微得風恚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

愧哉於心何敢忘之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而謝之以后表示之曰外輔如公等內輔如后朕復何憂后聰明善機諫聽所爲不道多規正之及死僞謚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尤過於娥初與娥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僞追謚武德皇后

曜后羊氏

羊氏獻文皇后卽晉惠帝后也名獻容太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以晉太安元年立爲皇后后

初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衆咸怪之洛陽之陷遂
沒於曜曜僭僞位立爲皇后因問之曰吾何如
司馬家兒羊后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
暗夫何可竝言彼貴爲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
三耳曾不能庇之使妻子辱於庶人之手妾於
爾時實不欲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意
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
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遂干預政事生三子以
曜光初五年卒僞謚獻文皇后

曜后劉氏

劉氏獻烈皇后少孤爲叔父侍中大司徒劉昶所養曜光初八年立爲皇后明年寢疾及篤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於叔父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暟女芳有德色願以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卒僞謚獻烈皇后

曜后劉氏

劉氏名芳侍中劉暟暟一作愷女年十三長七尺八

寸垂手過膝髮與身齊先皇后劉氏死曜追念之遂以光初十年立爲皇后姿德才色邁於别宮

春秋第八卷

前趙錄九　　春秋卷第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王彌

王彌字子固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勇畧善騎射膂力過人青州人謂之飛豹然少遊俠京師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與劉淵友善後從洛陽東歸淵餞於九曲之濱

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
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吾患耳吾本無
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别因慷慨
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皆爲之流涕惠
帝末年妖賊劉伯根起兵於東萊之㡉縣彌率
家童從之伯根以彌爲長史伯根死彌聚徒海
渚爲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遂爲群賊彌多筭
計凡有所掠豫策成敗後引兵入寇青徐二州
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晉太傅司馬越

以公車徵東萊麴羨爲本郡太守討彌彌擊殺之兗州刺史苟晞帥兵逆擊彌彌遂大敗遣使降淵淵拜彌鎭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彌收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克彌進攻太山魯國譙梁陳郡汝南潁川襄城諸郡遂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陷没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來衛京師涼

州牧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來援彌入自轘轅敗官軍於伊北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彌至洛陽屯於津陽晉以司徒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衍與王斌等出戰北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彌兵大敗遂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衛將軍王秉追之戰於七里澗又敗之遂走渡河與其黨劉靈王桑等自軹關如平陽歸淵淵聞而大悅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

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彌至見淵勸稱尊號淵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眞吾孔明仲達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也署爲司隷校尉加侍中特進靈爲安北將軍桑爲散騎常侍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南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司馬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乹等討之與彌戰於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淵拜彌侍中都督青徐兗

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封東萊公遂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邱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晉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討淵虎步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拒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宮東海王越拒戰於西明門

彌等敗走歸於平陽復以二千騎南出轘轅攻冦襄城諸郡縣東海王越遣薄盛等率兵追擊之彌師敗績還戍平陽遣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東徇青州且多齎金寶還鄉里招誘亡命并迎其室淵許之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琅邪會淵死聰即位彌與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復出轘轅掠梁陳汝頴間進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冦徐兗因破越軍復與曜冦襄城進逼京邑縱

兵大掠曜禁之不從乃斬其牙門王延以狥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勸小下之於是詣曜謝罪結分如初旣而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宫室不假修營宜勸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固守不從彌策焚燒而去彌怒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引衆東屯項城曜初以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至是嫌隙遂搆洛川之戰百官殱滅始盡

惟司隷校尉劉暾以鄉里宿望得免於難因說彌曰今群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以來何攻不克何戰不勝而復與始安王相失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爲師且將軍何無帝王之意東據本州徐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業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爲然拜暾爲大將軍封齊公初石勒惡彌驍勇外相親而內相忌常密爲之備彌破洛陽多遺勒美女寶貨

以相結納會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心惡之乃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欲陰圖之劉暾又勸彌使召曹嶷藉其衆以誅勒乃爲書使暾詣青州召嶷引兵會已且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遊騎所獲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潛殺暾會彌將徐邈高梁輒帥所部兵數千人去彌彌益衰弱勒右長史張賓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因請彌燕於巳吾彌謂勒

實親已不復疑也長史張嵩切諫不聽勒伏兵
襲殺之_{吾前已作已營}

劉靈

劉靈陽平人也少貧賤年二十餘厠役於縣力
制奔牛走及馳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嘗撫
膺而歎曰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兵自稱
將軍與王彌寇掠趙魏進攻洛陽彌軍敗績乃
言於靈曰晉兵尚強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
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

之可乎靈然之遂與彌俱降於淵淵署爲平北將軍與石勒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邱百姓望風降附所在克捷遷安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屯廣宗晉王浚遣別將祁弘襲擊殺之

張嵩（一作暠）

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死既葬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遂蘇活嵩初爲王彌長史彌之與劉曜相攻也嵩切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與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

討何面目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深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請曜謝罪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黃金百斤及石勒巳吾之讌嵩固阻彌不行彌不能聽竟爲勒所襲殺嵩遂歸仕於淵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芹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氏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詣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見有芹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及至芹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十

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方盡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人辭不赴命司空齊王司馬攸辟爲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榱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也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

子當爲吾師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荆州豪族家富於財其妻怒之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矦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戒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學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既而曾祖母死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殯在室而西隣失火風飈甚盛夫婦叩殯號哭火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益著

及爲聰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聰每與群臣議論政事殷無所是非群臣出殷獨留後爲聰暢敷條理商確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與北州之學殷門爲盛嘗戒其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一云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周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

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事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終殷以聰嘉平二年卒追謚曰大昌文獻公

王延

王延字元壽一作延元西河人也性至孝九歲喪母幾至滅性每至忌月悲號三旬事後母卜氏以孝聞卜氏遇之無道恒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供事彌謹延

旣孤貧晝則傭賃夜則讀書遂究覽經史皆通
大義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之延求魚不
獲卜氏杖之流血延循汾河扣凌而哭忽有一
魚躍出冰上長五尺延取以饋母卜氏食之積
日方盡於是心悟撫如己子延事親色養夏則
扇枕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
極滋味後母終服喪居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
其耕不食屬天下亂隨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
訓誘宗族侃侃不倦年至六十方仕於淵及聰

嗣位拜金紫光祿大夫劉粲之立靳準作亂自稱漢天王置百官以延耆德碩望謀之於延將以爲左光祿延弗從乃駡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孤貧有志操常躬耕兼誦詩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淵之

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荅及淵僭號人或謂之曰徃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徃日所以不徃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識之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果徵爲黄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淵曰卿若早來豈直爲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

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淵乃大悅元達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聰既嗣位轉爲廷尉聰將爲劉氏起鷂儀樓於後庭元達鎖腰切諫聰大怒命左右將出斬之大司徒任顗等叩頭流血請免劉氏亦手疏切諫聰意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

臣者王友臣者伯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遹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遷爲左司隸聰欲立左右貴嬪爲左右皇后元達以三后竝立殊非典禮極言諫之聰不納乃轉爲右光祿大夫於是太尉范隆等皆抗表遜位請讓元達聰復

以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元達素與太宰河間王劉易善引之爲援得盡諫諍及聞易死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時人莫不寃之

王廣

王廣字廣之不知何許人永嘉之亂聚族避世仕淵爲西揚州刺史魯陽侯（一作井州）及聰嗣位蠻賊梅芳扇動山夷攻圍廣城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絕雞犬雀鼠靡有孑遺將士泣謂

廣曰將軍忠於本朝故有今難豈有背將軍者哉城陷被禽將士相枕而死者五十八人一作五千蠻囚廣將詣芳廣有女容質甚麗慷慨有丈夫之節芳見其美色納之甚有寵入經一旬女於閨室伺芳睡引刀擊芳不中芳驚起曰何故反邪女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等謂我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正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梟汝首

於道衢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色無變容言終自殺芳止之不可時年十五

卜珝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談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然而不免兵厄珝曰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珝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

吾之不能免公亦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翊曰吾此雖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翊遂隱於龍門山淵僭號徵拜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淵曰人各有心卜翊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爲光祿大夫翊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聰嗣位徵爲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翊荅曰并州陛下之分今茲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翊曰臣

所以行不及裴者正爲是也聰大悅署翊僞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慎勿紛紜遂從鎮北將軍靳冲攻晉陽一作大原不克翊卒先降冲遽收翊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之

趙染

趙染新豐人初爲晉南陽王司馬模牙門將戍蒲坂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歸聰聰以爲

平西將軍次於新豐東晉將索綝率兵討之染有輕敵之意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綝小竪豈能汚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逆戰於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是乃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過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將軍繼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

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眠牀桃而死及死叱行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劉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粲之謂也後粲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箭射之粲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伏弩卒

范隆

范隆字玄嵩父方魏雁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而生四歲亡父旣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動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疎族范廣史不載冊府云廣愍而養

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事廣如父
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
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大亂隱迹不應州
郡辟命晝耕夜讀頗習秘歷陰陽之學知并州
將有氛祲彌不復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共紀遊
山見一老父於窮澗之濱老父曰二公何爲在
此隆等拜之仰視不見遂與紀依於淵淵以隆
爲大鴻臚紀爲太常竝封公隆後累遷尚書令
儀同三司曜既僭立進爲太尉卒贈太師

崔遊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靜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言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爲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歸泰始初武帝錄敘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不就年七十餘篤學不倦淵師事之從受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既僭僞位徵爲御史大夫固辭不受卒於家時年九十三撰喪服圖行於世

韋忠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已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喪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瘠杖而能起晉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慼旁人秀出而語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服闋廬於墓側家貧藜藿不充妻子不免於飢寒及頠爲僕射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

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托我恐洪濤蕩獄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窺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仕聰爲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伏劒而死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晝夜誦讀博通五經尤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菓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蛇猛獸皆繞其旁是以淵及聰屢徵皆礙而不得進景道私以此自喜至曜光初中出山廬於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復辭曰余在萬山中艸木可以庇風雨石田可以具饘粥朝家

事非山野小人所願聞也更移竄谷中人悉不見後暀置崇文祭酒復以明經擢昱道爲之亦不就竟以壽終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豕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暇時拾薪以顧書生抄書板截蒲以學書日夜不止忘失羊豕其主笞之育甚有慙色將鬻巳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豕給其衣食使

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
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女妻之別為立
宅分之家產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已任性不與
俗偶妻喪弔者不過四五人皆鄉間名士太守
杜宣命為主簿及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
宣宣不出迎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
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吾畏
死雞邪育執刀叱攸曰主辱臣死自古而然我
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

辱我君汝謂我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
懼徒跣挽育乃止由是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
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盜賊奔竄遷并州督護
成都王司馬穎鎭鄴表育爲振武將軍拜淵爲
北單于參丞相軍事使鳩合義衆以赴國難育
說穎曰元海今去恐不復至臣請爲殿下促之
穎以爲然以育爲破虜將軍使追之淵遂拘育
爲右光祿大夫河瑞之末遷右僕射及聰僭位
歷位大司空太保太傅卒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已修學不以險難改心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平爲盜所刧敏元已免復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請以身代辭旨慷慨義形於色盜遂釋之俱免於難仕曜爲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杜育

杜育字子光少從濮陽人爲賊其母怒笞之育

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膽如意望封矦不如意但
不使他人斫頭肓爲賊衣甲三重持戟逢轉而
出

前趙錄十　春秋卷第十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郭氾

郭氾字子遊上郡人也父士爲二卒隨巫而過一女子於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而君亦有貴子相可納之當與君門戶士遂納之生氾長不滿七尺軀極醜陋當時莫比樸訥無慧後爲縣卒感憤遊學師事安平趙孔曜曜見而喜之曰此生有公骨共當貴達仕淵歷聰及曜之世位

至侍中司徒

李景年

李景年字延祜前部人少孤貧見養於叔父嘗使牧羊景年見其叔子講誦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艸木寫之叔乃驚曰吾家千里駒也而令騏驥久躓鹽坂乃令娶妻授學遂歸仕淵長平之戰聰馬中流矢幾爲晉軍所獲景年以馬授聰揮戈直前得免於難以功封梁鄒侯歷虎牙將軍

王延年

王延年字季海江都人性至孝年十五喪二親每言及之未嘗不嗚咽悲慟每忌日三日不食奉叔父以孝聞子良孫及舅從子爲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復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也乃俱免之後仕至太宰

王雋

王雋字玄英上郡人也有幹藝之稱雋年八歲

隨兄寄子元直西如涼州路中糧盡寄留元直於途乞丐民間比還爲賊所掠元直逃免寄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當皆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遺孤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寄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於是以寄授寄而去寄後亡寄勺水不入口者五日雖服喪三年而心喪六載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匈奴前部人少喪二親哀毀過

禮仕淵爲折衝將軍遷廷尉轉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聰嗣位仍署冠軍大將軍加司隷校尉嘉平三年從中山王曜攻長安城陷不爲設備爲晉將麴允所襲殺

喬晞

喬晞前部人仕淵冠軍將軍使帥衆冦西河攻界休界休令賈渾築營自固有八門城高九尺及陷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將殺

之部將尹崧曰將軍舍之以勸事君晞不聽遂殺之其妻宗氏年二十餘有姿色晞欲納焉宗氏罵曰屠各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於其婦乎何不速殺我遂仰天大哭晞亦殺之淵聞而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及宗氏尸葬之賈渾晉書作賈渾

陳安

陳安字虎侯成紀平庢人也家世農民少慷慨讀書曰大丈夫當軒冕仗節安能久執犁鋤乎

遂東遊京師頗學書字讀魏書見許褚而歎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賓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結奔及馳馬仕晉南陽王模帳下都尉模之敗也安歸模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統精騎千餘以討叛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刺安安被創馳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曜舉兵攻張春春奔保之南安祁山安退屯縣

諸保歸上邽未幾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韜且請擊安保皆不從春怒幽保殺之立保宗室子瞻爲嗣稱大將軍安乃表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爲大將軍擊瞻殺之春奔枹罕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遂葬保以天子禮葬於上邽及曜克安定振旅而循隴右安乃郊迎後又請朝於曜曜時疾篤辭而不許安怒以曜爲已卒大掠而歸氐羌多應之安士馬強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假黃鉞大

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攻曜征西將軍劉貢於南安會休屠王石武引兵攻上邽安懼遂解南安之圍馳歸遇於瓜田安衆大潰收餘騎奔隴城武遂進圍安於隴城曜又親率大衆繼之安頻出挑戰累爲擊敗斬於澗曲安善於撫綏吉凶險夷與衆共之部下小將劉牙逍牢路松多等堅戍不已及其死城內得尸隴上人思之爲作壯士之歌曰隴上徒見曰陳安一作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騄驄駿

馬鐵鍜鞍七尺寶刀配齊環一作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盪十盪十決無當前百騎俱出如雲浮追者千萬騎悠悠一無此二句戰始三交失蛇矛十騎俱盪九騎留一無此一句棄我騄驄竄巖幽大雨降後追者休一無此一句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河之水東流阿阿嗚呼奈子何嗚呼阿阿奈子何二句一作一去不返奈若何二句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

張寔

張寔皇太后張氏之侄聰之舅子也仕聰爲鉅

鹿太守治任威強路不拾遺後爲輔漢將軍聰納其二女以爲貴人欲以寔爲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辭身騎瘠馬妻乘敗車

卜崇

卜崇仕聰左衛將軍爲人清直不與世浮沉與少府陳休素惡中常侍王沉等諂侫用事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沉等深嫉之侍中卜幹謂之曰沉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崇應之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

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沉等遂譖之於聰以與太弟乂通謀聰臨上秋閣收崇斬之休亦見害

呼延寔

呼延寔匈奴中人仕曜爲征南將軍曜之攻氐羌楊難敵也軍中大疫曜亦寢疾欲還恐難敵躡其後因與羌和署難敵爲武都王時秦州刺史陳安欲窺虛實詐言請朝曜以疾篤不許乘

馮輿還使寔監輜重於後安遂帥精騎邀擊之寔進退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因寔而謂之曰劉曜巳死子尚誰佐孤當與足下共定大業寔叱之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智能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逼衢何謂大業可速殺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殺之

魯憑

魯憑仕曜爲長史曜自攻氐羌楊難敵還憑與
呼延寔帥精騎一千監輜重於後陳安邀擊獲
之時隴上氐羌皆附於安安士馬強盛有衆十
餘萬乃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
四州牧涼王署憑爲參軍憑對安大哭曰吾不
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
可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趙之斬陳安也安遂
殺之曜聞憑死悲慟曰賢人者天下之望害賢
人是塞天下之情也夫承平之君猶不敢乖臣

妾之心況於四海分崩乎今陳安於招賢採哲之秋而殺害君子絕當時之望吾知其無能爲也旣而安果見害

崔岳

崔岳字元嵩爲朝鮮令曜弱冠時遊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無以自給因變姓名爲縣小吏岳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乃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聞之不可保也此縣幽

僻勢能相濟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為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眞命世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岳歷位至大司徒漢昌之世贈烈愍公曜既僭號念其前勞追贈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

田崧

田崧字子岱仕曜爲大鴻臚遷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初氐羌楊難敵聞曜平陳安與弟堅頭同奔漢中至是自漢中來襲仇池城陷崧爲難敵所執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爲劉氏可謂盡忠得不能盡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若本奴才安敢希冀非分吾寧爲國家鬼

豈可爲汝賊臣何不速殺吾顧排一人奪取其刀前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

遊子遠

遊子遠幼有姿貌聰亮好學不倦年十五至洛陽張華見而謂之曰此兒雅潔洪方精公才也仕曜光祿大夫直言敢諫累遷至大司徒錄尚書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傅虎

傅虎仕聰討虜將軍晉陽之戰虎以參軍從中

山王曜曜與魏穆帝子六修戰於汾東曜兵敗績墜馬身中七創幾爲六修所殺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卿當乗以自濟吾創巳甚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小人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可無虎何可一日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聰甚哀之追贈幽州刺史

臺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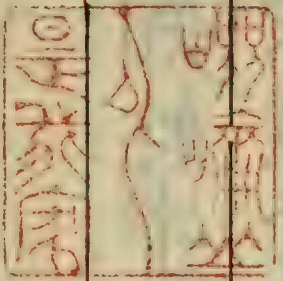
臺產字國雋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傳京氏易善圖讖秘緯天文洛書風角生筭六日六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汎情教授不交當世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大司空劉均舉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黃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署為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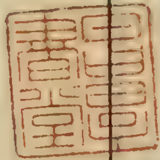
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
歷位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
綬爵關中侯

陜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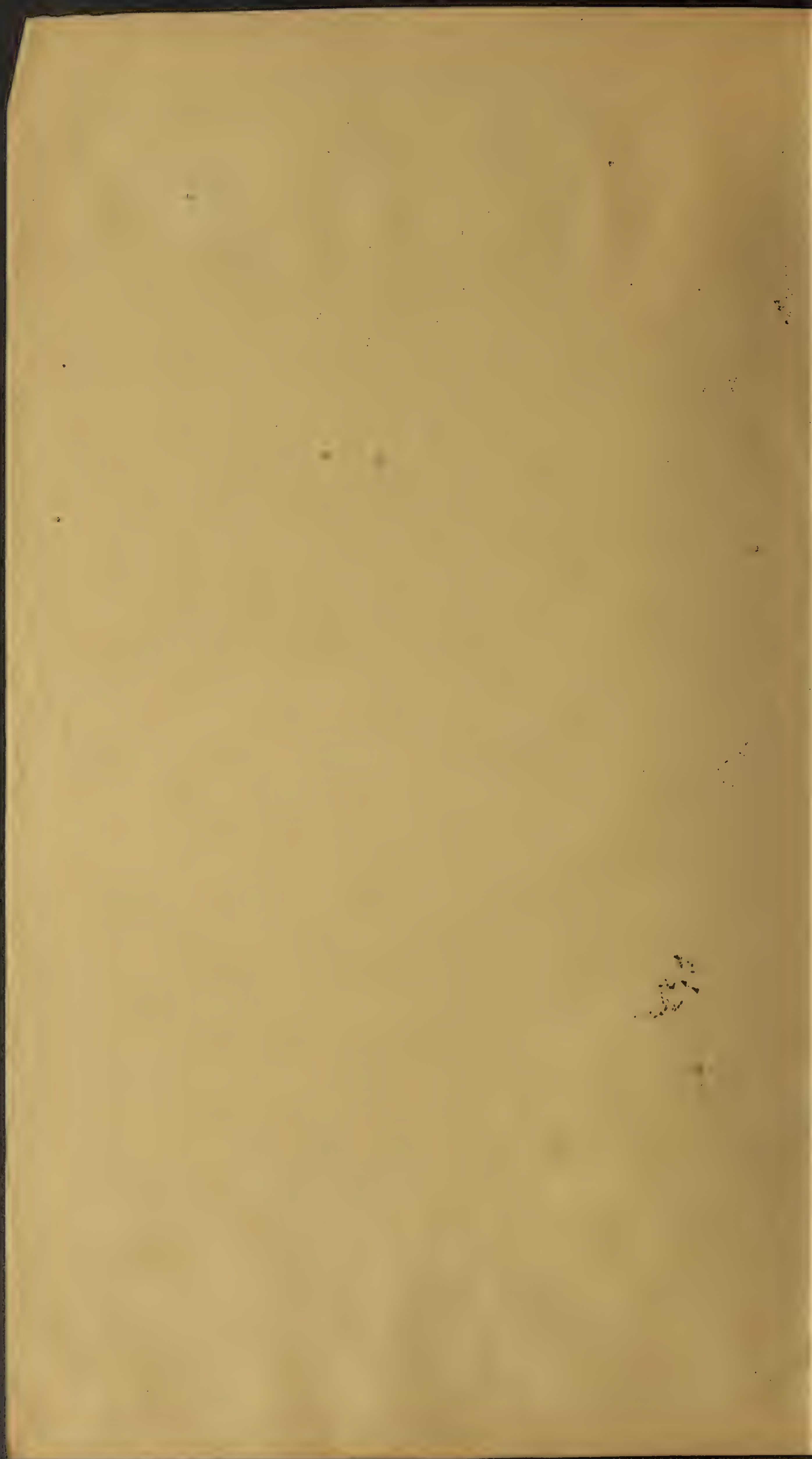
陜有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曜時寡居陜縣事
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終
身不嫁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
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其殺母有司不能察而
誅之時有群烏悲鳴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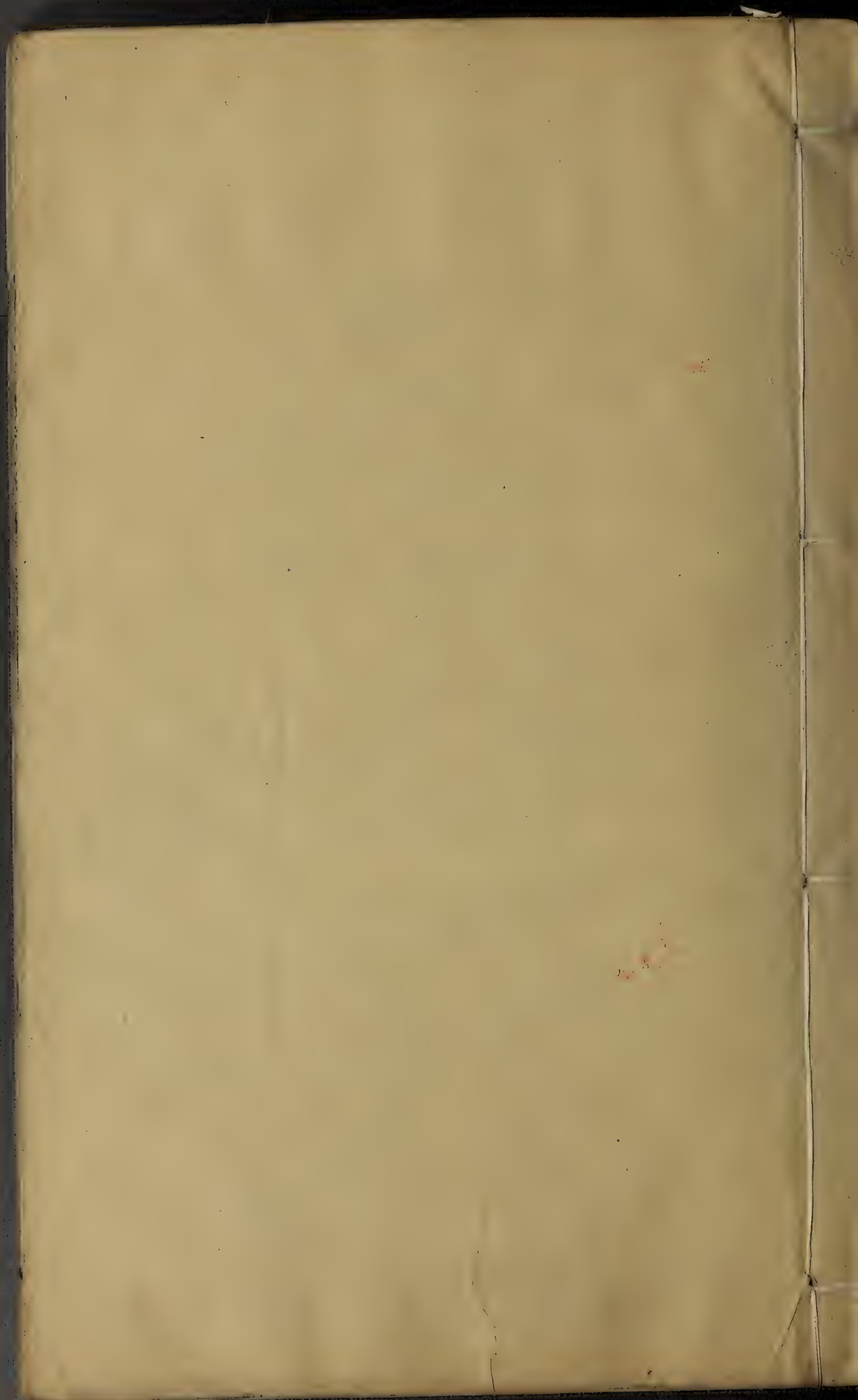
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餘不雨曜遣呼延謨爲太守旣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少牢以祭其墓諡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十六國春秋後趙錄目

仁和　汪日桂一之重訂

石邃

石斌

石樸

勒母王氏

勒后劉氏

虎妻鄭氏

虎妾陳氏

後趙錄十一　　春秋卷第二十一

佛圖澄

單道開

道進

麻襦

徐仲

後趙錄十二　　　春秋卷第二十二

張賓

郭敬

汲桑

徐光

王洛生

李陽

張越

王謨

樊坦

徐龕

桃豹

張樓

魏豹

張彌

張謐

裴憲

傅暢

續咸

盧諶

張躍

薛閭訓

邴輔

申鍾

周延

韋謏

邢𧹞

宣咸

郭穆

沐堅

張進

趙明

孟卓

劉羣

王安

陳武

劉光

解飛

孫輝

郭權

麻秋

張才

蔡喬

後趙錄一　春秋卷第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勒上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魏書作小字㔨勒）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分散居于上黨羯室因號羯胡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爲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奇之顧謂左右曰向者

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畧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巳督攝部胡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鄔人郭敬陽曲寧驅以爲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鼓角之聲或在前後勒

私異之歸以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因於所耕地得一刀銘曰石氏昌隸書一作篆書私心自喜居與邑人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輕勒與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亾散乃自鴈門還依寗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賴驅匿之獲免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饑不可守窮諸胡饑甚宜誘將兾州就穀

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于山東賣充軍賞一作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其族兄陽及兄子時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饑病賴陽時而濟東至平原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爲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浚字彭祖可圖也勒曰若如公言弗敢

悠德忽然不見每屯耕於野常聞鞞鐸音勒以
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
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
隣於馬牧勒與牧帥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
馬自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爲遊軍所囚會
有羣鹿旁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
一老父謂勒曰向來羣鹿者我也君應爲中州
主一云列國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陽
夔安支雄冀保吳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爲

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噓僕呼延莫郭黑略
張越孔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
復東如赤龍騄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
賂汲桑永興元年成都王司馬穎敗乘輿於蕩
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幽辱天子使鮮卑擊
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
於長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
司馬顒懼東師之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
是歲劉淵稱漢王於黎亭其二年穎故帳下督

公師藩樓機郝昌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之清
河鄃縣欲以攻鄴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
乘苑馬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爲姓勒爲
名藩拜勒爲前隊督從攻掠郡縣殺二千石長
吏轉前攻平昌公司馬模于鄴模使將軍馮嵩
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模甚懼廣平太守
譙國丁邵率衆救模范陽王司馬虓又遣兗州
刺史濮陽太守茍晞救之藩衆散走勒與汲桑
亡潛苑中頡之將如河北也汲桑以勒爲伏夜

牙門師牧人刼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亾命多起附勒勒率以應之屯於平石

晉懷帝永嘉元年春三月公師藩旣死汲桑逃還苑中復聚衆刼掠自稱大將軍聲言爲成都王穎報仇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爲名乃出成都王棺載之車中每事啓靈以行軍令桑以勒爲前鋒屢有戰功署爲掃虜將軍忠明亭侯遂與張泓故將李豐等進攻鄴城署勒爲前鋒都督夏五月桑攻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至鄴時

鄴中府庫虛竭而東瀛公晉書作新蔡王騰資用甚饒
性尤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
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桑遂入鄴攻騰騰曰
孤在幷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何足
憂也及勒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李豐
所殺騰子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投水死
是日虞及弟矯紹幷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
羊桓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所害諸名
家流移依鄴者死亡畧盡遂燒鄴宮火旬日不

滅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以巨萬計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東海王越甚懼使撫軍兗州刺史苟晞及陳留内史王讃等來討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尠於樂陵尠與戰敗死乞活田禋帥衆五萬救尠勒逆敗禋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晉山陽公劉秋死之山陽公漢獻帝曾孫也秋七月己酉朔越懼進次官渡爲晞聲援以討桑勒命晞爲前鋒桑素憚晞乃於城外爲柵自守晞將至頓軍

休士先遣單馬示以禍福桑衆大震八月巳卯
劭睎擊敗桑勒于鄴九月戊申睎追擊桑勒于
東武陽大破之陷其九壘死者萬餘人桑與勒
弃柵宵遁退保清淵嬰城固守乃收餘衆將奔
劉淵冀州刺史丁紹邀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
奔馬牧勒奔樂平胡部大張匐督馮莫突等擁
衆數千壁於上黨勒往從之深爲所昵因說匐
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部大拒而不從自度
終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

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匐督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從之冬十月匐督等隨勒單騎歸于劉淵淵署匐督爲親漢王莫突爲都督部大以勒爲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匐督爲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於樂平淵屢招不至勒僞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爲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

胡畏服勒知衆心附已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爲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部衆歸淵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起兵爲東瀛公騰復仇斬汲桑於樂陵（一云平原）棄成都王頴棺於故井中頴故臣收葬之

永嘉二年春二月庚子勒寇常山晉安北將軍王浚出兵擊討爲浚所敗夏四月淵使劉聰攻

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將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壺關失據秋九月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鄴奔于衛國晉遣車騎將軍王堪屯兵東燕以拒勒冬十月勒與劉靈閻羆等七將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邱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簡其彊壯五萬爲軍士其餘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劉淵僭稱尊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

都督王如故已酉勒入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死之進寇趙郡殺冀州西部都尉馮沖攻乞活赦亭田禋於中郎皆殺之

永嘉三年春三月淵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夏四月勒進軍攻鉅鹿常山殺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壘壁百餘衆至十餘萬集衣冠文物別爲君子營引趙郡張賓爲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

豫等爲將帥使別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來降附秋九月進軍常山分遣諸將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者數萬人晉安北將軍王浚遣天水將軍祁弘帥鮮卑段務勿塵等十餘萬騎來討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浚因分遣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冬十一月勒寇信都陷長樂殺冀州刺史安北將軍王斌因屠黎陽王浚自領冀

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帥衆討勒勒燒營并糧廻軍拒之次于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冀州郡縣百餘壁皆陷沒勒使矩統其壘衆爲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十二月淵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睹圈苑市二壘皆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乙亥夜洛陽有白氣如帶

自地升天南北各二十丈
永嘉四年春正月王彌以三千衆會勒攻寇徐
豫兖州二月勒東襲鄄城兖州刺史袁孚戰敗
爲其部下所殺因攻倉垣襲陷白馬殺車騎將
軍王堪遂北濟河攻冀州廣宗清河平原陽平
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夏五月勒寇汲郡執
汲郡太守胡寵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建
康六月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
馬毛皆盡秋七月劉聰圍河内太守裴整勒率

騎會之攻寇軍將軍梁巨于武德懷帝遣征虜將軍宋抽救巨勒留諸將守武德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巨于長陵巨懼請降勒弗許巨踰城遁走爲軍士所執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殺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九月河內人樂仰執裴整叛降於勒時劉淵死劉聰即位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冬十月漢河內王劉粲始安王劉

曜及王彌率衆四萬攻洛陽勒留長史刁膺統步卒九萬徙輜重于重門率輕騎二萬會粲等于大陽敗晉監軍裴邈于澠池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皐關王寅勒圍陳留太守王讚于倉垣爲讚所敗退走河北屯汝石津壬子東海王司馬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鎭若今日尚可救緩則無及矣旣而莫有至者勒攻陷襄城太守崔曠于繁昌殺之將至宛北攻幽州幽州刺史王浚

遣鮮卑段文鴦帥騎救之退還河北浚又遣別將王申始帥遼西鮮卑萬餘騎敗勒於汶石津勒乃燒船棄營引兵向柏門迎重門輜重合于石門濟河攻豫州刺史馮嵩于陳郡不克引兵而北將趣南陽時雍州流民京兆王如舉兵反于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長安侯脫馮翊嚴嶷南安一作新平龎寔等各起兵江淮間受聰官位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如等聞勒

之往懼遣衆一萬屯襄城拒勒勒擊敗之盡俘其衆進至南陽遂屯苑北侯脫據苑王如據襄如素與脫不協懼勒之攻襄遣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爲兄弟勒亦假其彊而納之乃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脣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俟鷄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苑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嚴嶷率衆救脫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脫囚嶷送于平

陽盡幷其衆軍勢彌盛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悍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師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十一月東海王司馬越專權擅政懷帝惡之乃詔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苟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祖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岳爲國藩鎮公威振赫然梟斬藩桑走降喬朗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

朕用委成加以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譏分小節稽違大命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剪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得詔遂移檄諸征鎭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于汾陰石世龍階亂于三魏荐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二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被中詔委以關

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濟黎陽即日得榮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巳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于累卵承問之日憂嘆累息𥇦以爲先王選用明德庸以𦾔服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檝不固齊桓責楚襄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王家勠一作宣力帝室雖蹈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𥇦

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勒得移檄乃大怒曰誓不與此賊共生天壤間也十二月勒遣別將曹嶷破琅邪北攻齊地苟純閉城自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苟晞還登城望之乃有懼色與嶷連戰嶷輙破敗後簡精銳與嶷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于嶷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召募得數千餘人

永嘉五年春正月勒謀據江漢右長史張賓以爲不可勸勒北還勒弗從以賓爲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懷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繼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癸酉轉寇江夏江夏太守楊岠作岷棄郡奔武昌勒因進攻夏口晉明威將軍朱伺鐵面自衛以弩的射勒大帥數人皆被殺軍士並以磊石弓箭如雨所向摧破勒衆拋船上岸於水邊作陳逐水上下以

邀伺軍伺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將尋至勒兵崩退皆棄船投水死者百數勒還長沙伺追至蒲坂一作圻不及而返二月勒北寇新蔡殺新蔡王確於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眕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勒進陷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又攻汝南汝南王祐奔建康夏四月戊子太傅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軍人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之及於東郡苦縣甯平城

衍遣將軍錢端出兵拒勒爲勒所敗端死衍軍大潰于是數十萬衆勒分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無一人得免者遂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澹澹子散騎常侍哀王喆西河王喜新野王劭梁懷王禧無懷字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凱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

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說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夜使人排墻填殺之剖越柩焚其屍曰此人亂天下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王

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左衛將軍何倫右衛將軍李惲聞越之死秘不發喪奉越妃裴氏及世子毗出自洛陽從者傾城所經暴掠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并公卿士皆斬之何倫奔下邳李惲殺妻子奔廣宗裴妃爲人所掠賣於吳氏久之渡江六月癸未勒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皐關會劉曜王彌同寇洛陽晉師屢敗死者甚衆洛陽遂空勒引兵還時有四六出者愍懷太子妃王氏進賢侍兒也

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義不爲逆胡所辱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旣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并州刺史勒固辭不受秋七月平陽李洪聚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寇穀陽殺冠軍將軍王滋九月勒攻王讃於陽夏擒之以爲從事中郎癸亥襲破陽夏至于蒙縣執大將軍苟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左司馬河東太

守鄧攸時亦被擒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營馳召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爲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於勒勒召至幕下與語悅之以爲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征伐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隣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溫酒爲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

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及勒過泗水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勒與王彌外相親而內相忌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乃爲書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且邀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遊騎所獲得彌所與嶷書潛殺暾而彌不知會彌將高梁徐邈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弱及聞勒獲晞彌心惡之僞卑辭使賀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

賔曰王彌位重而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賔

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

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王公遲迴未發者懼

明公躡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

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爲羽翼後雖悔之其何

所及邈等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懐猶盛

可誘而滅之也勒從之時勒與乞活陳午相攻

于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于勒勒

未之許張賔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

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公人傑將爲我害當早除之勒因廻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不復相疑勒引師攻陳午於會口一作肥澤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於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乃問計于張賓賓曰英雄不竝立宜早除之冬十月勒詭請王彌讌於巳營

彌將行長史張嵩諫曰石公畢甚言甘不可信
也願公勿往自可保固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及
爾彌曰石勒一豎子爾何能爲也不聽遂入酒
酣勒手斬彌而幷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
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
勒鎭東大將軍督幷幽二州諸軍事領幷州刺
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時
將軍郭黑畧獲天竺沙門佛圖澄以其有道術
甚尊重之畧每從征伐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

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吾也遂召見之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卽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彩曜日勒遂信服澄因進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見于上恒象著見

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誡也勒于是敬信甚篤苟晞王讚潛謀叛勒勒遂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苟晞及弟純月餘殺之以將軍左伏肅爲前鋒都尉十一月勒引兵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掠平原與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至是遣長史張儒并其從子虎送之于勒因遺勒書曰將軍誕禀雄姿勇畧自然大呼于紛擾之中奮臂於

駭亂之際發迹河朔席捲兗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自古名將未足爲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畧地而不有其土聚徒百萬而莫爲已用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將軍豈知其然乎存亾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剋而終必殄滅者也昔赤眉盛于東海黃巾連帶三州張昌李辰僭逆荆豫或擁衆百萬橫逸宇宙

所以一旦敗亾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爲亂劉聰
父子戎狄凡才乗釁肆毒寇虐人神殺父害弟
偷竊位號自古及今豈有聰比而可以正天下
者乎見將軍明鑒灼然所宜懸了者也況附聰
之弊漸以彰著資財不爲巳用名位不可得守
有若晨霜秋露雰霧之氣雖朝凝而夕消暫見
而尋沒也今將軍附賊而望爲民主不亦難乎
將軍以天挺之資一作質威振宇内擇有德而推
崇隨時望而歸之勳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

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蟻寇不足掃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自古以來誠無凡才而爲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遲想蓋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遂聞將軍攻城野戰合于神機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上

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實事皆張儒口陳一作所具勒得書報琨曰二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效一作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是年勒復置雍州

永嘉六年春二月勒于葛陂繕宇室課農造舟將攻建康會大雨歷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時前趙嘉平二年也晉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

軍都督諸軍討勒汝陰王熈爲勒所害三月癸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勒檄書朝夕繼至勒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于帝睿一作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人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攻登一作壽春斬吳將頭據城食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

馬家兒輩勁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謂張賔曰於君意何如賔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旣誅王彌不宜來此營建今天降霖雨于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經營河朔河朔旣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之爾彼卒聞迴

軍必欣于敵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不利耶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遠大軍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忽忽便相勸孤降此計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爾於是黜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所營佛圖澄謂郭黑畧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

言有備不敗勒遣石虎率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獲米布數十艘將士爭取之不復設備晉伏兵大發爲紀瞻敗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追奔百里前及勒軍軍中振擾謂王師大至勒結陣待之瞻懼有伏兵不敢進擊退保壽春夏六月勒自葛陂北行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虜掠無獲軍中大饑士卒相食行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恐冰邀之集諸將問計張賓曰如聞冰船盡

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其船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勒從之秋七月使支雄孔萇等自汶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酸棗向棘津濟河冰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軍將戰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大破冰軍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晉并州刺史振威將軍劉琨字越石以兄子北中郎

將劉演鎮鄴口勒既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演
部將臨深牟穆等率衆數萬降勒勒諸將佐議
欲都鄴將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曰劉演雖弱
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急而攻之未易猝拔舍而
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勁敵
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
稟平陽掃定并冀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天下
鼎沸戰爭方始明公雖擁精兵遊行覊旅人無
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夫得地者昌失

地者亾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推亾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賔復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送死于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鎭此之意勒然之于是上表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糧以輸襄國先

是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謠曰革𦍋左力𦍋右讓去言或入口至是勒始都之秋七月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黨郡公食邑五萬戸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冬十二月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受冀州刺史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率遼西公鮮卑務塵世子段疾陸眷疾陸二字一作就六與眷弟匹

磾文鴦從弟末杯部衆五萬餘攻勒於襄國時城隍未修乃于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疾陸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疾陸眷所敗勒走南陽復帥衆攻冀州疾陸眷大造攻具將以攻勒勒聞之甚懼顧謂諸將佐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無救援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陳于野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師老自退追

而擊之蔑不尅矣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聞疾陸眷尅來月上旬送死攻北城彼大衆遠來戰鬬連日謂我軍勢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杯尤甚其卒之精銳悉在末杯所可且勿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破之必矣末杯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彭祖可指辰而

定也勒笑而納之卽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既而疾陸眷攻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鋭卒自突門出擊之鼓譟于城上以助其勢萇攻末杯帳不能克而退勒懼問于佛圖澄澄曰昨日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末杯勒登城視末杯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杯豈可獲是公安我辭爾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杯矣末幾末杯逐北入其壘門伏兵俱出遂生擒之疾陸眷等衆皆

奔散裒乘勝追擊僵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疋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杯遣間使求和于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杯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從送鎧馬二百五十疋金銀各一簏并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不然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爾今殺一人而結怨一國非計也歸之必深

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納其質厚以金帛報之遣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等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杯與之讌飲誓爲父子署爲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時佛圖澄力勸勒遣杯還遼西杯感勒厚恩在途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署爲將軍遣衆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

史保信都又遣天水將軍祁弘討勒及于廣宗時大霧四塞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勒遣參軍閻宗獻捷於劉聰使王述煑鹽於角飛城是年青州臨淄城中有阿育王寺其形像露盤在深林巨樹下佛圖澄知之令人往取入地二十餘丈獲之遂大興佛事

春秋卷第十一

後趙錄二　春秋卷第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勒中

晉愍帝建興元年夏四月勒使虎攻鄴三臺鄴潰北中郎將劉演奔廩丘劉琨遂以演爲兗州刺史鎮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民皆降于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撫之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爲主簿攻龍驤將軍乞活李惲於上白惲敗死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

署上將軍悉免降人配之王浚復以烏九薄盛爲青州刺史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勒疾陸眷不至浚重賂魏穆帝諱猗盧時晉封代公大單于共討疾陸眷穆帝遣子六修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五月勒使孔萇擊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青州刺史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戸五千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勒母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

首飾一同王妃以未杯任弟匹歸遼西勒大怒
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
密遣使來附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
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
弟三百人教之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
營建旣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者賓
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
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名副神規勒于是徵拜
彭為魏郡太守彭至入見泣而辭曰臣往曾策

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返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爾豈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

之高何必吏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賜安車駟馬養以祿秩辟其子明爲叅軍勒以虎爲征虜將軍魏郡太守代桃豹鎭鄴三臺虎簒奪之萌兆于此矣冬十一月幽州牧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渤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摶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

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北州童謠曰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棗郎又幽州童謠曰幽州城門似藏尸中有伏尸王彭祖浚始者惟恃鮮卑烏丸以爲强既而皆叛加以亢旱災蝗士卒衰弱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皆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致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謀之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振于海內

去就爲存亡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得將軍猶楚之欲招韓信也今以將軍之威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略無所設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寶僞卑辭推奉浚爲天子曰勒本小胡出自戎裔值晉綱弛馭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

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勤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明公驅除爾伏願明公殿下應天順人踐登皇祚勤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察勤微心亦當慈恤如子也又遺尚書裴嵩書而厚賂之淩以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已去聞勤之附已甚喜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儁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

惟明公中州貴望累葉重光出鎭藩嶽威振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哉誠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陰精之比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鑒所以遠過於人也明公又何恠乎且自古諸化爲輔佐名臣則有之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于明公也顧以帝

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強取之必不爲
天人之所許爾願明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
爲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
范陽叛浚陰馳使降勒勒斬其使送於浚以表
誠實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不復設備
建興二年春正月壬辰王子春等與王浚使者
至襄國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
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勒麈尾勒陽不敢執懸
之于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

賜如見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於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穀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略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嶠貪暴于內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為比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

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者還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欵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曰益驕怠不復設備二月勒募纂一作兵戒期將襲王浚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猶豫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者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惟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讎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

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彊兵以禦我也況三方勇智無及將軍者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一云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實爲仇敵若修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快浚之亾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候已了吾復何疑于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

至於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洩軍謀故也遣張慮奉牋於劉琨自陳罪過深重請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大悅乃移檄州郡稱已與代公猗盧方謀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當便遣六修子猗盧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民翼戴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其聽所請受任通和三月勒軍至易水浚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游統禁之浚不聽使勒

直前將佐咸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計請出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爾敢言擊者斬衆遂不敢復諫乃盛張設以待勒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便縱兵大掠左右復請禦之浚猶不許及勒登廳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賊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使徐光讓之曰君

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縱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誰之罪也所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使別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坑之焚燒宮殿停薊二日孫緯率衆遮擊勒僅而得免分遣流民各還桑梓擢荀綽裴憲等官資給

車服數朱碩棗嵩田嬌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
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
裳郝襲靳市等於襄國署晉尚書燕國劉翰爲
寧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以撫之劉
翰不欲從勒乃奔段疋磾勒還襄國斬浚于市
浚不爲之屈大罵而死遣東曹掾傅遘兼左長
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聰以平幽州之勳遣
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

牧公如故加金鉦黄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巳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爲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夏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秋九月支雄攻北中郎將劉演於廩邱爲演所敗演將軍韓弘潘良襲頓邱克之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殺潘良于廩邱冬十月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太守邢泰琨司馬温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於潞城勒以

幽冀漸平如命州郡閱實人戶口每戶出帛二疋穀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勒遂明攻甯黑於茌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戶于襄國

建興三年秋七月勒使將軍葛薄寇陷濮陽殺太守韓弘九月劉聰使大鴻臚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矢加崇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勒長子興爲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驃騎副貳劉琨遣王

且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勔拒之

旦敗勔執之於望都關

建興四年夏四月勒襲浚假署緩節將軍邵續

於樂陵續盡衆逆戰敗走以孤危無援權附於

勒勒以續子乂爲都護旣而浚所假署渤海大

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

大義君晉之忠臣柰何從賊以自汚乎夫田單

包胥齊楚之小吏爾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

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衆居全盛之勢如何墜

將成之功于一簣委忠信之人于豺狼乎且項
羽袁紹非不强也高祖縞冠人應如響曹公奉
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順逆之理殊自然之數
定也況邉鄙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
有危亡之患而欲托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
如君言計將安出胥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
基江左中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爲將軍計莫
若抗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
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

會段匹磾在薊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從之其
下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出
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
遣劉胥還江東舉兵叛勒勒聞之大怒殺乂遣
兵圍續續懼求救于匹磾磾遣弟文鴦救之文
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
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鴦追勒至安陵
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攻
勒北邊掠常山二千餘家勒大敗而還章武人

王春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千餘家背勒歸之勒以揚武將軍張夷爲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爲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鎭撫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爲之聲援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落三萬餘戶于襄國使虎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五月劉琨將討勒復以劉演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領勇士千餘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鎭廩邱勒率衆攻之演出拒戰

勒退支雄逯明擊甯黑于東武陽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虎圍劉演于廩邱演求救于邵續續使文鴦救演虎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兖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虎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人于空營虎廻擊敗之廩邱陷沒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之以經六月大蝗食百草無遺秋七月河東平陽大蝗中山

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冬十月勒攻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據請救于劉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氣討勒將軍姬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威信難以法御恐其難用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寇敵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姬澹率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

牧爲之聲援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殊必獲萬全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强之有今寇敵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追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亾之道也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先據險要設疑兵于山上前分二伏

出輕騎與澹戰僞爲不勝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入于伏中前後伏發遂夾擊之澹軍大敗獲鎧馬萬計澹帥千餘騎奔代郡韓據棄城奔劉琨并土震駭十一月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巳未琨率衆從飛狐奔段匹磾勒分徙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追姬澹于桑乾至于代郡殺之十二月勒遣兼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征樂平南和令趙領復合廣川平原

渤海河間數千戶奔于邵續勒攻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爲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司冀幷兗州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䐧久而不下勒問計于張賓賓曰馮䐧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民皆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牧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揚威奮武則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民將相率而至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以武

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振武將軍兼高陽太守
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爲潛府左長史素
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於
幽州赴水而死馮䐗率衆降勒回徙居易京流
民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
百戶加賓邑一千戶進位前將軍固辭不受
晉元帝建武元年夏六月勒遣石虎圍祖逖於
譙城晉南中郎將王含遣參軍桓宣救之未至
虎已爲逖所敗已已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

肆虐河朔連誅歷載游寬縱逸復遣凶黨石虎
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
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
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
度有能梟虎首者賞絹三千疋金五十斤封縣
侯食邑三千户又賊黨能梟送虎首封賞亦同
之秋七月大旱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
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百里
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青雍等四州尤甚勒又

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虎濟自長壽津寇陷梁國內史荀闓死之時劉琨與段匹磾期共討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杯等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會衆軍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既思有以報勒又忻于厚賂乃說辰眷等曰以父兄而從子弟耻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遂以勢弱不能獨留亦退如薊邵

續使兄子濟攻勒渤海虜三千餘人八月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晉恐勒襲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固深恚恨與郭默攻掠河內汲郡九月勒殺京兆太守華輯冬十月虎攻臨淮平原內史劉遐棄郡走遐性果毅尤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亂遂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莫比當時方之飛羽邵續深器異之以女妻焉壁于河濟之間遐妻驍果有父風遐爲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

出于萬衆之中其後田防等欲爲亂遐妻止之
不從乃密起火燒營甲仗都盡
太興元年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
父截附眞自立爲單于夏四月乙酉西平地震
如雷段末杯殺截附眞紀事本末作涉復辰立忽跋隣爲
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率衆迎擊匹
磾而敗走之匹磾奔還幽州太尉劉琨子羣爲
末波所執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共
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

匹磾邏騎所得琨時屯故征北府小城不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爾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耻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爲匹磾所信任謂匹磾曰吾西夷爾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搆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者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被拘經月其所

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左長史楊橋等連謀密作攻具欲襲匹磾而韓據女爲匹磾兒妻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爾因欷歔不能自勝匹磾稱詔遂縊殺之并殺其子姪四人琨將佐相繼降勒末柸

遣弟騎督擊匹磾於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越平南將軍曹嶷據有青州五月叛漢歸晉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懼勒襲之復遣使通和于勒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秋七月劉聰疾甚驛召勒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勒固辭乃止尋又遣使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幽冀二州牧公如故

增封十郡勒辭不受八月劉聰死子粲嗣位治
兵于上林將謀討勒大將軍靳準殺粲于平陽
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爲前鋒討準勒統精銳五
萬繼之進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
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是時冀徐青三州大蝗
冬十月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復僭僞號署勒
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
進爵趙公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
梯進攻準於平陽小城晉遣騎萬五千曳柴揚

塵曀於山谷尋汾州向平陽內外擊之勒師敗
績餓而平陽大戶周置等帥雜戶五六一作千降
勒巴帥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之於
所部郡縣十一月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
御請和於勒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囚泰
送曜使知城內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
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
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
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誅

靳準必懼而速降矣勒初未許久之乃從諸將議遣之十二月秦人平陽與準左右車騎將軍喬泰馬忠王騰衛將軍靳康等起兵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爲主因遣卜泰及卜玄奉傳國六璽降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梳尸二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是年晉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帥衆降勒勒檄虎率幽冀州兵會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

求救于漢劉曜遣征東將軍劉暢征北將軍劉
雅鎮北將軍劉策救之勒命舍師于蒲上明年
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勒焚平陽宮室使裴
憲石會修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
餘口葬之置戍而歸徙渾儀樂器于襄國時劉
曜西奔粟邑平陽已東地盡爲勒有勒於離石
縣荒廢處置永石郡又別置武鄉郡

春秋卷第十二

後趙錄三　春秋卷第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勒下

趙王元年春二月勒遣左長史王修主簿劉茂獻捷於漢劉曜遣兼司徒郭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三郡加殊禮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魏武輔漢故事夫人爲王后世子爲王太子拜王修及劉茂皆爲將軍封列侯修舍人

曹平樂從修至粟邑因留仕漢言于曜曰大司馬遣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强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時漢兵寔殘弊懼修宣之大怒乃追汜等還斬修於粟邑停太宰之授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修死狀勒大怒誅曹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追停太宰趙王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劉氏家一作於人臣之道過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若微孤兄弟豈得南面稱朕哉今既得志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

斬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事瞽瞍之義故復
推崇令主修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
使帝王之起復何常耶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
號大小豈爾所節乎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
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
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
夏四月晉太山太守徐龕自稱交州刺史寇掠
濟岱叛降于勒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降勒晉
平北將軍祖逖攻川於蓬關勒遣虎將兵五萬

救川戰于浚儀逖兵敗續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使揚武將軍左伏肅攻之徙川部衆五千戸于廣宗留豹守川故城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於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勒虎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欲移保上谷魏平

文帝代王諱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爲斷勒許之秋九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勒將桃豹超敗沒于陳冬十月征虜將軍虎與左長史張敬右長史張賓左司馬張屈六右司馬程遐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況

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玆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煩滋其採集律令之要爲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十一月勒文武將佐等一百二十九人復上疏曰臣等聞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遲五伯迭興靜難濟時績侔睿古伏惟殿下天縱聖哲誕應符運鞭撻宇宙彌

成皇業普天率土莫不來蘇嘉瑞徵祥日月相
繼物望去劉氏咸懷於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
山川夷靜星辰不孛夏海重譯天人係仰誠應
升御中壇卽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尺寸之潤
詩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依漢昭烈
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魏郡汲郡頓邱平
原淸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幷前
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
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戸二

十九萬爲趙國封内依舊改爲内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鎭撫百蠻罷幷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向而讓者五南向而讓者四百僚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戊寅僭卽趙王位大赦境内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弟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二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時

晉太興二年也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公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傅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理曹參軍上黨續咸及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將軍支雄游擊將軍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法禁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饗其羣下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如張賓大執法專總

朝政位冠僚首署虎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
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自
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署前將軍李寒領司
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
機撰上黨國記大中大夫傅彪賈滿江軌撰大
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
于志羣臣議請論功勒下令曰自孤起軍十六
年于兹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
石備嘗艱苦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

之所先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亾申孤之心也

勒遣使乞和於魏請爲兄弟平文帝諱鬱律斬其使以絕之是年塗中有大石二丈許自立勒命斷之有魚羊之文於是字亞羊先是太康中有山石似蹲狗之狀行者過輒吠之

趙王二年春正月勒下書禁國人不聽執一作報嫂及在喪婚娶至於燒葬令如本俗段末杯攻段匹磾破之匹磾謂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

曰吾本塞族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請相與共擊末杯君之恵也續曰頼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共擊末杯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薊勒知續勢孤遣中山公虎將兵乘虚圍厭次孔萇攻續别營十一皆下之二月辛未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遂執續使降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雪國耻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奉匹磾爲主勿有二心時尚書吏部郎劉胤聞

虎攻厭次言于元帝曰北方藩鎮皆沒惟餘邵
續而已如使復爲石虎所制則孤義士之心阻
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帝將遣兵救之聞續
陷沒而止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知續已沒衆
懼而散復爲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
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
續於襄國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
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
扈王命以孤德不足爲君耶何無上之甚也國

有常刑於汝甘平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虜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還遺晉仍荷寵授擔節盡忠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王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耶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眞卽僞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貿囚囚不負

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恒分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於其君者乃吾之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爲從事中郎因下令自今剋敵獲俊必生致之無得擅殺冀獲如續之流續既爲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慨以勵羣臣三月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慎四軍並據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司州刺

史李矩頴川太守郭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
安等乃同謀叛降于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赴
之矩默軍皆退安等復叛勒遣使乞降於默默
又帥步騎五百入洛陽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
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北河南之民相率
歸于李矩勒親帥大衆襲矩矩假爲滎陽太守
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乃遣老弱入山令所在
牛馬散野因設伏以待之勒軍士爭取牛馬伏
發齊呼聲動山谷勒衆大敗失首虜甚衆勒乃

還夏五月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
帥衆叛勒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守要害
時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山陷谷
巨松摧拔浮于滹沲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
出積六月孔萇攻陷匹磾十餘營萇恃勝而不
設備文鴦夜擊之大敗而歸秋七月祖逖將韓
潜與勒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潜居
東臺豹由西門潜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
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以上臺又令數

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于道豹兵逐之皆棄擔
而走豹兵久饑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無
復膽氣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遣
韓潛及別將馮鐵衛策等邀擊于汴水盡獲之
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馮
鐵據二臺逖鎮雍邱數遣兵要截勒兵勒屯戍
漸慼候騎常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
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拒逖
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逖者甚多逖將平中原善

于撫綏自河以南多叛勒歸逖勒患之不敢窺兵河南乃下書曰祖逖屢爲邊患逖北州士民望也儻有首邱之思其下幽州成皋縣使修逖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邊寇逖聞之甚悅勒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將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遣參軍王愉使勒贈以方物

修結和好勒厚賓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疋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勒之叛歸遜者遜皆不納禁諸將不得侵暴勒民兗豫之間稍得休息八月常山崩陷千餘家勒始制軒轅之樂八佾之舞作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自是禮樂備矣九月勒使中山公虎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冬十月徐州刺史蔡豹屯於譙城虎進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爲徐龕所敗虎引軍城封

邸而還徙朝臣掾屬以上士族者三百戶於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合尤峻諸物皆改名如胡餅曰麻餅胡荽曰香綏胡豆曰國豆初有門戶之禁有醉人乘馬突入府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爲令將使下之無犯吾尚望威行天下況于宮闕之間乎向走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故縱之耶翥見問惶遽誤對忘諱對曰向有醉人乘馬馳入卽已呵禁而不

可與語所謂醉人難與言非小吏所能制勒笑曰醉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十一月中山公虎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更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命公卿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潔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

趙王三年春正月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二月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爲慶過姬祥美比鼍日二儀諧暢和氣所致其賜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匹庶以肅迎嘉祥三月中山公虎攻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

磾於厭次孔萇攻拔匹磾部內諸城匹磾召弟
文鴦還厭次虎先縱騎抄掠城左右文鴦登城
臨見不勝其忿欲出擊之言于匹磾曰我以勇
聞故爲民所倚仗今見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
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帥壯士數千騎
出戰殺傷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大兄
與我俱是塞族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
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杖鴦罵曰汝爲
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

我寧鬬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自辰至申勒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鄭前捉鶱鶱力竭聽殺數人而後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于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敗將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

心不忘本遂渡河南旣而勢窮洎及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匹磾朝服持節賔從出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喪國因以至此旣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虎即起拜之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爲冠軍將軍文鴦爲左中郎將衛麟爲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幷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于勒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著晉冠持晉節久

之與文鴦邵續等謀于國中推爲盟主事露被
殺文鴦邵續亦遇鴆死秋七月從事中郎劉奥
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縞斷于殿中尋悔之贈太
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
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
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
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
斗中有大錢三十文曰一當百百當千千當萬
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于永豐倉因此

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疋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于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冬十月勒悉召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因以武鄉比之豐沛萬世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十一月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行之數年無

復釀者尋署虎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
鬱粥於離石俘獲男女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
烏丸悉降其衆城
趙王四年春二月勒世子興死立子弘爲世子
署爲領中領軍遣中山公虎統中外精卒四萬
擊徐龕龕堅守不戰虎築室返耕列長圍守之
夏四月晉鎭北將軍劉隗降勒拜鎭南將軍封
爲列侯是時祖逖已死其弟約代兄領豫州鎭
譙以術士戴洋爲中典軍庚辰禺中時忽有大

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當嚴守以備之六月大旱秋七月虎攻陷太山執守將徐龕送之于襄國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自上撲殺之坑其降卒三千人晉兗州刺史郗鑒爲虎所逼懼自鄒山退屯下邳一作合肥八月琅邪內史一作太守孫默以郡叛降于勒冬十月三日勒遣別將寇河南騎兵至譙城東戴洋言於祖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于水北斷其要路賊必自敗約竟不

從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還約將魯延請追之洋曰不可約又不聽使兒子智與延追之勒將儁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復還掩擊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遂陷城父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勒將轉寇陳留拔之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先是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

張披與張賓爲遊俠門客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計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以爲然至是急召披不時至因此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十二月濮陽景侯張賓卒勒哭之慟乃以程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勒征虜將軍石他敗王師於鄭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境內大疫死者十有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將軍王陽屯於豫州有闚窬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震動是年

魏平文帝崩烈帝立諱賀傉未親政事太后臨朝
遣使與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
趙王五年春三月勒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
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夏四月勒遣使
結好於慕容廆廆執送建康五月大旱佛圖澄
於石井崗掘得死龍長尺餘漬之以水良久乃
蘇既而呪之祭之以酒龍騰空而上須臾天遂
晦瞑雨乃大降因名龍崗秋八月勒遣中山公
虎統中外步卒一作騎四萬擊安東將軍青州刺

史曹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虎進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虎以石他爲征東將軍擊羌胡於河西左軍將軍石挺濟師于廣固嶷遂出降送於襄國殺之虎欲盡殺嶷衆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徵將歸爾乃坑其衆三萬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州刺史石生遣騎攻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誦多計畧輙設伏以破生

騎虜掠無所得生怨乃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堨坂誦率勁勇五百追生及於磐脂故亭生復大敗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冬十一月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

趙王六年春正月勒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攻彭城內史劉續續敗遁走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降勒

二月朔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

賞帛有差勒手不能書目不識字然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誦讀春秋史漢諸傳而聽之皆解其意每以已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爾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將兵都尉石瞻于下邳因寇兗州兗州刺史劉遐懼自下邳退保泗口石生攻趙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陷壘壁十

餘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民不聊生矣夏四月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穎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進陷康城復攻揚武將軍郭誦於陽翟誦與戰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退守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穎川太守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攻

陷司州刺史李矩勒又遣别將石良帥精騎五千掩襲矩營矩逆戰不利執矩外甥郭誦之弟元遣元作書以遺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諱直矩如牛角何不歸命復遣誦麈尾馬鞭以示慇懃因與誦書曰賓禮貴弟相同斷金往物爲信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之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不答冬十月石生屯據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春

趙王七年春正月勒數出遊獵每至馳騁將狩

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雜布如雲作一
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爾孫策之禍可
不慮乎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今古戒
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
書事不須白此輩也馳遂自若是日逐獸草間
有木馬誤觸之即死勒亦幾殆體小不穩還宫
歎曰程琅忠臣也不用其言以至于此吾之不
善追之何及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内侯於是
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二月勒加宇文乞得歸

官爵使之擊慕容廆乞得歸爲燕所敗棄軍走三月北羌王盆句除附于劉曜勒將石他自雁門出上郡襲之俘斬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晉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於勒夏四月勒將兵都尉石瞻一作石良寇晉兗州刺史檀斌於鄒山斌力戰死勒西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春據并州叛降劉曜五月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劉曜

遣將劉岳帥衆萬五千東會矩默共攻生克孟
津石梁二戍俘斬五千餘級進圍生于金墉虎
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
敗績身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圍之遏
絕內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擊斬其鎮東
呼延謨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曜前
軍劉黑擊破虎部將石聰于八特阪六月虎拔
石梁執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
皆送襄國坑其士卒九千餘人擊斬王騰於并

州坑其士卒七千餘人郭默復爲石聰所敗棄
妻子南奔建康李矩以劉岳之敗大懼所領將
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衆之去已乃率衆自滎
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衆二千降勒於是盡有
司兗豫三州之地青徐濱淮諸郡縣皆來降附
勒既平朔方遂置朔州命徙洛陽晷影於襄國
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於石函置
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於襄國
趙王八年春三月勒夜微行檢察營衛齎繒帛

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夏四月石生攻汝南汝南人執內史祖濟以郡叛降退記室參軍徐光為牙門尋并其妻子幽之於獄語在光傳冬十月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世子弘為鎮鄴與右長史程遐謀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中山公虎自以勳效之重仗鄴為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

臺遷其家室由是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室姧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十一月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進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禦之軍於江寧歷陽內史蘇峻遣其將韓晃擊聰走之十二月晉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闓等叛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降勒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於邾城拔之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

石城石瞻[瞻一作曕]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勘之骸骨暴露者縣為備棺衾之具

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趙王九年春二月中山公虎率騎五千侵魏煬帝[諱紇那]禦之於句注陘北魏兵敗績徙都大甯以避之是歲勒復擊破趙兵涼州牧張駿聞之乃去趙官爵復從晉制

太和元年春二月茌平[勒別傳作莊平]令師懽獲黑兎

獻之於勒勒下令曰案記應白兎爲瑞此黑兎何祥外檢舊典程遐等以爲黑兎見水德之祥往公孫臣以爲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爲瑞後黃龍見于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陰精之獸玄爲水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以晉咸和三年改元太和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夏四月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以郡降堪進攻祖約於壽春屯師淮上晉南陽都

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降堪祖約諸將佐皆遣使附勒約將潁川陳光起兵攻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免光遂奔勒堪與石聰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堪者二萬餘戶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阪劉曜遣河間王劉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俱進以救蒲阪自衛關北濟虎懼引退曜追

擊之八月戰于高候虎敗石瞻死之枕尸二百餘里失其資仗不可勝計虎奔朝邢朝一作歌曜濟自大陽圍石生於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于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

召而問之曰劉才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也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我行卿以爲何如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懸軍三時亾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畧鑾旗親駕彼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

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言是也以問佛圖澄澄
言於勒曰昨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
當此隱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
僭位也劬禿當捉也言軍出捉曜也又令童子
潔齊七日取麻油合臙脂自研于掌中舉手示
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
長大白皙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卽曜也大軍
若出必擒劉曜勒甚悅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
斬留世子弘與澄共鎮襄國命石堪石聰及豫

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虎進據石門以右衛將軍石邃都督中軍事時石生爲衛將軍領三千人鎭洛金墉城曜攻之不能下不覺勒軍卒至天曉復來攻城勒自統中軍步騎四萬直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而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爾十二月乙亥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

于勒見曜無守軍大喜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曜陳軍十餘萬于洛西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乃統步騎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己卯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門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狥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于金谷獲名馬二

百疋赤罽金銀步叉弓韃三十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爾今已獲之其勑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乙酉勒乃旋師使右衛將軍石遂等帥騎衛曜而北晉冠軍將軍趙肩遣將軍甘留討祖約于歷陽約舉兵逆戰敗以左右百餘人奔降于勒其將牽騰帥衆降于蘇峻勒使王波讓約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

太和二年春正月具禮樂朝羣后侍郎邵恭執麾不降常侍眭洪執乂不彈皆下理官二月壬寅劉曜太子熙聞曜被擒大懼帥百官去長安奔于上邽勒遣中山公虎討之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勒勒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秋八月曜南陽王劉胤率衆數萬自

上邽趣長安隴東諸郡夷夏皆起兵應之衛軍于仲橋石生嬰城自守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循兵于義渠循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上邽潰執太子熙南陽王循及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遂屠上邽盡滅劉氏又坑五郡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於勒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平

遂置永石郡于河西國虎又攻氐帥蒲洪羌酋姚弋仲俱降之虎表洪監六夷諸軍事弋仲爲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二州是年勒遣使求和於魏烈帝（諱翳槐）遣弟昭成帝（諱什翼犍）如襄國從者五千餘家

建平元年春二月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徵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勒不許羣臣固請乃許之遂以晉咸和五年僭號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尊

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子宏爲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斌爲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中山公虎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養子石生封河東王石堪封彭城王虎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爲左將軍挺爲侍中封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

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皆爲尚書共叅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封拜各有差侍中任潘等叅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齊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者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

本朝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右僕射程遐言于
勒曰天下初定當顯明順逆故漢高祖斬丁公
赦季布也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于事君者無
不褒擢背叛不臣者無不誅夷此天下所以歸
伏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
客又占奪先人鄉里田地地主多怨安西將軍
姚弋仲亦以爲言勒從之乃詐約曰祖侯遠來
未得歡喜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
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

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誅之并殺其親屬中外百餘人婦女妓妾班賜諸臣夏五月勒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進攻海虞秋八月羣臣又固請以名位不正宜即尊號九月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母曰元昭皇太后立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自餘文武封進各有差又定昭儀夫人位

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
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
不限員數其年造刀一口用五百金工用萬人
頭尖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平隸書勒遣荆州監
軍郭敬與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晉南中郎將
周撫不能自固率所領退歸武昌襄陽遂陷中
州流民悉降于勒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其
部衆自石城降敬敬遂毁襄陽徙其百姓於沔
北城樊城以戍之署敬爲荆州刺史秦州牧休屠

王羌叛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勒遣河東王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行訓一作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猪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驪

肅愼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歘入貢稱臣高昌于寘鄯善大宛遣使各獻方物晉荆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來聘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虎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兎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一作四歲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已下涼州訃吏皆拜郎中賜絹十疋綿十斤

建平二年春正月癸巳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

乙未司徒郄鑒擊郄之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公卿以下金帛有差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百姓者郡縣更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巳下爲差等勒如鄴擬營新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曰臣聞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階三尺彰美

于詩書漢文惜百金不營露臺稱之于千古迨
夏商之瓊臺瑤陛楚之章華秦之阿房資財內
竭華夷外叛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何由
得成也勑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
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
癸商辛之君耶咸言可用用之不可用亦當容
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
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
匹夫家貲滿百匹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

萬乘之尊乎此宮終當繕之且勑停作以伸吾直臣之義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咸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對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仍令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於襄國城西秋七月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爾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

營鄴宮勒親授規模時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巴蠻來降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於洛陽以太尉中山王虎爲大司馬程遐爲開府儀同

建平三年春正月勒饗高句驪宇文屋孤使因大會羣臣於建德前殿酒酣謂中書令徐光曰朕可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謀畧過于漢高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五已來

無可比者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爾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一作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爾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頓首稱萬歲三月晉西中郎將趙衛司徒中郎匡術攻趣馬頭塢彭城王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及海虞

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晉師復
戍襄陽夏四月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勒時斷
寒食忽暴風大雨雷震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
門倒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者如彈丸平地
水深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
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
禾稼蕩然勒大驚正服于東堂問徐光曰歷代
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
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一變所以敬天

之怒也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燒死世人爲其忌故不舉餉食非也去年不禁寒食且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況羣神怨憾而不怒于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乃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爲祀（一作忌字）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

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速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爲植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也此是陰陽乖錯所爲爾且子推賢者曷爲暴虐如此求之冥趣必不其然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洩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

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決（一作綜）可否惟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重侔于主相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虎愈怏怏不悅秋七月勒荊州刺史郭敬南掠江西晉太尉陶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拔樊城悉俘其衆敬旋師救樊宣追戰於涅水敬軍敗績宣亦死傷大半盡收所掠而去侃復遣兄子南陽太守臻竟陵太守李陽共

攻新野拔之敬懼遁走遂平襄陽假因留宣戍之勒如鄴臨虎第謂之曰功力不可竝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虎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勒爲虎名故改稱白虎幡爲天鹿幡

建平四年春正月勒遣使致帛修好於晉晉下詔焚之夏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佛圖澄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五月有流星大如象尾足似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

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親往觀之有喜色朝羣臣於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六月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雨大降時淳瓠白羌婦產一卵大如盂剖之有蟲如巨蟻二足立行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鄉行屍蛇與鼠

闕于安定府間二日蛇死臨涇馬生角長安城中雞鳴音皆曰基慈安定廳事前後有天神降聞誦書聲（一作諷詠經音）求之不得七日乃止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隕石于肥鄉縣令韓强在長城縣西山巖谷闕中得玄璽一枚方四寸厚二寸獻之中山王虎以爲縣瑞秋七月勒如灃水宮因寢疾而還召中山王虎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莫有知者時秦王宏彭城

王不將兵在外又矯詔召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耶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耶將自來也有召者當按誅之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歸爾今即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道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有蝗虎密遣其子冀州刺史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俄而黃霧四塞人不相見熒惑入昴星隕于鄴大如象尾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疋交錯聲如雷

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逕天良久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大石方尺餘青色而且輕擊之其音如磬戊辰勅疾轉篤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歛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搆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殷鑒其務於敦睦也中山王宜深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

實遂以是日殂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勤殂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已卯使大臣子弟六十人為挽歌郎引錦一疋備文物儀衛虛葬於高平陵僞謚明皇帝廟號高祖先是建平二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七月積六百餘日昴趙之分野至是勤殂熒惑遂退

春秋卷第十三

後趙錄四　　春秋卷第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弘

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謹自守受經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僭位立爲太子虗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

謂中書令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
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
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勒甚悅光因
說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
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
山王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左僕射程
遐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悍機畧羣臣莫及觀其
志度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以專征歲久威
振內外性又殘賊安忍無賴諸子竝長皆預兵

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
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
巳大雅沖幼宜任彊輔中山王佐命功臣親同
魯衛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也卿
正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爾吾亦
當參卿於顧命勿過懼也遐泣曰臣所慮者至
公陛下乃以私計拒之豈明主開襟納說忠臣
必盡之義乎中山王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
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微建鷹犬

之效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已足矣而志願無
極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
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
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更誰言之陛下若不
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
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
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
將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而受禍
也他日光復乘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

有海內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者何也勒曰今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于丹陽吾恐後世謂吾不應符籙不以吾爲受命之主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據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竟欲安歸此四支之

輕患爾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畧所向輒克天下皆言其英武亞于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于東宮侍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社必生荊棘此腹心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虎執太子弘使臨軒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將兵入宮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不堪重寄乃

讓位于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理之常也臣安敢奸之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重任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晉咸和八年逼立之大赦改元曰延熙文武百僚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八月弘策拜虎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國總攝百揆虎僞固讓久乃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妻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爲使

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閒任虎之府僚舊昵悉署臺省禁要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巳下皆徙居之簡勒宮人美淑及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丞相府署鎭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與彭城王堪密謀堪請出兗州據廩邱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詔討

虎事洩虎炙殺堪徵恢還襄國因廢劉氏尋遷
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冬十月河東王生
鎮關中朗鎮洛陽起兵于二鎮以討丞相虎生
自稱秦州刺史遣使降晉虎留子邃守襄國統
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城潰獲朗刖而斬之進
攻長安以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
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為前鋒拒之生統大軍繼
發次于蒲阪權與挺戰于潼關敗績挺及丞相
左長史劉隗皆死虎退奔澠池枕屍三百餘里

鮮卑密通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挺已死懼單馬奔長安郭權復收衆三千與鎮西將軍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潛於鷄頭山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遂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徙秦州華戎十餘萬戶於關東生部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虎分遣諸將屯于汧隴遣將軍麻秋討蒲洪洪率戶二萬迎降虎拜洪光烈將軍護羌校尉洪至長安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

氐羌內實京師虎從之徙雍秦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以洪爲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以羌帥姚弋仲爲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衆徙居清河之灄頭虎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武輔漢故事十二月郭權以生敗據上邽歸晉

延熙二年春正月晉成帝詔以郭權爲鎮一作征西將軍秦一作雍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起兵應之弘鎮西將軍石廣復與權

戰敗績三月虎遣將軍郭敖及子章武王斌等
率步騎四萬討權于郿次于華陰夏四月上邽
豪族殺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
諸郡南羌氐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人陳良
夫奔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侵擾北
地馮翊與章武王斌相持樂安王韜等率騎擠
句大之後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
等乘勝追擊懸軍深入為羌所敗死者十有七
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虎聞而大怒遣使殺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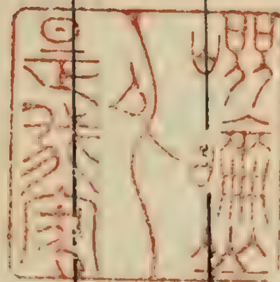
赦秦王宏頗有怨言虎幽之于別室冬十月弘
自齎璽綬親詣魏宮諭禪位之意虎曰帝王大
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耶弘流涕還宮
對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眞無復遺矣于是尚書
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虎曰弘愚暗居喪
無禮不可以君臨天下（一作君萬國）便當廢之何禪
讓也十一月遣郭殷持節入宮廢弘爲海陽王
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
承大統顧慙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

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皆詣魏臺請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稱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遂以晉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并秦王宏南陽王恢於崇訓宮未幾密遣人賊殺之是時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馳召之及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柰何把臂受托而返奪之耶虎曰吾豈樂此哉顧海陽年少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爾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也弘在位二年時年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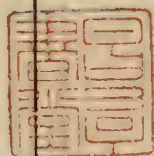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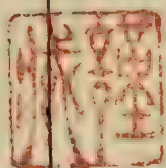
春秋卷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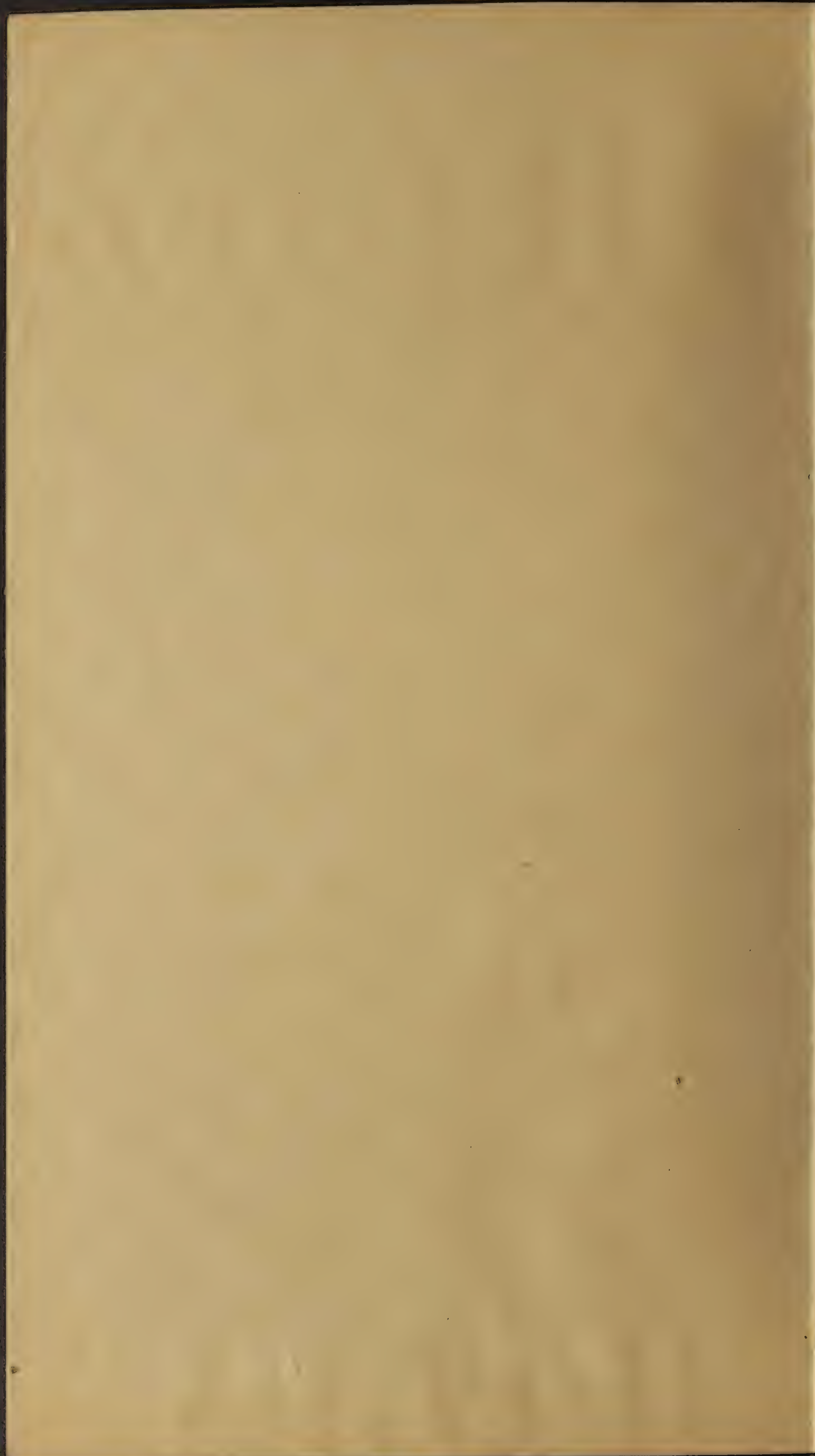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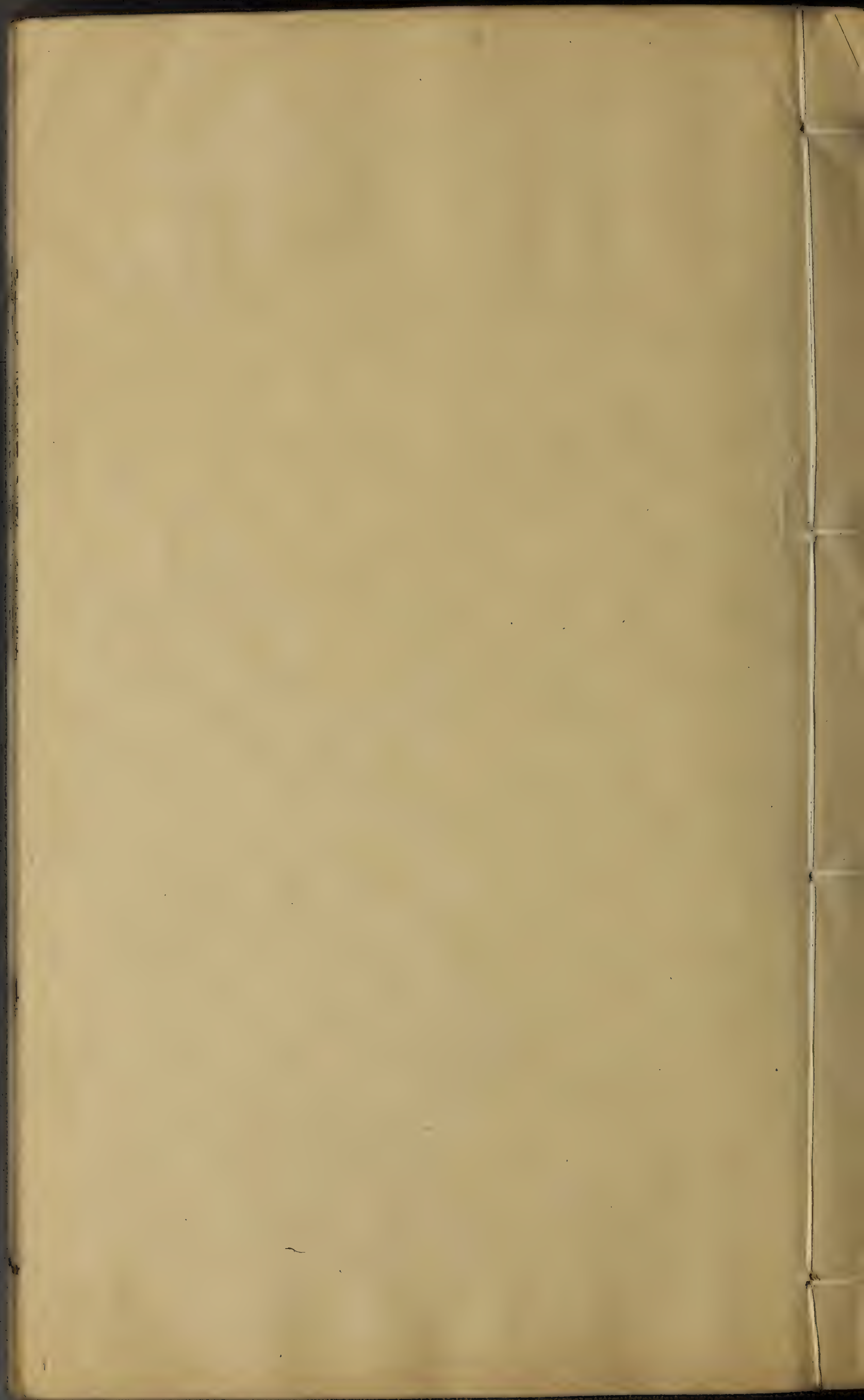
















後趙錄五　　春秋卷第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上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𠰒邪父曰寇覔或謂之爲勒弟也年六七歲有善相者過之於路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晉永興中與勒相失永嘉五年劉琨送勒母王氏及虎於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遊蕩無度能左右

射尤善彈數彈人爲軍中患勒怒之白母王氏曰此兒兇暴無度（一作頓）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勒母曰健犢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且當小忍勿便殺也（一云快牛爲犢子小時多能破車爲復小忍勿邦之）至年十八稍檢攝恭謹嚴重愛士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別斷善惡坑斬士女鮮有遺類勒雖屢加誨責而行意自若然御衆甚嚴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

彌隆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功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性尤酷虐所爲無道軍中有勇幹策畧與已齊者因獵戲輙以事害之前後所殺甚衆勒之居襄國劉聰以虎爲魏郡太守鎭鄴三臺後封繁陽侯食邑三千戸勒卽大單于趙王位署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加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稱尊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中山王食邑萬戸虎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

更以授其子弘乃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小婢一作兒每一憶此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

建武元年春正月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任

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
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稱一作聞且可稱居
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于是大赦境內殊死
已下改元建武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
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
顯為尚書申鍾為侍中郎闓為光祿大夫王波
為中書令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子邃為大
子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于是備法駕行
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瘦陶之柳鄉立停駕縣

又分司州之河南河東弘農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爲洛州又改陳留郡爲建昌郡屬洛州虎諱言勒呼馬勒曰轡羅勒曰香菜時徐州從事蘭陵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晉虎遣將軍王朗討擊一作之縱奔淮南虎荒淫廢政外𥊍營繕使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鸛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于常度夏四月癸卯虎率衆南遊至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疋至歷陽歷陽太

守表虓甚懼表聞于晉不言騎多少京師大震遣司徒王導加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晉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戍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退向東陽戊午解嚴遂以桓宣爲都督江沔前鋒征討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虎後遣征虜將軍石遇率騎七千

渡沔寇中廬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
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
衆來援屯于章山遇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
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攻守二旬遇
軍饑疲不克而還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
陷没者八千餘人詔以宣爲南陽襄陽新野南
鄉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毛寶爲征虜將軍戍
邾城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
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琅邪費

縣停獲數千人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秋八月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穀價騰貴銀一斤值米二斗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鸛雀臺成賜匠各有差九月虎遷都鄴宮尚書請太常告廟虎曰古者將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時自去年至九月十一月不雨及入鄴宮澍

雨周洽虎大悅赦殊死已下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軺軒冬十月羌薄句大猶保險未服遣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討平之虎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是年奉天竺佛圖澄於鄴城

建武二年春正月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虎大悅爲之赦二歲

刑賚百姓穀帛百官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事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淸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于選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爲揆法選畢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施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

坐以聞冬十一月索頭郁鞠率衆三萬來降虎署郁鞠等十三人爲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百姓饑饉野無生草金一斤直米二斗銀一兩一作斤直肉一斤流亡死者十有六七百姓嗷然無所生賴或掘野鼠捕蟄鷰而食之虎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採橡一作橾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侵人無所得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巳下出穀以助賑給

姦吏因之侵奪無巳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
先是孟津河東去鄴城五里有濟北郡穀城縣
穀城山是黃石公所葬處有人登此山見崩土
中有文石石文鮮明詣鄴獻之使採取以治宮
殿遂免穀城令以不奏聞故也虎大起宮殿于
鄴都遂于鄴西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大武二殿
採穀城山文石爲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屈
柱趺尾悉鑄銅爲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雒
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其國城之西北有三臺

皆因城為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又建九華宮以三三為位謂之九華（沈約詩曰徘徊九華宮即此宮也）北建逍遥樓東北建披雲樓城門上建玳瑁樓純用金銀裝飾懸五色珠簾白玉鈎帶內有瑜石床以玳瑁為龜甲文鋪以十色錦繡故名玳瑁樓其大武殿懸紫綬于梁柱綴玉璧于綬又造東西宮鄴宮南面三門西鳳陽門高二十五丈上有層樓向陽安金鳳凰二頭于其上鎮之其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

謂之錦天北城上有齊斗樓迢出羣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疊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門窗戶宇朱柱白壁未到鄴城六七十里遙望若亭便見此門巍若仙居鄴城東門石橋有兩石柱製作精妙柱側悉鏤雲炬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為巧工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一作甃）以文石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于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

北六十五步皆以漆灌瓦金鐺銀楹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于大武殿前起樓高四十丈結珠爲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于樓下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于埒旁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四厢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爲龍鳳百獸之形雕琢衆玉以飾楹柱夜中往往有光明集諸羌氐于樓上或時亢旱舂雜寶異香爲屑使數百人

于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可盛
數百斛酒使胡人于樓上噀酒風至望之如露
名曰粘雨臺引以灑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鄴
中又造滦馬臺一名笑馬臺一名戲馬臺一名
閱馬臺在城中漳水之南約次爲臺基高五丈
列觀其上虎常于此臺練簡騎卒武牙宿將雲
騰黑矟騎五千每月朔晦閱馬于此臺虎每講
武于其下升觀以望之乃于漳水之南張幟鳴
鼓列騎星羅虎登臺射髇箭一發五字水經作放鳴鏑之矢

五千騎一時奔未從漳水之南齊至于臺下隊督以下皆有班賁虎又射一箭五千騎又一時奔走至于漳水之北其五千流散攢促若數萬人騎皆以黒稍從事故以黒稍爲號又以介羽漆砂卽名鬭鷄臺以鬭鷄爲戲其北有臨漳宮東有永樂宮西有黎園宮東南有赤橋宮西北有紫陌宮又有御龍宣武凌霄如意四觀皆虎遊獵燕息之所又有聖壽堂用玉珂八百具抱柱丁香末以塗壁胡桃油以塗瓦垂金鈴萬餘

篙若微風至則聲聞十餘里又于銅雀臺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檐彌覆其上盤廻隔之名曰命子窟又于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丈又作銅雀于樓巔舒翼若飛南列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井冰臺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冬月藏冰三伏之日以冰賜大臣及藏石墨石墨可書又燃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監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又起

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又于正會殿南面臨軒殿上施白玉床流蘇帳皆竊擬禮制整法服冠通天佩玉璽玄衣纁裳畫日月火龍黼黻華蟲粉米改車服着遠遊冠臨軒大會着丹紗袍獵着金縷合歡袴改虎頭鞶囊爲龍頭鞶囊又改直盪冠爲龍騰冠以絳幘于襄國又作金華殿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于東廂西向龍口又安玉盤受酒十斛又安金博山蟬翼單紗裹服天晚行禮公執圭卿

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一如舊禮充庭車馬四
月八日九龍銜水浴太子之像大武殿前溝水
注之浴時溝中先安銅龍以疏其水相去六七
步注之斷水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脚下入諸
公主第溝水亦出建春門又有皇后浴室三間
徘徊側宇櫨檘隱起雕彩刻鏤極盡綵麗室中
臨池上有石床別爲浴臺有四時浴室皆用瑜
石珷玞爲堤岸或以琥珀車渠爲瓶杓夏則引
外溝水以納于池池中皆以紗縠爲囊盛百雜

香漬于水底或用葛爲囊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于水中則池水恒温引浴室中名曰燋龍温池又用文錦步障縈蔽浴所與宮人寵嬖者解媟服宴戲彌于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瀉水于宮外水流之所名温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浴室中種二長生樹枝條交于棟上團圞作車蓋形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花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啖

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又安槃帶十斛子三樹之間冬月施蜀（一作熟）錦流蘇斗帳又用明光錦以白縑爲裏名曰複帳帳之四角安純金銀鑒鏤香爐薆以百和香安金蓮花以冠帳頂帳之四面皆作十二章相釆色燿爛又作沉（一作流）蘇帳帳頂亦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綩囊盛受三升以沉香注帳之四面上有十二香囊彩色亦同又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沉蘇或用黃綈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及大小明光錦大約

春秋施錦帳表以五色絲爲裌帳夏用單紗羅或綦文單羅或縠文羅爲單帳織錦羅在中尚方三署皆數百人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萄文錦班文錦鳳凰錦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其御廁有豹頭文廁鹿子廁花廁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又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

圖畫列仙奇異鳥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
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
盡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虎
出時常以此扇挾乘輿或用象牙及桃枝扇其
上或作綠沉色或作木蘭色或作紫紺色或作
鬱金色又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文
人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三十二言高施
則八尺下施則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高下
文駕有金銀輦雲母輦數百乘皇后出乘蒿輅

或乘文武玉輅或乘朱漆卧輦以雲母代紗中
外四梁皆通徹明亮虎正會上御食遊槃兩重
皆金銀参帶百二十醆彫飾並同其参帶之間
茱萸盡徵如被髮近看乃得見動遊帶則員轉
也御床獨方三丈其餘床皆局脚高下六尺後
宮別妾房中有小形玉床又有轉關床以射烏
獸其作褥周三丈用錦緣之作席以錦雜以五
香施以五彩綫編蒲皮緣之名五彩席所以祭
天御坐几悉雕漆畫皆爲五彩色又有三人臺

及宮內中鏡有徑二三尺者純金蟠龍雕飾又有大小鏡二萬餘枚又爲曲鏡又以胡粉和椒塗壁名曰椒房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斬正會置三十部女鼓吹三十步輒置一部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又置女尚書官屬皆着紫袴佩玉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正會殿前作

樂高絙龍魚鳳凰安息五案之屬莫不畢備額上緣橦至上鳥飛左回右轉又以橦着口齒上亦如之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尺橦頭安兩木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高飛高一作鳥或倒掛又依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拄脇或拄頭或拄尾馬走如故名爲猨騎有二銅駝如馬形長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長二尺脊如馬鞍拄中陽門外夾道相向銅鐘四枚如鐸形高二丈八尺大面廣一丈二尺小面廣七尺或作蛟龍或

作鳥獸繞其上又宮妓數千人盡着皂褠頭着
神弁如今之禮賢冠也虎左右置直衛萬人皆
着五色細鎧光曜奪目虎與皇后出常以女騎
一千爲鹵簿冬月皆着紫綸巾熟錦袴腰中
皆着金銀鏤帶手持雌黃宛轉角弓脚着五彩
織成韡隨時遊于戲馬臺（一作觀）虎與皇后在臺
上有詔書以五色紙着鳳凰口中鳳旣銜詔侍
人放數百丈緋繩轆轤廻轉狀若飛翔飛下端
門鳳以木作之五色文身脚皆用金每年三月

三日虎及皇后會公主妃主名家婦女無不畢出臨水施設帳幔車服燦爛走馬步射飲宴終日又令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悅之正會殿庭中端門外及閶闔門前設百二十枚燈以鐵爲之高皆一丈六尺是年魏烈帝諱翳槐出居於鄴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

建武三年春正月庚辰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虎上皇帝尊號安等方入庭燎油灌下

盤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腰斬成公段于閶闔門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初虎衣袞冕將祀南郊照一大鏡不見其首乃大恐怖遂不敢稱皇帝自貶爲王至是又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追尊祖匐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后鄭氏爲天王皇后太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諸子爲王者皆貶封郡公宗室爲王者降爲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十(一作)五百餘戶叛入黑羌

武鄉長城徙人韓强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鈕金文詣鄴獻之拜强騎都尉復其一門使人採藥于華山上得玉版一枚其色黑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眞人乃見虎以爲應符之兆大悅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玉者古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輙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虎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

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立璽頌以美之虎以石弘時造此璽強遇而獻之太子邃既總百揆淫虐無道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于虎邃疾之如仇虎又荒躭內遊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恚曰何以不呈誚責箠撻月至再三邃甚恨之秋七月邃潛謀爲逆乃稱疾不視事詳具
邃傳虎聞邃有疾欲往視之先遣所親任女尚

書往察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虎聞大怒收中庶子李顏等誅之幽邃于東宮廢爲庶人其夜殺邃并其妃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合一棺埋之宮臣支黨二百餘人皆伏誅廢邃母鄭氏爲東海太妃立河間公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冬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于營室是年虎將李穆率騎五千送魏烈帝于大寧其故部落多歸附之國人復奉烈帝爲代王城盛樂而居之以其弟昭成帝什翼犍爲質於

趙

建武四年春正月虎將伐鮮卑段遼于遼西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會遼遣從弟段屈雲襲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虎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三月進次金臺支雄前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竝率衆來

降北平相陽裕帥其民千餘家登燕山以自固
雄攻安次斬其部大人那樓奇遼懼率妻子宗
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遼左長史劉
羣右長史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
降虎遣將軍郭泰麻秋等帥輕騎二萬追遼及
之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
保於平崗遣子乞特真送表及獻名馬虎納之
遂入令支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兗豫四州士
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先是北單于乙回

爲鮮卑敵那所逐旣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敵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虎入遼宮論功封賞將士各有差陽裕詣軍門降即拜北平太守夏四月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虎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以皝不會兵攻遼而自專其利謀將伐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

無功必受其禍虎怒鞭之出爲肥如長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燕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內史（一作令史）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戊子進逼棘城不拔壬辰引退皝遣子恪率胡騎三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逃遁惟游擊將軍石閔（一作冉）一軍獨全于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虎還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因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襄國建德前殿復

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備于丞
郎以劉羣臺一作爲中書令盧諶爲中書侍郎蒲
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將軍
封西平郡公石閔言于虎曰蒲洪雄儁驍果其
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不納待之愈厚虎
謀伐昌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
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
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
句驪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海濵

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五月使太子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六月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虎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己之義耶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所以重吾之責也可白衣領司隸加子司徒韜金鉦黃鉞鑾輅九旒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安二歸告鎮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

謀不軌虎大怒追廣至鄴殺之冬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將軍麻秋率衆三萬百里郊迎勑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乃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秋于三藏口死者十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燕所執虎聞秋敗驚怒方食吐哺削秋官爵是

時百姓因佛圖澄率多奉佛皆營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眞偽雜揉多往從過乃下書問中書令曰佛號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應得事佛與否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奸宄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眞偽中書著作郎王度等奏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往者漢明感夢初傳其道惟

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享祭殊禮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漢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隷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中書令王波同度所奏虎以澄故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北鄙忝當期運君臨諸

夏至于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夫
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事允無虧何拘前代其
夷趙百姓有舍于淫祀樂事佛者悉聽爲道士
于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勵是年魏烈帝疾病命
諸大人迎昭成立之既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
有大故昭成在遠來未可必比至之間恐生變
亂宜立長君以鎮衆望而烈帝次弟屈剛猛多
詐不如屈弟孤寬和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
孤曰吾兄居長自應繼立吾安可越次而居大

棄乃自詣鄭奉迎昭成請身留爲質虎義而俱遣之

春秋卷第十五

後趙錄六　　春秋卷第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中

建武五年春正月虎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于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虎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一作象）爲庶人夏四月辛未晉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蜀將李閎黃桓等又欲率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

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時晉咸康五年也丞相王導請許之太尉郗鑒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强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于巴漢忍辱于平城也若爭强于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原始要終期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圮于羑里故道泰于牧野

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伸于强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强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違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爲時之可否在胡之强弱胡之强弱在虎之能否虎之能否可得而言也矣一作自勒初起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勒死之日將相内外悉欲誅之虎獨起于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内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

權還據根本內外竝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濟乎將不濟也胡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之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爾賊胡一作前攻之爭疆埸爾得之爲喜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何者重鎮也名將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

渡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幸其精兵身來拒戰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今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比今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舉也昔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

強不及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峻而以沔水禦虎又所疑也昔祖士雅在譙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沔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爾士雅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

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巳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爾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勢異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恐非廟勝之筭也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亮

弟懌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奔降于虎燕復遣別將來攻遼西虎以石成爲鎮遠將軍帥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擊之晃支爲燕所殺俘獲數千家而去秋七月虎以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八月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石鑒石閔李農張貉一作張賀度下同李菟五將軍帥步騎五萬寇荆揚北鄙九月石閔敗晉師于沔陰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攻陷

沔南太子宣將朱保敗晉師于白石殺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等五人張貉攻邾城敗晉征虜將軍毛寶于邾西寶求救于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邾城遂陷死者萬餘人西陽太守樊峻與毛寶率左右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因寇江夏晉義陽將軍黄冲歷陽太守鄭進以郡迎降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安敗失首虜五千餘級乃潛師而退遂掠漢東擁七萬餘家遷于幽冀是時豪戚侵

恣賄託公行虎患之乃擢殿中御史李巨一作李宸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清虎曰朕嘗謂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李巨是也賞賜甚厚巨竟以疾卒鎮遠將軍王擢表雍秦二州族望自東徙一作簡已來遂在戍役之所例一作既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華族一作舊族隨才銓叙思欲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下得為例冬十月以撫

軍將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鎭令支農率衆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攻襲乃徙其民于冀州之南十二月丁丑太保桃豹卒

建武六年春二月虎將石成與慕容皝戰於遼西大敗引歸夏六月大旱白虹經天自正月至六月不雨虎遣太子宣詣臨漳溢口祈之久而不降乃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

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遂為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犯罪流徙皆當中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又命佛圖澄自行祈雨俄有白龍降于祈所其日澍雨方數千里是年大收秋七月虎遣漢主李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九

月尚書令夔安卒虎將討慕容皝命司冀青徐
幽并雍七州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
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
豆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以供一作備軍征之用
調一作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
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以國內
馬少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收百姓
馬四萬餘疋以入于公虎僭位之後有所調用
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行不得其人按爲令

僕之責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眞以爲失銓考之體上書言之虎怒責主者加眞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虎如宛陽大閱于曜武埸冬十月慕容皝襲幽冀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出皝入自蠮螉塞戍將當道者皆斬之直抵薊城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畧三萬餘家而去光坐愞弱徵還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勑平原爲起甲第是月挹婁國一名肅慎氏遣使通貢虎召其使而問之荅曰

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
枉故重譯來云初李壽將李閎自晉來奔壽致
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多有
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閎以死自誓若得
返蒐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
則不煩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不過失一亾
命之夫爾于趙何損壽既號竝日月跨僭一方
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反取誚戎裔不若直書
答之因請以挹婁國所獻楛矢石砮遺壽曰使

其知我能服遐荒也虎從之於是遣閎歸報備
物以酬之閎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內下詔
曰羯使來庭貢其方物虎聞之怒甚黜王波以
白衣領職虎以秦公韜爲太尉與太子宣迭日
省可尚書奏事專決刑賞不復啓白司徒申鍾
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假人
所以防微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
視膳不當豫政庶人邃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
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周有子

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虎不從涼州牧張駿憚虎之盛遣別駕馬詵來朝虎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由是大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止之詳具璞傳

建武七年冬十月匈奴劉務桓入貢虎以務桓爲平北將軍左賢王遣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又遣北中郎將始築盧奴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

建武八年夏四月虎志在窮兵以國內馬少乃
下令禁民畜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疋
以入公府秋七月虎大興宮室自襄國起閣道
至鄴二百里中四十里輒一宮有一夫人侍婢
數十黃門宿衛虎下輦卽止凡虎所起內外大
小行宮夾道樹楡盛暑之月入行其下冬十二
月作臺觀行宮四十餘所又營長安洛陽二宮
作者四十餘萬人鄴城東七里有赤橋之宮勑
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具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

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食者三分居一兼之公侯牧宰競興私利侵擾黎元庶民失業得農桑者十室而三貝邱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姦黨署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所侍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

所慮者也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
罹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先鑒
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猝有狂夫之
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
自古聖王營建宮室未始不以三農之隙所以
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於耘藝之辰或煩役于
收穫之月頓斃盈途怨聲塞路誠非聖仁所忍
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
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裒

覽虎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秦公韜有寵于虎太子宣惡之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權（一作要）欲求媚于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壯儲威宣悅其言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嫌隙漸深矣遣征北將軍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尅之課責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

米各十五斛絹十四匹諸役調有不辦者皆以斬論將圖江表百姓窮窘率多鬻子以充軍須猶不能給乃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西北石虎獸一作一夕忽移於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大悅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時妖怪尤

多上黨孟朝坐有神人之象坐于山上三日而
去遣使以太牢祀之武鄉送雄虎變爲雌產一
狼子卽噬虎腦而殺之後三日狼子亦死石然
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
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
殿初成圖畫自古聖賢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
變爲異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帢彷彿微
出虎大惡秘而不言佛圖澄對之流涕
建武九年夏五月虎帥衆伐慕容皝爲皝所敗

時晉建元元年也秋七月晉都督江荊等諸軍事庾翼以滅趙取蜀爲已任遣使東約慕容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惟車騎將軍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温等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畧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趨丹水温爲前鋒小督帥衆入臨淮並爲所統虎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奔降丁丑康帝詔曰慕容皝摧殄羯寇乃云死没八萬餘人將自其天亾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且戴開已帥部

黨歸順宜加慰勞又檄石虎文曰石勒因釁前
覆舊京窮凶極逆僞號累祀百姓受灰沒之酷
王室有黍離之哀不爲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
有宣王之興誰克舊物羯帥石虎僭襲凶業負
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類之士懷仁抱義食膽
飲血從其禍酷心存倒懸而力不能奮今遣使
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翼高旗連雲組練暎日
運孫吳之籌桉尚父之畧莫不張膽咀鐵人思
自奮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燔秋蓬衝飈之掃

落葉也八月太白犯歲星歲星在軫虎遣寧遠將軍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太子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于虎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專掌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太子宣荒酒內淫秦公韜沉湎好獵生殺拜除皆扁所決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惟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虎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疋以配曜武闕將馬主

皆復一年九月宇文逸豆歸執送段遼弟蘭來
降并獻駿馬萬疋虎命蘭帥所部鮮卑五千人
屯令支冬十二月虎以平西將軍張伏都爲使
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凉州張
駿伏都濟河與駿將謝艾戰于河西大敗而還
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
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
梁春秋列于學宮大司馬幽州牧燕公斌淫酒
荒獵常懸管而入所聚羣兇因以肆虐征北將

軍張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持節召
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
建武十年春正月虎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有白
鴈數百翔集馬道之南虎命射之皆不獲時諸
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
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也不宜南行虎信之乃
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復以燕公斌爲使持節
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
位在左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

上置上中光祿大夫位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
將軍位在車騎將軍上二月遣使徵天水楊軻
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養徒從數百常食
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
疎賓異客音旨未嘗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
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
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固辭不
受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勒既禽曜秦人
東徙軻留長安至是虎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

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迫之乃發既見不拜與語不言命舍於永昌乙第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向軻在永昌虎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嘆其有深致虎欲觀其眞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裸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

也造而談經瞑目不答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於是咸以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淺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虎送以安車蒲輪謁十戸供之自歸秦州敎授不絕其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爲戍軍追禽遂爲所害夏四月涼州牧張駿遣將張瓘攻王擢於三交城擢敗奔還太子宣淫虐日甚莫敢以告領軍將軍王朗言于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所伐宮材引于漳水功役數

萬士衆吁嗟陛下因出遊罷之虎如其言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太史令趙攬承宣旨言于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房爲天子其殃不小宜以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于王領軍也虎意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惟中書監王波爾虎乃下詔追波前議楛矢事腰斬之并其三子投尸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

孫爲侯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克而還斬之爲庶人時大旱自正月不雨至六月又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而滅虎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首化以仁惠爲先一作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夕惕朝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役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以來變眚彌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之不明亦羣后

不能翼奬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災旋弭鄭卿勵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公卿士各懷道迷邪拱默成敗豈所望于台輔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惟元日乃開立二時於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徵梓潼五郡來降冬十一月虎初起河橋於靈昌津上採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輙流去工五百餘萬而橋經年不成虎如靈昌津親閱作工遣散騎侍郎崔收沉璧

於河明日所沉之璧流于渚上波蕩上岸地震水涌樓臺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遂斬工匠罷作而還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兇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遂有寵于宣頗預朝政公卿已下憚珍側目

建武十一年春正月虎子義陽公鑒鎮關中役

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輙拔爲冠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虎大怒以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樂平公苞代鎮長安二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一作四十餘萬城長安未央宮虎性好獵後體壯大不堪乘馬時轂乃遣司農中郎將賁霸帥工匠四千於東千罡山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格獸車四千乘立三級行樓二層

于其上其車使二十人舁之如今之步輦上安
徘徊曲蓋當坐處施轉關若射鳥獸直有所向
關隨身而轉虎善射矢不虛發勉期將校獵自
靈昌津南至榮陽東極陽都數千里爲獵場使
御史監司其中禽獸民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
因之擅作威福民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
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之間民
無寧志矣又發豫荆兗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
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內

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巳下十三已上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太子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以使者爲能封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之民流叛畧盡宰守坐不

能懐綏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秋八月晉豫州刺史路永以郡來降虎署爲征西將軍屯於壽春冬十二月以寇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寇軍大將軍使征東將軍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爲取燕之計是歲晉梁州刺史桓宣伐虎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虎所敗

春秋卷第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虎下

建武十二年夏五月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譖軌不修道路訕謗朝政虎怒因之寇軍將軍蒲洪諫曰臣聞聖王之御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亾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瑤臺榭一作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刳孕故其亾

也忽焉今陛下旣有襄國鄴宮足康帝宇又修長安洛陽宮殿將何以用之盤于田游耽于女色三代之亾恒必由此而忍爲獵車千乘環數千里以養禽獸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盈後宮聖帝明王之所爲固若是乎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今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德政失和陰陽災沴天降霖雨七日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何願止作徒

罷苑囿出宮女赦朱勳以副衆望虎省之不悅
憚其強直寢而不納苻之罪也爲之停長安洛
陽作役於是立私議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
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以下朝會累目吉
凶之問自此而絕不敢復相過從談語六月將
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徙
七千餘戸于雍州又使凉州刺史麻秋征西將
軍張伏都伏都一作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降之重華
遣中堅將軍謝艾將步騎五千來拒秋敗奔還

是年虎晝寢未安宮夢羣羊從東北負魚而來
鄴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寤而問佛圖澄
澄曰此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虎率三公九卿躬耕籍田
於桑梓苑鄴城南地多桑梓因以築之故名桑
梓苑苑有臨漳宮三月三日及始蚕之日虎率
皇后及夫人採桑于此虎后杜氏祠先蚕於近
郊遂如襄國謁勤墓夏四月遣涼州刺史麻秋
等伐張重華以中書監石寧爲征西將軍率司

并州兵二萬餘人爲秋後繼涼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據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涼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秋軍後秋退涼將謝艾乘勝追擊將軍杜勲魚波死之失軍士三千餘人秋單馬奔大夏尋與石寧進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使將軍牛旋楊康等來禦與寧戰于沙阜寧等敗績引還金城秋七月虎復遣征西將軍張伏都將軍劉渾率步騎二萬會秋等長驅濟河以

擊重華遂城長最重華大懼復遣謝艾帥衆來
拒八月戊午秋逆戰敗績退歸金城九月地震
天裂七丈又雨血于鄴城廣十餘里虎貪而無
禮既據十州之地聚斂金帛及外國所獻珍異
府庫財物不可勝紀猶自以爲不足悉發前代
帝王及先賢陵墓取其寶貨邯鄲城西石子𡹸
上有趙簡子墓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
木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
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

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
沙門吴進言于虎曰國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
役晉人以厭其氣虎使尚書張郡（一作羣又作麟）發近
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
長墻（一作塘）於鄴北廣長數十里又因沙門言以
五月發五百里內男女六十（一作千）萬人重修芳
林園至八月天暴雨雪雪深三尺大寒行旅作
役凍死者數千人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
虎乃誅尚書令宋（一作朱）軌以塞天災又於華林

苑中千金堤上作兩銅龍相向吐水以注天泉
池通御溝中又種名果奇花民間有名果虎作
蝦蟆車四圍掘根面去一丈深一丈合土載之
植之無不生又有西王母棗冬夏有葉九月生
華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棗亦三子
一尺勾鼻桃重二斤半春李冬花春熟安石榴
子大如椀盞其味不酸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
言天文錯亂蒼生彫敝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
甚切虎大怒曰使苑墻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

張郡使燃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楊州獻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池中俄化爲龜故或又名玄武池以此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昌柱調之以駕芝蓋大朝會列之於殿庭又鑿北城引水于芳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是時虎在鄴有一妖馬尾有燒狀入中央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佛圖澄聞而嘆曰災

其及矣秋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於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爾宣馳逐終夕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至暮皆集行宮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輅車（一作輦）臨觀嬉娛忘反獸盡而止或

獸有屏（一作迸又作奔）逸當坐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死者萬有餘人宣亏馬衣食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虎復命秦公韜出自并州遊於秦雍亦如之宣數惡韜秉政終有代巳之意是行也嫉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冬十月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陜敗之斬首三千

餘級枹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來降自河以南氐羌始皆來附

建武十四年夏四月秦公韜有寵于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猶豫未決宣嘗忤旨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五月熒惑入婁犯塡星占者以爲災在趙兵大起國有喪六月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力士鉅鹿楊杯及牟皮牟成趙生等曰韜

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等能殺之者吾西八
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親
臨喪吾因行大事無不濟矣柸等許諾秋七月
宣將殺韜乃先詣寺與佛圖澄同坐塔上一鈴
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
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
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及韜後至澄熟視良
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爾虎夢
龍飛西南自天落地旦而召澄問之澄曰脇下

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屠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行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易語云六情所受悉皆是賊耄但使少者不惽惽即好爾自此以後澄便寓言不復彰顯八月祉日東南有黄黒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黒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

與僚屬讌於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别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寺中宣遣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十餘人夜緣獼猴梯而入所殺韜於精舍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恐在蕭墻之內慮生非常鑾輿不宜輕出虎以佛圖澄先誡乃止遂嚴兵發哀于

大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往臨韜喪不哭直言
呵呵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
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殺韜欲召
之懼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氏哀過危惙宣不
謂見疑入朝中宮因而留之建興人史科知其
謀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
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
吾屬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閤中杯不見
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

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令而得去作大事矣一云敗乃事矣科踰墻獲免虎馳使收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皆亾去執趙生詰之生具首服虎恚怒彌甚幽宣于廌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以荄飯以猪狗法令食之取殺韜刀箭舐其上血哀號之聲震動宮殿佛圖澄諫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爲韜殺宣是重禍也陛下若含怒加慈者福祚猶長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

乃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轆轤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于標所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惟以繩貫其頷轆轤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築中臺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年纔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

大叫至於帶絶時人莫不爲之流涕虎因此發
病廢其母杜氏爲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
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
以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
是散騎常侍趙攬言于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
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貴嬪柳
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
於宣亦殺之虎追念其姿色復納耆少女於芳
林園九月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彭

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
一請擇二公而樹之虎曰卿言正合吾意戎昭
將軍張豺曰燕公母賤又嘗有過彭城公母前
以太子事廢之今復立之恐不能無微恨陛下
宜審思之初虎之破上邽也張豺獲劉曜幼女
安定公主年十二有姝色納于虎虎嬖之生子
世封齊公豺以虎年長多疾欲立世為嗣冀劉
氏為太后己得輔政方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
其母皆出自倡賤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

孝者立之虎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
與羣臣議於東堂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
腸何爲專生惡子兒年二十餘輙欲殺公今世
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乃與張舉李農定
議勑公卿上疏請立世爲太子大司農曹莫不
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
不宜立少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
意張舉李農知吾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爲皇
太子以昭儀爲皇后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

謂之曰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爲太傅韜爲少傅冬十月虎使符健寇竟陵十一月享羣臣於太武前殿佛圖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石下而視之有棘子生焉冉閔小字棘奴故澄言之及十二月辛巳大雨霖虎問佛圖澄澄曰其爲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是年造刀一口長五尺銘曰皇帝石氏隸書

太寧元年春正月虎疾瘳遂以晉永和五年僭

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境內改元太寧百官增
位一等諸子進爵爲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
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行達雍城不
在赦例勑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
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
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告
戍者戍者皆踴躍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
軍率衆攻拔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
以軺車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

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以當十雖無兵甲所在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奔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時鎮長安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績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虎遣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征西將軍張良征虜將軍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等大敗又戰于洛陽又敗退壁成皐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

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
騎一萬統寇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
等討之弋仲將輕騎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時
疾未之見也引入領軍省賜以已所御食弋
仲怒曰國家有賊召我擊之官當見我面授方
略破賊而以食食我我來覓食耶且主上不見
我我何以知其存亾也欲引還虎力疾見之弋
仲讓虎曰兒死愁耶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
人教之使至于爲逆旣爲逆而誅之又何愁焉

且汝久病所立幼兒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中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于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盡滅其餘黨虎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平西郡公蒲洪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都督秦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
略陽郡公二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
龕來伐拔其沛郡獲將軍支重始平人馬昂起
兵于洛氏葛谷自稱將軍樂平王苞攻滅之誅
三千餘家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熒惑北犯河
鼓洛陽一作齊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硤上夜
忽鳴嗅聲聞三十里遣人打落兩耳及尾以鐵
釘釘四脚夏四月乙卯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爲
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

爲鎭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于太子與張豺謀去之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尋復使豺弟雄矯詔殺之乙丑彭城王遵自幽州至鄴勑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答曰去已乆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西閤龍騰中郎三百餘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衛典禁兵兵一作兵馬或言乞以爲皇太子虎

不知斌之已廢責曰燕王不在內耶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戊辰劉后矯詔以斌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加千兵百騎如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嘆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仰藥而死已巳虎薨於金華殿及遵僭立葬於顯原陵僞諡武皇帝廟號太祖虎以晉咸康元年僭位至晉太和五年死在位十五年

春秋卷第十七

後趙錄八　　春秋卷第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世

石世字大業虎之幼子劉曜幼女安定公主所生也宣等被殺張豺勸立之虎死即偽位尊母劉氏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進張豺爲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以豺謀告之農懼將騎

百餘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堡上白劉氏使張
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
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以爲已副鄴中羣盜
大起迭相刼掠彭城王遵先鎮關右至是聞喪
屯於河內時寇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大將軍
蒲洪安西將軍劉寧征虜將軍石閔武衛將軍
王鸞寧西將軍王午立義將軍叚勤及石棠王
鐵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共說遵曰殿下長
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爲嗣但以末年惛

惑爲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奸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虚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倒戈開門以迎殿下者耶遵從之五月遵自李城舉兵還趣鄴洛州刺史劉國等率洛陽之衆往會之傳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次於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都督豺將出拒之者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守城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率龍騰二千

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流涕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至此今皇嗣冲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官能彌之乎一云可以彌否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云唯唯劉氏乃下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己丑遵北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貫甲耀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閤斬豺于平樂市夷其三

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至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太后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立凡三十三日

石遵

石遵字大祗虎第九子也初封齊王虎僭立改封彭城王虎死世嗣僞位遵廢世自立尊母鄭

氏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爲皇太子大司馬義陽王鑒爲侍中太傅沛王冲爲太保樂平王苞爲大司馬汝陰王琨爲大將軍武興公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遵立七日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水火俱下災太武暉華殿及宮内府庫至于閶闔諸門觀閣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光燄燭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乙未

雨血周遍鄴城時沛王冲鎮薊聞遵殺世自立
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
逆莫大其勑内外戒嚴孤將親討之于是留寧
北將軍沭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
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衆十餘萬軍次苑鄉
遇遵赦書冲謂左右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
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冲將陳暹曰彭城
篡弑自尊爲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
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乃復進遵馳遣

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假武興公閔黃鉞金
鉦與司空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
沖兵大敗獲沖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
人是月遵遣中黃門笁昌蒲請道安入華林園
廣修房舍安以石氏之末國運衰危乃西適牽
牛山六月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聞趙之亂出屯
安祿遣諸將經營河北遵揚州刺史王浹舉壽
春歸晉秋七月晉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
趙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

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顒之等徑造彭城示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于是除裒征討大都督率衆三萬徑進彭城使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又遣督護王龕伐沛獲遵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遵以李農（一作李菟）爲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拒之裒

遣王龕李邁領銳卒三千來迎龕等違哀節度
軍次代陂爲農所敗李邁死之士卒死傷大半
龕執節不撓尋亦被害哀遂不能進八月退屯
廣陵陳逵聞之懼焚壽春積聚毁城遁還樂平
王苞時鎭長安謀帥關右之衆攻鄴左長史石
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
貪而無謀雍州豪帥知其無成並馳使告晉晉
梁州刺史司馬勳率衆赴之仇池公楊初襲破
西城九月勳出駱谷破遵長城戍壁于懸鉤去

長安二百餘里遣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太守令長以應勲凡三十餘壁衆五萬人苞乃輟攻鄠之圍使其將麻秋姚國等率騎拒勲遵遣車騎將軍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勲爲名因刼苞送鄴勲以兵少未能自固畏朗不敢進冬十月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太守郭啓司馬勲釋懸鉤復攻拔宛殺遵南陽太守袁景退還梁州初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當

以爾爲儲貳既而立太子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畏憚之既爲都督總內外兵機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宫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宫女樹巳之恩遵弗之猜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機閔益恨望準等咸勸誅之十一月丙辰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入

議于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太后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何可遽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刼司空李農及右衛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率甲士三千人執遵于南臺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棊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之于琨華殿并誅鄭太后張皇后及太子衍上光祿大夫張斐

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等遵拄位一百八十三日

石鑒

石鑒字大朗郎一作遵之兄虎第三子也初封義陽王殺遵自立年號青龍大赦殊死已下以武興公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爲大司馬並錄尚書事張舉爲太尉郎闓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爲中書監使樂平王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

等夜攻閔及農于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爲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于西中華門并誅苞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鎭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通和連兵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鑒遣汝陰王琨爲大都督與太尉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人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

升臺掞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閤道臨問其故
伏都曰閔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嚴率衛士
討之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爲官陳力朕
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銖等率衆
攻閔農不克屯于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
明門而入鑒懼閔農殺已馳招閔農開門內之
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
伏都有膂力善尺牘自鳳陽門至琨華橫尸相
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諸夷敢稱兵杖者斬羯

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
王朗簡一作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鄴于御龍觀
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搆逆支黨
伏誅良善一無與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
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勑戒城門不復相禁于是
趙人百里內悉入城羯人去者塡門閔知羯人
不爲已用頒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
者文官進位三級武官立拜牙門一日之中斬
羯首數萬人閔親率趙人以誅羯人無貴賤男

女少長皆斬之羯人死者二十餘萬于時有高鼻多鬚者無不濫死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爲將帥者誅之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將軍石寧武衛將軍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據冀州撫軍將軍張沉據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將軍段勤末杯之子據黎陽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蘭之子據陳留姚弋

仲據混橋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于閔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奔襄國秋帥衆奔蒲洪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武衛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帥衆討閔軍於混橋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閔帥騎千餘拒之戰于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奔歸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撫軍張沉

等使乘虚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誅虎孫二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勑收付廷尉俄而斬之于建康市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晉成帝咸和三年歲在戊子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晉穆帝永和六年歲在庚戌滅

卷第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閔

石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乞活陳午獲瞻時年十二長而勇悍便弓馬臨陣不顧勒奇之曰此兒壯健可任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所向無前歷位將兵都尉左積射將軍封西華侯高侯之戰敗死于

陳閔時甚幼聰慧異常臨事果鋭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過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于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晉永和六年閔既殺鑒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共上尊號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

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一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曰永興閔欲滅去二石之號下令曰孔子曰死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國繼趙李讖書炳然且德星鎮衛宜改國號曰魏一作衛復姓冉氏一作姓李氏追尊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爲皇太后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封子裔爲太原王明爲彭城王裕

爲武興王以司馬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縣公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新興王祗聞鑒之死僭稱尊號于襄國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爲相國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以姚弋仲爲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夏四月祗遣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將兵十萬伐魏閔遣使臨江告晉曰逆賊擾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閔誅李農及其

三子并尚書令王譔侍中王衍及中常侍巖震
趙昇等五月晉廬江太守袁眞攻魏合肥執南
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六月汝陰王琨率
衆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
之閔遣衛將軍王泰率兵迎擊琨衆敗績死者
萬餘人琨歸邯鄲劉國還屯繁陽秋八月苻健
率衆自枋頭入關與張賀度叚勤劉國靳豚等
會于昌城將共攻鄴閔遣尚書左僕射劉羣爲
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十

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
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靳豚于
陰安鄉盡俘其衆振旅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
旌旗鉦鼓緜亙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
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
儒學後門多蒙顯擢於時翕然方之爲魏晉之
初又遣使備禮徵隴西辛謐謐字處道少有志
尚博學善屬文攻草隸書爲時楷法性恬靜不
妄交遊長安既陷没於劉聰聰拜爲大中大夫

不就勒虎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日頹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至是閔復徵之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返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於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於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爾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已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

萬全遠危亾之禍也宜因茲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亭喬松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乎因不食而卒冬十一月閔率步騎十萬攻祇于襄國署子太原王徇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爲麾下光祿大夫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爲仇敵今之欵附苟存性命爾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狃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

思聖王包桑之誠也閔志在綏撫鏡于澄定聞
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
永興二年春正月閔攻圍襄國百餘日爲土山
地道築室返耕祇急迫大懼乃去皇帝之號改
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于慕容儁許送傳國
璽中軍將軍張春請救於姚弋仲三月汝陰王
琨自冀州救祇弋仲復遣子襄率騎三萬八千
至自灄（一作灄）頭儁遣將軍悅綰率騎三萬至自
龍城三方合勁卒十餘萬閔遣車騎將軍胡睦

拒襄于長蘆將軍孫威拒琨于黃邱兵皆敗績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閔將出擊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平外救雲集若我出戰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勢一作銳徐伺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陣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請愼無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自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應趙分百戰百勝不

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
乃悉衆出與姚襄戰琨及悦綰適以兵至去閔
軍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閔軍望之恟懼襄
琨綰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軍大敗潛還襄
國行宮與千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
于衜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璞
尚書令徐機車騎將軍胡睦侍中李綝中書監
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
者凡十餘萬人于是人物殲盡盜賊蜂起司冀

大饑人自相食時閔已潛還人無知者內外兇
兇訛言閔已敗張艾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
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遂誅法饒父子支解
之初閔之爲丞相也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
胡相攻無月不戰所徙青雍幽荆四州之民及
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
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亾其能達者十有
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耕者閔悔之追贈韋謏大
司徒時叚末波之子立義將軍叚勤鳩集胡羯

得萬餘人保在人山自稱趙王閔遣將擊敗之徙于繹幕祇遣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耶要將先滅羣孽却斬王泰乃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遣使請降求殺祇以自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

其三族夏四月劉顯殺衹及丞相樂安王炳太保張舉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閔拜顯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衹炳皆虎之庶子也驃騎將軍清河王寧奔栢人閔命焚衹首于通衢五月衹兖州刺史劉啓以鄄城歸晉秋七月劉顯復率衆攻鄴閔擊敗之八月閔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張遇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晉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河歸晉慕容虎攻陷中山殺閔寧

北將軍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燕燕趙郡太守李邽亦以郡降燕時有雲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趙故將周成屯廩邱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歸晉是年魏昭成帝什翼犍謂羣下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擾莫有匡救吾將親率六軍廓定四海乃勅諸部各帥所統以俟大期諸部大人諫曰今中州大亂誠宜進取如聞豪傑並起不可一舉而定若或留連經歷歲

稔恐無永逸之利或有虧損之憂乃止

永興三年春正月劉顯僭帝號于襄國率衆伐常山常山太守蘇彦告急于閔閔留大將軍蔣幹等使輔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于常山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爲內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民于鄴汝陰王琨以其妻妾奔晉斬于建康市石氏遂絕顯領軍將軍

紀路率衆千餘斬關奔枋頭三月閔旣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慕容儁巳尅幽薊畧地至冀州閔率騎擊之與慕容恪遇于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氣勁其鋒不可當且彼衆我寡宜請避之以溢其氣俟其驕惰然後濟師以擊之便可擒（一作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

茂特進郎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返矣吾等
何爲坐待戮辱皆自殺閔素有勇名所將兵又
精銳燕衆憚之進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簡
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以鐵鎖連其馬爲
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
仗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
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俄而燕騎大
至從旁夾擊大破之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
馬潰圍東奔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恪所擒殺

僕射劉羣并執董閏張温等送之于薊儁立閔
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
下大亂爾曹凶孽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
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復送
之龍城閔子操奔魯口五月慕容評率衆攻鄴
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蘇彦棄常山
奔新興鄴中大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畧盡
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
晉且乞師于西中郎將謝尚時晉建威將軍濮

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六月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餘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凶寇在外道路梗澁璽亦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耳卿且出以付我天子聞璽已在吾所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以為然出璽付之施因宣言使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

致諸京師秋八月長水校尉馬願龍騰將軍田
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
送閔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
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
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
肅皆自殺辛卯閔至龍城告廆皝廟斬于遏陘
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會大旱蝗蟲大起自
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謂閔爲災遣使祀之
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永和八年也

後趙錄十　　　　　　　　春秋卷第二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石肇

石肇勒之昆弟也勒旣貴顯肇在軍中不能自達軍士共送詣勒勒哀之拜建威將軍以肇無才力每高選寮佐輔之輔或作補爲聘廣川劉典兄女肇甚懼之後拜長樂太守治官每入門動稱阿劉教可爾不可爾時人以爲嗤謠

石堪

石堪本田氏子數有戰功勒養以爲子冒姓石氏太和三年封彭城王弘嗣位虎總攝朝政府僚舊佐悉居禁要太后劉氏謂堪曰先帝甫爾晏駕丞相便相陵藉如此恐皇祚之滅殆不復久眞可謂養虎自害者也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疎斥軍旅不復由人宮省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兖州據廩邱挾南陽王恢爲盟主宣太后令于諸牧守征鎭令各率義兵同討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劉氏曰今事急矣便可

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乃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剋南奔譙城虎遣其將郭泰追擊之獲于城父送之襄國炙而殺之

石生

石生勒之養子也爲衛將軍司州刺史轉雍州刺史領兵三千鎮洛金墉城太和三年封河東王勒死虎專擅朝政生殺予奪悉自操之生乃起兵關中以討虎爲名自稱秦州刺史虎遣前鋒大都督石挺擊之生遣將軍郭機帥鮮卑部

衆二萬爲前鋒來拒自統大軍爲之後繼進次蒲阪機與挺戰于潼關挺敗死虎退屯澠池鮮卑密與虎通因進擊生生時據蒲阪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虎進師入關攻圍長安生不能守乃去長安欲至隴上士卒盡散遂入雞頭山爲其部下所害山在鄠縣東

石聰

石聰本晉人也冐姓石氏仕勒爲汲郡內史先是石生攻晉將郭誦於陽翟生敗退守康城聰

馳救之俘虜二千餘人進攻壽春不剋遂劍𤔲適阜陵掠五千餘人而還有功拜奉車都尉及弘嗣立聰與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詣晉請降晉司馬孔坦與聰書曰華狄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宄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旣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黎波散誓命戎狄之首蹈踏豺狼之穴朝廷每臨窫朿歎痛心疾首

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共歎矜哀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虎是討彭蕭使至粗具動静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已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或猶有悼況身嬰之能不憤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

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河西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人一作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鈎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況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戒嚴水陸齊進熊羆踊躍齕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嗟何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衷還

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因遣督護喬球將兵救聰未至虎追擊之爲虎所殺

石邃

石邃字大淵小字阿鐵虎之長子母鄭氏所生也少而雄慧及長驍勇虎深愛之勒署爲左衛將軍都督中軍事遷征東將軍轉冀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封齊王及弘嗣位虎爲丞相魏王拜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督中外諸

軍大將軍錄尚書事虎僭稱天王冊立爲天王
皇太子使省可尚書奏事遂保母劉芝初以巫
術進旣養遂有深寵通賄賂預言論權傾朝廷
親貴多出其門因封芝爲宜城君虎每顧左右
曰司馬家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
若其不然吾豈有今日如朕當有殺阿鐵理否
左右皆曰陛下父慈子孝何言至是也遂有一
子在襄國佛圖澄語遂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
往迎之遂卽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太醫殷騰及

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語弟子法牙曰止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而死遂信澄彌篤遂自總百揆之後荒耽酒色驕恣無道不堪儲嗣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于盤上與賓客傳共視之又內諸比邱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嘗奏事忤旨虎箠責之遂甚慍恨將圖簒逆私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廣大

倘發吾謀敗乃事矣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
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
明日若入還勿過人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入
必過遂遂知澄入要候甚久澄將上南臺慧引
衣止之澄曰事不得止既入坐未定便起遂固
留不住所謀遂寢遂于是謂無窮長生中庶子
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
乎顏等伏不敢對遂稱疾不視事潛與宮臣文
武五百餘騎宴于顏別舍因謂顏等曰我欲至

冀州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顏叩頭固諫不聽行數里騎皆逃散邃亦昏醉而歸虎聞邃有疾將往視之佛圖澄言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思澄言而止既而瞋目大言曰我爲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遣所親信女尚書往覘之邃母鄭氏聞之亦私遣中人切責邃怒皆殺之虎聞大怒收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既而赦之引見于大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頃便出虎遣使謂之曰太子應入

朝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虎怒益甚乃廢邃爲庶人其夜殺之幷其妻張氏及男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誅東宮黨與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先是佛圖澄常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不能解及邃事發其言始悟

石斌

石斌虎之庶子也母齊氏所生本娼也以賤故不甚寵愛勒異以[illegible]甚重忽暴病死三日

將殯勒嘆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大
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乃令人
告佛圖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呪之因執斌手
曰可起矣斌乃蘇活有頃平復建平元年署爲
左衛將軍封太原王弘嗣位徙封章武王及虎
僭稱天王諸王皆降爵爲公遂爲章武公累遷
大司馬都督邊郡幽州牧改封燕公斌淫酒荒
獵常懸管而入羣兇湊聚因以肆暴征北將軍
張賀度以邊防宜警屢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

聞大怒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先是佛圖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卽遣諸處牧馬送還至是賀度告斌于虎虎勑尚書張離持節帥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捻矢自視行斌罰罰輕乃手殺五人一作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殺親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自行罰乎乃止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

餘人未幾復以爲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虎既誅宣議欲立斌爲太子張豺諫止之乃立世爲太子進斌爵爲王尋遷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帥精騎一萬斬梁犢於滎陽東虎既寢疾遷丞相錄尚書事與張豺等受遺輔政劉后懼斌之輔政將圖害世乃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不知虎疾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素嗜酒耽獵遂遊畋縱飲劉氏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

歸第使豺弟雄等率龍騰五百人守之未幾復使雄矯詔殺之

石樸 一作璞

石樸字玄眞渤海南皮人晉大司馬苞之曾孫也爲人謹厚無他材藝洛陽之亂没於石氏勒以樸與已同姓俱出河北引爲宗室寵待彌隆虎嗣立累遷侍中時虎跨據河北士馬强盛涼州刺史張駿懼之遣别駕從事馬詵來朝辭旨蹇傲虎大怒欲殺詵樸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

遺晉也區區河右不足爲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康君臣復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不克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也乃止虎後作役非時百姓愁苦樸又上疏言今者天文錯亂百姓凋敝而又大興苦役非明主惜民之所宜也詞甚切直虎不納冉閔之世歷位司空羌胡之亂爲軍士所殺

勒母王氏

勒母王氏初勒被虜於平原與王氏相失晉大將軍劉琨得之及勒貴後琨遣使送之于勒劉聰僭位拜勒爲上黨公進封王氏爲上黨國太夫人未幾病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勒後備九命之禮虗葬于襄國追謚元昭皇太后

勒后劉氏

勒后劉氏侍中劉閨中妹復別一作部胡人也勒納之于胡門美色有德寵張𢘆反于襄城后拔

劍斬之勒賴后而濟后性敏慧多幹畧理國之務佐勒建功業有呂氏輔漢之風然嚴整婉容性不妬忌尤過之也初封上黨國夫人建平元年立爲皇后勒死弘卽位尊爲皇太后虎專權擅政徙居崇訓宮劉氏憂之與彭城王堪謀徵兵討虎謀洩虎廢而殺之

鄭氏

鄭氏名櫻桃晉冗從僕射鄭世達家妓也在中猥妓中虎數歎其貌於太妃太妃給之甚見寵

惑生太子邃及東海王宣彭城王遵虎爲魏王稱鄭氏爲魏王后及卽天王位立爲天王皇后太子邃旣以讒暴伏誅鄭氏遂廢爲東海太妃性甚讒妬先是虎攻中山聘征北將軍郭榮之妹爲妻至相敬待無兒鄭氏讒而殺之更納清河崔氏女鄭氏生男崔求養鄭不許一月猝病死鄭又讒崔謂妾多養胡子虎時踞胡床于庭中大怒索弓箭崔聞欲殺之徒跣至前訴曰公勿枉殺妾乞聽妾言虎不聽但言促還座無預

卿事崔便走去未至虎于後射之崔中腰而死其後虎死石氏大亂遵乃廢世自立尊鄭氏爲皇太后尋爲冉閔所殺

陳氏

陳氏別駕陳逵之妹也才色甚美髮長七尺虎甚嬖之遂以爲夫人寵冠後宮

春秋卷第二十

後趙錄十一　春秋卷第二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一作白）少出家清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妙通玄術善解文義與諸學生論辨疑滯暗若符契無能屈者晉永嘉四年適洛陽自云四百有餘歲志弘大法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一作經）呪役使鬼神以麻油雜蘭芝塗于掌中千里外事徹見掌中皆

如面對亦能令潔齋者見之腹旁有孔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出光照于一室嘗齋時平旦臨溪從孔中引出腸胃洗濯還納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奇驗澄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擾亂乃潛伏草野以觀時變石勒屯葛陂性多殘殺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之乃杖策詣勒大將郭黑畧畧素奉佛法澄至畧從受五戒奉弟子禮以其有道術進之于勒勒試之果驗甚重之於是中州胡晉悉來奉事

時有痼疾世莫能治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默益不可勝紀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立遣人告澄曰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幷欲苦澄澄潛避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報云不知所之旣而使至覔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之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

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己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勑語取水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

有一小龍長五六寸隨水來詣諸人競往觀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乃大至隍塹皆滿澄閉目端坐嘆曰後三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於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死于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開方爲後患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

取奴恕逆殺兒而死時劉聰死曜纂僞位遣弟中山王岳來攻勒遣石虎率衆拒之大戰洛西岳敗退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時在襄國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閔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勒既平曜稱趙天王行皇帝事石葱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無得食葱而石葱叛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

尚勸諸子多送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勒死石虎廢弘自立從都鄴城尤傾心事澄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以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引見常侍御史悉助舉輿升陛太子諸公扶翼而前主者唱大和尚坐者皆起以彰其尊勑司空李農朝夕問候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一云尊敬莫與爲比時支道林在京師聞之乃曰澄公其以季

龍爲海鷗鳥耶時澄止鄴城內寺中弟子徧于郡國嘗乘板艠於大水上坐遣弟子法常至襄國會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入見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愼乎獨而不易幽獨者敬愼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謝於是國人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後郭黑略將兵攻長安北

山隆羗佛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
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咒願澄
又自咒願須臾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
更咒願有頃曰脫矣暮還自說墮羗圍中東南
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
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得走
免推檢時日果驗晉軍出淮西隴北凡城皆被
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瞋曰吾奉佛供僧
更致外寇佛無神矣明旦澄入見曰陛下前身

係爲大商經罽賓寺時設大會會有六十羅漢吾其一也有得道者曰此檀越報盡當受雜身乃王晉地今陛下爲天子豈非孝法供僧而致耶疆埸侵噬有國之常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悔謝澄嘗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去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

爲天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違戒殺生恐
違佛戒澄曰帝王事佛在恭儉慈仁顯暢法道
不爲暴虐不殺無辜至于兇愚無賴化之不悛
者其可不罰乎但殺不可濫刑不可不恤身若
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財事佛無解禍殃
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未興福祚
方遠虎雖不能從而爲益不少尚書張良張離
等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曰事佛在清淨無欲
慈矜爲心君雖崇飾寺塔而貪悋未已游獵無

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離等後被殺戮黃河中舊不生黿忽有得者以獻澄見而歎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後果如言澄嘗與虎共升中堂一作臺澄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之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頗有酒氣建武十四年冬十一月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

答不得遂無於言還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矣吾未亂先從去矣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晱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敢違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忽爾告終即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重行全德貴不怠苟德行無虧雖死如生若違而獲延非其所願然意有未盡者國家心存佛理建寺度僧當蒙休祉而布

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
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永
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先是建武十
一年虎造紫陌浮橋於漳水上爲澄先造生墓
於紫陌至是虎悲慟嗚咽知其必死卽爲鑿壙
營墳十二月八日戊子卒於鄴宮寺百官皆來
殯殮以澄生所服錫杖銀鉢內置棺中爲其理
石作棺墍之爲之立祠後天大旱虎詣澄祠日
稽顙曝露其日有二白龍降於祠下於是雨沛

千里後有沙門自雍州來見澄入關又郭門吏報曰見澄携一履去虎命掘塚視之惟有一履與一石而無尸虎大惡之歎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其能久乎因而遇疾明年虎死石氏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也少懷棲隱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冬袒夏温晝夜不臥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呑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

七年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性好山居而山樹諸神或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亦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勅州郡有異人至卽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至鄴虎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初止鄴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於上編

營爲禪室如十斛羅大常坐其中虎賁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於時人士皆來諮問開都不言乃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桐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石韜就之治療着藥小痛韜甚憚而終得其效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

當有大災至太寧元年請與弟子南渡許昌虎子弟相殺鄴中大饑至晉升平初遂往建業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於山舍勑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石室有康泓者昔在北間聞弟子叙述開在中山每有神仙去來遂心敬悒及從後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讚曰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法身玄象暉曜高步是遵餐一作殄茹芝英流浪岩津晉興寧元

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尸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讚曰物儁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

道進

道進佛圖澄弟子也學通內外爲虎所重一日澄遣進詣虎啓事因言及隱士事謂進曰有楊

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年不恭王命故往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未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式干木漢美莊光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二主四君共嘉其節將欲激勵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遠遵舜禹之德勿斅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悦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

一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

麻襦

麻襦不知何許人亦莫得其氏族姓名虎時在魏縣市中乞丐但着麻襦布裳入遂稱之麻襦言語卓越狀若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輙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詣虎先是佛圖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惟

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運終有期金離消於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求以歎之澄曰天廻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頹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惟得此數言推計似如數百年事虎遣驛馬

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得便發君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人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先至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後慕容儁殺虎投屍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爲一柱殿下即謂此也晉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爲天馬之應云

徐仲

徐仲東莞人仕勤爲外兵郎有女令首聰敏好學言論清綺雅性虛淡不樂人間從容閒淨以

佛法自娛不願求聘父曰汝應外屬何得如此
女曰端心集道絕想人外毀譽不動廉正自足
何必三從然後爲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
兼濟父母女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何況
二親耶忡以問佛圖澄澄曰君歸家潔齋三日
竟可來忡從之澄以臙脂磨麻油傅忡右掌令
忡視之見一沙門在大衆中說法形狀似女具
以白澄澄曰是君女先身出家益物往事如此
若從其志方當榮拔六親令身富貴生死大苦

向得其適仲還許之女便剪髮從澄及淨檢尼受戒立建賢寺澄以勒所遺剪花納七條衣及象鼻澡灌與之得覽羣籍經目必誦思致淵深神照詳遠一時道衆莫不宗焉因其出家者二百餘人又造五寺立精舍匪懈勤苦皆得修立虎甚敬之擢仲爲黄門侍郎清河太守

春秋卷第二十一

後趙錄十二　　春秋卷第二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山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志一作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筴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山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以病免歸永嘉之際天下大亂石勒爲劉淵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

矣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引爲謀主動靜咨之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賓功居多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羣臣莫及而謙虛敬順開襟下士士無賢不肖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肅清百僚屏絕私昵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必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勒

常嘆曰吾每臨大事吾意未了右侯已了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於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不欲成吾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嘆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郭敬

郭敬字季子鄔人也初勒微時敬常識之厚加

資贍給以衣服東瀛公司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在其中敬以勒託之族兄陽陽等時爲解請得免饑寒及貴後辟兵襲苑鄉斬乞活李惲於上白將坑其降卒見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耶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耶因賜衣服鎧馬署爲上將軍悉赦降卒以配之尋還荆州監軍使帥兵寇襄陽勒以驛書勑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

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
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值諜
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
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中
州流民悉降於勒晉別將魏遐率其兄該部衆
自石城降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於沔北樊城
以戍之遂署敬爲荆州刺史

汲桑

汲桑平陽人一云清河貝邱人年二十餘力能

扛百鈞呼聞數里時人服之嘗事成都王司馬
穎穎之死也桑載穎棺於軍每事啓而後行與
勒率馬牧人乘苑馬數百騎投公師藩於清河
藩死退還苑中更聚衆刼掠郡縣自稱大將軍
劉淵永鳳元年桑又起兵趙魏上郡自稱趙王
聲言爲成都王穎報仇以勒爲前驅所向輒克
遂進攻鄴晉將苟晞擊敗之奔於樂陵爲乞活
田甄所殺先是洛中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
桑打椹爲苟作至是而桑敗死桑嘗六月盛暑

而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患不清涼乃斬扇者時軍中爲之謠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衲裘不識寒暑斷他頭

徐光

徐光字季武頓邱人也父聦以牛醫爲業光幼好學有文才嘉平中王陽攻頓邱時年十三掠之而令主秣馬光但書柱爲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光啼哭輒夜不止左右以白陽陽令召光付紙筆光立爲頌陽奇之賜衣因以語勒

勒授記室參軍光春耕服介幘青襟褠褶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勒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於卿而致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襄國詔獄光在獄中註解經史十萬餘言劉曜進圍洛陽百餘日不解勒乃赦光署爲參軍召而問之光曰曜以疲卒十餘萬圍堅城今以我初鋭擊其衰怠其勢必舉於是勒兵四出晝

夜羨行六日行千里至洛陽與曜大戰執之𡬶
遷中書令領秘書監光嘗勸勒除虎威權以安
太子勒不聽及死虎總朝政以私憾殺之

王洛生

王洛生仕勒爲部將王浚之執命洛生將五百
騎送於襄國洛生性勇悍勒欲挫其雄豪幽之
於獄洛生狂獄自刺腹五寸肥盛不陷重以刀
潰其腹出胃而死

李陽

李陽武鄉人也勒幼時與陽隣居相近陽性剛愎每歲與勒爭漚麻池共相打撲互有勝負勒既貴後召其父老悉赴襄國醼坐歡飲陽獨不來勒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來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仇匹夫乎乃使人召之既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牽陽臂曰卿雖老臂中由有力頗復與人鬬否孤往日數得卿尊拳卿亦數飽孤毒手中興書云揎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復與人鬬耶孤往日數厭卿老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賜

甲第一區郎日拜奉車都尉除始興太守因下
令曰武鄉吾之豐沛也萬歲之後寃靈當歸之
其復之三世

張越

張越上黨武鄉人勒之姊夫也仕勒爲廣威將
軍越與諸將蒲博勒親臨觀之戲言忤勒勒大
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

王謨

王謨字思賢齆鼻言不清暢容貌尫短畧無威

儀將拜曲陽令勒疑之以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否勒從之由是政教修明百城尤最出爲都部從事守令去官者十五人

樊坦

樊坦京兆人仕勒爲參軍清愼自守擢章武內史入辭勒勒見坦衣服樊壞大驚曰樊參軍貧甚耶朝服何以壞惡至此坦性疏朴謬誤一作率然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是以窮弊勒笑曰羯賊乃爾大膽暴掠君物盡耶今當相償耳

坦大懼流汗不敢謝勤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閑卿輩老書生也因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恕而不罪

徐龕

徐龕太山人也勇果薄行舊爲刼盜者無不歸之公行抄掠迅如風雨太興元年爲晉太山太守周撫叛於寒山龕部將于藥斬撫及朝廷論功而彭城內史劉遐先之龕怒以郡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寇掠濟岱攻破東莞太守侯

史旄而據其塢勒遣石虎伐之龕懼求降于晉元帝許焉旣而復叛歸勒帝問將帥誰可討龕於王導導以太子左衛率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可使導不從以鑒爲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武威將軍侯禮鮮卑段文鴦討之敗龕於檀邱龕遣使請救於勒弁陳討豹之計勒辭以外難而多所邀求遂使王步都率數百騎爲前鋒張景爲之後繼步都等

淫暴無厭龕甚患之景至東平龕疑其來襲已
也乃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詣晉求降勒大怒
命景守據險要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勑豹
鑒以時進討鑒猶疑憚頓兵下邳不進鑒遂免
官以豹代領其兵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龕復
降勒時石虎屯鉅平將以攻豹豹乃夜遁退守
下邳龕襲豹輜重於檀丘將軍劉寵陸黨力戰
而死未幾龕復叛勒降晉勒復遣虎帥精騎四
萬擊之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城陷被執

送於襄國勒囊盛龕於百尺樓自上攃殺之命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

桃豹

桃豹字安步范陽人也少時以膽力勇騎聞於鄉里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戸侯位上將軍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罵曰爾輩鼠子安知君子豹變之意乎乃入中原爲勒別將襲祖逖於蓬關獲其督護陳超遂爲十八騎之雄留守陳川故城住西臺豹事勒甚謹

歷魏郡太守鎮撫都督轉豫州刺史虎僭立署
爲横海將軍累遷至太保卒

張樓

張樓陽平人也爲臨水長嚴政酷刑殘忍無恵
時人苦之爲之諺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
齒劇虎狼

魏豹

魏豹字叔虎范陽人也累遷太山太守所在有
治名豹孌妾先死豹後守於廩邱而妾見形與

豹言論翼日而卒

張彌

張彌字巨秦汲郡人也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乃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勒曰有何健兒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呼督戰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以爲牙門將軍虎建武二年彌率衆一萬徙洛陽鍾簴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一沒於河

彌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轆轤引之乃出造萬斛舟載以渡之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都

張謐

張謐冀州人也美姿貌幼有逸氣太守陸雲見而異之謂儔侶曰吾聞冀州多名士故不虛也仕勸爲司馬

裴憲

裴憲字景思河東聞喜人也父楷憲少而頴悟

好交輕俠弱冠便折節嚴重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凱皆雋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變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物累攖心其殆過之王浚假節承制以憲爲尚書郎及浚爲勒所破麾下精兵萬人棗嵩等爭詣軍門謝罪餽賂交錯惟憲及從事中郎荀綽恬然私室獨不至勒素聞其名召而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罰憲一作拯茲黎庶討而誅之

爵舊戚歡慶謝交路二君獨與之同惡傲威誠
信阻絕防風之戮將誰歸乎憲神色侃然泣而
對曰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
禮勒乃籍沒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憲綽
家止有書百餘袠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聞之
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
二子以憲爲從事中郎綽爲參軍憲復出爲長
樂太守及勒僭號遷尚書參預機事時制度草
創憲與王波爲之撰朝儀典章文物擬於王者

勒大悅署大中大夫進司徒憲又撰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議以東耕儀親耕宜改服幘勒從之虎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㲄並以文才知名㲄仕虎爲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㲄俱豪俠躭酒好藏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㲄馬奔段遼爲人所獲魚誣㲄使已以虎當襲鮮卑告之爲備虎時適謀伐遼而與魚詞正合悉誅挹㲄憲亦坐免未幾復以爲右光祿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

朝立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勳見尊禮終于石氏之世

傅暢

傅暢字世道北地泥陽人也祖嘏魏太守父祗晉右僕射中書監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以與侍者暢不之惜即以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永嘉之亂遂沒于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要勒甚器重之作晉諸公叙讃二十卷又爲公卿故事九

卷行于世以勒建平元年卒

續咸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厚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羣言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位廷尉東平太守劉琨承制并州以爲從事中郎後沒于勒勒以爲理曹參軍持法詳平國人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

至虎世而死贈儀同三司

張躍

張躍字世淵清河武城人也學敏才達雅善清談勸偉其儀辨拜世子衛軍長史勑世子弘曰張長史人之表範汝其師之

盧諶

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也祖珽晉衛尉卿父志魏郡太守永嘉初遷尚書諶淸敏有理思善屬文好莊老洛陽既陷隨父北依并州刺史劉琨

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叅軍琨收散卒引魏穆帝攻粲粲敗諶得赴琨父母兄弟在平陽者俱爲劉聰所殺建興末隨琨投段疋磾疋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别駕疋磾既害琨尋亦喪敗時江南阻絕往投段末波於遼西流離世故二十餘年虎破遼西復爲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爲軍士所殺時年六十七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行高潔爲一時所重每謂諸子曰

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耳撰祭法註莊子及文集行于世中原喪亂公卿人士殺之殆盡惟諶與河東裴憲渤海石樸滎陽鄭系頴川荀綽清河崔悅北地傅暢中山劉羣並淪陷非所終至顯官恒以爲辱

薛閻訓

薛閻訓字徊明樂安人也仕晉爲主簿後沒于勒任爲幽州刺史

邴輔

郝輔樂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時襄國宮殿臺榭皆輔所營造勒悅之以爲材官將軍

申録

申録字道時爲廣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仕至三公

周延一作周雅又作周承

周延仕至記室參軍初爲館陶令斷官絹數百疋下獄詔以入座議宥之後每設大會使俳優

著帢幘黃絹單衣一優問曰汝爲何官在我輩中一優答曰我本爲館陶令討二十數單衣正坐取是故入汝輩中以爲大笑

韋謏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尤善著述羣言秘要無不綜覽先仕劉曜爲黃門郎後遂仕於虎署散騎常侍歷守七郡皆以清化著名徵爲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莅尚書三爲侍中再爲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陳軍

國之宜多見允納虎嘗徵行讜直言切諫著伏林三千餘言遂演爲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著述及集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然性不嚴重每狥已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徵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爲我對正値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値軟抵耳讜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爲嗤笑冉閔之世進位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胤爲大單于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讜諫曰

胡羯皆我之仇敵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爲變悔之何及請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聞之大怒收謏誅之其子伯陽亦遇害旣而羌胡擾亂道路交錯閔思謏言追贈大司徒

邢嘏

邢嘏河間鄚人也隱居高尚勤頻徵不至乃聚衆數百叛勤勤攻之嘏懼來降任爲征北叅軍嘏無子其姪蓋以旁宗入嗣

宣咸

宣咸隴西人仕虎至太僕卒于官後五年虎夢見咸涕泗囑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逹也虎寤咸夢之言而有感問左右曰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爲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轉爲太常才力不及父遂因咸夢而登列卿

郭穆

郭穆字景通北平人仕晉爲清河太守賜爵關内侯後沒於勒仕至輕車將軍

沐堅

沐堅字壁强河間人也初仕虎爲小豫稍遷至寧北將軍沛王長史石氏之亂彭城王遵廢世自立沛王沖起兵于薊將以討遵乃留堅戍幽州堅時監作水田御下苛刻百姓怨毒乃爲堅形以刀矛斫刺呪令倒𥹳尋而得病若被捶割於是遂殞

張進

張進元城屠各人也爲刺奸外部都督給事舉

刺不避豪右軍中憚之號曰張霹靂

趙明

趙明字顯昭南陽人也虎攝位拜爲尚書及誅勒諸子明諫曰明帝功格皇天爲趙之太祖安可以絕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須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遷貞固之風時論常比之蘇則

孟卓 一作趙孟卓

孟卓字君偉廣平人也少修清苦之操有一單

裒十年不辦雖處困厄晏如也仕勒爲右執法郎

劉羣

劉羣字公度中山魏昌人晉太尉廣武侯琨之子也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爲偏軍將軍數從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衆心及琨被害與從事中郎盧諶等依末波虎滅遼西羣與內弟崔悅及盧諶等同時陷沒虎皆優禮之署羣爲中書令累遷秦州刺史尚書左僕射冉閔僭立加

行臺都督尚書左僕射如故閔敗爲燕所執遂遇害羣從弟啓啓弟逖與羣俱在末波中後亦並沒于虎虎以啓爲尚書僕射後歸仕晉從中軍殷浩北伐爲姚襄所陷逖爲虎侍中隨啓歸晉拜驍騎將軍

王安

王安本胡人也在雍邱祖逖甚愛之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厚資遣之遂仕勒爲左衛將軍約後爲勒所殺安乃歎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

乃往觀刑竊取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

陳武

陳武字國武本胡人育於臨水令陳君陳君奇之起議欲易其故字武長跪自啓曰里語有之亭都鼠數聞長者謂今當易字寔有私心嘗聞長卿慕藺相如之行故字相如往在鄉里乆聞故老之說稱漢使蘇武執忠守志不服單于流於漠北擁節牧羊寄秋雁以訴心因行雲而託

誠高山仰止意竊慕之陳君嘉其志遂名之曰武又欲令字仲顯其本是胡人而勸虎諱之曰國因字之曰國武

劉光

劉光安定人也一云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氏（一作子楊）遊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怪事徵有驗赤眉敬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一作綏）經笁龍嚴諶謝樂子等衆至數千人聚

於杜陽山僭稱大皇帝建元龍興赤眉與經爲
左右丞相龍諶爲左右大司馬樂子爲大將軍
虎鎮西將軍石廣擊斬之光頸無血十餘日面
色無異於生

解飛

解飛不知何許人仕虎爲尚方令侍中御史機
巧若神妙思奇發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麗不可
勝紀飛嘗爲虎作檀車廣丈餘四輪作金佛像
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

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輙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又有指南車及司理車又有舂車木人及作行碓于車上動則人蹋碓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于車上行十里輙磨一斛（一作十斛）此車皆以朱彩爲飾唯用將車一人車行則衆巧並發車止亦止皆飛與尚方令朱猛變所造虎以其構思精微賜飛爵關內侯賞賜甚厚

虎後又納飛言于鄴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饑甚乃止

孫輝

孫輝字光休晉中書令顗之少子也顗避地河朔邑居武遂生輝輝仕虎射聲校尉其子緯字元文幽州都督緯生周字季治後燕高陽王文學輝兄烈避趙王倫之亂徙居昌黎遂稱昌黎孫氏烈生岳仕前燕侍中歷幽州刺史右將軍

郭機 弘傳作權

郭機鮮卑部人也初降于勒勒問曰卿若得吾者當殺吾否機曰若登時得至尊必殺不疑也勒曰卿健兒也引為參軍與共言事後為河東王生前鋒將軍率鮮卑涉璝部眾二萬擊虎與虎將石廣戰於潼關廣等敗績既而鮮卑密通于虎生遂敗死機將餘衆據上邽歸晉

麻秋

麻秋太原胡人也仕勒為征東將軍虎世為涼州刺史率衆伐涼互有勝敗秋植性虓險鴆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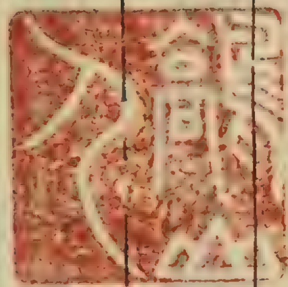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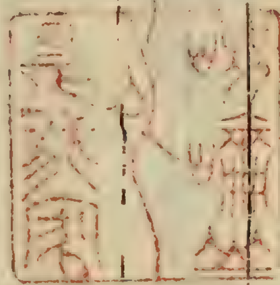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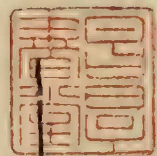
有兒啼母輙恐之曰麻胡來啼聲還絕冉閔之亂率衆奔鄴秦苻洪使子雄迎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因宴鴆洪爲秦世子健所殺

張才

張才鄔譚部人也善碁博蹴踘鬬雞諸伎身長八尺飲酒石餘不亂歷位殿中將軍冀州刺史義陽王鑒殺遵自立復欲殺閔乃使才等于夜刺之不克被執斬于中華門

蔡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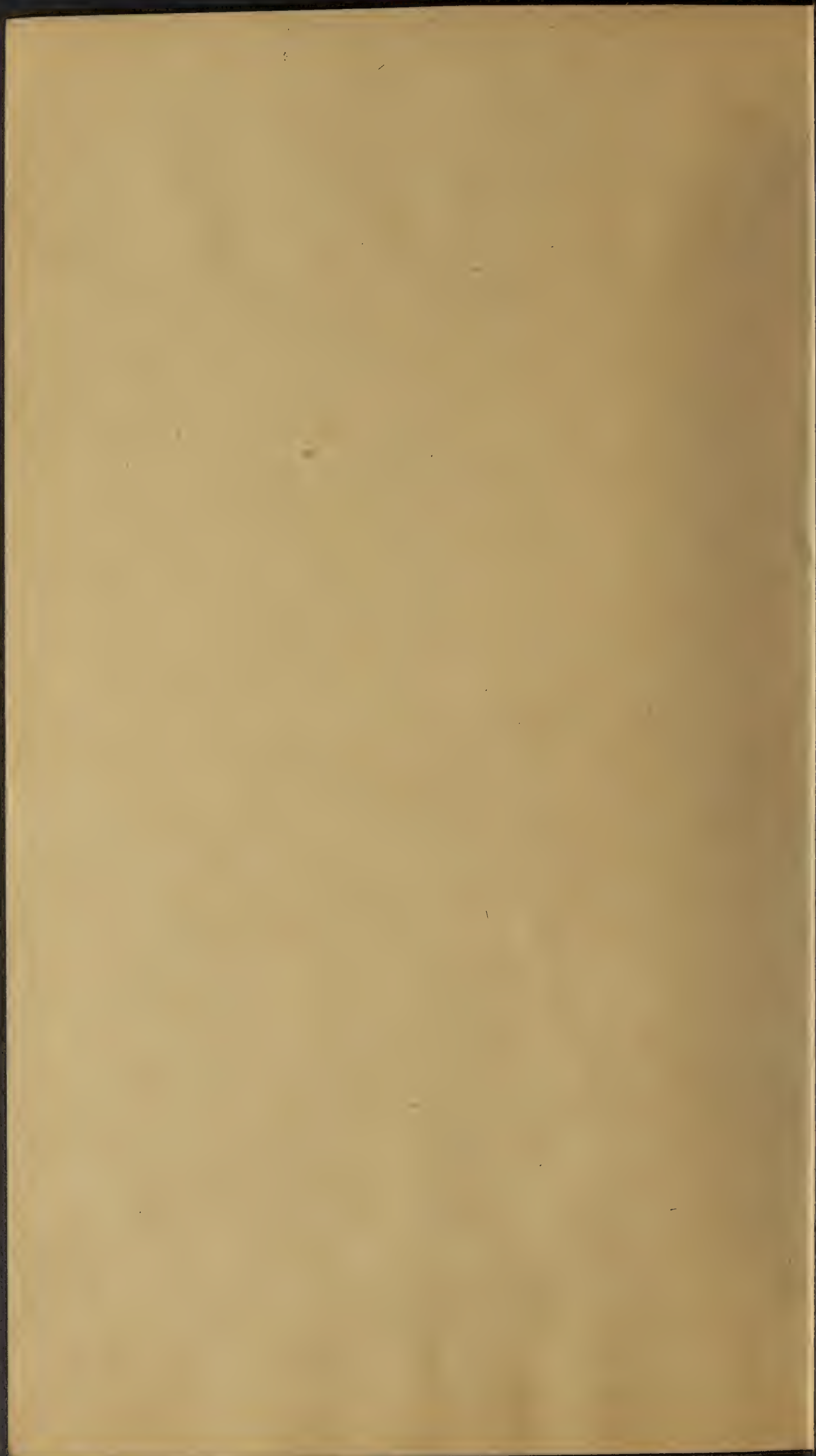
蔡裔仕虎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裔撫床一呼賊衆皆顛時人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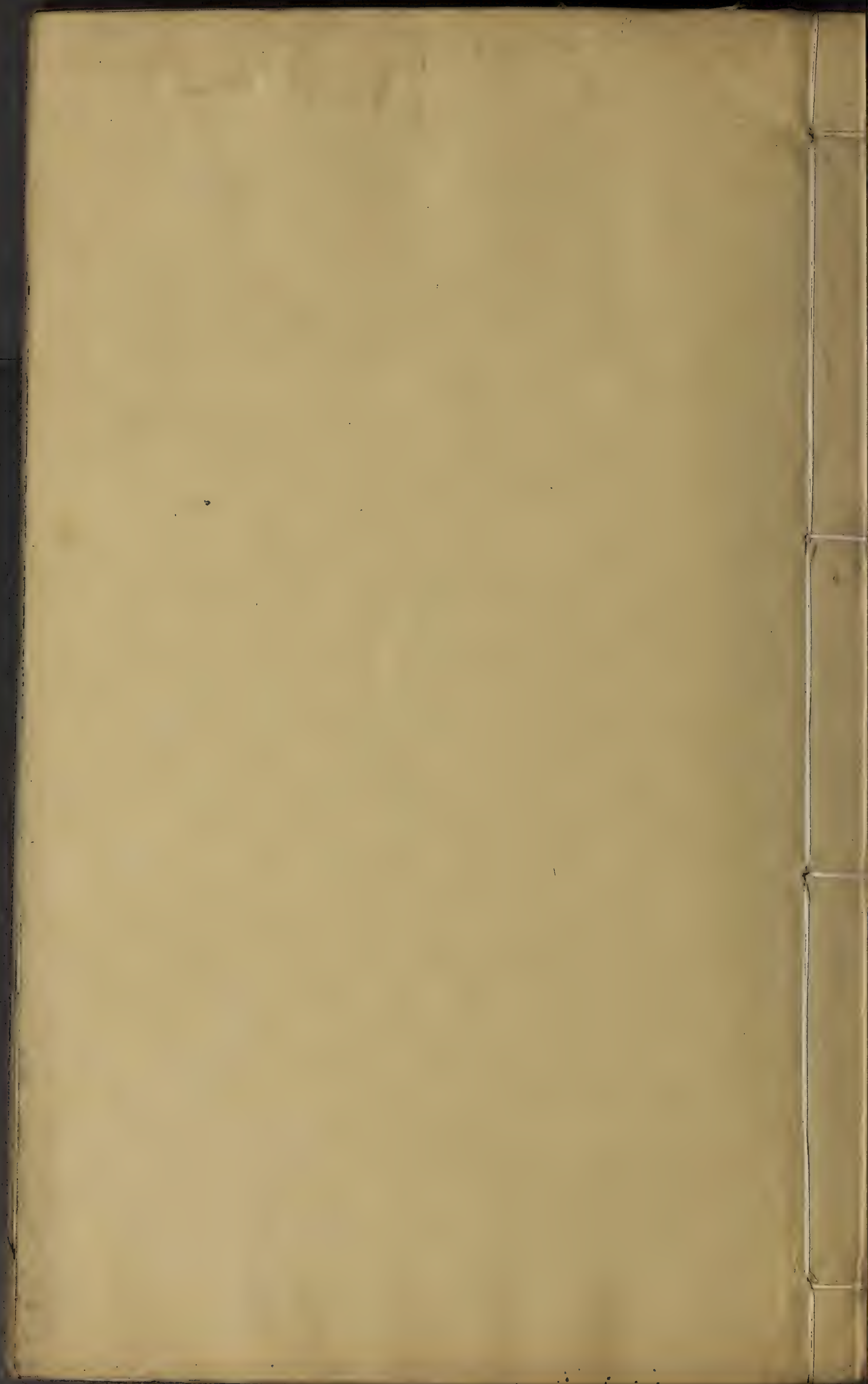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前燕錄目

仁和　汪日桂一之　重訂

慕容翰

慕容仁

慕容恪

文明段氏

景昭可足渾氏

前燕錄九　　　春秋卷第三十一

裴嶷　開

游邃

高瞻　開　商

劉瓚
陽裕
陽騖
封奕
宋該
韓恒
鮮于亮
高詡
乙逸

前燕錄十　春秋卷第三十二

賈堅

慕輿根

李洪

悅綰

皇甫眞

梁琛

公孫鳳

公孫泳

王歡

悉羅騰

安屈

劉洛

前燕錄目 畢

前燕錄一　春秋卷第二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瓌鮮卑人也本出於昌黎之棘城昔高辛氏遊於海濱留少子厭次以君北夷遂世居遼左邑於紫濛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畧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十一世祖乾歸者（乾歸述異記作乾羅）見神著

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曾祖莫護跋魏初帥諸部落大人日塞外入居遼西從司馬懿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王府一作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爲慕容遂以慕容爲氏祖木延左賢王從毋丘儉征高驪有功加號大都督左賢王父涉歸一名奕落韓以全柳城之勳進拜鮮卑單于遷邑遼東北於是漸變舊

風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卽以慕容爲姓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晉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長必爲命世之器匡定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冠一作幘簪遺之以結殷勤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涉歸始寇昌黎安北將軍嚴詢敗走之斬獲萬計太康四年涉歸卒弟耐一作刪篡立將謀殺廆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乃走匿於遼東徐郁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

入屋發視竟無所見遂得免難太康五年國人殺耐迎廆立之代領部落初涉歸與宇文鮮卑素有隙廆將修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掠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之戰於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掠昌黎每歲不絕太康六年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國城驅掠萬餘人而還太康七年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率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龕遣

督護鄀一作賈沉將兵救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於路沉力戰斬丁遂復扶餘國爾後廆每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扶餘之口太康十年夏四月廆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夷理殊強弱固別豈宜與晉國競乎何為不和以害吾百姓乃遣使詣晉乞降帝嘉之拜鮮卑都督五月廆謁見東夷校尉何龕抗士大夫禮巾衣詣門龕嚴軍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

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甚慚彌加敬憚時東
胡宇文氏鮮卑段氏部落以廆威德日廣懼有
并吞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
撫之鮮卑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元
康四年廆以遼東僻遠徙於徒河之青山後又
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所謂紫濛之邑也復
移居之乃敎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
垂大水廆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
褒賜命服太安初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

盛遣其弟屈雲寇邉雲別帥素怒延（一無怒字）攻掠諸部廆親擊敗之素怒延恥之復率衆十萬圍廆於棘城衆咸震懼人無拒志廆曰素怒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馬出擊素怒延大敗之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餘家來降廆署爲建威將軍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

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時魏昭帝諱祿官卒弟穆帝諱猗盧總攝三部先是昭帝之世廆爲東部之患昭帝遣弟左賢王普根擊走之至是與廆通好永嘉三年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詔以勃海封釋代之釋收斬本永嘉五年初東夷校尉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等託爲臻報讐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東夷校尉

封釋懼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百姓失業
流亡歸廆者日月相繼廆給廩遣還願留者卽
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廆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
望成大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
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罷本爲名內實幸災爲
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
垂已二紀中原離亂神州屢敗勤王仗義今其
時也大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

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吾國此則吾霸王之基也一云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率騎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晉懷帝蒙塵於平陽王浚承制以廆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以非王命所授拒而不受廆復遣翰攻段疾陸眷取徒河新城至陽樂引

兵而還翰因鎮徒河壁青山時兩京傾覆幽兾淪陷中國流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法政不立士民往往逃去㕍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惟廆刑政修明虛懷引撫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盧江黃泓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逄羨廣平遊邃北平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及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安定皇甫岌岌弟眞及抽

子裕並典機要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城與高句驪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爲之置樂浪郡以統爲太守遵參軍事建興中王浚爲石勒所殺幽州喪亂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自薊逃奔昌黎悉來依廆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乃立郡以統流民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邱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郡公

晉元帝建武元年春三月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公爵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雖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強故也今宜遣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討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

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太興元年春三月元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固辭公爵不受以游邃爲龍驤長史劉翔爲主簿命邃創定府朝儀法長史裴嶷言於廆曰晉室微弱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

以漸并取以爲西討之資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任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太興二年廆封畧漸廣進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中州士望懷集流亡而士民多歸於廆心不平之數遣使招附莫有赴者意廆拘留之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氏叚國氏等謀滅廆以分其地毖所親渤海高瞻力諫不

從於是三國合兵來伐諸將請擊之廆曰彼信
崔毖虛說欲邀一時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
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不可與戰當固
守以待之彼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服
久必携貳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三國
自相猜忌待其人情沮惑然後擊之破之必矣
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
宇文大人聲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二國疑
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宇文大人悉獨官

曰二國雖歸我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率衆數
十萬逼城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
翰遣使謂廆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
以計勝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
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
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若合兵爲一彼得專意
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
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懷疑貳遼東韓壽言
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

容若奇兵卒起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乃聽翰
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今不入城
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也遂分遣數千
騎襲翰翰潛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
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
進也使者既去翰即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
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
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
廆使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為前鋒自將大

兵繼後悉獨官自恃其衆初不設備見廆兵至
方率衆逆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衝其
營縱火焚之衆皆振擾不知所爲遂大敗之悉
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獲皇帝玉
璽三紐崔毖聞之懼廆之仇已使兄子燾一作濤
詣棘城僞賀廆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吾
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
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
乎燾懼首服廆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

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悉與數十騎棄家室奔高句驪悉降其衆廆以子仁爲征虜將軍鎮遼東宮府市里安堵如故高句驪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寇掠遼東廆遣樂浪太守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徙崔燾高瞻韓恒石琮等於棘城待以客禮尋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篤不就廆頗不平之竟以憂卒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爲表令裴嶷奉之幷所獲三璽詣建康獻之高句驪數寇遼東廆遣建威將軍翰征虜將軍

仁伐之句驪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

太興三年春三月裴嶷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儁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乃遣使隨嶷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一千戶

太興四年冬十二月加廆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侍中單于竝如故遣謁者即授印綬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守宰

廆於是備置僚屬立子皝爲世子作東樓以裴嶷游邃爲長史裴開爲司馬韓壽爲別駕楊耽爲軍諮祭酒崔燾爲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以朱左車孔纂胡毋翼等夙德清望請爲賓友以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命皝與國冑束脩受業廆覽政之暇亦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徙翰鎭遼東仁鎭平郭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永昌元年冬十二月段末柸初統其國而不修

備廆遣世子皝襲之入令支掠其居民千餘家及名馬寳物而還

晉明帝太寧元年春二月廆以長史裴嶷爲遼東相

太寧二年秋七月晉遣使者加廆邑五千戶重申前好

太寧三年春三月石勒遣使通和廆拒之送其使於建康勒怒加宇文乞得歸一作龜官爵使之擊廆廆遣皝拒之以遼東相裴嶷爲右部都督

率索頭叚國爲石翼命征虜仁自平郭趣伯林爲左翼乞得歸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兄子悉拔雄襲仁於伯林仁逆擊悉拔雄斬之悉虜其衆乘勝與皝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棄軍走皝仁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三百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徙其民數萬戸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歸敗其東部大人逸豆歸逐而殺之因自立爲主冬十一月廆與叚氏方睦爲叚牙謀使之

徙都牙從之卽去令支國人不樂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爲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九月遣使拜廆侍中位特進餘悉如故

咸和二年春二月廆遣使詣建康固辭爵位優詔不許

咸和三年冬十二月己卯後趙石勒殺趙主劉
曜
咸和四年春正月趙石虎取長安冬十二月羌
酋姜聰殺吐谷渾王吐延吐延廆之庶兄吐谷
渾子也延死其子葉延立保於白蘭山自號其
國曰吐谷渾
咸和五年春晉又遣使加廆開府儀同三司固
辭不受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
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

稼穡者民生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爲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

咸和六年秋僚屬宋該等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别不足以鎭華夷其表請進廆官爵叅軍韓恒駁曰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凶逆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要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悦出恒爲新

昌令於是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耀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欽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險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為禾黍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庭屢逼京輦王敦倡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

僅汜普天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躍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爲邱明耻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弱臣強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勾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士英賢比肩不聞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

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罹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揚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拒魏赤壁克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志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儁匿志藏其勇略耶將呂蒙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遺孽中州人士逼迫勢促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疆衆心所去敵有釁矣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

見聞者也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己答晉參
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庾公居元舅之尊處中
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寬於寇難之際受
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
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
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
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耻必除
寬在一方敵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
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

遣陳寫言不盡宣廆使者遭風沒海廆復更寫前箋并齎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克平崏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凶逆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掘毀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強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凶逆之橫跨躡山河盜稱尊號者也天授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涖

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
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
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
京師常假寤寐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
馬不稅駕動成義舉令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
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
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
匡伯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
藩翰敦奬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

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土南極冀方而悉屬寇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尊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民望風向化廆得祗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計侃答

虜書云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陷之矛集鮫犀不入之盾惟在足下復荅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伐段國北擊塞外遠綏索頭荒服獻欵惟北部未賓屢遣征討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國官一作摧勒然忠義竭誠見於辭表今騰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也

咸和七年春三月趙王石勒遣使復修前好廆拒而不納

咸和八年夏五月甲申（晉帝紀作乙未）廆薨於文德殿葬於青山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公皝為燕王追諡武宣王及儁僭號改諡武宣皇帝廟號高祖

春秋第二十三卷

前燕錄二　春秋卷第二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皝上

慕容皝字元貞小字萬年廆第二子單于妃段氏所生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善權畧尚經學多材藝尤善天文國人稱之廆爲遼東公立爲世子晉建武元年拜冠軍將軍永昌初拜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伐累立奇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咸和八年夏五

月廆卒皝嗣遼東公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
史督攝部內赦繫囚以左長史裴開爲軍諮祭
酒郎中令高詡爲玄菟太守以帶方太守王誕
爲左長史誕以東遼太守陽騖爲才而讓之皝
從之以誕爲右長史六月遣長史渤海王濟等
告喪於晉秋八月初宇文逸豆歸既殺乞得歸
自立至是皝率騎討之軍於廣安逸豆歸懼請
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皝初嗣位用法嚴
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真切諫不聽庶兄

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同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並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至是並懼恐不自容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事覺先賜昭死遣使案檢仁之虛實遇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者東據平郭皝遣軍諮祭酒封奕慰撫遼東文以廣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衆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等討之仁盡衆拒戰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爲仁所獲壽嘗爲仁司馬遂沒於仁襄平令王永

將軍孫機舉兵遼東叛以應仁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遼東相太原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皆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東之地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仁援皝追思皇甫眞之言以爲平州別駕

咸和九年春正月皝遣軍諮祭酒封奕攻卑木堤於白狼揚威將軍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皆破斬之材官將軍劉佩攻乙連不克三月段遼遣兵寇徒河皝別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復

遣弟蘭與慕容翰共寇栁城栁城都尉石琮與城大慕輿埿并力拒守蘭等不克而退遵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閭守二旬琮埿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皝遣寧遠將軍汗及封奕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

兵大敗死者大半奕整陣力戰故得不沒夏四
月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秋八月王濟還遼
東晉成帝詔遣侍御史王濟祭遼東公廆又遣
謁者徐孟閭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
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
廆故事船下馬石津皆爲仁所留冬十一月皝
自征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
師進入城仁所署東夷校尉翟楷遼東相龐鑒
單騎遁走皝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止之仁所

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爲遼東相安輯遺民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十二月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寓擊走之遂徙新昌入襄平

咸康元年春正月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矯軍諮祭酒封奕爲之秋七月立子儁爲世子遣右司馬封奕率兵襲擊宇文別部涉奕干一作涉夜干大獲而還涉奕干率騎追戰於渾水又敗之冬

十月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齊等自海道趣棘城遇風不至十二月齊等至棘城皝始拜朝命

咸康二年春正月皝將乘海討仁襲其不意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冰一作凌下同自仁反巳來三凍皆成昔光武合滹沱之冰以成大業天其或者欲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沮謀者斬壬午皝親率三軍從昌黎踐冰而進仁不虞皝至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之赦吏民之爲仁

所詿誤者遼東遂平皝引而還因遣使上表於晉曰臣躬征平郭遠假陛下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爲結冰凌行海中三百餘里臣自立國以來及問諸故老初無海水冰凍之歲今遣使以聞夏四月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夜襲武興遇雨而還都督張萌追擊擒之遼別遣弟蘭帥步騎數萬屯於曲水亭將攻栅城西曲水宇文逸豆歸入寇安晉以爲蘭聲援皝率步騎五萬擊

之師次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逸
豆歸棄輜重走皝遣右司馬封奕率輕騎追擊
大破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皝謂諸將曰
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將復至宜於栁城左右設
伏以待之乃遣封奕率騎數千潛伏於馬兜山
七月叚遼果將數千騎襲來寇抄奕夾擊大破
之斬其將榮伯保九月皝遣兼長史劉斌兼郎
中令遼東楊景送王齊徐孟等還建康因遺書
於侍中顧和云今致繡靴一緉復致書於大司

馬桓溫溫荅䖍書曰承將軍厲奮戎武激揚士
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冬十月使世子儁伐段
遼諸城右司馬封奕攻宇文別部皆大捷而歸
十二月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
咸康三年春正月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
使折衝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
爲勃援夏四月乙連飢甚段遼以車數千輛輸
乙連粟蘭勃要擊獲之六月遼又遣從弟揚威
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䖍子遵於興國城與遵

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皆見尊敬遼數與皝相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爲甥舅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搆怨戰無虛日百姓凋敝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爲北平相秋九月鎭軍左長史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從群議一作上議遂以咸康三年冬十月丁卯僭即王位於文德

殿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備羣司以封奕爲相國韓壽爲司馬裴開爲奉常陽鶩爲司隸王寓爲太僕李洪爲大理杜群爲納言令宋該劉瞻（一作睦）石琮爲常伯皇甫眞陽協爲冗騎常侍宋晃平熙張泓爲將軍封裕爲記室監自餘文武授任各有差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十一月甲寅追尊父廆爲武宣王母段氏爲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王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爲

邊患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討遼自請盡師國中之衆會之并以弟寧遠將軍汗爲質趙王石虎大悅厚加慰荅辭其質遣還期以明年大舉

咸康四年春正月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請聽師期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餘人悉拜龍騰中郎帥舟師十萬步騎七萬伐之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遣弟蘭來拒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及畜

産萬計以歸夏四月癸丑晉遣使者策拜皝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戸持節都督單于公餘悉如故五月趙王虎至徐無遼奔密雲山虎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先攻段遼而自專其利率衆來伐皝聞趙師之至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冗騎常侍等官虎至於棘城戎卒數十萬燕人振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強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虎遣使四出招

誘民夷皝成周內史崔壽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將軍宋晃等凡三十六城皆叛應之冀陽流寓之士殺太守宋燭迎降（燭晃之從兄也）營邱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喻吏民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朝鮮令昌黎孫泳（泳一作永）帥衆拒趙大姓王清等密謀內應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懼請罪泳皆赦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鄉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戊子

趙兵進次棘城皝欲出亡帳下折衝將軍慕輿根諫曰趙強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畧國民兵強穀足不可復敵竊謂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支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強寇在外衆心恟懼事之安危係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強

以勵將士不宜示弱今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百倍一作自倍皝問計於相國封奕奕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強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趙兵四面蟻附圍守旬餘左右或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王

辰遣子蕩寇將軍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趙兵驚擾皆棄甲逃潰恪等乘勝追擊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崔燾常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驪皝賞鞠彭孫泳慕輿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衆功曹長史劉翔爲之申理多所全活築戍凡城而還冬十二月段遼降皝遣使詐降於趙請兵應接石虎遣征東將軍麻秋率衆三萬迎之以尚書左丞遼故臣陽裕爲秋司馬皝自率

諸軍迎遼遼密與皝謀覆趙軍皝遣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單騎遁免一作步走得免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爲郎中令鮮于亮爲左常侍

咸康五年夏四月皝前軍師將軍評廣威將軍軍折衝將軍慕輿根輕車將軍慕輿泥襲趙遼西斬趙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掠千餘戸而歸段遼謀叛皝誅之及其黨與數十

人送遼首於趙趙王虎使鎮遠將軍石城入寇凡城不克進陷廣城五月魏昭成帝諱什翼隸遣使求婚皝以其妹與平公主妻之其年皝伐高句驪兵及新城高句驪王釗乞盟乃還又使子湯冦將軍恪平狄將軍霸等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春秋第二十四卷

前燕錄三　　　春秋卷第二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皝下

咸康六年春正月高句驪王釗遣世子來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將軍翰奔於宇文逸豆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以故得周遊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

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因以逃歸皝大悅賜遇甚厚秋八月皝自以雖稱燕王未受晉命乃遣長史劉翔一作祥下同叅軍鞠運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刻期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昬明之主皆能親賢竝建則政致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

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王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昭然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徃事至令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

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儔陛下深敦渭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榮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喈何辭而起徃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召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

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昝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後更處焦爛之日耳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回違一作不對故容身

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髪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荅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勳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

足以爲害吾嘗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有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虛已好善天下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灑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遥雅談卒歲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及今交鋒接刃一時務

晨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九月皝將圖石氏謂諸將曰石虎自以安樂諸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冬十月皝親率驍騎二萬出蠮螉塞襲趙戍將當道者皆擒之長驅至於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拒守不敢出戰遂破武遂津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而還

咸康七年春正月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一作西字福地也使唐國内史陽裕等築龍城搆門闕宮殿廟園廟園一作宗廟籍田遂改柳城爲龍城縣時棘城黑石谷黑石谷三字一作里字有大石自立而行二月乙卯長史劉翔等至建康成帝引見問慕容鎮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翔爲皝求大將軍假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搆亂長江以北翦爲寇藪未聞

中華公卿之胄有一人能攘臂操戈摧破凶殘者也獨慕容鎮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爲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爲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疎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尚書諸葛恢翔之妹（一作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爲夷狄相攻中

國之利惟名與器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
容鎮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朝廷何
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今晉室阽危
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向使靡鬲之功
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室
皆爲左衽矣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
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四海所以未一良
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
中常侍彧弘曰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

吞江漢自索頭宇文暨諸小國無不臣服惟慕
容鎮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
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公孫淵
無尺寸之益於吳吳王封爲燕王加以九錫今
慕容鎮軍屢摧賊鋒威振秦隴虎北遣重使甘
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慕容鎮軍
惡其非正𨓜而不受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
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
爲之入言於帝帝意亦欲許之䖍又書與庾冰

責其兄弟秉權不能爲國雪耻氷見書甚懼以
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皝稱燕王
時庾翼荅書與皝云鄧伯山荅送此犀皮兩襠
鎧一領雖不能精好謂是異物故復致之乙卯
成帝使兼大鴻臚郭悕希一作持節拜皝使持節
侍中大將軍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
于燕王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又以世子儁爲假
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
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翔爲代郡太守

封臨泉鄉侯加員外散騎常侍翔固辭不受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酬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宗廟爲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晏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及翔北還棘城公卿餞之翔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艸猶宜早除況寇讐乎今石虎

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皝以翔爲東夷校尉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爲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爲右司馬中尉鄭林爲軍諮祭酒九月皝以恪爲渡遼將軍鎭平郭平郭自翰仁之後諸將軍無能繼者及恪至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驪兵句驪畏之不敢

入寇冬十二月䟦遣使聘魏并薦其宗女

咸康八年夏六月石虎率衆來伐䟦大破之秋

七月丁卯䟦營龍城新殿昌黎大棘縣城河岸

崩出鐵䉋頭一千一百七十四枚永樂民郭陵

見之詣䟦言狀以是日到䟦曰經始營殿鐵䉋

具出神人允協之應也遂賜陵爵關內侯冬十

月䟦遷都龍城大赦境內十一月䟦親帥勁卒

四萬入自南陜以伐宇文高句驪使建威將軍

翰及平狄將軍霸爲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勒

衆萬五千從北道而進高句驪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弟武統精鋭五萬拒北道躬率羸兵以防南陜翰等先至與釗戰於木底皝以大衆繼之左常侍鮮于亮與數騎先犯高句驪陣所向摧陷句驪陣動大衆因而乘之句驪大敗左長史韓壽斬其將阿佛和度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馬遁走輕車將軍慕輿埿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寓等戰於北道軍皆敗沒由是皝不復窮追遣使招釗釗不出

覩將還韓壽曰高句驪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既去必復鳩聚收其餘燼猶足爲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覩從之掘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收其府庫累世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城而還

晉康帝建元元年春二月高句驪王釗遣其弟稱臣於覩貢方物以千數乃還其父尸猶留其

毋爲質宇文逸豆歸遣其相國莫淺渾將兵來
伐諸將爭欲擊之皝不許渾以皝爲憚之荒酒
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怠巳甚今則可一戰
矣遣翰帥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秋七月昭成帝復求婚於皝皝使納馬千疋爲
禮昭成不與又倨慢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
儁師前軍師將軍評等伐之昭成率衆遁走評
等無所見而還冬十月皝躬巡郡縣勸課農桑
復大起龍城宮闕

建元二年春正月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皝遂親帥騎二萬伐之以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廣威將軍軍渡遼將軍恪平狄將軍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逸豆歸遣驍將南羅大涉奕干紀事本末作涉夜干將精兵拒翰皝遣人馳謂翰曰奕干雄悍勇冠三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銳以屬涉奕干奕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若克之

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奕干之爲人徒有
虛名實易與耳不宜縱敵以挫吾兵氣於是進
戰翰自出衝陣奕干出應之霸從旁邀擊遂斬
奕干宇文士卒見奕干死不戰而潰燕兵乘勝
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遠遁死漠北宇文氏
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産資貨闢地千餘里徙
其部民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干所居城爲
威德城使弟左將軍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
中流矢卒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皝

伐逸豆歸石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彪追擊破之皝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翰與宇文戰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於家試馬或告翰欲爲變乃賜翰死詳具翰傳二月昭成帝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后於燕夏四月趙平北將軍尹農率衆寇凡城不克而去秋七月皝遣使奉聘求交婚於魏昭成許之九月以烈帝諱翳槐女妻之

晉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皝以牧牛給貧家使
佃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自有牛而無地者
亦佃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
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
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
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
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
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
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

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力一作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世號次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索千里無烟飢寒流隕相繼溝壑武宣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俗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

流人之多於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
者十有三四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
強趙東滅句驪北取宇文拓境三千里增民十
萬戸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悉罷諸苑以
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不當更
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人用殿下之牛牛非殿
下之有將何在哉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
矣爾者則深副樂土之望戎旗南指之日中國
之人皆將壺飱奉迎石虎誰與居乎且魏晉雖

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
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
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
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
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
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
患句驪百濟及宇文段部之民皆兵勢所徙非
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
狹湊都城恐方爲國家深患宜分其兄弟宗屬

徙於西境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
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
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
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
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
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
稱時求者自可隨須致（一作置）之列位非此已往
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
思言若渴故人盡蒭蕘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

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包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趨越必不得其所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特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

數巳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歸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儁之路皝之所言當也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掩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皝乃下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蕭廣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

悉司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
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
牛墾官田者竝依晉魏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
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
息勲誠既多官未可減俟克平兇醜徐更議之
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
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祿夫人臣闕言於人
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
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禁錮亦由孤之

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錫錢五萬宣示內外有欲陳孤過失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皝雅好文學嘗親臨庠序勸以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二月有黑龍白龍各一見於龍山皝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還宮赦其境內殊死已下號所居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佛寺於山上賜大臣子弟

爲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飲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並以敎胄子冬十月皝以古者諸侯即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十一月渡遼將軍恪攻高句驪拔南蘇置戍而還平狄將軍霸戍徒河時趙將鄧恒將兵數萬屯樂安將爲攻取之計畏霸終不敢犯

十三年皝遣世子儁及廣威軍渡遼恪折衝慕

輿根三將軍率騎萬七千襲扶餘僞居中指授軍事皆以任恪遂拔扶餘虜其王玄及部衆五萬餘口而還皝署玄爲鎮軍將軍以女妻之

十四年春正月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夏五月戊申晉遣使進皝爲安北大將軍餘悉如故冬十月饗群臣於承乾殿右長史宋諺一作該性貪賜布百疋令自負而歸以愧其心皝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郡爲興集縣河間郡爲寧

集縣廣平魏郡爲興平縣東萊北海郡爲育黎縣吳郡爲吳縣（前數郡字一作人字）悉隷燕國

十五年秋七月皝畋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宜還也秘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八月皝復見白兎馳馬射之馬倒墜於石上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遂有疾未幾疾甚引世子儁屬以後事曰今中原未平方經建世務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

士秋志行高潔忠鯁貞固可托大事汝善待之

九月丙申薨於承乾殿時年五十二在位十五

年冬十月葬於龍山僞僭僞號追謚文明皇帝

廟號太祖陵曰龍平

春秋第二十五卷

前燕錄四　　春秋卷第二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儁上

慕容儁字宣英小字賀賴跋皝之第二子也母段氏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初廆常言吾積德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旣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凡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覽書史有文武幹略彬彬文雅更善詞賦至於器物車室皆著讚以爲勸戒皝之八年

晉遣使者拜皝爲燕王以儁爲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十一年晉拜使持節鎮軍將軍

元年春正月儁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遣使詣建康告喪以翁友一作交爲左賢王左長史陽騖爲郎中文武百官進位各有差是月令造刀二十八口銘曰二十八將隸書夏四月趙王石虎死趙魏大亂平狄將軍霸上書於儁曰石虎窮極凶暴天

之所棄餘燼尚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
仁恤若大軍一舉勢必倒戈北平太守孫興亦
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
喪弟許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
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
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儁曰鄴中雖亂
鄧恒據安樂兵強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
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
爲患將若之何霸曰恒雖爲石氏拒守其將士

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請為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若聞之勢必振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奕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事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強士練居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離中國之民

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誥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從事中郎黃泓曰今太白經天歲星集於畢北天下易主陰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殿中一作廣威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

顧虛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乃發兵伐趙以恪爲輔國將軍評爲輔弼將軍陽騖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秋七月晉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冬十二月儁遣使至凉州約張重華共擊趙高句驪王釗送前東夷

護軍宋晃於雋雋赦之更名曰活拜爲中尉
二年春二月雋使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
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雋自中道出盧龍塞
三道並進伐趙以恪及鮮于亮爲前鋒命輕車
將軍慕輿泥槎山開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内
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眞留統後事
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恒惶怖焚倉庫棄
安樂道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曾曰
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

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儁會於臨渠三月進次無終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以數千人守薊乙巳儁攻陷薊城執他斬之儁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坑其士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乃釋之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爲石氏拒燕衆莫爲用乃率入城令長出降儁復以產爲太守產子績爲幽州別駕棄家

從王午在魯口鄧恒謂午曰續鄉里在北久宜
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爲人累不如去
之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而續乃能立
義捐家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
衆望恒乃止午猶恐終爲恒所害乃資遣之及
到儁責其背親後主續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
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
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其言遂善待之夏四月
儁以弟宜爲代郡城郎孫泳爲廣寧太守悉置

幽州郡縣守宰甲子儁使中部侯釐慕輿句督
薊中留事自將擊鄧恒於魯口軍至清梁恒將
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
鋒都督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數十人早
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
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
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
復何所疑王但安枕而臥臣等自爲王破之儁
不能自安内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

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
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
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畧盡儁引兵還薊
秋八月代郡人趙榼帥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并
州刺史張平儁乃徙廣寗上谷二郡民於徐無
代郡民於凡城九月儁南狥冀州取章武河間
趙故章武太守賈堅帥部兵邀評戰於高城擒
之於陣斬首三千餘級遂以評爲章武太守恪
爲河間太守冬十月儁還薊留諸將守之還至

龍城謁陵廟
三年春二月冉閔僭稱大號攻圍襄國趙王石
祗危迫遣故太尉張舉乞師許送傳國璽姚弋
仲亦遣使來告儁以悅綰爲禦難將軍帥兵三
萬徃會之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郎
廣甯常煒來聘儁引之觀下使記室封裕詰之
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敢僭
稱大號煒曰天之所典其致不同狼馬紀於三
王黃龍表於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

用兵殺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以興商周之業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終成魏氏之基茍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況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勳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否又聞冉閔初立鑄金爲己象以卜成敗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緯曰誅暴之日在鄴者畧無孑遺璽何從而向

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姦佞之徒欲僭奇炫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於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爲徒取灰滅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石氏貪暴親率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還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罷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

乃欲相滅也魏主誅翦屠氏雖不爲燕臣子之心聞仇讐之滅義當何如而更爲彼責我不亦異乎吾聞死者骨肉下於土精魂升於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勸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彼不憚殺身以狥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與焉遂赦之使出就館夜遣其隣人趙瞻徃勞之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奈何煒曰吾自結髮巳來尚不欺布

表兄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處東海不敢避也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瞻具以白雋雋怒乃囚煒於龍城雋遂還薊三月渤海人逄約因趙亂擁衆數千附於冉閔閔以約爲渤海太守趙故太尉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爲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雋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鄉里隔絕日久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各有心非所

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約素信重
奕卽出見奕於門外各屏騎卒單馬交語奕與
論殺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鄉情相愛
重誠欲與君享祚無窮今既獲展奉不可不盡
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
其強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
王奕世載德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
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咸思有
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且

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儁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爲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因挾之而馳至奕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爲決之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儁以放爲渤海太守準爲右司馬與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更其名曰釣夏五月廣義將軍岷山公黃筃

上表儁曰吾名號未異於前何便宜爾自今但
可白紙爲疏秋八月儁遣恪畧地中山評攻王
午於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上
谷侯龕固守不下晉左將軍彪攻之恪南狥常
山軍於九門閔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來降
恪厚撫之將邽還遂圍中山侯龕出降拜爲中
尉恪克中山斬白同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
薊餘皆安堵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來拒
評逆擊斬之悅綰還自襄國儁知張舉之妄而

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
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儁手令赦曰卿本不
爲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盡
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
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爲中
山太守興善於撫綏中山遂安冬十一月逢鈞
亡歸渤海招集部衆以叛樂陵太守賈堅使人
告諭鄉人曉以禍福衆皆潰散鈞復來奔儁鎮
官偉帥部衆自上黨來降十二月儁如龍城[illegible]

零翟鼠率其所部來降儁封鼠歸義王是歲儁
觀兵近郊見甘棠於道周從者不識儁曰㖞此
詩所謂甘棠於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
也五德屬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養物色
又赤者言將有赫赫之慶於中土吾謂國家之
盛此其徵者也傳曰升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群
司亦各書其志吾得覽焉於是內外臣僚竝上
甘棠頌
元璽元年春正月乙巳儁還薊稍徙軍中文武

兵民家屬於薊夏四月甲子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遣霸討勤於繹幕又遣評及相國封奕討冉閔於安喜儁如中山爲二軍聲勢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及車騎將軍張溫切諫不聽進次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丙子及於泒水紀事本末云及於魏昌之廉臺與閔十戰恪皆不勝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巡陳諭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難爲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爲三軍都

犄角以俟之時閔所將多步卒而恪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叅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急遣輕騎邀之既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謂諸將曰閔性輕鋭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衝吾陣中（一作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旁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克矣遂方陣而前戰於魏昌廉臺閔師大敗斬首七千餘級擒閔

送之於薊己卯閔至薊儁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帝邪閔曰天下大亂汝曹㐫孽人面獸心尚欲簒逆我中土英雄何為不得稱帝也儁怒鞭之三百斬於龍城高開被創而卒恪屯軍濡一作沱呼閔將蘇彥遣其將金光帥騎數千襲恪恪擊斬之彥大懼奔於并州恪進據常山霸軍又至繹幕段勤懼與弟思聰舉城來降遂進攻鄴閔大將軍蔣幹輔閔子智閉城固守甲申儁遣評及中尉侯龕等帥精騎一萬

攻鄴癸巳至鄴城外皆降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庚寅儁又遣廣威將軍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眞等帥步騎二萬助評攻鄴是時司南車成儁大悅告於皝廟鷰巢於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鷰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晃章南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

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
悅六月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出城挑戰儁遣
評等率騎一萬討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
鄴鄴北郡縣悉降相國封奕等一百二十人勸
稱尊號儁荅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
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尚相褒舉以覬
非望之事實非寡德所宜聞也丙辰儁如常山
壬午聞魏敗時鄧恒已死午自稱安國王秋八
月戊辰儁遣恪及封奕陽鶩討午於魯口進兵

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恪等掠其禾稼而還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奔於倉垣評等送冉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等并乘輿服御及六璽於薊傳國璽蔣幹先已送晉儁欲神其事業言歷數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封冉智為海濱侯申鍾為大將軍右長史以評為司州刺史鎮鄴冬十月丁卯儁還薊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來降儁

以王擢爲益州刺史夔逸爲秦州刺史張平爲并州刺史李歷爲兗州刺史高昌爲安西將軍劉寧爲車騎將軍恪進屯安平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儁遣殿中一作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爲部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璽共上尊號儁許之十一月丁亥署置百官以相國封奕爲太尉恪爲侍中左長史陽騖

爲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眞爲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悕爲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恒爲中書令其餘文武拜授各有差戊辰僭卽皇帝位於正陽殿大赦境內殊死巳下建元元璽國號大燕郊祀天地時晉永和八年也庚午下令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也其追尊武宣王廆爲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皝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晉適遣使詣儁儁謂之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之乏爲中國所推巳爲天子矣乃改司州爲中州

置司隷校尉官建留臺於龍城以玄菟太守乙
逸爲尚書專委留務

前燕錄五　　春秋卷第二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儁下

元璽二年春二月庚子立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曄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於薊宮初石虎使人探策於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儁之應也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先一作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

晃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從之其隨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泒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賞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隨才擢敘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於儁趙故衛尉常山李犢聚衆數千反於普壁壘儁遣衛將軍悋率衆討降之遂東擊呂護於魯口三月援之護遁走遣前將軍悅綰追及於野王護使弟奉表請降乃以護爲河內太守故趙樂陵朱

禿平原杜能清河丁姚陽平孫原各擁兵分據城邑至是皆來請降雋以禿爲青州刺史能爲平原太守姚爲立節將軍原一作元爲兗州刺史各留撫其營冬十二月衞將軍恪撫軍將軍軍左將軍彪一作彭等屢薦給事黄門侍郎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遂以霸爲使持節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鎭常山是年雋遣使聘魏

元璽三年春二月姚襄遣使來降雋以評爲鎭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

南諸軍事鎮洛水疆爲前鋒都督荊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夏四月戊申封撫軍將軍軍爲襄陽王左將軍彪一作彭爲武昌王衛將軍恪爲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封太原王鎮南將軍評爲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安東將軍霸爲吳王左賢王友爲范陽王前鋒都督疆爲洛陽王散騎常侍厲爲下邳王散騎常侍宜爲廬江王寧北將軍度爲樂浪王又封弟桓爲宜都王逯一作逮爲臨賀王徽爲河間王龍爲歷

陽王納爲北海王秀爲蘭陵王嶽爲安豐王德爲梁公默爲始安公僂爲南康公叉封子臧一作咸爲樂安王亮爲渤海王溫爲帶方王涉爲漁陽王暐爲中山王以尚書令陽鶩爲司空仍守尚書令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更名曰垂尋遷侍中錄留臺事鎮龍城大得東北之和儁忌之復召垂還秋七月丙戌儁大調兵衆因發詔之日遂號曰丙戌舉九月儁如龍城是年魏昭成帝遣使報聘於燕

元璽四年夏四月儁自和龍還薊城先是幽冀之人以儁爲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群下請討之儁曰群小以朕東巡故相聚爲亂耳今朕既至尋當自定不足討也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以不爲於是令內外戒嚴五月秦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來降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甕各以郡叛降於儁初儁車騎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薊城降於苻氏至此率戸二千詣薊歸罪儁赦之仍拜後

將軍儁給事黄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履劍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至於東宫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舄今皇嗣過謙準同百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享朝慶禮宜正服衮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黄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

也事欲靜君子齊戒去聲色惟周官有天子之
南郊從入龍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享之節
故有樂作之禮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
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
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宜養寔爲
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襦始於秦漢迄於今
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日乃具衮舃禮諸侯旅見
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
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

以地濕不得納舃而以衮襮改履案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侔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儁曰履劒不趨下太常恭議太子服衮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復下書曰周禮冠冕體制君臣略同中世以來亦無常體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賜廷尉以下使瞻冠思事刑斷詳平諸公冕冠悉顏叚屈竹錦纏作公字以代梁處

施之金璫令僕尚書貫璫而已中秘監令別施珠璫庾能敬愼威儀示民軌則冬十一月段蘭之子龕初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晉襲儁將榮國於郎山敗之因遺儁書抗中表之儀非儁稱帝儁覽之甚怒遣太原王恪爲征討大都督撫軍將軍陽騖爲副以討之儁以龕方强盛謂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恪分遣諸軍先至河上具舟檝以觀龕志趣龕弟羆驍勇有智謀言於

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聽其濟河頓兵城下雖復乞降恐終不聽王但固守羆請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王可率大衆馳來追擊使虜疋馬無返若其不捷遽請出降猶不失爲千戶矦也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殺之十二月高句驪王釗遣使詣儁納質修貢以請其母許之遣殿中將軍刁龕送釗母周氏歸國釗復遣使謝恩貢其方物以釗爲鎭營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

公王如故

元璽五年春正月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二百餘里段龕率衆三萬來拒丙戌遇於淄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執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龕友辟閭蔚被創恪聞其賢遣人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龕脫走還城固守恪遂進圍之二月恪招撫段龕諸城己丑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郡一作都公王騰及索頭單于薛雲舉衆來降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郡夏五月以尚書左丞

鞠殷爲東萊太守章武太守鮮于亮爲齊郡太守秋七月丙子太子曄卒僞謚獻懷冬十月恪圍龕於廣固先是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用兵之道有宜緩以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外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阻天險上下戮力攻

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中外兵不暫息吾每念之不覺忘寢奈何輕殘民命乎當持久以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咸悅於是築室反耕嚴固圍壘脅民爭運糧以餽燕軍龕嬰城自固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先分騎屯諸門龕身自衝盪僅而得入一作出餘兵皆没城中喪氣莫有固志乃遣其屬段蘊詣晉請救晉

遣北中郎將荀羨將兵隨藴救之次於琅邪憚恪之強遷延不進會陽郡公王騰寇鄄城一作鄄城羨遂襲攻陽郡霖雨城壞騰　羨所獲殺之十一月丙子恪克廣固龕面縛出降并執朱禿送薊恪撫安新民遂定齊地以龕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留鎮南將軍塵鎮廣固恪因振旅而還荀羨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留太山太守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參軍譙國戴逯等將二千人守太山燕守

將慕容蘭屯汴城溪進擊之斬蘭而去十二月儁遣行人請婚於魏許之
光壽元年春正月儁徵幽州刺史乙逸爲左光祿大夫時晉升平元年也二月癸丑復立次子中山王暐爲太子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光壽夏五月戊寅儁遣撫軍將軍垂中軍將軍虔與護軍將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敕勒於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疋牛羊億餘萬是月遣使奉納禮幣於魏六月儁

殺段龕坑其徒三千餘人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口來降儁拜爲寧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代郡平舒城冬十月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來攻東郡入武陽儁遣大司馬恪統司空陽騖及樂安王臧率兵拒之晉師敗績攸走還太山北中郎將謝萬時據梁宋懼而遁走恪遂進兵渡河略地河南汝潁譙沛皆陷分置守宰而還進據上黨冠軍將軍河內太守馮鴦以衆叛歸於儁盡陷河北之地冬十一月癸酉自薊

徙都於鄴十二月乙巳儁入鄴宮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繕修宮殿復作銅雀臺廷尉常煒上言大燕雖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惟祖父不殯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遭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沉卒徃徃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嬴

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
虛葬以申（一作敘）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
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琅玕而無申懷英才而不
薗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矣
起二陳之儔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由免
於平城之圍郅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闕謹按戊
辰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
五六年間壽相遠伐則天之體臣竊未安雋曰
煒窗德碩儒練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錄也今

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正當接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一作衆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秦苻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來降河間李黑聚衆千餘攻略州郡殺東彊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以吳王垂爲東夷校尉平州刺史鎮遼東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來攻棘城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蹄齧人莫能近皝

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出者
蓋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尋奔退䖍益奇之至是
年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鮑氏驄命
鑄銅以圖其像親爲銘贊鐫勒其旁置之薊城
東掖門是歲像成而馬死
光壽二年春初河內太守上黨馮鴦自稱太守
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乃赦其罪署爲
京兆太守旣而與呂護陰通建康時平跨有新
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

所胡晉十餘萬戶拜置征鎮爲燕冀之勢儁遣司徒上庸王評討鴦不克三月甲戌復遣領軍將軍慕輿根將兵助評攻鴦根欲急攻之評曰鴦壁堅不如且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根兵初至形勢方振賊衆駭懼恐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攻之鴦與其黨果相猜忌鴦奔野王依呂護盡降其黨三月儁常山寺王母祠前大樹自拔乃於根下

待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神嶽之命遣尚書郎段勘用太牢祀之每祀有一虎徑來祠側牲頗馴狎而不害於物是月攻陷冀州諸郡夏五月遼西獲黑兎秋九月張平與故趙將李歷高昌等初因冉閔之亡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旣而投款建康結援苻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儁遣上庸王評討張平於并州司空陽騖討高昌於東燕樂安王臧攻李歷於濮陽騖

攻昌別將於黎陽拔之歷奔榮陽昌奔東陵載紀作邵陵其眾皆降并州壁壘降者百餘所署尚書右僕射悅綰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鎮北將軍蘇象寧東將軍喬庶鎮南將軍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六一作八來降儁皆復其官爵平率衆三千奔平陽遣使乞降冬十月儁殺尚書郎鮮卑段勤以其陰貳於晉也其弟思遂奔於晉晉太山太守諸葛攸復率衆攻東郡儁遣大司

馮恪等拒之各引而還儁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十二月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覈（覆）一作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為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將進臨洛陽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凋弊發兵非法恐人不堪命必致土崩之變并陳時政不便於時者十有三事儁覽而悅之下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令三五發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時調發繁數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

郡縣昔之太尉領中書監封奕請自今非軍期嚴急不得遣使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其群司所遣彈督在外者一切攝還儁從之是歲晉北中郎將荀羨攻山茌拔之斬太山太守賈堅鎮南將軍青州刺史塵遣司馬悅明救之晉師敗績復取山茌遂以堅子活爲任城太守

光壽三年春二月儁立小學於顯賢里以教冑子三月封子泓爲濟北王沖爲中山王其餘弟侄分封有差遂讌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

經史論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其無大雅之體才子難得自是先之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王有以而然卿等謂景先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邪司徒長史李繢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無愆其惟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其闕也儁曰卿言過矣然試言之繢曰至孝自天

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三也疾讒量物雅悅直言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倫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八也儁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沖罷業未舉卿以爲何如時太子暐侍側績曰皇太子天姿岐嶷聖敬日躋雖八德已聞而二闕未補雅好游畋娛

心緜竹此其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汝宜誡之暐甚不平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己丑儁夜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棺求尸不獲購以百金莫知之也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水經注云後宮嬖妾知而告之言虎葬於東苑一作東明觀下於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儁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遣御史中尉楊約數其殘酷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

尸倚橋柱不流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李苑收
而葬之秋七月晉平北將軍高昌爲儁所逼力
不能拒自白馬奔於滎陽八月晉太山太守諸
葛攸率水陸二萬來伐入自石門屯於河渚攸
部將匡超進據碻磝蕭館屯於新柵又遣督護
徐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儁遣
上庸王評長樂太守傅顔等統步騎五萬戰於
東阿攸兵大敗冬十月儁寇東阿晉遣西中郎
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郗曇次高平率師來

非萬矜豪傲物但以笑詠自高未嘗撫衆乃召
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
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萬率衆入渦潁以援洛
陽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燕兵大盛故曇退卽
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單騎遁歸塞北七國
賀蘭涉勤等皆降十二月辛酉儁寢疾謂大司
馬太原王恪曰吾所患惙然當恐不濟脩短命
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
家國多難吾欲遠追宋宣公以社稷屬汝恪曰

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若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乃召吳王垂還鄴時所徵郡國兵悉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盜賊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禾等百餘人乃止

建熙元年春正月癸巳儁疾少差大閱兵於鄴

欲使大司馬恪司空陽騖將之入寇既而疾篤乃召恪騖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儁薨於應福殿時晉升平四年也先是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日趙地有兵至是而儁卒時年五十三在位十二年葬於龍陵偽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儁雅好文籍性嚴重慎威儀未嘗以慢服臨朝雖閒居晏然亦無懈怠之色云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慕容暐上

慕容暐字景茂儁之第三子也元璽元年封爲中山王尋立爲皇太子光壽四年春正月甲午儁薨群臣欲立太原王恪恪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遂以晉升平四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熙二月尊母可足渾氏爲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爲太宰錄尚書行

周公事專掌百揆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騖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自餘文武諸臣拜授各有差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先朝勳舊心不服恪潛欲為亂（詳具恪與根傳）評密謀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收根於內省誅之并其妻子黨與大赦境內殊死已下三月已卯葬儁於龍陵時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多難互相驚動徃徃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太宰恪以吳王垂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

河南諸軍事兗州牧荆州刺史鎮梁國之蠡臺孫希子也，泳之為幷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夏四月以單男為鴈門太守冬十一月太宰恪欲以李績為右僕射暐不許恪屢以為請暐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出為章武太守績遂以憂卒

建熙二年春正月乙丑辰時月在危宿掩太白占之曰天下靡散二月平陽人舉郡來降暐以

建威將軍段剛爲太守遣督護韓苞將兵共守平陽方士丁進有寵於暐欲求媚於太宰恪說恪令殺太傅評恪大怒奏收進殺之三月雋所署寧南將軍河南太守呂護據野王潛通於晉晉拜護爲前將軍冀州刺史護欲引兵襲鄴事覺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眞將兵萬人共討之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末波（一作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上下喪氣曾不敢闚兵中路展其螳螂之心此則

士卒攝魂敗亡之道也殿下前以險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計今賊形便不與徃同宜急攻之以省大費將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卒平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困辱今圍一作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離間其黨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於我不勞而寇賊日弊不過十日取之必矣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何必多殺士卒以求旦

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桓溫以其弟
黃門郎桓豁將兵取許昌破鎭南將軍塵秋七
月恪圍野王數月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
出戰傅末波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眞戒部將
日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
多羸罷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
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眞所部突圍不
得出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
陽凡經六月而野王潰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

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爲中書著作郎并州刺史張平叛襲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雁門殺太守單男既而爲秦所攻復詣燕謝罪以求救恪以平反覆不許

冬十月呂護復自滎陽叛歸於暐暐赦之以爲廣州刺史仍領寧南將軍十二月大赦

建熙三年春正月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不足取也暐從其言遣護軍將軍傅末波一作顏與寧南將

軍呂護率衆進據河陰二月末波北襲敕勒大
獲而還護攻陷小壘進逼洛陽三月乙酉晉輔
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奔於宛冠軍將軍陳祐
告急夏五月丁巳大司馬桓溫遣北中郎將庾
希及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
陽六月護退守小平津中流矢卒鄧遐進屯新
城庾希部將何謙及曄將劉則戰於檀邱則衆
敗還秋七月征東參軍劉拔刺殺征東將軍冀
州刺史范陽王友於信都八月將軍段崇收軍

北渡屯於野王庾希自下邳退鎮山陽冬十
月魏昭成帝以女妻暐暐亦納女於帝以備後
宮
建熙四年夏四月暐遣寧東將軍忠攻滎陽滎
陽太守劉遠奔魯陽癸卯忠進拔密城遠奔於
江陵冬十月遣鎮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
於長平汝南太守朱斌承虛來襲許昌克之
建熙五年春正月丙辰祀於南郊大赦二月暐
復遣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潁川太

守李福戰歿許遂侵汝南汝南太守朱斌奔於壽春進圍陳郡陳郡太守朱輔嬰城固守大司馬桓溫遣江夏相劉岵來援許等引還夏四月甲辰暐復遣李洪攻許昌敗晉兵於懸瓠朱斌奔於淮南朱輔退保彭城洪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暐遣鎮南將軍塵畱屯許昌秋七月遣太尉封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畱百官於鄴都八月太宰恪謀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塢皆來歸附

乃使司馬悅希軍於盟津豫州刺史孫興分戍成皋爲之聲援九月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冬十月封奕等迎神主於和龍初暐委政大宰恪專受經於博士王歡一作王勸助教尚鋒秘書監一作郎杜詮並以明經講論左右至是通諸經祀孔子於東堂以歡爲國子祭酒鋒國子博士詮散騎侍郎其執經侍講者皆有拜授

建熙六年春二月太宰恪吳王垂攻逼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

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進攻之三月扳
金墉寧朔將軍竺瑶奔於襄陽執冠軍長史揚
武將軍沈勁勁字世堅吳興武康人父充與王
敦搆逆衆敗而逃爲部將吳儒所殺勁當坐誅
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後竟殺儒以報仇勁少有
節操哀父死於非命志欲立勳雪恥年三十餘
以刑家不得仕而止至是恪逼洛陽冠軍陳祐
守兵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補長史
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屢以少擊衆摧破

燕軍洛陽糧盡援絶祐自度不得守乃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五百人守之身率衆奔新城一作陸渾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其時矣爲恪所執勁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恪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秦苻堅自將屯陜城以備之恪以左中郎將筑爲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鎭金墉吳王垂爲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恪遂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心然身爲元帥實有愧於四海夏四月壬午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卒以司空陽騖爲太尉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眞爲司空領中書監

建熙七年春二月時境內多水旱太宰大司馬恪太傅司徒評並稽首歸政上章綬請遜位還第曰臣以朽闇謬非經國過荷先帝拔擢之恩

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輕才竊位宰祿不能
上諧陰陽下釐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倫失序
輳弱任重夕惕惟憂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辯方
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傅之重參理三光
苟非其人則靈曜爲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由
來常道未之或差夫以姬旦之勳聖猶近則二
公不悅遠則管蔡流言況臣等寵緣戚榮官非
才授而可久黜天官塵蔽賢路是以中年拜表
披陳丹款聖恩齒舊未忍遐棄奄冉偷榮愆責

彌厚自待罪台司歲餘辰紀忝冒宰衡七載於玆雖乃心經略而思不周務至令二方干紀跋扈未庭同文之詠有慙盛漢深乖先帝付托之規甚違陛下垂拱之義臣雖不敏竊聞君子之言敢忘虞廷避賢之美輒循兩疏知止之分謹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惟垂詔（一作昭）許聽曰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托惟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勳高魯衛翼賛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抑亦

二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氐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冲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獨善之小以成公旦補衮之大㤭評等固請致政暐曰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爲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爲效二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群醜紹復隆周之業一作迹今災眚横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

縈憂四海若荷擔然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殄宗廟之重非惟朕躬二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違至公遂斷其讓表恪許乃止夏五月暐下書曰朕以寡德莅政多違亢陽三時光陰錯緒農植之辰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徹樂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澍雨秋九月鎭律郎郭欽奏議以暐承石虎水爲木德從之冬十月遣撫軍將軍下

邳王厲寇兗州攻晉太山太守諸葛攸攸奔淮南拔兗魯高平諸郡置守宰而還十二月晉南陽督護趙億叛據宛城以郡來降暐遣南中郎將趙槃一作盤自魯陽戍之

建熙八年春二月撫軍將軍下邳王厲鎮北將軍宜都王桓襲敕勒夏四月鎮南將軍塵攻竟陵太守羅崇一作宗擊破之太宰大司馬太原王恪有疾言於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

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暐親視之
囑以後事言終而卒六月晉右將軍荆州刺史
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城拔之趙億走趙槃
退歸魯陽豁遣輕騎追槃及於雉城大戰破之
槃爲豁所執因失宛城秋七月下邳王厲等破
敕勒獲馬牛數萬頭初厲兵過魏代地犯其祭
田昭成帝率衆伐之暐遣平北將軍武強公慕
輿埿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昭成攻雲中埿棄
城走振威將軍慕輿賀辛戰沒冬十二月甲子

太尉陽騖卒以司空皇甫真爲太尉侍中光祿
大夫李洪爲司空
建熙九年春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冲爲大
司馬冲暐之弟也以荆州刺史吳王垂爲侍中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苻堅將苻庾據陜城
來降請兵應接時有圖讖曰燕馬當飲渭水堅
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鋭以守華陰暐羣
下議欲遣兵救庾因圖關右太傅評素無經略
又受苻氏間貨阻其議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

未易可圖朝廷雖明未如先帝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尹征南將軍范陽王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懷遠志平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旣沒武王嗣興伏惟陛下則天比德揆聖齊功闡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氐僭據關隴號同王者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墻國分爲四投誠請援前後相繼豈非凶運將終數歸有道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機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謂弱矣時來運集天贊我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宜應天人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眞引幷冀之衆徑趨蒲坂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庾園太傅評總京師虎旅爲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獲城卽侯微功必錄此則鬱槩待時之雄抱志未伸之桀必嶽峙灞上雲屯隴下天羅既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混一之基於此乎在願陛下獨斷聖慮無訪二公

暐覽表大悅將從之群下又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評固執不許乃止苻庾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不至乃遺吳王垂及皇甫眞牋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垂得書私於眞曰方今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識度豈能及苻堅王猛乎眞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秋八月時王公貴戚多占民爲蔭戸國之戸口少於私家

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左僕射悅綰言於暐曰太傅政尚寛和百姓多有 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寛臨其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戸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既定朝制朝野震懼出戸二十餘萬冬十一月左僕射悅綰卒十二月有神降於鄴自稱相汝一作湘女有聲與人接欵數日而去

前燕錄七　　春秋卷第二十九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慕容暐下

建熙十年夏四月立貴妃可足渾氏爲皇后渾氏太后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女也六月晉大司馬桓溫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南中郎將桓沖豫州刺史西中郎將袁眞江夏相劉岵等步騎五萬來伐溫又遣建威將軍檀玄攻胡陸拔之執寧東將軍忠進次金鄉時亢旱水

道不通乃鑿儀陽道以通舟運自帥師次於合肥一云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遣撫軍將軍下邳王厲爲征討大都督帥步騎八萬逆戰於黃墟厲兵大敗單騎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降溫溫前鋒朱序鄧遐敗暐護軍將軍傅末波於林渚溫軍大震暐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戊寅溫進屯武陽暐前兗州刺史孫元率其族黨起兵應之戊子遂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

奔和龍吳王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羅騰皆以參軍從事暐又遣散騎樂嵩乞師於秦許賂以虎牢已西之地八月苻堅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騎二萬來援出自洛陽至於潁川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暐外爲赴援內實觀隙陰有兼并之志矣封孚問於申胤

曰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肩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與之同心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値可乘之會反更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也溫以肆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

戰蓬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狗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郎將染干津共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眞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倪之子也）帥騎五千屯石門絕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邽（一作邦）又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德使將軍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陳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

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
擊殺者甚衆丙申溫頻戰不利糧儲復竭又
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甲自陸道奔還以毛
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
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暐
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
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
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
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率八千騎徐行躡

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謂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辛丑及於襄邑范陽王德帥勁卒四千從間道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溫衆大敗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聞溫班師邀擊於譙又大敗之死者復以萬計兗州刺史孫元據武陽拒暐暐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桓溫收散卒屯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於袁眞眞怨溫誣已據壽春叛降於韓且乞師請援暐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眞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公燕秦既結好聘使數相徃來暐散騎侍郎太原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素不平之至是益忌垂所奏募將士忘身立效將軍孫蓋等推鋒陷陣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隙怨愈深太后可足渾氏又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垂懼遂奔於秦范陽王德素與垂善

及車騎從事中郎高泰等皆坐免官尚書右丞申紹言於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藉藉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評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爲尚書郎先是暐使黃門侍郎梁琛聘秦秦留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比至於鄴垂已奔秦琛言於評曰秦人日閱軍旅運粟陝東以琛觀之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從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計宜早爲之備評曰不然秦豈肯受叛人（一作臣）而敗和好哉琛曰

鄰國相吞（一作并）有自來矣況今二國分據中原竝稱大號理無俱存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國有隙彼豈忘其本志哉評曰秦王何如人琛曰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又問王猛琛曰名不虛得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惟王猛乎評皆不以爲然琛又以告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眞眞深以爲憂上疏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

方均鄰敵勢同戰國實有闚上國之心非能慕
樂德義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
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
姦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今吳王垂
又從從之爲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
太原幷州壺關諸城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兆
暐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爲援
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
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爲備會秦

遣黃門郎石越來聘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
燕之富盛尚書郎高泰及太傅叅軍河間劉靖
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乃覘釁也宜
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
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家是時外則晉師
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太后可足渾氏侵
撓國政評等貪昧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群
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漢宣有言
與朕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

此選必妙盡英才莫不拔自貢士歷資內外用
能仁感猛獸惠致群祥令之守宰非其人或
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無聞鄉曲
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
無刑戮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百姓困弊侵
賕無已兵士逋逃寇盜充斥綱紀紊莫相糾
攝且吏多則政煩由來常患今之見戶不過漢
之一大郡而備置百官加之新立軍號兼重有
過往時虛假名位廢棄農桑公私驅擾人不聊

生安并官省職務勸農桑秦吳二虜僻僭一時尚能任道捐情肅諧僞部況大燕累聖重光君臨四海而可美政或虧取陵奸寇哉鄰之有善眾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惟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二寇弓馬之勁秦吳所憚雲騎風馳四方莫及此者赴敵後機兵不速濟何也皆由賦法靡恒役之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強首先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

嗟怨遂致奔亡進厥[一作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並嚴制軍務精擇守卒復習兵教戢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觀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省費先王格謨去華歸實哲后但憲故周公戒成王以豐財爲本漢文以皂幃變俗孝景宮人弗過千餘魏武寵賜不盈十萬薄葬不墳儉以率下所以割肌膚之惠全百姓之力也今後宮之女四千有餘僮僕厮役過

兼十倍一日之費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罷弗營奢玩是務帑藏空虛軍士無賴宰相王侯迭尚侈麗風靡之化積習成俗臥薪之諭未足甚焉宜罷浮華非要之役峻明婚姻喪葬之條禁絕奢靡浮煩之事出傾宮之女均農商之額公卿以下以四海爲家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綱紀肅舉公私兩遂溫猛之首可懸之白旗秦吳二主可禮之歸命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陛下若不遠追漢宗弋綈之模近崇

先帝補衣之美臣恐頹風弊俗亦且改變靡途中興之歌無以軫之絃詠交索虜什翼犍昭成諱疲病昏悖雖乏貢御無能爲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況拓宇兼并不在一城控制戎狄懷之以德晉陽上郡重山之外雲陰之北四百有餘而未可以羈服塞表爲平冠之基徒孤危托落令善附內駭友攝就并豫以臨二河東接漕轂擬之兵後重晉陽之戍增南藩之兵嚴戰守之備衛千金之餌蓄力待時可一舉而滅如其虔劉送

死矦入境而斷之可令疋馬不返非惟絕二國闚鬩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覽焉疏奏不省初暐許割虎牢巳西賂秦晉兵既退暐又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苻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來伐十二月猛等進攻洛陽

建熈十一年春正月王猛遺荆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巳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

駕虎旅百萬自輕闘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敝卒所能支也筑以救兵不至大懼舉金墉降猛猛陳師受之暐遣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於石門執秦將楊猛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與臧戰於石門臧軍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於石門梁成又敗臧軍斬首三千餘級獲將軍楊璩猛遂留鄧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爲弘農太守代羌戍陜城引師而去二月癸酉揚州刺史

袁真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固壽陽壽一作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并乞援師暐以瑾爲楊州刺史輔爲荆州刺史遣軍援之夏四月辛未桓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率水軍擊袁瑾時暐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邱破之溫率衆二萬自廣陵攻至瑾嬰城固守溫築長圍守之六月乙卯秦苻堅復遣輔國將軍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來伐猛等兵於灞上秋七月猛

進攻壺關安等進攻晉陽八月暐遣太傅上庸王評下邳王厲率中外精兵三十餘萬拒之猛安進屯潞州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又多怪異暐憂懼不知所爲乃名散騎侍郎李鳳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猛等能戰否鳳對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琛嵩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鬬當以算取之若冀敵不鬬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

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所問也且秦行師千里
遠來爲寇固戰是求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
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王猛攻克壺關執上黨
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望風降附鄴中大震
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
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
歲而吳亡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
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八月癸丑桓溫擊袁
瑾於壽陽滅之復取壽陽九月楊安攻晉陽晉

陽兵多糧足固守不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率兵助安攻之乃爲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率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幷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評相持評以猛懸軍深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水與軍入絹一疋得水二石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鬭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

眞奴才也雖億兆之衆且不足畏況數十萬乎
吾今破之必矣遂遣遊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
夜從間道出評營後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
鄴中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
當以社稷宗廟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
水專以貨殖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
憂於貧若寇兵冒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安所
置之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
平寇凱旋爲先也評大懼遣使詰猛請戰甲子

猛陳於渭源軍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評
師敗績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
又十萬餘人評單騎還鄴猛又追奔長驅至鄴
十一月秦王苻堅自帥精銳十萬赴猛七日而
至長安初定都王桓率衆萬餘屯沙亭爲評後
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堅使建武將軍鄧羌攻
信都丁丑桓率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散騎侍
郎餘蔚等率扶餘高句驪及上黨質子五百餘
人夜開鄴北門以納秦兵暐與上庸王評樂安

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數十騎出奔昌黎堅使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極其勤瘁又所在遇盜轉鬭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竭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趣賊并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敢縛

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於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暐曰狐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赦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進至龍城太傅上庸王評奔高句驪高句驪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鎮東將軍渤海王亮幷其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十二月堅入鄴宮升

正陽殿徙暐及后妃王公以下幷鮮卑四萬餘戸於長安封暐新興郡侯邑五千戸尋拜尚書堅征臺城以暐爲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旣而吳王垂攻苻丕於鄴中山王冲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先是暐之六年二月丙子月掩熒惑在參占曰參魏地災當在燕至是而暐滅時年三十五在位十一年及德僭稱尊號僞諡幽皇帝始㕈以晉武帝太康六年歲在乙巳稱公至暐四世

晉海西公太和五年歲在庚午滅凡八十五年

春秋第二十九卷

前燕錄八　　春秋卷第三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吐谷渾

吐谷渾者本遼東鮮卑慕容廆之庶兄因氏其字以爲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吐谷父徒河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廆代統部落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戶一千七百與渾以隷之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鬭相傷廆怒徑遣使讓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

牧馬常何不相遠異而令馬有鬭傷渾怒曰馬是六畜食艸飲水春氣動發所以致鬭鬭在於馬何至怒及於人若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爲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矣遂擁馬西行廆悔之遣長史乙那婁馮追謝之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常稱卜筮之言云我二子皆當強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理無竝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還我當相隨去矣婁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

輒悲鳴西走如是者數十次婁馮曰此非人事也遂不復還西附陰山而居嘗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廆及曾玄纔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西至於洮水南極於白蘭地方數千里鮮卑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爲之作阿干歌歲暮窮思常歌之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有勇力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

項羽性倜儻不群嘗慷慨謂群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皇光武之代與韓彭吳鄧竝驅中原定天下決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閡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名於天府生與麋鹿同群死作氈裘異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負其智勇性尤猜忌不恤下吏為帛城羌酋姜聰所刺將死乃抽劍召其將紇扳泥使輔長子葉延曰豎子刺吾吾之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諸羌者以吾故也吾

氣絶棺斂訖便速去保白蘭地既險遠土俗懦弱未易控御葉延小兒欲授餘人恐倉卒不能相制令以葉延付汝竭股肱之力以輔成之孺子得力吾無恨也抽劒而死葉延年十歲常縛艸為人號曰姜聰哭而射之號天而泣不中瞋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謂之曰逆賊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年小何爲朝夕自苦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艸人無益於先讐所以如此者罔極之心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

食長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歷司馬溥洛隣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王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焉著見而卿等面墻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吾公孫之子案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尊祖之義也葉延卒子辟奚立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畧
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
所在征伐屢立戰功威聲大振遠近憚之爲建
威將軍鎮遼東高句驪不敢爲寇尤善撫接愛
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焉爲皝
所深忌及廆卒翰乃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
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向有功此乃天贊吾
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爲雄才難制
吾豈可坐而待禍邪遂與其子出奔段遼遼素

聞其才冀收其用深加愛敬柳城之戰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曰夫爲將當務慎重審己量敵若非萬全不可輕動今雖挫其前鋒一作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懸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命蘭曰此已成擒無有歸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

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
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
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遂不進後
石虎征遼皝親帥三軍攻掠令支以北諸城遼
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戎戰必克勝乃謂遼
曰今趙兵南至方對大敵當併力禦之而更與
燕鬬不宜以小小爲事燕王自將而來其士馬
精銳且兵者凶器戰者危慮萬一失利將何以
禦南敵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日之

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皝設伏以俟蘭果大敗皝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蘭既敗還不敢出戰遼遂帥妻子宗族豪右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翰手而泣曰不用卿言自取亡敗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為愧翰遂北奔宇文氏宇文逸豆歸忌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臥自便利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以故得徃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時皝亦以翰初非叛

亂以嫌疑出奔雖在他國常潛爲燕計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手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爲之造可手弓矢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既得上馬必無反面吾向日陽愚以誑汝吾之弧矢汝曹足知否無爲相逼徒自取死追騎輕之直突

面前翰曰吾處汝國久矣誓一作恨不欲殺汝汝可百步豎汝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若不中者可來前也追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既至皝甚加禮遇仍署建威將軍乃言於皝曰宇文強盛日久屢爲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群情不附加之性識庸暗將帥非才國無防衛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彊羯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驪去國密邇常有闚闢之志彼知宇

文既亡禍將及已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既取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二國既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強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乃可圖也皝曰善遂將兵擊高句驪句驪有二道北道平濶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

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爲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乃以翰爲前鋒高句驪自將弱卒以禦翰軍戰於木底遂大敗之因引而還會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來寇皝復使翰出擊破之渾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後皝自將伐逸豆歸以翰爲前鋒歸遣涉夜干將兵逆戰皝遣使謂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歸之精鋭已盡於此今若克之則歸可不勞

兵而滅夜下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定縱敵以挫兵氣進戰斬之翰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疾漸差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爲非常虢雖藉翰勇畧然中心素忌之遂賜翰死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出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於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即肆之朝市今日之死亦已晚矣此句一作翰之生也但逆賊跨據神州中原未平翰常勉心自誓志吞醜虜欲爲國家蕩一區夏

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也奈何仰（一作飲）藥而死翰子鉤為樂陵太守與青州刺史朱禿共治厭次鉤自恃宗室每陵侮禿禿不勝忿襲鉤殺之南奔段龕

慕容仁

慕容仁字元愷小字千年廆之少子皝同母弟也有勇略屢立戰功深得士心為征虜將軍鎮平郭其季弟昭為廣武將軍亦有才藝並有寵於廆皝素不平之咸和八年夏五月廆死仁自

平郭來奔喪私謂盷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盷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或以仁盷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一作巳至險瀆知事已露遂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盷死乃以玄菟大守高

詡爲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廆弟建武幼稚廣威軍寧遠汗司馬佟壽等討仁戰於汶城北皝兵大敗軍士皆沒於仁襄平令王永前大司農孫機等舉遼東城叛應之仁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遥相應援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皝自帥軍討仁至於襄平遂攻拔之翟楷龐鑒單騎遁走居就新昌皆降仁固守平郭皝欲悉坑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

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仁又遣兵襲新昌督護王寓出擊走之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仁館於平郭城皝帳下督張英將百餘騎間道潛行掩擊之斬宇文氏使十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皝復謀討仁高詡進曰仁叛棄君親人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已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群僚皆

言涉水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乃帥其弟軍師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凡三百餘里至櫪林口舍輜重輕兵趣平郭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狼狽出戰先是張英之俘二使也仁恨不窮追及皝之至仁以爲復遣偏師輕出寇抄不虞皝之自來謂左右曰今玆來也當不使其疋馬得返矣乃悉衆陣於城之西北廣威軍師所部降皝仁衆沮動皝因縱擊大破之仁敗走帳下皆叛遂生擒之皝先斬其帳

下之叛者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執而斬之王永自殺幼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稚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楷鑒殺之壽充奔高句驪自餘吏民爲仁所詿誤者皆赦之遼東遂平

慕容恪

慕容恪字玄恭皝第四子高貴人所生也幼而謹厚深沉有大度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

及輒經綸世務皝始奇之授以孫吳兵數後從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恩威甚著高句驪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扶餘儁居中指授而已恪身冒矢石摧鋒而進所向輒潰皝臨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任之及儁嗣立彌加親厚屢立大功中山之捷軍令嚴明秋毫不犯但選其將帥士豪數千家而已餘皆安堵如故冉閔敗執恪進屯常山儁命移恪中山元璽三年封太原王拜侍

中假節大都督大將軍錄尚書累遷大司馬儁
寢疾引恪與司徒評屬以後事遂總攝朝政暐
初嗣位新遭大喪誅夷狼藉內外恂懼恪舉止
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徃還一人步從
或說以宜自嚴備恪曰人情方懼且當安重以
靜鎮之奈何復自驚擾眾將何仰由是人心稍
定恪雖總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
與評議之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
授任人不踰位朝廷清肅進止有常罷朝歸第

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官屬臣僚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惟以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再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自是庶僚化德莫敢犯者建康初聞儁死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所憂方為大耳後攻洛陽略地至崤澠關中大震軍還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用恩信撫御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軍士有犯法者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平時寬縱似

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敗
恪初有疾以暐幼弱政不在已評性多猜忌恐
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
南有遺晉西有強秦二寇並懷進取之志顧我
未有隙耳夫國之廢興係於輔相大司馬總統
六軍不可任非其人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協盟
則四海且不足圖二寇豈能爲患哉吾以常才
猥受先帝顧托之命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吳
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於當年而疾固彌留

恐此志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吾歿之後若以親疎次第言之大司馬之任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皆年少未堪多難吳王天資英傑經略超世汝曹若能推以授之必能混一四海區區外寇不足憚也愼無冒利忘害不以國家為意也又以語評月餘疾篤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為相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大政國其可安

不然秦晉必有闚關之計言終而卒國中皆痛
惜之追謚曰桓王

文明段氏

皝后段氏鮮卑人本單于段國之女也初進爲
夫人晉咸康初皝即王位册拜爲皇后及儁稱
尊追謚曰文明皇后配饗於太祖後垂僭立尊
生母蘭氏爲文昭皇后欲遷段氏於別室而以
蘭氏配饗詔百官議之皆以爲當然博士劉詳
董謐議以爲堯母爲帝嚳妃位次第三不以貴

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爲先文昭后宜立
別廟垂怒逼之詳謚曰上所欲爲無問於臣臣
按經奉禮不敢有二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
后而以蘭氏配饗太祖

景昭可足渾氏

儁后可足渾氏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從姊也儁
元璽二年立爲皇后暐嗣位尊爲皇太后頗預
朝政性尤猜忌垂爲吳王威名素著太后甚忌
之其妃段氏自以貴姓不尊事太后太后銜憾

誣以巫蠱拷掠致死事具段及垂枋頭之捷威名益著太后愈不平之遂與太傅評密謀誅垂垂懼奔秦俄而太后卒追諡曰景昭皇后配饗於烈祖及垂即僞位以可足渾氏謀傾社稷不宜從祀乃尊昭儀段氏爲景德皇后配饗烈祖而追廢可足渾后

春秋第三十卷

十六國春秋卷第三十一

前燕録九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裴嶷　開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晉司隷校尉嶷清方有才幹䂓畧魁偉累遷中書侍郎轉給事黄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以喪俱南過廆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達遼西道路梗塞嶷欲北還就

廆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爲流寓今段氏強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率而入虎口也且道路遼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托足之地豈可不愼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伯王之志加以國富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從之乃與投廆旣至廆大喜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艸創竝懷去就

嶷首定名分爲群士啓行廆甚悅之以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爲西討之資廆深善之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廆問計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坐成擒耳廆以爲然遂陷寇營威德甚振遣使獻捷於建康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廆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

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虎之威畧四海英賢並為其用朝廷始重之嶷將還帝欲留嶷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辭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因事違寄投迹遐荒今遭開泰得覲朝廷復賜恩詔侍奉輦轂於臣之私實為厚幸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耻獨慕容龍驤越在遐表竭忠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歸誠今若留臣不返必謂

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向義之心使僻體於討賊此微臣之所甚惜區區忘身爲國貪還返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廆還廆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遷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武子開字士先與嶷同歸仕廆任爲車騎司馬才畧深遠屢進奇策於廆事多納用尋轉軍諮祭酒

游邃

游邃廣平人也與逢羨宋奭皆嘗爲昌黎太守中國喪亂遂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仕廆爲龍驤長史創定朝儀初王浚屢以手書招其兄暘暘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盤桓以俟之耳暘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邃從之暘竟歸浚與浚俱沒於后勒邃子泓仕爲居就令

高瞻子開 商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稱善遂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北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與三國密謀伐

廆瞻固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廆廆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赴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欲與諸君匡復帝室剪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望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以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立功立事

惟問志畧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不起廆頗不平又與龍驤主簿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廆不從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卒

瞻長子開仕儁爲昌黎太守時土豪封放與趙故太尉劉準聚衆自守不附於儁儁遣開討之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遂署爲幕府參軍從太原王恪征冉閔於襄國恪皆騎兵而閔多步卒開說恪以誘致平地擊之閔遂敗走開被重創而

卒

開弟商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幹爲儁范陽太守聞兄開戰沒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儁名見之商涕泣不勝儁顧謂左右曰自古友于之愛未有如商者也即日拜昌黎太守商泣辭曰臣兄亡於此郡臣故不忍爲之儁愍而改授遼西

劉瓚讃一作

劉瓚字彥眞平原人也經學該通爲世純儒性

甚清貞非禮不動弟子從之受業者常數百餘人庾重其德學引爲東庠祭酒使太子覲師事之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

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
幹事之方勤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
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耳勒方欲任之
裕乃微服潛遁令支時鮮卑單于段疾陸眷為
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
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名以匏瓜自喻
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
吾曹乎眷今名君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
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

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况國相乎鄉追蹤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親重其後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媾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好（一作款）如初使國家有泰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

北平相及石虎攻遼長驅入薊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急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旣克令支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爲亡虜走今爲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遁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於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綱高張羅絡一作籠絡四海幽薊豪傑莫不向風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其言卽拜北平太守徵爲尚

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虎也裕以左丞一多指字爲征東將軍麻秋司馬秋敗裕爲皝軍所執送之於皝皝素聞裕名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驪北滅宇文歸皆預其謀皝甚禮重之及遷都龍城一作和龍裕雅有巧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爲之規模裕既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有若布衣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以待之是

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也及歿皝甚悼之比葬三臨時年六十一

陽騖

陽騖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其父躭清直沈敏仕爲遼西太守慕容翰攻段氏於陽樂破而獲之廆甚敬禮用爲謀主官至東夷校尉母李氏博學有母儀皝常升堂拜之騖少清素好學

罷識沉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強國之
策事多聽用廆甚奇之及皝即位遷左長史東
西征伐參謀帷幄封建寧公皝臨終謂儁曰陽
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
儁將圖中原騖制勝之功亞於太原王恪暐既
嗣立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慨然
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
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辭
甚懇至暐優容不許騖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

太原王恪以下皆禮拜之而鷩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性尤儉約好施無倦位爲台保爵爲郡公常乘弊車瘠牛卒無殮財人士莫不痛惜之謚曰敬其子瑤秦苻堅時王猛薦爲著作佐郎尋歷顯官

封奕

封奕字子專渤海蓨人也其祖釋仕晉東夷校尉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等入邊爲寇攻掠郡

縣釋不能討虎擊斬之遂平遼東會釋疾病奕時尚幼乃以屬之於虎釋卒虎名奕與語悅之曰奇士也補小郡督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參軍抽咸來奔喪虎見之曰此家抎抎千斤犍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虎虎以抽爲長史悛爲參軍未幾復以奕爲軍諮祭酒軍國機要悉以委之虓既嗣位其弟仁東據平郭以叛遼東郡縣多懷疑二虓遣奕慰撫之道路梗塞奕乃引還因討鮮卑木提於白狼克之段遼入寇

梗城守將不能自固奕率衆救之城垂沒奕整陣力戰賴以得全遷右司馬尋擊宇文逸豆歸大獲而還其別部大人皆下之進鎮軍左長史遂與諸將佐勸皝稱燕王奕進位相國封武平侯討平冉閔在相位十五年政務之暇留心講論接引後進如若不及喜怒不形於色儁卽帝位進爲太尉領中書監復十餘年遂爲定策元勳及暐之世欲徙龍城宗廟社稷及所留百官家屬必得耆德大臣迎之乃遣奕與侍中慕輿

龍從迎餞至暉親率群臣謁於道左奕以暐建

熙六年卒謚曰匡公

宋該

宋該字弘宣（一作宏弘）平原人也與同郡劉翔杜群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爲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廆舉爲龍驤主簿轉右長史廆初爲車騎該等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鎭華夷共表請進廆官爵朝廷不許（一作朝議未定）會皝嗣立乃譙群臣於承乾殿以該性貪

故賜布百餘疋令自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後遷遼東內史得侍郎韓偏賄賂舉爲孝廉皝下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沉敏貢之王庭偏徑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臨討憑城醜詈此則悖（一作勃）逆之甚者也奈何舉之剖符於朝何所取信詼下吏可正四歲刑偏行財祈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

韓恒（一作常）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紀事本末作安平人）少黙以學行

顯名恒年十歲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依於崔毖毖既逐毖恒隨俘虜徙於棘城名見與語悅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表請廆爲大將軍燕王之號廆將許之命群僚博議咸以爲宜如該議恒駁曰自群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敬（一作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

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今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兇清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廆頗不平之出爲新昌令及皝爲鎭軍復參軍事遷營邱太守政化大行儁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尋加揚烈將軍儁既僭號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乃名決之恒未至而群議以爲燕宜承晉爲水德既而恒至言於儁曰趙有

中原非惟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秘書監聶熊聞恒言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暐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恒初無傳乃見夢於予故遂紀之

鮮于亮

鮮于亮范陽人也初仕石虎爲別將與麻秋帥衆迎段遼太原王恪擊敗之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恪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壯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乃以白皝皝使人以馬迎之與語大悅拜爲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後皝自率大衆征高句驪亮言於皝曰臣以俘虜蒙王國士之恩不可以不報今日是臣死日也願效死前驅遂與數十騎

先犯高句驪陣所向摧潰儁旣嗣立復以亮爲前鋒將軍伐趙攻拔薊城陷陣先登威名顯著以功遷揚威將軍歷章武齊郡二郡太守

高詡

高詡遼東人永嘉之亂避地隱居建武初廆自稱大單于詡乃杖策見之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杖大義以征諸部誰敢不從此霸王之資也廆善之拜爲郎中令皝嗣立遷玄菟太守

以平征虜仁功封爲汝陰侯轉左長史詡善天文皝常謂之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蓋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與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也皝默然及謀伐宇文逸豆歸詡乃進曰宇文強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徃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果大敗身爲

流矢所中卒

乙逸

乙逸平原人也仕爲東夷護軍慕容仁之叛逸棄城奔還轉玄菟太守儁建留臺於龍都遷尚書專委留務尋遷幽州刺史被徵爲左光祿大夫夫婦共載鹿車逸子璋隨從常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左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乃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必敗而璋更被擢用頻歷顯位至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

少自修立克已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爲奢縱而更居清要此豈惟璋之忝實取世之陵夷也

鞠殷

鞠殷樂浪太守彭之子也彭初守樂浪趙石虎來伐境內多叛應之彭選壯士數百固守棘城得不沒趙兵既退大加賞賜殷仕僞爲尚書左丞太原王恪克廣固遷殷爲東萊太守彭時爲大長秋以書戒殷曰王彌曹嶷必有子孫汝

善招撫勿尋舊怨以長亂源殷推求彌從子立嶷孫巖於中山請與相見深結意分彭復遣使遺以車馬衣服郡民大安

張鴻

張鴻范陽人也仕虢爲黃門郎甚寵愛之鴻頤下忽生鬚三根長寸餘虢由是不悅乃遣出宮使看鷹鷂

侯青

侯青武邑人也一云朝那人仕僞將作大匠屯

騎校尉機巧有筭畧驍勇善騎射每從征伐先登陷陣僞常擬之張飛

韓宰

韓宰昌黎人也仕僞爲謁者僕射揚威將軍子晒一作景降於魏

張怖

張怖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爲燕豫州刺史怖少孤貧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牛怖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牛之暇採樵二束菜

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顧人書畫則折木葉學書夜則以所書者讀之

成公都

成公都晉輿元吳人也都驍猛有勇力陽勇之戰陽勇擬誤年十八橫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擬之方叔論者咸曰當求之於古造次無其比也

前燕錄十　　春秋卷第三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李產　績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毅有志格永嘉之亂豫州刺史同郡祖逖素好從横擁部衆於南土力能自固產徙依之會逖卒其弟約領逖之衆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產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爲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

當早自爲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雋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受安危今若捨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城潰始詣軍門請降雋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固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犬馬爲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

致力無術僶俛歸欵實非誠欵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貞長者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敬憚之儁亦重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太子太傅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欵於家

産子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虎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

飢儉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續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即使身膏艸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續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太守獲免幽州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及儁之南征續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續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

爲人患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也乃以猜嫌害之竊恐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爲盜耳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坐自屠潰也恒乃止午猶恐諸將不與巳同心或致非意乃資遣之績始辭午徃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朕邀名今日乃始來邪績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於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

耳拜太子中庶子尋遷司徒長史與儁談論東宮詞甚切直暐時侍側甚不平之及即位太宰恪欲以績爲尚書右僕射暐追憾績言不許恪屢請之暐乃謂恪曰萬幾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遂出爲章武太守以憂卒

黃泓

黃泓字始長廬江人也晉書作魏郡斥邱人父沉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逾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甚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

瞻避地於薊一作幽州說瞻曰王浚昏虐終必無成宊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且讖言眞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宊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爲參軍軍國之務動輒咨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黄參軍國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見親重石虎率衆來攻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可無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宊嚴勒士馬爲追擊之備皝曰今

冦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
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走無疑及期
果退皝益奇之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冉閔之
亂儁欲謀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儁行儁從之
及儁僭號署爲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
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進封
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
敦害其寵語事上庸王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
泓爲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

不以毁已易心曄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矣一作吳人恨吾年過不及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吳王垂果以興焉

賈堅

賈堅字世固渤海人也少尚氣節彎弓三石餘仕趙殿中督趙亡乃棄冉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以自固上庸王評猶渤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擒之儁愛其才赦而勿殺時年六十餘太原王恪聞其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

置百步上名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恪大笑及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儁署爲樂陵太守治涪城尋遷太山太守屯山茌晉將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衆少不敵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羨

兵十餘人復還入城羨兵圍之堅歎曰吾自結髮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天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諸將曰今危困至此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爲卿曹決鬭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羨兵衆多從塹下斫橋橋斷人馬俱陷生擒之遂失山茌羨

謂堅曰君父祖世爲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强則附之一作强則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忽忽相謂降乎羨復責之堅駡曰豎子兒女御乃公羨怒執置雨中數日不食憤懣而卒子活復爲任城太守

慕輿根

慕輿根檣盧城大人也善騎射嘗從皝行獵有一野牛立於懸崖之上皝命左右射之莫有中

者根乃自募射一發而中虢甚奇之署帳下折衝將軍屢進奇畧儁嗣位轉廣威將軍敗鄧恒於魯口斬蘇林於中山所在立功歷殿中領軍將軍儁卒受遺輔暐進位太師副贊朝政根性木強自恃先朝勲舊舉動倨傲心不服恪潛欲爲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可廢主上爲王殿下自踐尊位以建大燕無

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昝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吾節況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邪根大愧懼辭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殺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伺隙山陵未建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秘書監皇甫眞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巳來驕狠日甚將

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爲社稷深謀
早爲之所恪亦不聽根遂與武衛將軍慕輿干
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立入白太后及暐曰太
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以安社稷
太后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戚穆先帝選之託
以孤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爲亂也乃止
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太后及暐曰今天下蕭條
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暐亦不納於是
反形漸露恪聞之遂與太傅評密奏根罪狀根

乃伏誅并其妻子皆梟首東市

李洪

李洪平陽人也初帥流民入定陵未幾衆至數千壁於舞陽受王浚假署爲雍州刺史後歸廆仕爲大理歷內史右司馬石虎攻棘城洪弟普以爲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以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

遂降於虎從虎南歸歿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從雋攻鄧恒於魯口出屯高冡慕輿根擊恒部將鹿勃早洪徐整騎隊助之俘斬甚衆暐立轉龍驤將軍略地河南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而還進位司空王猛克鄴隨暐入長安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卒

悅綰

悅綰櫨盧城大人也初仕雋爲司馬石虎入寇遣征北張舉襲凡城雋以綰爲禦難將軍授兵

一千以守之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緍曰受命禦寇生死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緍身先士卒親冒矢石舉等竭力攻之經旬不克乃退虎死鄴中擾亂冉閔殄滅石氏石祗遣使求援儁遣緍將兵三萬會之鄴平引還遷前將軍追擊呂護於啓口有功進尚書右僕射尋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戍并州暐嗣位轉尚書左僕射緍見王公貴戚多爲蔭戸言於暐曰今

三方興時各有吞併之心而太傅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寬臨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頹弊威綱不立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自贍給旣不可聞於鄰國且非所以爲治之一切能斷諸蔭戶盡還郡縣肅明法紀以清四海暐納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隱匿出戶二十餘萬朝野怨怒太傅評大不平之綰先有疾乃自力釐校戶籍疾遂益

亟而卒後苻堅滅燕聞綰之忠恨不得見乃拜其子爲郎中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一作鄃字人也其兄岌晉東夷校尉崔毖請爲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真即時俱至並以文章才雋任居樞要真更以弱冠高才擢拜遼東國侍郎皝嗣立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寬減賦稅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

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皆有善政及
儁即位入為典書令從輔國將軍恪等討擒冉
閔即南圖拔鄴石氏舊都城內珍玩寶貨充溢
眞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歛圖籍而已儁臨
終眞與恪等俱受顧命慕輿根將謀為亂眞陰
察知之請恪除根恪未忍顯其事俄而謀洩伏
誅恪乃謝眞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
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
以恩詔降不宜以兵戈取也眞曰護九年之間

三背王上揆其姧心凶悖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劍閣況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眞乃上疏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十疋牛四十頭以供軍資拜冠軍將軍別部都護一作部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拜侍中光祿大夫遷司空領中書監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幷燕欲覘其可否命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遣使詣鄴朝貢辯因為之副

眞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於秦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吾君似僉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惟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眞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眞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

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眞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都尉奉朝請數歲而卒

梁琛

梁琛廣平人也初爲呂護參軍護敗遂仕慕容氏爲中書著作郎轉給事黃門侍郎暐時琛以

大鴻臚奉使於秦侍輦苟純副之琛至長安苟
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
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
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秦尚書郎辛勁謂琛曰
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
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居何常之有又
春秋亦有遇見之禮何爲不可乎琛曰晉室不
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
窺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王同恤

時患耍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媿其不競以爲隣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強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爲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爲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爲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一云琛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可云然今靈命既分天光派別勢勻義等理絕

茲談況脣亡齒寒豈輔車之義乎故桓溫寇境
而貴朝同恤敝邑賴以爲君憂秦人使燕未
嘗節乾不食爵盈不飲而敬恭待命享禮有加
今虜寇已獲繼尋舊好會遇之禮豈其時乎退
賓小使誠勢屈於主然
勞不以禮不敢聞命 堅嘉琛有奉命之才乃
爲之改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如燕朝之儀
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方名臣爲誰琛曰太傅
上庸王評明德茂一作懿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
軍吳王垂雄略冠世秀邁絕倫內贊百揆外禦
四國此二句一作折衝禦侮其餘諸臣或以文進或以武
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雖周文多士漢武得人

未有過也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堅使典客館於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及瑾爲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從賢盛事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竟不館奕堅乃敕奕數來就邸舍與琛臥起間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國鼎據兄弟並蒙榮寵琛之在燕亦猶兄之在秦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復非臣子所得論也

兄何用問爲堅聞而嘉之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登貴以塞盈心在國不臣其父之臣況隣國之臣乎且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爲煩耳秦人不能劉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留秦月餘厚禮遣歸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甚恨之及歸純言於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

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爲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會評爲秦所敗遂收琛繫獄苻堅入鄴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吴王皆將相奇才何爲不能謀畫自取亡國琛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爲身禍可謂智乎琛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爲臣莫如忠爲子莫如孝自

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爲況非所及乎堅稱善久之王猛表爲主簿領記室督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居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床夏每并食於一器久之蛆臭然後乃食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

莫能測也暐以安車徵之至鄴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少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淡虛靜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谷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暐徵至鄴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

餘許狂瞶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耆年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卒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王歡

王歡一作觀又作勸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眈學不事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人聞者莫不嗤笑歡守志彌篤遂爲通儒暐襲僞位署爲國子

博士親就受經尋遷祭酒暐爲苻堅所滅歡遂
歸隱堅復徵爲祭酒後以太子少傅卒

悉羅騰

悉羅騰字叔龍范陽涿鹿人也工圍碁究盡其
妙獨步當時莫與爲儔俄而北平樂抄少雋出
與齊名騰仕暐爲尚書郎桓溫來伐爲吳王垂
參軍從事與溫戰生擒叛人段思壓斬李述勇
冠三軍及暐爲秦所滅隨徙長安拜三署郎秦
末年與暐潛謀殺堅堅召騰拷問具服遂見殺

安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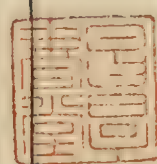
安屈遼東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地遼東因以家焉屈仕暐爲殿中郎將

劉洛

劉洛中山蒲陰縣人也縣差充征弟興私代復有軍逃歸縣以本名捕斬興詣郡自列稱逃是興身請代洛死洛又固陳已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有司具以聞暐曰洛應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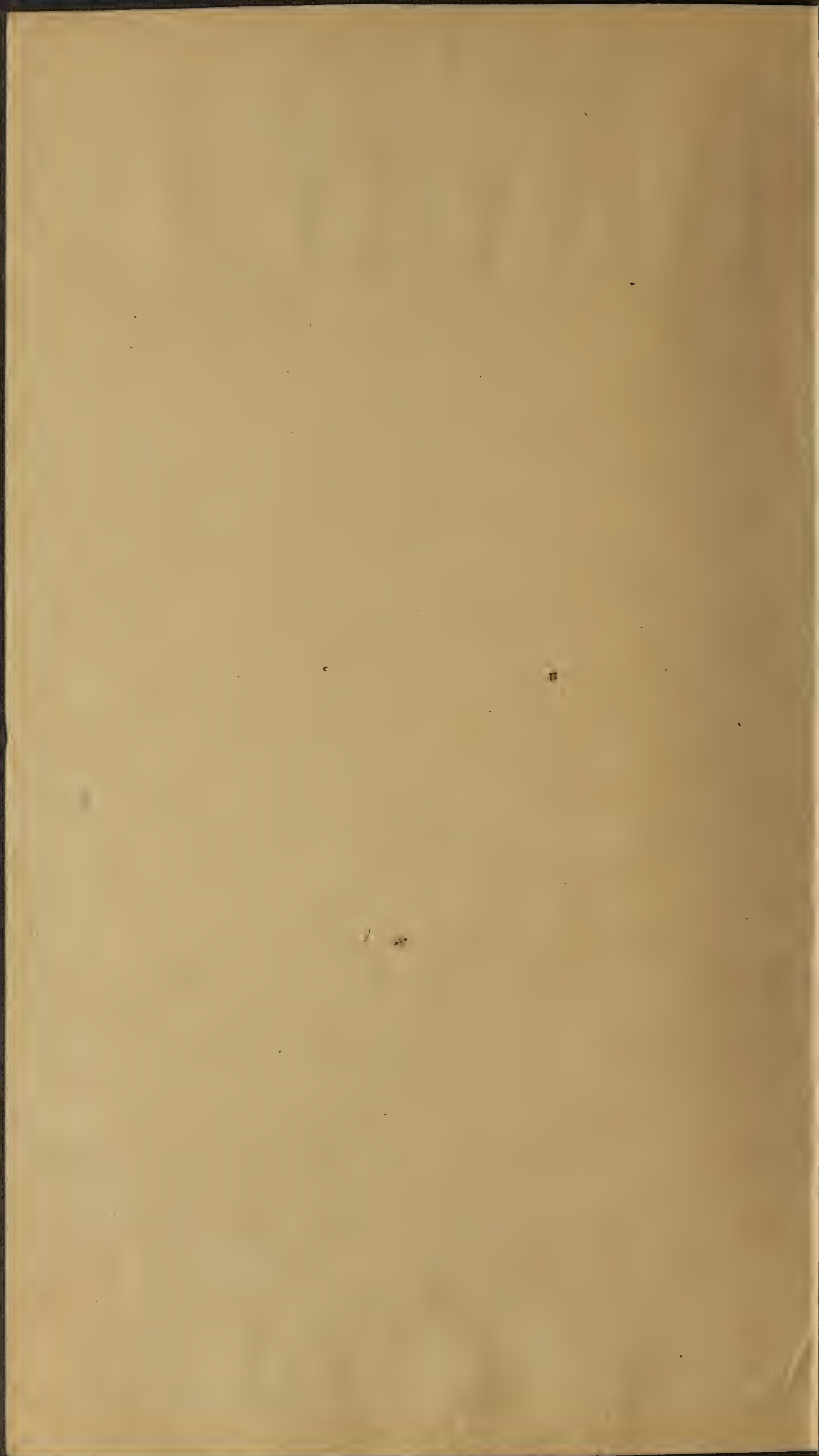
輒詐與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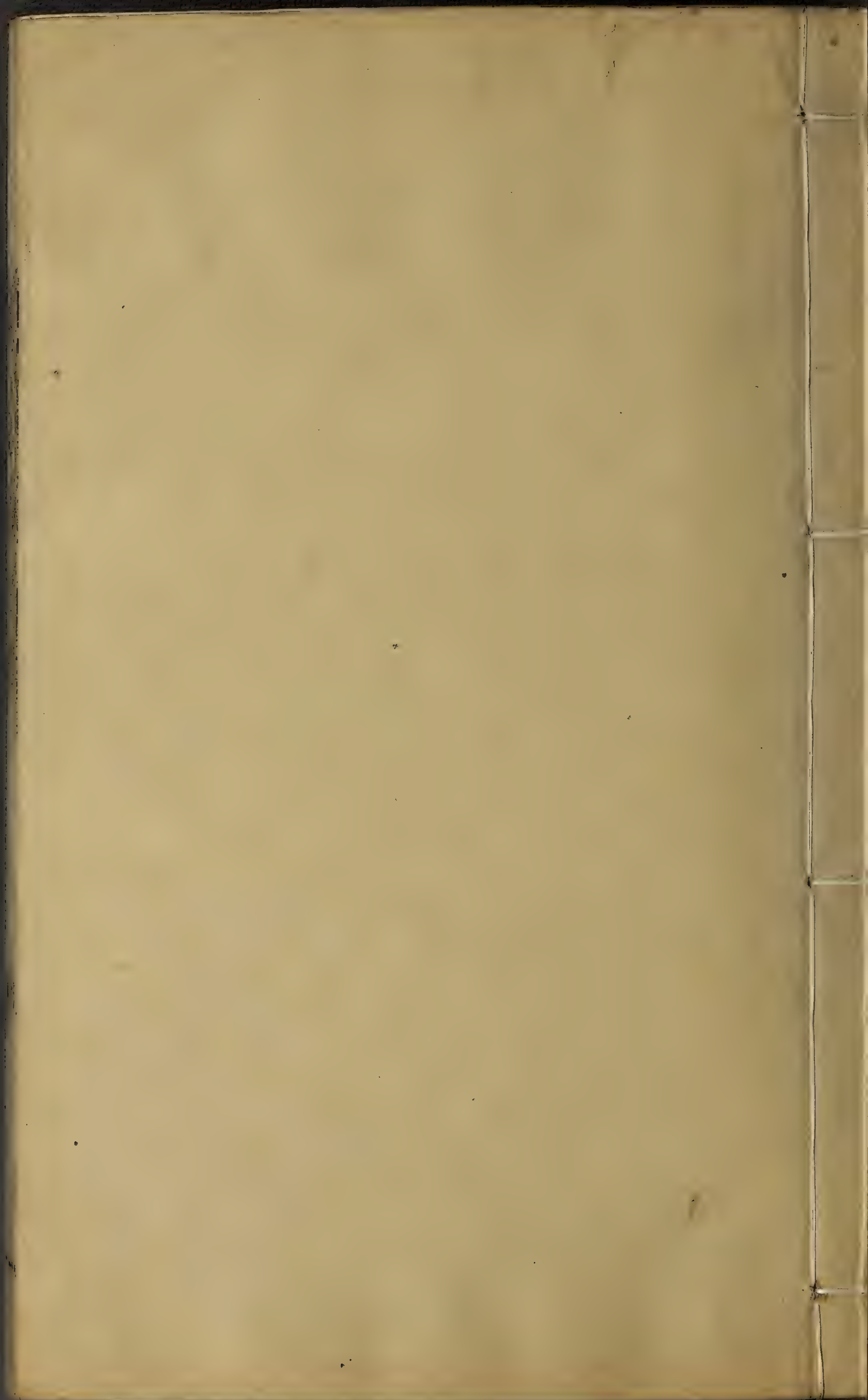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目

仁和　汪日桂一之　重訂

前秦錄九　　春秋卷第四十一

苻雄

苻菁

苻黃眉

苻法

苻融

苻朗

苻宏

苻暉

苻琳

苻詵

苻雅

苻洛

健后彊氏

生后梁氏

堅太后苟氏

堅夫人張氏

丕后楊氏

登后毛氏

前秦錄十　春秋卷第四十二

趙俱

雷弱見

魚遵

王墮

彊平

趙煥

杜慈

呂婆樓
樊世
王猛
梁平老
梁讜
陸績
鄧羌
張平
張蚝

李威

徐嵩

薛强

崔宏

姜宇

索泮

楊安

楊定

高泰

趙整

朱彤

王嘉

張忠

法喜

曇邕

僧朗

孟欽

僧涉公

徐義

釋道安

畢覽

桑虞

王充

苟輔

竇衝

王永

徐成

郭慶

王統

長孫嵩

夏默

許謙

裴洗

韋羆

杜胄

寇修之

前秦錄目 畢

前秦錄一　　　春秋卷第三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强盛世居武都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寤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之曰洪年

十二而父卒代爲部帥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訪安危變通之術戎晉襁負奔之宗人蒲光蒲突遂共推爲盟王劉曜僭號長安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光等逼洪歸曜曜以洪爲寧西將軍率義侯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進爲氐王石虎將兵攻上邽洪詣虎降虎大悅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

手石生起兵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虎既滅生洪率戸三萬下隴東如馮翊說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以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拜洪護氐校尉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戸於關東遷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於枋頭從征段遼有功遷光烈將軍進爵爲侯尋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

冉閔言於虎曰蒲洪雄果得將士死力其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强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柰何殺之待之愈厚佛圖澄亦言於虎曰觀蒲氏有王氣請急除之虎陰欲殺洪洪稱疾不朝梁犢之亂虎遣洪以車騎將軍從燕王石斌討之遂平梁犢進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改封本國公陽郡公會虎卒石遵即位閔文言於遵曰蒲

洪八傑也今以洪鎭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
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
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並如前洪怨之乃
歸枋頭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秦雍
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洪爲主衆至十
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鑒懼洪之逼
也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
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
受與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

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耶而云列國乎引杆斬之永和六年朝廷覲復中原以洪爲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兾州刺史廣川郡公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時姚弋仲亦有圖據關中之志恐洪先之遣子襄帥衆五萬伐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於是安定梁楞等並率關西民望說洪曰今趙運將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必成大業繼縱周漢宜稱尊滽以副四海之望

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孫堅之生背有草
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
三秦王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
爲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後將軍領右
長史京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爲右
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
皆爲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洪謂博
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
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

天下有易於漢祖初石虎以麻秋鎭枹罕冉閔之亂秋率衆歸鄴洪使子龍驤將軍雄逆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因說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征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臨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原可指時而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

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
而卒年六十六健僭僞位追謚曰惠武皇帝廟
號太祖

春秋第三十三卷

前秦錄二　　春秋卷第三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大羆而孕生之夜洪又夢族曹氏指健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羆字世建後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焉及長雄果便弓馬好施予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

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永和六年洪死健嗣位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叔父安告喪於京師且請朝命秋八月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戎夏雄儁多歸附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成温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密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狥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

軍開府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
玄碩爲左長史略陽梁安爲右長史段純爲左
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
等爲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
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步騎五
千人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人
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
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
自統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

以司馬張琚弟光一作先字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光兵大敗走還長安健雖戰勝猶修䇳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悉召關中之衆來拒健聞而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否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西遷之象健遂率軍進次赤水遣其城以抗洪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率

所部來降健遣雄略地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來降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菁與張光戰於渭北之陰槃擒之三輔郡縣堡壁悉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十一月甲午入都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大司馬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來歸附趙梁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雄進

兵擊斬之

皇始元年春正月健軍師將軍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官位輕重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僞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僣卽天皇位於南郊紀事本末作天王大單于國號大秦大赦境内改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追尊父洪爲武惠皇

帝廟號太祖尊母姜氏爲皇太后立妻强氏爲天皇后子萇爲太子靚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覿爲長樂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庾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菁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伯周健之舅也）爲尚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强平（平王后之弟也）爲

太傅段純爲太保略陽呂婆樓爲散騎常侍趙
并州刺史張平遣使來降健署爲大將軍冀州
牧三月健置司隷校尉官分遣使者問民疾苦
搜羅雋異寬重歛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
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悉除
之夏四月杜洪張琚遣使招晉梁州刺史司馬
勳勳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健禦之於五
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
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

通并其諸子皆殺之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
百姓採野繭而衣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
皇始二年春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徙正尊號宜
依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冲同趙之初
號健從之僭卽皇帝位於太極殿大赦境內諸
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
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
族輕琚且知勳憚琚兵强因說勳曰不殺張琚

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琚弟光走池陽合衆攻勳勳頻戰不利杜洪遂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署置百官夏四月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五月健率步騎二萬攻杜洪於宜秋斬之還登石安原而歎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六月甲申健還長安晉鎮西將軍謝尚攻豫州牧張遇於許昌遇遣使請救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率衆掠地關東并帥步騎二萬援之丁亥與尚戰

水之誠橋尚等敗績奔還淮南死者萬五千人雄乘勝逐北至於壘門殺傷滑十秋七月雄徙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歸於關中長安或作以右衛將軍楊群爲豫州刺史鎮許昌八月健以雷弱兒爲大司馬毛貴爲太尉張遇爲司空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豫州刺史楊群退屯弘農十二月丞相雄攻王擢於隴上敗之擢單馬奔凉州雄還屯隴東初有童謠曰十斗二升沙誰爲王擢家至是而

耀敗

皇始三年春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拘貴賤二月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擢帥步騎萬五千來伐雄與菁率衆拒之大敗涼兵於龍黎斬首萬二千級獲弘修送長安王擢棄秦州奔姑臧健以領軍將軍顧爲秦州刺史鎮上邽三月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衆於平陽

僞稱晉王夏四月左衛將軍飛討擒之五月王擢復帥衆二萬攻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願戰敗奔長安六月左衛將軍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爲初所敗丞相雄平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初張遇自許昌來奔健納遇繼母韓氏爲昭儀數于衆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慙恨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雍州歸晉秋七月遇與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

巳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衆數萬人各遣使詣晉大司馬征西將軍桓溫中軍將軍殷浩請救八月以左僕射魚遵為司空九月丞相雄帥衆二萬還長安遣平昌王菁略地上洛置荊州於豐陽縣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為荊州刺史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異賄盈積矣冬十月丞相雄與清河王

法及左衛將軍飛分討孔特等健兒子輔國將軍黄眉自洛陽來奔十一月雄克池陽斬孔特十二月清河王法與左衛將軍飛克鄠斬劉珍夏侯顯

皇始四年春正月辛酉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灞城依呼延毒二月乙丑晉大司馬桓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趨長安三月溫遣别將攻上洛獲荆州刺史郭敬進

擊青渥城破之冊府元龜作溫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司馬勲掠秦西鄙凉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拒溫於嶢柳城愁思堆長安志云後因名桓公堆夏四月己亥戰於藍田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溫將應誕劉泓士卒死者甚衆溫督軍力戰萇衆大敗丞相雄與溫別將桓沖戰於白鹿原爲沖所敗溫遂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

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爲遊軍遣大司馬雷
弱兒等與萇合兵拒溫三輔郡縣爭持牛酒迎
降於溫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男女夾路觀
之耆老有感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健別
遣雄帥騎七千馳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
退屯女媧堡五月王擢拔陳倉殺健扶風內史
毛難丞相雄復與桓沖戰於白鹿原沖師敗績
死者萬餘人初溫恃秦麥熟以爲軍資而健悉
芟麥清野以待之軍糧不屬士卒乏食六月丁

丑溫徙關中三千餘戶而還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溫萇等又追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萬計丞相雄擊司馬勳王擢於陳倉勳奔漢中擢奔略陽遂攻喬秉於雍丙申雄卒太子萇攻秉於雍八月斬之關中悉平以光祿大夫趙俱爲洛州刺史鎭宜陽先是月掩塡星在輿鬼占者曰秦有兵革之象會溫來伐至是而退健賞拒溫之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淮南王生爲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爲

司空其年西　乞沒渾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
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
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數延公卿
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
儉崇禮耆老修尚儒學秦人大悅太子萇拒桓
溫爲流矢所中冬十月萇卒謚曰獻哀十一月
王擢帥衆來降健以擢爲尚書以上將軍啖鐵
爲秦州刺史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爲姚襄
所虜以爲洛州刺史十二月安自襄亾歸健以

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鎭蒲阪是
歲關中大饑米一斗直布一疋
皇始五年春二月蝗蟲大起自華澤西至隴山
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
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新平
有長人見長五丈語於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
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其姓名
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詔靖
繫獄會大雨霖河渭汎溢蒲坂津監寇登於河

中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差也赦之夏四月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叛降於燕立淮南王生爲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尚書令王墮爲司空司隷校尉梁楞爲尚書令六月丙子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健爲巳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衞衆見健惶懼皆舍仗逃

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
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
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
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
囑以後事受遺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
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分宜漸除之乙酉薨
於太極前殿在位五年年四十九一作三十九葬原
陵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
皇帝號高祖　　春秋第三十四卷

前秦錄三　春秋卷第三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封淮南王幼而麤暴昏醉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

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其父健曰此兒狂勃宜
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
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可遽爾如此健乃
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
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來伐生單馬入陣
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初健之長子萇既死母
强氏意在少子栁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
立爲太子皇始五年六月健卒僣卽皇帝位大
赦境內改元壽光群臣奏曰先帝晏駕甫爾而

即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
殺之秋七月尊母強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
皇后以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爲右僕射太子
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尚書並以
佞倖進也八月生封所善衛大將軍黄眉爲廣
平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徵呂婆樓爲侍中左
大將軍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晉王柳爲征
東大將軍并州牧鎭蒲阪魏王庾爲鎭東大將
軍豫州牧鎭陝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

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遊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群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皇后梁氏及太傅錄

尚書毛貴后之舅也車騎將軍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冬十一月以吏部尚書辛牢守尚書令右僕射趙韶爲左僕射尚書董榮爲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爲司隸校尉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闇遊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后妃公卿巳下至於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脇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壽光二年春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
日蝕之變宜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
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乃殺司空王墮洛州
刺史梁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
以爲貳於晉殺之壬戌宴群臣於太極殿酣飲
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爲酒監既
而怒曰何不強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
之百寮大懼莫不引滿昏醉汚服失冠蓬頭僵
仆生乃大樂二月生聞張祚見殺立靚幼冲命

征東大將軍晉王楙遣叅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涼州牧張瓘見之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山河阻絕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功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君何怪焉瓘曰羊陸一時之

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其可乎負姝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見機而作也今大秦威德方盛君公若欲自尊河右則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則深乖先君雅旨曷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

窮永延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
石氏通好使車適返戎騎已至中國之風誠在
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姝曰三王異政
五帝姝風趙多姦詐秦崇信義豈得一槩待之
乎張光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
擒之赦其難恕之罪寵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
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
趙相況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
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

姝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强燕納欵八州效順主上欽明道隆必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服涼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未達天命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廻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葱嶺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守何畏於秦負姝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五郡之衆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之成資據天阻之險固策三秦之銳藉

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兵强財富自謂
天下可平關中可守有囊括宇內席卷四海之
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人詠來蘇旬月之
間不覺易王燕雖虎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
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
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主上若以貴州不
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西濟未知貴州將
何以抗之盍追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
西藩瓘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

賓負姝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汚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璀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姝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以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後將軍淸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

事廣寧公魚遵清素剛嚴骨鯁貞亮者則左光禄大夫强平金紫光禄大夫程肱牛夷博聞多識探賾索幽者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者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者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禄大夫强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者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奇略攻必取戰必克關張之流萬人之勅者

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
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
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
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
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磬
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數萬狼顧偏方委
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
圖之壃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姝曰
凉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公居伊霍之

任安危所係見幾之義實在君公耳璀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以立靚之命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官爵而授之燕王慕容儁遣將軍慕輿長卿等帥衆七千人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强晉書作張哲於裴氏堡晉將軍劉晉書作王度帥衆四千攻青州刺史王晉書作袁朗於盧氏堡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於堡南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帥衆萬餘

攻平陽太守產於匈奴堡晉王椒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阪襄進攻堡克之殺產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患不如誘以厚利伺隙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冊寇掠河南生怒命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更與秦通和三月生發三輔人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切諫生怒殺之夏

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宫中奔擾
或稱賊至宫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
之刳出心胃生舅左光祿大夫强平切諫曰元
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之水
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强於政事
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
纖芥之嫌含山岳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
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
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

言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
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侍讌禁中以平太后
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許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
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
五月太后強氏以憂憤卒謚曰明德六月生下
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
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
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
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虎狼大暴從潼

關西至於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
專務食人自元年春至於二年夏凡殺七百餘
人百姓苦之皆廢耕桑相聚邑居爲害滋甚内
外恟懼秋七月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饑則
食人飽自當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何禳之有
且天豈不愛群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
者多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
爲怨天而尤人哉冬十月生如阿房遇兄與妹
俱行者逼令爲非禮固執不從生怒殺之尚書

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石嘗讌群臣於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生夜食棗多至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嘻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乃殺之又使太醫某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其目出然後斬之常從輿上溲便聾者謂之天雨

壽光三年春二月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曰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太白入井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夏四月姚襄將圖關中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招動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道龍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率步騎萬五千禦之生將飛龍擊蘭擒之襄深溝

高壘固守不戰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温張平所敗銳氣已竭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然其爲人强狠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旗壓其壘門彼必忿怒而出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五月羌帥騎三千壓於襄壘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廻騎拒襄俄而黃眉與堅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時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擒而斬之盡俘其衆弟萇帥衆來降襄載

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亦以公禮葬襄廣平王黃眉等振旅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多有死者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有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堅所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靑靑瞎兒

不知法御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犄法也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求爲荊州出鎮上洛生不許曰公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爲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躭湎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瀰盡請

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罕有見者或日暮
不出百僚餓斃或至申酉乃出臨朝輒怒色厲
惟行殺戮連月昏醉弗堪省覽往往寢落醉中
夫事左右因以爲奸賞罰無準因醉問左右曰
自吾臨天下以來汝等外間何所聞乎或對曰
陛下聖明宰世子育百姓賞必當功刑必當罪
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怒曰汝媚我也引
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
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輒便

殺之流其尸於渭水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鷄豚鵝鴨數十爲群縱之殿前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臨觀以爲嬉樂宗室勲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群臣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保一日如度十年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六月太史令康權

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連於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坐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侍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遂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與侍中尚書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昏醉寢而未寤堅衆

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左右曰賊也生曰賊也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衆引生置於別室廢爲越王尋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謚曰厲王封生子馗爲越王以嗣之

春秋第三十五卷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名或作健弟雄之第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音草付臣又土王咸陽堅秘而莫之傳也姿貌魁

傑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見堅狀貌奇而愛之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堅或作肩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与不失機候洪每謂健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頭大鎭重身長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趙光祿大夫司隷校尉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隷縛耶堅曰司隷縛犯罪者不縛小兒戲也統顧左右曰此兒有伯王

之相左右怪之曰此兒狀貌甚醜而君以爲貴相何異也統曰非爾等所及知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恨僕老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師學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師時人猶以爲速成况汝熏習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耶欣而許之性至孝博學多才藝年十一便有經略大志徤之西入關也次於曲沃夢天神遣使者赤冠朱衣命拜堅爲龍驤

將軍翼曰乃爲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
汝祖昔受此號汝父次爲之今若復爲神明所
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
憚服於是要結豪傑以圖緯世之宜呂婆樓强
汪梁平老等皆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以爲股
肱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
也及生嗣位讚翼說堅曰主上猜忍暴虐中外
離心有德者昌無德者殃天之道也神器甚重
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殿下順天人

之心以行湯武之事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生既殘虐無度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亟以爲言（詳具平老傳）堅遂與兄清河王法謀殺生既而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曰兄年長宜立群臣皆頓首固請堅從之

永興元年夏六月堅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境內殊死已下遂以晉升平元年改元永興追謚父雄爲文桓皇帝母苟氏爲皇太后妃苟氏爲皇后世子宏爲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爲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爲太尉從兄晉公柳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爲陽平公雙爲

河南公丕爲長樂公暉爲平原公熙爲廣平公叡爲鉅鹿公漢陽李威爲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爲右僕射强汪爲領軍將軍仇騰爲尚書領選席寶爲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爲司隸校尉王猛爲中書侍郎八月復以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給事黃門侍郎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悉復本官以禮改葬之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授大將軍冀州牧張平謀叛

據新平雁門河西太原上黨上郡諸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戸拜置征鎮欲與秦鬬冬十月平帥衆掠境堅以晉公柳都督并冀州諸軍事加并州牧鎮蒲坂以禦之十一月丞相東海公法以疑忌賜死苟太后以法長且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故遣殺之堅性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十二月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於是修廢職繼絶世禮神祇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

年不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
義德業可稱者令所在以聞秦民大悅
永興二年春二月堅自將討張平以驍騎將軍
鄧羌爲前鋒督護率騎五千據汾上平使養子
張蚝禦之蚝多力趫捷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
勝三月堅至銅壁平悉衆出戰堅鷹揚將軍呂
光刺蚝中之鄧羌擒蚝以獻平衆大潰懼而請
降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蚝爲虎賁中郎將徙
平所部三千餘戸於長安夏四月堅如雍祠五

時六月如河東祠后土秋八月自臨晉登龍門顧謂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讚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終於身竄南重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至韓原觀晉魏顆見結草抗秦軍之處賦詩而歸九月庚辰堅還長安以太尉永安公矦

守尚書令賜爲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
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樂
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
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
不爲災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莫不嫉之
諸氐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
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
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
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見猛

屏息
甘露元年春正月起明堂繕南北郊祀其祖洪
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二月親
耕藉田皇后苟氏親蠶於南郊平羌護軍高離
據略陽叛永安公侯率衆討之未克而卒謚曰
威夏四月驍騎將軍鄧羌秦州刺史啖鐵討平
之五月堅如河東南遊霸陵顧謂群臣曰漢祖
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爲首乎權翼
進曰漢書以蕭曹爲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

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閒身被七十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爲楚所困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群臣賦詩六月甘露降乃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爲甘露秋七月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爲御史中丞八月下書曰咸陽內史王猛言彰出納所在著績有卧龍之才宜入贊百揆綜綸王言可徵拜侍中中書令

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强德健后之弟也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猛與中丞鄧羌同志疾惡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百僚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天子之爲尊也乃以猛爲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冬十一月轉左僕射餘官如故十二月以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

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上疏辭曰仕
見散騎常侍陽平公融明德懿親光祿散騎西
河任群忠貞淑慎處士京兆朱彤博識聽辨並
宜左右彌綸暉贊九棘愚臣庸鄙請避賢路堅
曰機務俟才允屬明哲朝野所望豈容致辭所
舉融等尋別銓叙於是以融爲侍中中書監左
僕射任群爲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朱彤爲尚
書侍郎領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
權傾内外人有毁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群臣莫

敢復言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爲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鎮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丞相司馬賈雍爲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部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爲百姓所苦淸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條具以聞

甘露二年春正月堅分司隸置雍州又分京兆爲咸陽郡置渭南縣屬京兆郡三月以河南公

雙爲都督雍河凉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封弟忠爲河南公三月匈奴左賢王劉衛辰遣使來降請田內地春來秋返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魏絳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吳之戰事興蠶婦澆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擾邊動衆非國之利也所獲資產其悉以歸之乃黜雍官以白衣領職遣使修和示之

信義衛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于各帥衆數萬來降堅初欲處之塞內陽平公融諫曰烏桓鮮卑久處異域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於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

甘露三年春正月劉衛辰掠邊民五十餘口爲奴婢來獻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附於

魏時猶季稱代秋九月乙亥鳳凰集於東闕大赦境內
百僚進位一級民因歌之曰鳳凰鳳凰於飛其羽翼
翼翊我聖后饗齡萬億初堅將爲赦與左僕射
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臺悉屏左右親爲赦文
猛融供進紙筆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
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久之乃去俄而
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
堅驚謂猛融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而洩
於是勑內外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

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冬十二月廣修學官詔郡國學生通一經已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命牧守宰各舉孝悌力田清修廉直學爲通儒才堪幹事者皆旌表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非其人者罰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托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盡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群

臣庠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廩充盈盜賊屏息典
章法物莫不悉備
甘露四年夏五月堅親臨太學考諸生經義優
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
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
勵罔敢勌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
二武其可追乎寔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
爲茂草諸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
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

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聲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相勸勵秋七月黃龍見於成紀梁山崩是年造刀一口用五千工銘曰神術隸書

甘露五年白虎見於天水

甘露六年夏六月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爲大將軍凉州牧西平公秋八月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從屠各

張匈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尚書鄧羌爲建節將軍帥衆七千討平之九月命公國各署三卿并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爲置郎中令富商趙掇丁妃鄒甕等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諸公競引之爲國貳卿黄門侍郎安定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爲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聖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

濫如是其令有司推檢引擬等爲國卿者皆降其爵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内工商皁隸婦女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留安樂五公皆降爵爲侯

建元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爲建元雍州秀才段鏗等對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經者十餘人皆拜令長三月燕太宰慕容恪吳王慕容垂攻拔咸陽略地至崤澠關中

大震堅親屯陜城以備之夏六月匈奴右賢王
曹轂左賢王劉衛辰舉兵叛轂帥衆二萬攻杏
城已南郡縣屯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
通於辰轂堅率中外精銳討之使衛大將軍李
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留守長安以前將軍
楊安鎭軍將軍毛盛爲前鋒都督秋八月轂遣
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首四千餘級轂
懼請降徙其酋豪六千餘戸於長安進擊烏延
斬之建節將軍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九

月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諸夷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十一月堅還長安以李威爲太尉加侍中以曹轂爲雁門公劉衛辰爲夏陽公各使統其部落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

建元二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像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

夏五月魏昭成帝（諱什翼犍時稱代王）遣長史燕鳳詣秦通好（或作入貢）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帝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之鳳不應聘乃命諸軍圍代城謂城中人曰燕鳳不出者吾將屠汝代人懼送鳳出之拜左長史參軍國事時堅遣牛恬聘魏魏令鳳報之堅問曰代王何如人鳳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之雄主也常有并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強則退安能并兼

耶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若飛王上
雄雋萃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重
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之所以
疲敝而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實
爲多少鳳曰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見馬一百萬
匹堅曰卿言人衆可爾說馬太多是虛辭耳鳳
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
百有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爲滿川以此
推之使人之言猶當未盡鳳還堅厚加贈遺秋

七月堅遣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二萬寇荆州攻南鄉郡晉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於新野掠安漢一作陽民萬餘戶而還

建元三年春二月羌歛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帥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叛將李儼堅遣輔國將軍王猛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萬七千討歛岐於略陽三月張天錫帥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克大

夏武始二郡其征東將軍常據又敗儼兵於葵
谷儼懼退守枹罕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且請救
歛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至皆降王猛攻
破略陽歛岐奔白馬堅以萇爲隴東太守夏四
月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
會王猛救儼猛遣邵羌追歛岐王撫守侯和姜
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與天錫將楊遹戰
於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天錫遂引
師西歸邵羌擒歛岐於白馬送之長安李儼將

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柰何束手
于人王猛孤軍深入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
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
於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
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乃憑城固守不納秦
師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
延之未及設備將士繼入遂執儼猛責儼以不
即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乃斬肫送儼歸長
安堅以儼爲光祿勳賜爵歸安侯以立忠將軍

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九月初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柳起兵蒲阪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起兵上邽皆與之通謀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庾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作亂庾反於陝城武反於安定鎮東主簿南安姚眺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況自爲難乎庾不聽堅聞之徵柳等還長安

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廋據陜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向長安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梨以爲信皆不從堅阻兵自守十一月魏昭成帝擊劉衛辰時河冰未成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猶未能固乃散葦於上冰草相結如浮橋焉衆軍利涉出其不意衛辰帥衆來奔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建元四年春正月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

嵩討上邽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陜城堅命蒲阪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并力取之二月魏公庾以陜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三月楊成世爲趙公雙將苟興所敗毛嵩亦爲燕公武所敗奔還堅復遣武衛將軍武都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傉等帥中外精銳三萬討之左衛將軍雅左禁將軍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夏四月雙武

乘勝至於榆眉以苟興爲前鋒鑒欲速戰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進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已五月留世子良守蒲阪率衆二萬西趨長安長安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

入於蒲阪猛羌進攻之秋七月鑒等攻克上邽斬趙公雙燕公武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雅爲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爲雍州刺史九月王猛等攻拔蒲阪斬晉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陝城冬十一月羌等拔陝城獲魏公庾送於長安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乃賜庾死原其七

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苟太后曰庾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群不顧太后謀危宗廟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爲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鄧羌爲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鎮陝城擢姚眺爲汲郡太守時仇池公楊世遣使稱臣遂以世爲南秦州刺史是歲池陽民某惑其婦言而欲殺母遂車載母辭詣親家

乃入南山母曰汝詣親家何至是也兒曰老婢何言遂下母於溪谷之間脫衣將殺之初婦謂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來也兒不欲自脫背坐厲聲令母自脫母曰我生養汝至於今日汝信婦言枉殺我可不乞我此衣兒怒曰老婢復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當見此否言未卒聲忽見所持刀反貫其項而殺之投於山谷母乘車郤歸昏而反家婦謂其夫還逆問曰得中衣來否母馳告隣人收其婦送官郡縣以聞堅驚曰宇

宙之內乃有此事將非怪乎於是轘而殺之

建元五年夏六月晉大司馬桓温帥師伐燕慕容暐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温進次枋頭暐衆屢敗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秦乞師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温伐我至灞上燕不救我今温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强大慕容評非温敵也若舉兵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

灑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救燕出自洛陽逾潁川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爲尚書令九月苟池等邀擊溫於譙大破之死者萬計溫師敗績乃引而還燕秦結好使相往來燕散騎常侍郝晷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來聘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晷東方之事晷知燕之將亾陰欲自

計頗洩其事琛至長安猛勸堅留琛堅不許詳具琛傳是月京兆尹王攸上書獻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貴孝養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無偏黨六曰養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賢八曰懲惡顯善九曰伐叛討逆十曰易簡弘大堅納之以攸爲諫議大夫冬十一月燕車騎將軍慕容垂避害來奔堅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甚厚禮之賞賜鉅萬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部寬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

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
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
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
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
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乃以垂爲冠
軍將軍封賓徒侯堅復遣黃門郎石越聘燕且
索地於燕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之地賂秦晉
兵既退燕人悔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
威將軍梁成梁平老之子也建武將軍鄧羌帥步騎三

萬伐燕以慕容垂爲鄉導十二月猛等攻燕荆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於洛陽

建元六年春正月慕容垂世子令奔燕王猛遣慕容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皐之隂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千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來降猛陳師而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自新樂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以精鋭萬人卷

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留羌鎮金墉以輔國司
馬桓寅爲弘農太守代羌戍陝城振旅而還堅
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進封平陽郡侯猛固辭
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
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蹔
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
守封爵酬庸其勉從朕命遂寢司徒尚書之命
三月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爲尚書右僕射夏四
月復以王猛爲司徒錄尚書事猛固辭乃止五

月慕容令襲燕龍城不克而死六月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虎牙將軍張蚝建武將軍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討平燕冀乙卯堅親送猛於灞上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取鄴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內侍帷幄出總戎旅今仗威靈奉成算盪平殘寇如風掃葉臣雖不

武克不淹時願不煩鑾輅冒犯霜露但願速勑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太傅上庸王慕容評帥中外精卒四十（一作三十）餘萬來拒猛克壺關執燕上黨太守南安王慕容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懼九月楊安進圍晉陽久之未下猛留屯騎校尉苟萇戍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因爲地道遣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遂入晉陽執并州刺史東

海王慕容莊太傅慕容評畏猛不敢進兵屯於潞川冬十一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次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固請得止猛覘知評賣水鬻薪不撫將士人思爲亂有可乘之會笑謂楊安等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尚不足爲慮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遊擊將軍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焼其輜重火

見鄴中韡懼遣侍中蘭伊讓評催之速戰許大懼遣使求戰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燕兵之盛馳騎遣鄧羌往擊之詳具羌傳羌與徐成張蚝等跨馬運矛馳赴評軍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師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

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奔鄴猛長驅而東丁卯進兵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頼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曰將軍役不逾時而元惡克舉勲高前古朕今親帥六師星馳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未至鄴鄴旁剽掠公行及至遠近帖服號令嚴明軍無私犯法簡政寬民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嘆曰慕

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乃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堅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躬帥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如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周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軍乎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卻人主以此而爲名將竊未多之且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

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耶戊
寅堅攻鄴拔之慕容暐等出奔高陽遊擊將軍
郭慶執而送之辛巳堅入鄴宮諸州牧守及六
夷渠帥盡來降附閱其名籍凡得郡百五十七
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戸二百四十五萬八千六
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
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高句麗慶追至遼海
句麗縛評送之堅散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下
詔大赦曰朕以寡德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

柔服四維至使戎軍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釋梁琛之囚除中書著作郎聞悅綰之忠恨不及見拜其子爲郎中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亦拜其子爲郎中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人猛固辭堅曰昔魏絳和戎猶有絲竹

之賞山甫翼周實受牲闕之錫卿今功超二子任過管葛安得辭也其敬受之無違朕命堅賞潞州之功賜楊安爵博平縣侯鄧羌爲使持節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邑三千戶郭慶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鎭薊賜爵襄城郡侯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以京兆韋鍾爲魏郡太守彭豹爲陽平太守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而授之以常山太守申紹爲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

京兆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亾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十二月遷慕容暐及后妃王公百官并鮮卑四萬餘户於長安猛表留梁琛爲主簿領記室督他日猛與僚屬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爲國臣敢問爲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爲先誕曰然則明公賞丁

公而誅季布也猛大笑堅自鄴如枋頭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群臣宴諸父老改枋頭爲永昌縣復之終世甲寅還長安封慕容暐爲新興侯慕容評爲給事中皇甫眞爲奉車都尉李洪爲駙馬都尉皆奉朝請李邽爲尚書封衡（裕之子也）爲尚書郎慕容德爲張掖太守燕國平叡爲宣威將軍悉羅騰爲三署郎其餘封授各有差是歲省雍州南秦州刺史仇池公楊世卒子纂自立始與秦絶

建元七年春正月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碩學耆儒尤精二禮堅以通爲禮記祭酒居於東庠祥爲儀禮祭酒處於西亭堅每月朔旦率百僚親臨講論晉叛臣袁瑾朱輔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求救於堅堅以瑾爲揚州刺史輔爲交州刺史遣武衛將軍王鑒前將軍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擊鑒蚝

于石橋鑒甚敗績失馬五百匹退屯愼城丁亥
堅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五萬戸於關中處
烏丸雜類於馮翊北地丁零翟斌於新安澠池
徙陳留東阿萬戸以實靑州諸因亂流移避仇
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二月以魏郡太守韋
鍾爲靑州刺史中壘將軍梁成爲兗州刺史射
聲校尉徐成爲并州刺史武衞將軍王鑒爲豫
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爲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
甫覆爲荊州刺史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爲涼州

刺史扶風內史王統子也擢之爲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縣侯雅爲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吏部尚書楊安爲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復置雍州治蒲阪以長樂公丕爲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又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三月後將軍金城俱難攻晉蘭陵太守張閔子於桃山桓溫遣兵來救不克而還楊世弟楊統驍武得衆心起兵武

都與楊纂爭分堅遣秦州牧西縣侯雅梁州刺史楊安益州刺史王統并州刺史徐成及羽林左監朱彤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夏四月雅等次鷲峽仇池公楊纂帥衆五萬來拒晉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戰於峽中爲雅所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走雅遂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來降纂將碩寄亦來降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

安堅以王統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先是王猛破張天錫於枹罕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篡欲以德懷遠且誇威河右遣據帥其甲士送還凉州使著作郎梁殊閻負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於劉石者惟審於彊弱也今論凉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

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

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

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

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

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

堅即署天錫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域

都督護西平公夏五月吐谷渾王辟奚葉延之子也

聞楊纂降大懼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堅

大悅拜辟奚爲安遠將軍漒川侯秋七月七日堅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己由來格謨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稚每思其慇懃之言弗敢忘也可召其子孫詣行在所八月以光祿勳李儼爲河州刺史鎮武始九月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於上邽復以其子辯爲河州刺史冬十月堅如鄴狩於西山親馳射獸遊獵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

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畋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盤於遊畋以玷聖德今久獵不歸若禍起須臾變生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哉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信吾過也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因賜洛帛百疋拜官箴左右自是遂不復獵十一月堅聞桓溫廢海西公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

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堅以司繁爲南單于酉之長安以司繁從叔乞伏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是歲唐水汎溢高岸崩頹安崄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横如梁柱

春秋第三十六卷

前秦錄五　春秋卷第三十七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堅中

建元八年春二月以清河房曠爲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爲尚書郎北平陽陟田勰陽瑤鶩之子也爲著作佐郎郝晷爲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革也不宜復污聖朝願陛下爲燕戮之乃出評爲范陽太守燕

之諸王悉補邊郡三月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其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乃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堅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是時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

見又有赤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亾明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悅命秦梁密謀戒嚴夏五月以高平徐攀爲琅邪太守攀統之少子以舊恩拔之也六月癸酉冀州牧王猛入爲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陽平公融爲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牧融將發堅祖于霸東奏樂賦詩秋八月丞相王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曰元相

之重儲傳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曹之賢尚不能兼況臣猛之無似乎章三四上堅不許曰朕方混一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猛既爲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國富兵強戰無不克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

諸州皆夾路樹槐栁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車頻秦書作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堅勑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以尚書郎房默河間相申紹爲治中别駕清河崔宏爲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爲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導以寛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爲濟北太守融屢以

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復遣燕尚書郎高泰往事遂得釋詳具泰傳冬十一月都督北藩諸軍事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

建元九年春三月魏昭成帝復使燕鳳來聘夏四月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或名蚩尤旗經太微掃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猛言於堅曰尾箕燕之分野東井秦之分

野今彗星起尾箕而掃東井害深禍大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燕當爲代所滅慕容暐父子兄弟亾虜也我之仇讎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剪除渠帥以寧皇秦若旦誅鮮卑不久滅彗星者臣請就妖言之戮堅不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陽平公融聞之上疏曰臣聞東國幽燕歷數彌久遠於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然後獲之本

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來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
執權履職勢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
猛獸終不可養狼子野心星變如此願少留意
以思天戒臣居可言之地不容默已詩曰兄弟
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
況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
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
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
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爲一

冢同有形於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天道助
順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已何懼外
患乎秋八月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
與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績沮水諸戍皆委
城奔潰亮懼退守磬險水經注云亮以容裘谷嶮固難拔保而居之
九月安遂進寇漢川冬十月堅使益州刺史王
統秘書監朱彤帥步騎二萬爲前鋒出漢川寇
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帥步騎三萬
出劍門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衆來

拒戰於青谷亮兵敗積奔固西城彤乘勝拔漢中徐成攻劍閣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安十一月安克梓潼晉荆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一作瑗救梁益瑤門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而退揚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彤等於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於南中安當進兵遂陷梁益二州於是

西南夷邛莋夜郎等皆來歸附堅以楊安爲右
大將軍益州牧鎭成都毛當爲鎭西將軍梁州
刺史鎭漢中姚萇爲寧州刺史屯墊江王統爲
南秦州刺史鎭仇池堅欲以周虓爲尚書郎虓
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
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足爲榮況
郎官乎遂不仕自是每入見或箕踞而坐呼之
爲氐賊堅不悅後値元會儀衛甚盛堅問之曰
晉家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醜類聚集

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擬天朝群臣以彪不遜
屢請誅之堅待之彌厚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
守毛虎生率其子梓潼太守來伐至巴西糧盡
退屯巴東是歲鮮卑勃寒寇掠隴右堅使乞伏
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建元十年春三月侍中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

夏四月堅下書曰巴夷險逆寇亂益州招引吳
軍爲脣齒之勢特進鎮軍將軍護羌校尉鄧羌
可帥甲士五萬星夜赴討五月蜀人張育楊光

等起兵二萬以應巴獠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
將軍桓石虔帥衆三萬攻墊江寧州刺史姚萇
帥兵拒之敗績退屯五城瑤與石虔移屯巴東
張育自號蜀王遣使稱藩於晉與巴獠酋帥張
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六月育改元黑
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鄧羌
與楊安等襲擊育敗之育與楊光退屯緜竹八
月鄧羌敗晉師於涪西九月楊安敗張重尹萬
于成都南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復擊張

育楊光於緜竹皆斬之益州遂平羌勒銘於岷山而還冬十一月羌至自成都堅引見勞之增邑三千戶十二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秘書侍郎略陽趙整固請誅鮮卑堅不聽

建元十一年春正月長安大風宮中樹悉拔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

陵王歡〔一作觀文作歡見前燕傳〕爲國子祭酒堅雅好文學英儒畢集純慱之精莫如歡也終于太子少傅

夏五月清河武侯王猛寢疾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岳諸神無不周備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已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没之命竊獻遺欵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猶如拾芥夫

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兢兢業業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省疾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年五十一比殮堅三臨哭之甚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我平一六合耶何奪我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贈侍

中丞相餘如故謚武侯朝禁巷哭三日冬十月
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
觀于未央南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
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雅言其尊崇
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
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
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
教讀音句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教掖庭選閹
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尚書郎王佩讀

讖緯之學讖者遂絕又置左右鎮郎及拂蓋郎是年長安樵人于城內見金鼎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化爲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又有射師經嵩山望見松上有一隻白鳥似鵠而大至樹下又見一蛇長四五丈許上樹取鳥鳥欲飛蛇張口噏之鳥不得去繽紛一飡頃射師彀弓射三矢蛇落鳥得去去樹百餘步山邊整理羽毛須臾雲雷電發射師懼不得旋踵見向鳥徘徊其上毛落紛紛似如相援如此數陣雲息電滅射

師得免鳥亦飛去

建元十二年春正月癸巳初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池養之食之以粟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亾國之徵也二月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嘗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鬢髮中白每一

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旣無丞相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三月遣兵攻南鄉拔之山蠻三萬戶來降夏四月下詔曰凉州刺史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河西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堅嚴飭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士各有差是時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

謂周勰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勰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又遣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等後繼秋七月閻負梁殊至涼州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軍士縛負殊射殺之遣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出拒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青石（一作清石）津攻其將梁粲（一作濟）於河會城陷之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城（宿一作縮）又陷之馬建懼自楊非（一作川）退還清塞

天錫遣征東常據率衆三萬助馬建軍於洪池荀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涼州諸將勸據迎擊以挫其鋒據曰不敢動天錫又自率中軍五萬進次金昌城萇熙聞天錫來逼攻建益急建帥萬人來降遂進攻據辛卯戰于洪池據敗伏劍自殺癸巳萇軍進入清塞乘高列陳天錫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與萇等戰於赤岸充哲大敗俘斬三萬八千級天錫懼奔還姑臧致牋請降甲午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

昇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長安郡縣悉降涼州平九月以梁熙爲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校尉鎭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餘皆安堵如故遣使者以安車徵處士郭瑀定禮儀會瑀父喪而止姑臧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封天錫重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戶號歸義侯拜比部尚書萇等將征天錫先爲築第于長安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

正爲黃門侍郎治中從事武興蘇膺爲燉煌太守張烈爲尚書郎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爲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爲高昌太守餘皆隨才擢叙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又以天錫武威太守燉煌索泮爲別駕宋晧爲主簿西平郭護起兵來攻熙以晧爲折衝將軍討平之冬十月劉將辰爲魏昭成帝所逼遣使求救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爲北討大都督帥幽冀一作州兵十萬擊魏又遣後將軍并州刺史俱難鎮軍

將軍鄧羌尚書趙遷御史中丞李纂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毦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劉衛辰爲鄉導洛菁之弟也初苟萇伐凉州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萇量事失宜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廻赴北軍擊代以自贖

衆咸以爲萬里召將非所應速堅曰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十一月昭成帝使白部獨孤部來禦洛兵皆不勝復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衛辰之族昭成帝之甥也洛等與庫仁戰于石子嶺庫仁大敗奔遁弱水洛等逐之勢甚窮迫昭成帝時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抄不得芻牧復渡漠南洛兵稍退乃還十二月還至漠中帝病

盍篤繼嗣未定世子獻明帝諱寔早卒太祖諱珪獻明帝子尚幼諸子每夜執兵警衛以備秦兵其族子斤說庶長子寔君曰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伺便將發耳寔君信之旬有二日遂殺諸弟而弒帝國中大亂時太祖母賀氏以太祖走依賀訥是夜部人來告李柔張蚝勒兵趨之部衆逃潰遂平代地洛等振旅而還堅以帝庶子窟咄年長遷之長安使入太學讀書堅召燕鳳問代所以

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
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太祖於長安鳳
以其幼弱固請於堅曰代王初甍臣子亾叛遺
孫幼沖莫相輔立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
智鐵弗衞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
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敢
先發俟其孫長乃引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
亾國使其子子孫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
邊之良策也堅從之鳳尋辭堅東還堅下詔曰

張天錫藉祖父之資承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據偏隅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分討黠虜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戎士悉復之五歲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北將軍以鄧羌爲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晉載記曰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爲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文遣後軍俱離與鄧羌等率步

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於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珪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以翼珪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僚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租稅其渠帥歲終令朝獻出入往來爲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唱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對初堅既克涼州議討西障氐羌堅曰彼種落雜居不相統一不能爲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

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張曷飛帥
騎二萬七千隨之曷飛忿其恃嶮不服縱兵擊
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
護儲安以謝氐羌氐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
三千餘落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
還本州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太祖
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
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堅
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劉衛辰耻在

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庫仁擊衛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久之堅以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

建元十三年春初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僕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漑岡一作舄鹵之田及是而成民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賦十年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孝弟力田爵二級

孤寡高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戸牛酒大酺三日高句驪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朝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領尚方丞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太史奏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入輔中國得之者昌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國有釋道安神清氣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並遣求之習鑿齒以腳疾廢于里巷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

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蓋刺其蹇也俄以疾歸襄陽是年晉郎中張禕使堅立在階下以手障額看堅堅問曰視天子不過衱（衱交領也）卿何慢朕答曰臣在南中聞長安氐爲天子謂陛下頭上有角堅大笑

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威將軍苟萇尚書司馬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荆州

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屯騎校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勁卒四萬出武當繼進大會漢陽秦書作襄陽夏四月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梁州刺史朱序鎭沔中諸軍鎭襄陽以固北鄙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爲虞旣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秦書作遊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獲船百萬艘以濟

餘軍丕帥諸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及丕至攻西北隅果潰衆便移固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爲夫人城晉車騎將軍桓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强不敢進保據上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諫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內於許洛塞其運道絕

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堅又遣別將寇彭城晉以將軍毛穆之假節監江北諸軍事鎮廣陵秋七月兗州刺史楊武將軍彭超越之弟也遣使上言于堅曰晉沛郡太守戴逯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帥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將討淮南諸城爲征南棊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帥右將軍毛當

後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陵江鄧保羌之從弟也等步騎七萬寇淮陰一作陽盱眙八月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於西城晉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之與俱難等相持于淮南九月梁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綵繒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冬十月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常慕漢文帝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

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彷彿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之詩而遣之示無欲也群下以爲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堅與群臣飲酒于釣臺以秘書監朱彤秦書作朱形爲酒正堅曰今日之飲酒當令人以極醉爲限秘書侍郎趙整以堅頗好酒作酒德之歌以諫之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爲酒戒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已十一月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也即命

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十二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久淹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其功成贖罪因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劍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時周虓密與桓冲書言秦陰事又逃奔漢中爲追騎所獲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

悍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赦而不問是歲天鼓鳴

建元十五年春正月丕等得詔惶恐衆咸疑懼莫知所爲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銳以攻小城何異淇鑪燎羽毛所以緩攻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明自遁復何所疑願請一旬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不捷施請爲戮首丕乃命諸軍併力促圍攻之堅欲自率衆助丕詔陽

平公融將關東六州之衆會於壽春梁綄（綜一作熙）率河西之兵爲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綄亦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鑾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

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堅乃止晉以桓沖爲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六郡諸軍事自京口遷鎭姑孰沖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冠軍將軍南郡相淮南太守劉波（一作江夏相劉奭）帥衆八千泝舟沔泗乘虛致討以救襄陽又遣毛穆之游軍沔中波畏丕兵不敢進朱序出戰丕等屢敗序自恃連勝又以引退稍遠疑未能來不爲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丕約爲內應

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
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李伯護爲不忠
斬之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
之序乃詣平原公暉自首堅喜而不問以爲尚
書將軍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譙國丁穆送至
長安堅欲官之穆稱疾篤固辭不受以中壘將
軍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
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
府器仗給之并選其才望禮而臣之以前將軍

張蚝爲幷州刺史晉兖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遣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軍於泗口（汭一作）欲遣間使報龍驤將軍戴逯令知救至其道無由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以趣彭城玄遣之爲秦所獲乃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圍彭城置輜重於留城謝玄乃揚聲遣何謙等帥衆萬餘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謙馳進

解彭城圍戴遂帥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鄧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三月癸未晉右將軍毛武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泝江而上進次巴西堅遣南巴校尉姜宇將軍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拒之武生等爲紹所敗俘斬七千餘人武生退屯巴東蜀人李焉烏（一作聚）衆二萬圍成都以應武生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

夏四月戊申韋鍾攻梁州魏興太守吉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鍾帥衆欲趣襄陽挹又要擊之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挹挹又屢挫其鋭其後堅軍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垂欲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鍾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于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遂寇蜀漢進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

州刺史周仲孫並委城奔潰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而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陷盱眙執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一作藻之遂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衆共六萬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晉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遊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邱準帥衆四萬次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

潰散玄帥衆三萬次白馬塘俱難遣將軍都顏
帥騎逆玄戰於塘西大敗斬顏六月丙子玄進
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大敗退保盱眙戊子
玄進次石梁帥衆五萬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
退屯淮陰何謙解田洛圍進次白馬又與難等
合戰鄧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遂
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難超復大敗玄參軍劉
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
都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又破其運艦難

超相率北走僅以身免俱難歸罪彭超斬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超乃自殺難削爵爲庶人堅賞堂邑之功以毛當爲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爲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爲平呉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是歲大饑

建元十六年春正月堅復以北海公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二月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秘書監朱彤諫曰陛

下東征西伐所向無勍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
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修文德
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鬬之術殆非所以馴致
升平也夫養將之法譬之養馬秣以高櫪習以
戰駁長鞭策後金勒制前折旋規矩任知進退
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乃更使受
教於諸生非所以强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
有損于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三月堅以行唐
公洛為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寧益西南夷諸

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雄勇多力而猛氣絶人堅深忌之故嘗爲邊牧自以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恚怒謀于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于外旣投之於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于漢水耳爲宜束手受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於諸君意何如幽州治中平規一作顔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因禍爲福桓文是

也主上雖不爲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控弦之士不減十萬奈何束手就縛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呼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百官以平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之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及新（一作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規曰且宜聲言受詔盡

幽并之兵南出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使白姓不覺易主而大業指麾定矣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讓洛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左將

軍竇衝及步兵校尉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諸鄴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陽平公融爲征討大都督授之節度使屯騎校尉石越帥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浮海四百餘里襲和龍北海公重亦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五月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及其將蘭殊送長安呂光追斬重於幽州石越襲和龍斬平規及其黨與百餘人幽州悉平堅赦蘭殊署爲將軍徙洛于凉州之

西海郡六月徵陽平公融爲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領宗正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爲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堅以關東地廣人殷且諸羌種類繁滋思所以鎮靜之秋七月引群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戸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

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長樂公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爲新券主以仇池氏酋射聲校尉楊膺爲征東左司馬膺丕之妃兄也九嵕氏酋長水校尉齊午爲右司馬午膺之妻父也各領一千五百戶爲長樂世卿長樂國郎中令畧陽垣敞爲錄事參軍侍講扶風韋幹爲參軍事申紹爲別駕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八月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爲平

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胥領護赤河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讜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長水校尉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河并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本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荊南兗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移洛州刺史

治豐陽以鉅鹿公叡爲安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阪各配氐戸三千二百冬十月以左禁將軍楊壁爲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爲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爲寧州刺史十二月以左將軍都貴爲荊州刺史鎮彭城置東豫州以毛當爲刺史鎮許昌是歲高密内史毛璪之等二百餘人歸附于晉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内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太極前殿以朝群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又使

熊邈造金銀細鎧金為綖以縲之尚書金部郎中裴元略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卑宮室故能致治和平慶垂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此萬古所以傳載也願陛下則采椽之不斲鄙瓊室而不居敷純風于天下流休範于無窮賤金玉貴五穀勤恤民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物敦至道以厲薄俗修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岳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

大悅曰非卿之忠何由聞朕過乎悉命去之以
元略爲諫議大夫是年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
之其形正員下向爲斗横梁昂者爲升低者爲
合梁一頭爲籥籥同黃鍾可容半合邊有篆銘
堅以問道安安曰此王莽時物自言出自舜皇
龍戊辰改正卽眞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大小
器鈞令天下取平焉堅乃勑學士內外有疑皆
師于安故時人爲之諺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
建元十七年春二月鄯善王及車師前部王皆

來朝堅引見于太極前殿大宛獻汗血馬肅慎
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
四角八口新羅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
美髮髮長丈餘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
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是時四夷賓服湊集
闕中四方種人皆奇貌異色晉人爲之題目謂
胡人爲側鼻東夷爲廣面闊額北夷爲匡腳南
蠻爲臐蹄方以類名也其年自正月不雨至於
六月堅徹樂減膳出宮女以迎和氣秋八月收

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苟太后李威之事甚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著作郎董裴（一作斐）雖更書時事然十不得一冬十一月荊州刺史都貴（一作郝貴又作梁成）遣襄陽太守司馬閭振中兵參軍吳仲等帥衆二萬入寇竟陵留輜重於管城水陸輕進晉車騎將軍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與弟衛軍參軍桓石民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拒之相持月餘十二月甲辰石虔設計夜

渡激水旣濟振等始覺襲擊之戰於激水振等大敗退保管城石虔乘勝進攻癸亥遂拔管城斬振及仲大小將帥二十九人送于京師俘虜萬七千馬數百匹牛羊千頭裝鎧三百領貴以輕騎走保襄陽堅遣左將軍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于皇天塢河南太守楊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于洛陽

春秋第三十七卷

前秦錄六　春秋卷第三十八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堅下

建元十八年春正月饗群臣於前殿奏樂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曰名不虛得因擢為上第三月大司農東海公陽王猛子員外散騎侍郎皮尚書郎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堅問其

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臣亦爲父復仇耳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讓皮曰丞相臨終托卿以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之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

皆赦不誅徙陽於涼州之高昌郡皮虓於朔方之北虓加考楚不食而卒歛已經旬堅復剖棺臨視虓屍倏忽迴眸鬢髭張裂睛瞳明亮顧迴眄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贈賻三月徙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是月大風吹壞長安西門拔宮中大樹倒根於上夏四月以王皮兄扶風太守王永爲幽州刺史陽平公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不許乃以融爲司徒固辭不受堅銳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

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新平郡獻王
器初堅即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
爲太史令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
州洪水大起徙西流惟有雄子定九州此即三
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
燕破白虜氐在中華拄表拔圖讖之文陛下當
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氐於京師三秦大戶
置之邊地以應圖讖之言王猛以爲左道勸堅
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

劉湛學明于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言此里應出古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爲吾隱之于咸陽西北吾之子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蓋是乎願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耕地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爲天王二爲皇后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伯子男六爲卿大夫七爲元士自

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三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持節爲使者發幽州并冀民撲除之秋八月以樂安男朗爲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爲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

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攻晉

九月車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䭾入朝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遙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爲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乞依漢法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爲鄉導於是遣驍騎將軍呂光爲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與凌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

將軍師前部王總兵十萬鐵騎七千西伐龜茲
及焉耆諸國陽平公融切諫曰西域荒遠得其
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役漢武征之得不補失
今虛耗中國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
臣竊惜之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
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
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
諫堅皆不納晉桓冲使揚威將軍孫綽擊荆州
刺史都貴於襄陽遂焚燒沔北田稻掠襄陽百

姓六百餘戸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來伐魏興太
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
遁走三郡皆歸于晉冬十月堅臨太極殿引群
臣會議曰自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
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
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
計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
伐南裔此行也朕與陽平公之任非諸將之事
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

恭行天罰嘯吒則五嶽摧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櫬啟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走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返中州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廻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岳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尚書左僕射權翼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

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有大惡謝安桓冲江左
偉才君臣輯睦上下同心可謂晉有人焉臣聞
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良久曰
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吳人恃險
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臨六師問罪衡越誠合
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
懸象無差犯之必有天殃且晉中宗藩王耳夷
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于人昌明其孫也
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為利用

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易可知者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被全吳孫皓因三世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今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深願陛下且厲兵積粟以待天時

群臣各言利害庭議者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群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議之堅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今伐晉有三難歲星在牛斗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心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

今强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暗弱乘累捷之威擊垂亡之寇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賊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不可伐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舊人族類徙斥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將有不測之變生於

腹心肘腋後雖悔之不可及也臣智識愚淺誠
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獨
不記其臨終之言乎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南
遊灞上從容謂群臣曰軒轅大聖人也其仁若
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
以兵為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
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
歸豈敢優遊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
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

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昔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群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冠軍將軍京兆尹慕容垂言于堅曰弱吞于强小併于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夫以陛下神武

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一之功堅大悦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疋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復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亾者且國家本邊裔也正朔會不歸今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

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耶終爲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通變耳堅素重沙門道安群臣謂道安曰主上將有事于東南公何不乘間爲蒼生致一言也十一月堅出遊東苑與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富有八州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

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栖無爲端拱而化自足比隆堯舜何爲勞身于馳騎倦口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卑氣癘舜禹遊而不返秦皇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且陽平公懿戚石越重臣皆憂國至深並謂不可猶尚見拒貧道淺陋言必不允旣荷厚遇故盡丹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

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庋衣冠之胄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亦不須遠涉江淮止宜駐蹕洛陽枕戈蓄銳遣使者奉尺書于前諸將總六師于後彼必稽首入陳如

其不庭伐之未晚堅不納堅所幸張夫人又切
諫亦不納融與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
後數十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亦諫曰臣聞
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
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
軌後車之明鑒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
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
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十二月所司奏劉
蘭討蝗幽州經秋冬不能滅請徵下廷尉詔獄

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歲乃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荳上田畝收百石下田五十石是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災在秦分識者以爲秦亾之象

建元十九年春正月呂光發兵長安堅餞之于建章宫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覊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

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䭾使持節
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
部王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
兵爲光鄉導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來
貢獻其方物自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
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彗星掃東井
上林竹死洛陽地陷災異屢見堅甚惡之夏五
月晋車騎將軍桓冲帥衆十萬來伐遂攻襄陽
分遣前將軍劉波冠軍將軍桓石虔振威將軍

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執僞將軍魏光進攻涪城鷹揚將軍郭銓參軍劉襲攻武當龍驤將軍宣城內史胡彬攻下蔡廣陵相劉宇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六月冲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堅大怒遣子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及冠軍將軍慕容垂左衛將軍毛當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兗州刺史揚武將軍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桓冲退屯沔南秋七月郭

銓及桓石虔敗張崇于鄄城一作武當俘掠二千戶使劉牢之守鄄城桓石民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慕容垂姜成等于漳水歛遣慕容垂及驍騎將軍石越為前鋒進臨沔水垂越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火繫炬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張毦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堅下詔曰吳人敢恃江山僭稱大號輕帥犬羊侵寇王境朕將親巡省方登會稽而朝諸侯復禹績而定九州今王師所擬必有征無戰伐國存君義同

一體宜時進討以清宇內便可戒嚴速修戎備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丁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又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以待之良家子弟至者三萬餘戶拜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弟勸之陽平公融

言于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讐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將何及堅不聽是時晉新除振武將軍丁穆因堅傾國南寇潛與關中士人唱義謀襲長安事洩被殺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氏其後周氏得至建康詣闕上之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將軍陽平公融

督驃騎將軍張蚝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衛軍將軍梁成平南將軍慕容暐冠軍將軍慕容垂驍騎將軍石越韋鍾等帥步騎二十五萬號稱三十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衆號百萬九月堅至項城凉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河潁融等兵

二十萬先至潁口遂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兵勢既盛京師震懼冬十月融等攻壽春一作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融以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遂攻陷項城殺晉將軍王太邱晉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春聞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堅衛將軍梁成與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等頻敗王師晉遣尚書僕射

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與前鋒都督徐
兗青三州刺史謝玄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桓伊
輔國將軍謝琰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
揚武將軍陶隱等水陸七萬相繼來拒去洛澗
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詐揚沙
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
復見大軍融軍獲之送於融融乃馳使白堅曰
賊少易俘但恐其逃逸宜速進衆軍擒賊帥
堅大悅恐石等遁去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

八千兼道赴融于壽春令軍人曰敵言吾至壽春者援吾故石等弗知遣尚書朱序說謝石等以强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得志也石聞堅至壽春甚懼欲不戰以老其師會聞序言謝琰力勸從之十一月謝玄遣龍驤將軍廣陵相劉牢之帥勁卒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列陳以待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前渡

水臨陣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融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牢之縱兵追擊生執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春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將士精鋭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勍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初會稽王道子聞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所見若

有力焉時驃騎將軍張𧤿敗謝石于肥南謝玄
謝琰勒卒數萬陳以待之𧤿乃退逼淮水而陳
晉兵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遠涉吾境而置
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
少卻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
亦樂乎諸將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
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
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
覆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軍亂

奔退制之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以精卒八千涉渡肥水擊之仍進決戰於淮水南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軍遂大敗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堅衆奔潰自相蹈籍死者相枕蔽野塞路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堅等小却朱序在陣後唱云秦兵敗矣衆遂大潰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

奔歸於晉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器械軍資
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餘萬計復取壽春
執淮南太守郭褒桓石民部將晏謙攻弘農降
其東中郎將慕容夔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
橦技以充太樂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
征虜司馬毛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
而歸堅時饑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
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賜帛十疋緜十斤
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

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哉弗顧而去堅大慚顧謂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也潸然流涕初諺云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城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致於敗先是有童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溫弟豁名其子曰石虔石民冀邀其功堅果爲謝石等所

破諸軍悉潰惟冠軍將軍慕容垂所將三萬八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及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屬堅初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之攻成斬之暐棄衆遁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麤備未及關而垂有二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爲變悔之遣驍騎將軍石越帥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

帥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將軍平武侯毛當戍洛陽十二月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宮哭陽平公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大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恤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謚曰哀公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焉耆等諸國皆降惟龜茲王帛（一作白）純拒之嬰城固守光遂進攻龜茲堅子長樂公丕先在鄴聞慕容垂將至謀襲擊之侍郎姜讓諫止乃館垂于鄴

西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丕遣垂
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
以叛豫州牧平原公暉遣鎮軍將軍毛當擊翟
斌爲斌所敗當死之

建元二十年春正月乙酉朔長樂公丕大會群
臣請慕容垂子農不得農乃亾奔列人招集群
盜衆至數萬丕遣驍騎將軍石越討之爲農所
敗越死之晉鷹揚將軍劉牢之攻拔譙城桓冲
遣上庸太守郭寶攻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

廣威將軍楊佺期進據城固擊梁州刺史潘猛猛拒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王子慕容垂攻鄴拔其外郛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降于垂二月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三月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爲堅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一作張永率騎五千擊之爲泓所敗泓衆

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不從卿言使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暐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先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牧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

公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隷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軍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泓弟燕故中山王慕容冲時爲平陽太守據河東以叛有衆二萬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時堅從叔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從弟高城男紹在其國從子高邑侯亮從弟重合侯謨守常山從叔固安侯鑒守中山慕容垂遣前將軍慕容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夏四月丙辰垂遣撫軍將軍

慕容麟益兵助之慕容泓聞歆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歆勇猛輕敵不恤士卒欲馳兵擊泓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于人彼自知困窮致死于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歆弗從戰于華澤歆兵敗績爲泓所殺萇遣龍驤將軍趙都參軍姜協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謚歆愍公萇懼奔渭北馬牧以叛左軍將軍竇衝擊慕容冲

于河東大破之冲帥鮮卑騎八千奔泓泓衆至
十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
其衷使秦兵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
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
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乘輿返還鄴都與
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
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
意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
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

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如此垂為長蛇於闗東泓冲稱兵內侮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復其爵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冲及垂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罪暐密遣使謂泓曰今秦數已

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燕之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亾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五月晉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荆州刺史都貴奔魯陽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叛歸於晉左軍將軍竇

衡入寇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
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
急於豫州刺史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
之衡據長安東釗勳散走六月堅帥步騎二萬
討姚萇于北地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壁
等游騎二千斷其奔路右軍將軍徐成左軍將
軍竇衝鎮軍將軍毛盛斷其水運之路成等屢
戰敗之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
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護軍楊壁盡獲

之萇衆渴甚遣弟鎭北將軍尹買帥勁卒二萬決攊竇衝帥衆敗其軍於鸛雀渠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會天大雨於萇營營中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亦佑賊乎何故降澤於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將軍姚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

堅遣楊壁等擊之軍敗楊壁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將吏數十人爲萇所獲萇皆禮而遣還秋七月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虬帥蜀漢之衆三萬北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遣撫軍大將軍高陽公方戍驪山拜平原公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拒沖以少子河間公琳爲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沖

乃令婦人各將一囊盛塵皆令騎牛服文彩衣執持長槊于陣後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拒戰兵刃交接昌言班隊何在於是奔競而進皆皷囊揚塵埃霧連天莫測多少暉師大敗堅又以尚書姜宇爲前將軍與琳率衆三萬擊冲于灞上爲冲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

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宫咸懼爲亂王猛切
諫堅乃出冲及其母卒葬以燕后之禮長安又
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
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千萬株于阿房城以
待鳳皇之至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
阿房城時晉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來伐遣
巴西太守費統將水陸三萬爲前鋒亮屯巴郡
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晉荆州
刺史桓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

陽冠軍將軍謝玄豫州刺史桓石虔等帥衆來伐玄至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刀山轉戰而遁玄進據彭城時驍騎將軍呂光討平西域還上疏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侯王之命入其國城天驥龍麟腰褭丹髦萬計盈廄雖伯樂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絶不通九月謝玄使龍

驤將軍彭城內史劉牢之攻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鄄城奔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于河南斬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進據鄄城討誅未服河南城堡皆附於晉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亦還走牢之進平太山追釗于鄄城釗走河北張遇被執歸之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

冲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羊耳何爲苦來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厄奴苦復欲取爾相代耳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冲使者稱有詔古人交兵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何如而于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今孤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

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冬十月謝玄遣陰陵一作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向廣固攻青州刺史朗軍至琅邪朗降于玄長樂公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引師去鄴始具知西問知敵等喪敗長安危逼翟真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丕乃遣宦者冗從僕射淸河光祚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眞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北引重合侯謨高邑侯亮阜城侯

定于常山固安侯鑒中山太守王兗于中山以爲已援慕容垂遣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興戰于襄國南大破之興走至廣阿爲垂所執光祚聞之循山走歸鄴丕又遣光祚及參軍封孚西引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于寮佐楊膺請自歸晉丕猶未許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等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肱雄一作渡河北立營丕遣

將軍桑據屯黎陽拒之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及其弟龍請救于玄致書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乃覊縻一方丈降而已并遺玄以青銅鏡黃金宛轉繩等以爲之信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吉凶莫審寇讎三軍聲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而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旣不能竭盡誠

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事必無成今日之殆疾
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爲表以結
慇懃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
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
爲功況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于晉朝今
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雋
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收書而遣逵等并遣
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于晉堅遣鴻臚郝
稚徵處士王嘉于倒獸山嘉有異術能知未然

人咸神之姚萇及慕容冲皆遣使迎之十一月
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爲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
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每日
召嘉與道安于外殿動靜咨之慕容暐入見東
堂稽首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
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
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
之暐出王嘉曰椎蘆作蘧篨不成文章會天大
雨不得殺羊言暐將殺堅而不果也堅與群臣

莫之能解明日大雨乃不果往暐初遣諸弟起
兵於外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
長安城中者猶有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暐
謀密結鮮卑之衆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
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
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
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軍將軍竇衝小
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
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

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不如殺使者馳出既
得出門大衆便集暐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
何如而忽起此意暐飾詞以對肅曰家國事重
何論意氣堅先殺肅乃殺暐父子及其宗族城
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十二月慕容垂復
圍鄴城焦逵既至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
出師逵固陳丕欵誠并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
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水陸
運米二千斛以餽之丕復答書於玄曰今往大

文綾羅各五十疋以酬厚意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

建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堅朝饗群臣時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號稱尊于阿房改元更始甲寅堅與冲戰于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堅兵大敗遂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于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

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蒀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潰堅乃得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矦壬午冲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軍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于成二壁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三月癸未堅與冲戰于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

冲所掩乃擊金以止軍引還乙酉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丕爲益州刺史守成都巳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依其兄秦州刺史王統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咸陽徐義宦人孟豐詣長樂公丕告楊膺姜讓謀反丕收膺讓殺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殺盤桓不進平原公暉屢爲冲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三月暉憤恚自殺前禁將軍李辯都水使

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屯韭園堅召之不至沖攻高陽公方于驪山方逆戰不利死之執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族望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于世乎謙以告鍾鍾慙恚自殺謙奔于晋堅聞方死哭之慟謚曰愍公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沖以慕容永爲右僕射兼征西將軍與池戰于驪山池敗

被殺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將軍楊定帥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冲大破之俘掠鮮卑萬餘人而還堅怒悉坑之又敗冲右僕射慕容永于灞滻之間定佛奴之孫堅之婿驍將也勇果善戰冲深憚之乃納永計遂穿馬埳以自固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慕容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垂復自新城北遁（詳具慕容垂傳）是時鄴中饑甚丕帥鄴中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進屯鄴城垂軍士饑疫死亡相繼多奔中山

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鈌不當滅若不
滅百姓絶鈌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
幾絶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將
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
趙義汝山太守馮苗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
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
累鎮郡國百城臣子之于君父盡心焉盡力焉
死而後已豈宜一豆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
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

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餘其後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使人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耶卿但率城中之衆還長安吾止欲得此城置鎭耳輔以爲然帥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時有群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古者以爲鬬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五月慕容冲帥衆攻長安堅身貫甲胄躬自督戰拒之飛矢滿身流血被體城陷奔遁冲兵追之堅馳騧馬

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躅澗側垂鞍與堅不能及馬又跽而授焉堅援之得登岸西走廬江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烟馮翊堡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趙敖爲統主相與結盟遣兵負糧冒難助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保誠順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

入虎口何益汝曹三輔人爲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放火以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之意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而衄困一作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乎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乃遣騎七百赴之而冲營縱火者反爲風焰所燒其得免者什有一二堅深痛之身

爲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欷歔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堅以苻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二六月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求不見人跡長安城中有書曰古苻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

入五將久長得堅大信之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脫如謠言天或導予出外今留汝兼總戎政善守城池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于城西爲冲所擒堅彌懼遂付宏以後事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幼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過襲非園前禁將軍李辯奔燕都水使者彭和正慙自殺六月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

與毋妻宗室男女西奔下辨百僚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慕容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末亂關中土燃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民有怨者舉烟于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謠曰欲得必存當舉烟關中又爲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一作避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于關東果歲在癸未秋七月堅至五將山姚萇遣驍騎將軍吳

忠帥騎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在側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縣幽之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强熙假道歸晋詔處之江州歴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爲劉裕所誅八月萇使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應歴數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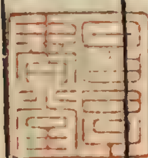
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見緯狀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魁偉異常驚而問曰卿于朕朝所作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亾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

兒乃先殺寶錦辛丑萇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等皆自殺三軍皆為之哀慟萇欲匿殺之名諡曰莊烈天王初堅强盛之時國有童謠曰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淮間一作江河邊又有謠曰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升界也言滅秦者鮮卑也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

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卒如謠言及
丕稱號僞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堅既被殺後
寺主摩沙蘭常夢堅曰可爲吾作宮既而寺左
右民家死疫相繼巫者常見堅怒曰吾不宮將
盡殺新平民因共改新平寺爲苻家廟遂無復
災每年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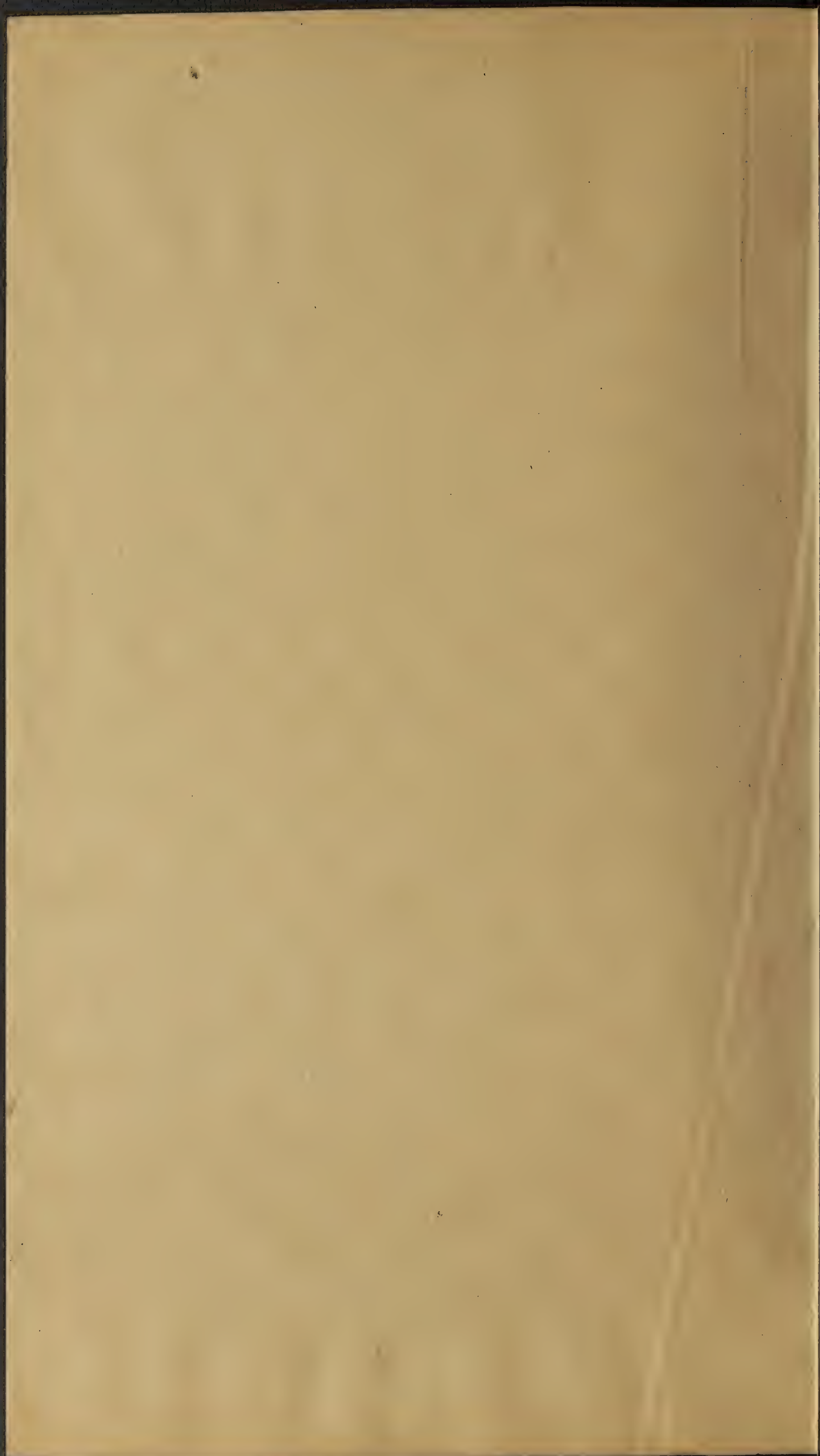
春秋第三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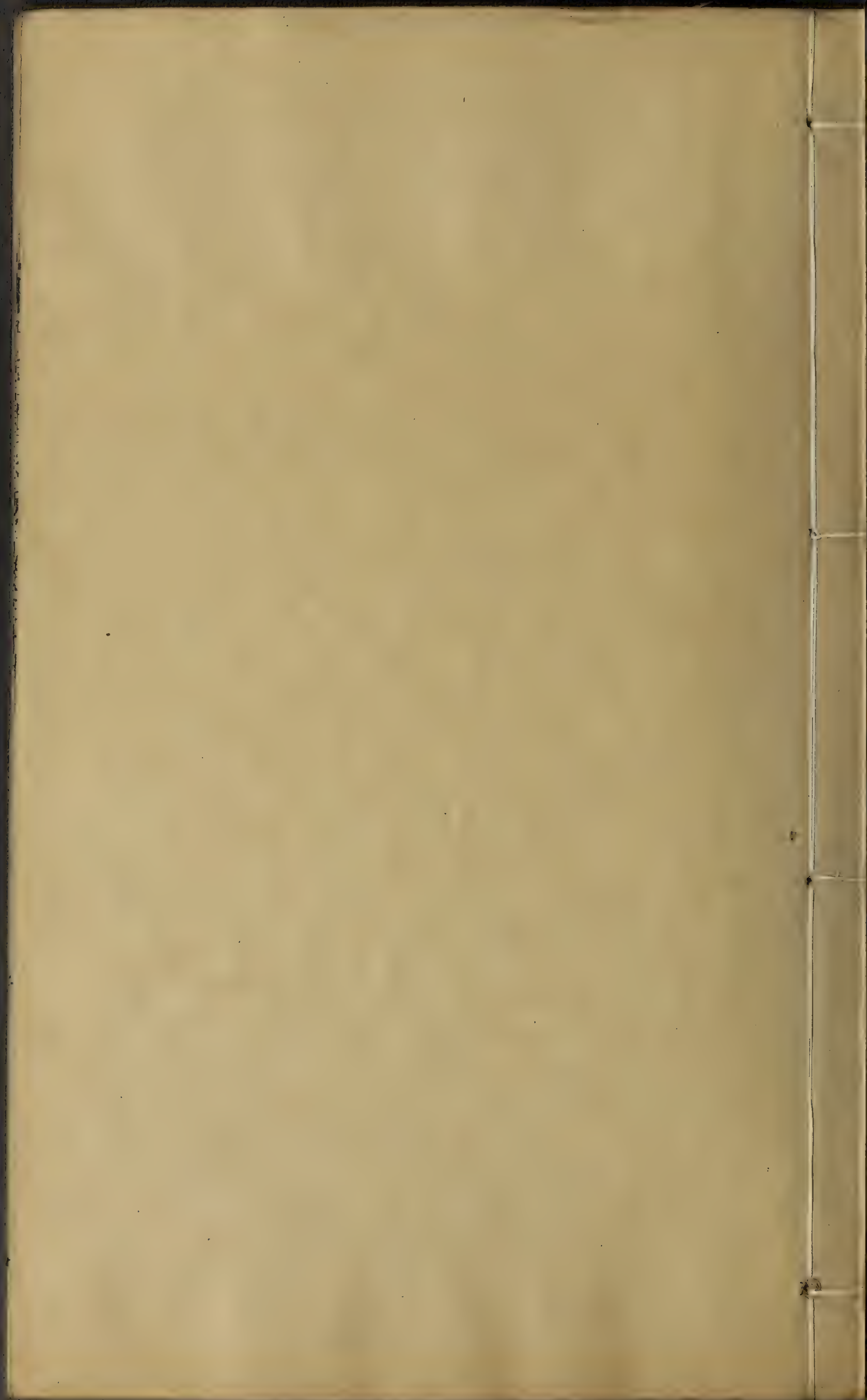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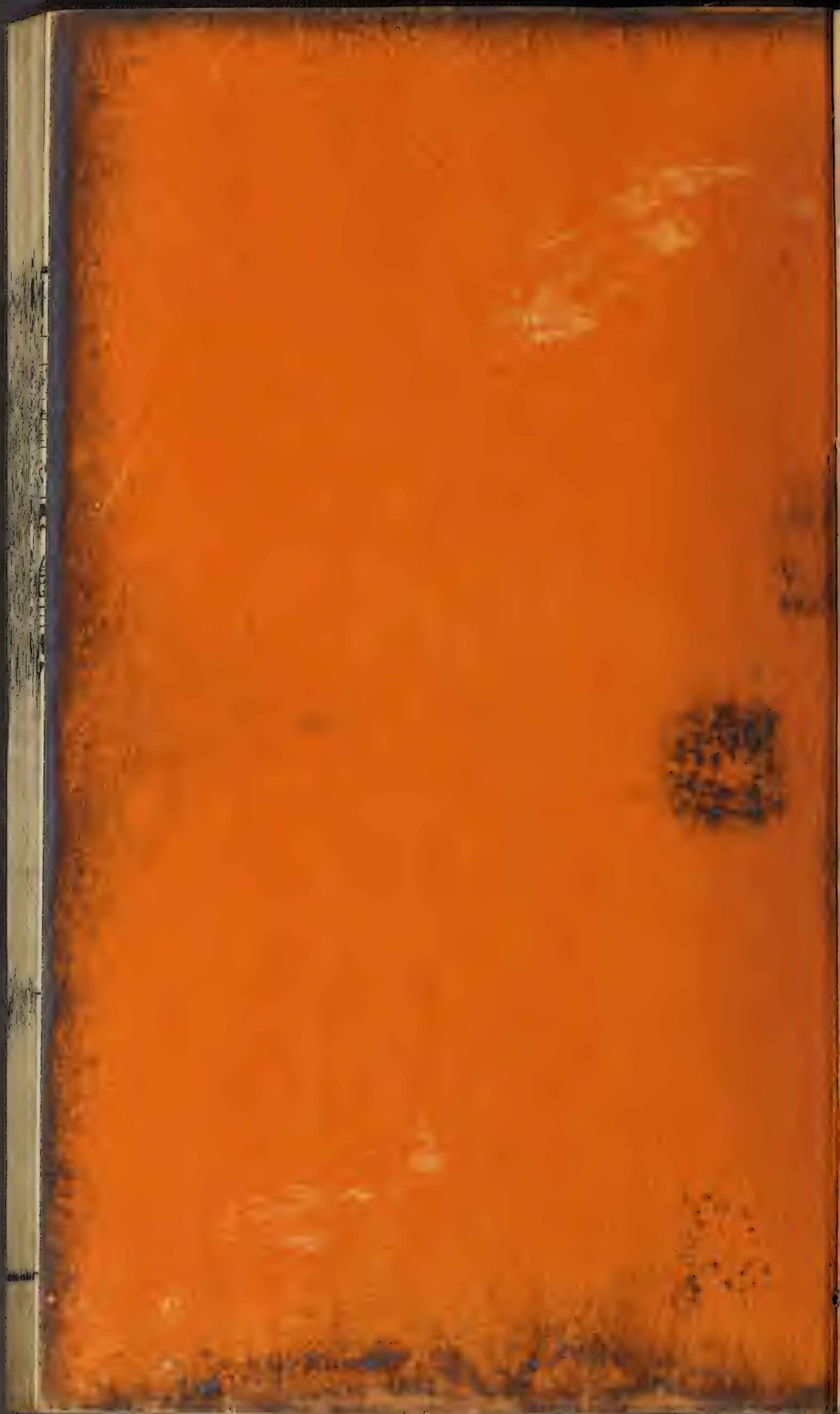














前秦錄七　春秋卷第三十九

魏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丕

苻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之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堅以爲征東將軍冀州牧封長樂公丕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建元二十一年丕帥衆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

晉龍驤將軍檀玄擊之戰於谷口玄兵敗績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王猛子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帥幽并人衆擊慕容垂頻爲垂將帶方太守平睍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帥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王永留冲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始知長安不守堅爲姚萇所殺乃發喪

于晉陽三軍縞素僭卽皇帝位立堅行廟大赦
改建元二十一年爲太安元年九月置百官以
張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爲使持節
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司
徒錄尚書事進封淸河公王騰爲散騎常侍中
軍大將軍司隷校尉陽平郡公苻冲爲左光祿
大夫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王俱石子爲衛將軍
濮陽公又以左長史楊輔爲尚書右僕射濟陽
公右長史王亮爲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耳梁

暢爲侍中徐義爲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
授各有差立妃楊氏爲皇后子寧爲皇太子壽
爲長樂王鏘爲平原王懿爲渤海王㬦爲濟北
王是月安西將軍吕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
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
切諫弗聽乃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
光于酒泉燉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
降光胤與光戰於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
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將軍西郡太守索泮

奮威將軍都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丕拜纂太尉進封東海王阜城侯定高城男紹高邑侯讜重合侯亮聞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兗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不附慕容垂十一月丕以兗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定爲征東將軍冀州牧紹爲鎮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讜爲征北將軍幽州牧亮爲鎮北將軍都督幽并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

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皆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紹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廣安西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背棄萬乘社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丕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鎮衡海分陝東都道

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
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
大統銜哀即事棲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
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
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
天親爲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
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
厚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
忍舍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龍飛

九五實協天心靈祥麻瑞史不輟書投戈效義之士幾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子爲前軍師司空張乾爲中軍都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始終之義在三忘軀之誠勠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時慕容麟攻王充于博陵城中糧盡矢竭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應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充及固安侯鑒並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

克不及而還丕以敞爲平州刺史
太安二年春正月丕復以王永爲司徒錄尚書
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夫二月益州牧
王廣還自成都奔其兄秦州牧王統及長安不
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
清伯衛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襲廣軍大破
之三月統復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固守夏四
月毛興襲擊王廣敗之廣奔秦州爲隴西鮮卑
匹蘭所執送于姚萇興復欲攻王統于上邽枹

罕諸氏皆厭苦兵革疲不堪命乃殺興推衛平
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于丕
五月丕大赦以衛平爲撫軍將軍河州刺史呂
光爲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使者皆沒于
姚萇不能達六月征東將軍定鎮東將軍紹征
北將軍謨鎮北將軍亮等復降于垂丕以都督
中外諸事司徒尚書王永爲左丞相太尉東海
王纂爲大司馬司空張蚝爲太尉尚書令徐義
爲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尚書左僕射冲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衛將軍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傳檄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寇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亾秦社稷有奉主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戕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烟毀發

邱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於九州赤眉之暴於四海方之二虜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羌之子也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爲首尾以擊姚萇

丕以景爲京兆尹秋七月平凉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奕于帥鄯善王故員吃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鎭遠將軍强京戰于孫邱谷大敗之袍罕諸氏以衛平衰老難與成功議欲廢之而憚其宗强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返爲人害諸君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君決之衆咸以爲然會七夕大宴青抽劒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

路吾曹今日休戚同之非賢明之主莫可濟難
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返初服以避賢
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
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
奮劒攘袂將斬異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
是推登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
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拔
南安遣使請命于丕八月丕以登爲征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牧都督皆

因其所稱而授之文以徐義爲右丞相晉王騰
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屯平
陽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姚萇慕容永以丕至
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東歸丕弗許下
書曰鮮卑慕容永乃我之騎將首亂京師禍傾
社稷豕凶繼逆方請逃歸是而可忍孰不可忍
其遣左丞相王永及東海王纂帥禁衛虎旅夾
而攻之以衛大將軍俱石子爲前鋒都督十月
與慕容永戰于襄陵永及石子大敗皆死之初

纂來自長安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忌之衆皆離散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晉桓石民遣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敗之殺丕執太子寧長樂王壽及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宏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率丕餘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于慕容永丕在位二年登稱尊號僞謚哀平皇帝

春秋第三十九卷

前秦錄八　　春秋卷第四十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登

苻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為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頴川王為生所殺堅僭位追贈右將軍凉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建元初封南安王拜殿中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

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奔于枹罕遂
歸河州牧毛興以爲長史時興鎭上邽同成言
于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群好
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
政無數于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
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志
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
迹不妄交遊與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
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

而不能委任太安二年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
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登克南安夷夏歸之者
三萬餘戶遂進攻碩德于秦州姚萇自率衆來
救登其戰于胡奴坂阜一作大破之斬首二萬餘
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萇創重走保上邽碩德
代統其衆毛興將死告同成曰與與卿累年共擊
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
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總攝司馬事既
而氐羌襲殺臨清伯衛平推登代之遂專統征

伐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鬭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食盡碩德于是下隴奔長安十一月丕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登乃具丕凶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今三虜跨僭寇旅殷

強豺狼梟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偏師斃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乃爲壇于隴東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太安二年爲太初元年置百官十二月立世祖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黄旗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所欲爲必啟主而後

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收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卽日星馳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怨下雪人民大耻惟帝之靈降鑒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爲方圓大陣知一作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

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壘以自固既而受姚萇官爵及萇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壘之間至是各帥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太初二年春正月立妃毛氏爲皇后渤海王懿爲皇太弟遣使拜東海王纂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

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尊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議之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于纂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等逆戰大破之斬首五千八百級三月登以竇衝為

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大將軍益州牧楊壁爲司空梁州牧乞伏國仁爲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夏四月楊定與魯王纂共攻姚碩德戰於涇陽碩德大敗姚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守敷陸五月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克之斬其將軍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秋七月登進次瓦亭萇攻彭沛穀堡陷之穀奔杏城八月登征虜將軍馮翊太守蘭犢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寧與魯王纂首尾將圖長安朔方

公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犢遂與師奴絶九月萇軍于泥源師奴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其衆多潰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冬十二月姚萇遣將軍姚方成攻陷雍州刺史徐嵩壘執嵩而數之嵩罵不絶口方成怒斬之悉坑戎士以妻子賞軍

太初三年春二月登帥衆下隴入朝那夏五月太弟懿卒諡曰獻哀姚萇據武都與登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圍歸關西豪傑以

萇久無成功多來附登登軍中大饑取萇以供軍士秋八月登立子崇爲皇太子弁爲南安王尚爲北海王冬十月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大軍于胡空堡帥衆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還十二月登以頼川王同成爲太尉
太初四年春正月登以河南王乞伏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二月登留輜重于大界自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堡克之將軍竇洛

賓干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克之夏四月登與萇連戰萇屢敗乃遣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邀擊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秋七月登進攻萇右將軍吳忠唐匡于平凉克之以尚書苻顒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戍平凉八月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率衆三萬夜襲登輜重于大界營克之殺毛后及南安王弁北海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

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衆屯胡空堡九月
楊定攻隴冀克之斬莀從弟常執邢奴定自稱
秦州牧隴西王登因其所稱而授之冬十月遣
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前鋒大都
督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上大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楊璧爲大
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遣衝率
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趨長安登帥衆從新平逕
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之軍爲其後繼

壁靣守仇池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并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所統大會長安政楷皆河東人初丕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陜之間遣使請命于登因而受之十二月姚萇遣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清水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鵞泉堡姚萇救之引還萇密遣東門將軍任甕宗慶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

之馳騎見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奸變
不可信也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
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詣登事必無
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
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登以安成
王廣爲司徒
太初五年春三月萇攻陷新羅堡扶風太守齊
益男棄郡奔還登將軍路崇强武等並帥衆降
萇登攻萇天水太守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

克而還夏四月鎮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帥氐胡數萬攻萇安北將軍姚當成于杏城爲萇所殺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于廣鄉以應登移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屬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胄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林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虐毒被人神

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
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絶
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
懷義方與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
然之獨鄭縣人茍曜不從聚衆數千應萇登以
質爲平東將軍馮翊太守質遣步將伐曜大敗
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爲應援十二月質與茍
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衆皆潰散乃奔洛陽
太初六年春三月登自雍攻萇安東將軍金溫

一作縈于范氏堡克之進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夏四月苟曜有衆一萬據逆萬堡密信召登約爲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次于馬頭原五月萇帥騎來拒大戰敗之斬其右將軍載記作尚書吳忠萇收衆復戰登敗退屯于郿秋七月進攻新平萇率衆來救登遂引還冬十二月復攻安定萇如陰密以拒之爲萇所敗登退據路承堡

太初七年春正月登立昭儀隴西李氏爲皇后

三月姚萇寢疾見堅爲祟秋七月登聞之大喜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僚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率衆拒登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

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旁出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令吾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萇亦還安定冬十月巳蜀人在關中者皆叛萇據弘農來附登以竇衝爲右丞相衝徙屯華陰晉河南太守楊佺期擊敗之衝走

太初八年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

王登不許夏六月衝叛自稱秦王改元元光秋七月登攻衝于野人堡衝求救于姚萇萇遣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救之登解衝圍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會萇疾甚還長安尋卒太初九年春正月登聞姚萇死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乞伏乾歸爲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二月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

之夏四月登自䓂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橋來拒復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什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奔潰登單騎奔雍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遂奔平凉收集遺衆入馬毛山秋七月興攻登于馬毛登遣子汝陰王宗爲質于河南王乞伏乾歸以請救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爲梁王后乾歸遣前將軍乞

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登引衆出迎乾歸兵
與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爲興所敗死
之時年五十二在位九年太子崇奔于湟中僭
稱尊號改元延初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冬
十月崇爲梁王乾歸所逐奔於隴西王楊定定
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
乾歸遣涼州牧乞伏軻彈等帥騎二萬拒之定
與崇皆被殺自苻健皇始元年歲在辛亥晉永
和七年至登五世是歲歲在甲午凡四十四年

以晉太元十九年滅

前秦錄九　　　春秋卷第四十一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雄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便弓馬有政術好施下士石氏建武中以功拜龍驤將軍雄醜惑貌頭大而足短軍中呼之爲大頭龍驤石虎將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雄擊獲之洪以秋爲軍師將軍秋因宴鴆洪將併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健以人心思晋遂

稱晉官爵以雄爲輔國將軍時杜洪據長安健欲取之遣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自帥大衆隨雄而進雄大敗洪將張先先遁歸長安雄長驅而進遂徇地渭北所過城邑無不歸附趙將石寧獨據上邽不下雄擊斬之健既據長安自稱天王大單于以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雄力言于健請正尊號健從之卽皇帝位雄進爵爲王晉鎭西謝尚攻張遇於許昌健遣雄略地關東帥步騎二

萬救之尚敗奔還雄乘勝逐北殺傷大半遂徙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轉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爲征虜將軍一作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弘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衛將軍菁率衆拒之敗之於龍黎斬首萬二千級獲修弘送長安壽與菁帥步騎四萬屯隴東是時張遇欲引關中諸將以雍州歸晉事覺伏誅而孔特等起兵應遇衆至數萬雄乃帥騎還長安遣菁略上洛郡雄與子法分討

孔特等誅之進克司竹晉大司馬桓溫來伐別將司馬勳出子午道健遣雄同太子萇等帥衆拒之戰於藍田爲溫弟冲所敗退屯城南尋帥騎七千襲破司馬勳於子午谷又與桓溫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溫還雄遂攻喬秉於雍以疾卒于軍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贈魏王謚曰敬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

元才吾之姬旦也子堅襲爵乃堅僭即帝位追
尊諡曰文桓皇帝

苻菁

苻菁健兄子也健既代洪統衆稱晉官爵以菁
爲揚武將軍時杜洪據長安健欲規取洪遣菁
帥衆七千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
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東不復相見旣濟焚橋
菁轉戰而前與洪將張先戰於渭北擒之諸城
盡陷所至降附健入長安自稱天王以菁爲衛

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健即皇帝位菁進爵為王遣菁同東海王雄略地關東大敗晉師張重華遣其將張弘宋修帥衆會王擢來伐菁與雄拒之大敗涼兵虜其二將苻飛爲楊初所敗菁與雄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雄還長安菁遂掠地上洛晉大司馬桓溫來伐菁同太子萇帥衆拒之溫轉戰而前次於灞上與萇等相持會溫軍乏食徙關中戶口而歸菁等尾擊之溫復大敗健賞拒溫之功以菁爲司空未幾進位太

尉尚書令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健爲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捨杖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

苻黃眉

苻黃眉健之兄子也神器秀拔雄勇多奇略初爲健輔軍將軍遣鎮洛陽皇始三年張遇之亂黃眉自洛陽來奔健以爲衛大將軍淮南王生素與黃眉友善及即位封爲廣平王時生用法

嚴酷生舅强平直諫忤旨生怒殺之黃眉同苻
飛鄧羌以太后故叩頭切諫生弗聽出黃眉為
左馮翊姚襄略地關中生遣黃眉及建節將軍
鄧羌率步騎萬五千禦之襄深溝固壘不戰羌
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溫張
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守不戰是窮寇也然其
為人彊很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旗長驅直壓其
壘門襄必怒而出師一戰成禽耳黃眉從之遣
羌先引騎三千軍於壘門挑戰襄怒盡銳出戰

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於平原羌廻騎逆
擊黃眉帥大衆繼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
等振旅而還黃眉旣立大功生不加賞每於衆
中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其王公
親戚多有死者

苻法

苻法字元則小字阿法雄庶長子也爲生後將
軍封淸河王生殘虐滋甚宗室勳舊殺害略盡
一夕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

是夜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及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强汪等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數百鼓譟繼進引生置於別室斬之法固以位讓堅堅乃去皇帝之號稱大秦天王即位於太極殿以法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堅母以法長且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出遊宣明臺見法重門高第車馬鱗集恐終不利於堅乃與衛軍李

戚謀賜法死堅性仁孝於法尤爲友愛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爲東海公敷爲清河公陽後謀反事洩堅問其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公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臣亦爲父復仇耳堅流淚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乃赦不殺徙陽於高昌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鄯善後刼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殺之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封爲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朝野所屬堅僭號改封陽平公拜侍中中書監左僕射尋除中軍將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目過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屠賦壯麗清贍世咸

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危不誄朱彤趙整等稱
其妙選膂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總
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可方王景略尤善斷
獄奸無所容故爲堅所委任後爲司隸校尉京
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夕妻爲
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
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
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
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

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憶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離爲馬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至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

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理而生無理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两日昌重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日本與其婦謀殺董豐期以新沐者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逐之既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先出者曰汝

眞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如此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鎭關東朝之大事莫不馳驛與議性至孝初畱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慰諭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尋轉司徒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

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亾且國家邉裔也正朔會不歸今江東雖不絕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併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

衆乎及堅銳意攻晉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
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
恐非但無成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讎思聞
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
子弟希嫻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
不足採也堅亦弗納遂以融爲征南大將軍率
騎寇樊鄧戰於淮水敗績融馳騎略陣馬倒被
殺軍遂大敗堅奔至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宫
哭融而後入告罪於太廟贈融大司馬謚曰哀

公垂長之叛悼恨彌深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朗固辭不得已起而就官既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南太守高素

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多所淩忽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儁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慢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宴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席朗每事欲

詩之唾則令小兒跽而張口既唾而含出噴復
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尤善識味鹹酢及
肉皆别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
江左精麗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
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
鷄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果驗
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或不信記而試之無
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
而殺之王忱將爲荆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

刑意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巳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苻宏

苻宏堅長子也堅自稱大秦天王立宏爲皇太子建元元年何奴曹穀劉衛辰帥衆寇杏城索虜烏延等亦起兵叛通於衛辰堅帥中外精銳

討之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
留守長安堅平定朔方巡撫諸夷振旅而還六
年堅復遣丞相王猛督諸將率步騎六萬向鄴
乃留李威輔太子宏守長安躬帥精銳十萬爲
之後繼七日而至安陽猛潛往迎之因謂堅曰
監國幼冲鑾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乃并
軍攻鄴扳之遂平燕冀其後堅議大舉伐晉群
臣各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太子宏進曰吳今得
歲不可伐也且晉王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桓冲

兄弟皆一方之儁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于外資財竭于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成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河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氣厲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

何爲無功吾方命鑾輿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如此安有不克沙門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不從卒有淮南之敗慕容冲遣僞尚書令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斬首虜二萬堅屢爲慕容冲所敗困守長安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入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付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

騎出奔百僚逃散是歲晉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先歸南秦州刺史楊璧於下辨璧拒之乃奔武都氐豪強熙假道歸晉朝廷處宏於江州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爲涼州刺史玄滅義熙初謀叛寇湘中伏誅

苻暉

苻暉堅第二子也堅卽位封爲平原公建元十六年堅以諸氐種類繁滋分十五萬户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要鎭如古諸侯以暉爲都督豫

洛荆南直兖東豫揚六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配兵戸三千二百合淝之敗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攻暉於洛陽堅驛書使慕容垂將兵討之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垂南結丁零殺苻飛龍盡坑其衆暉又遣驍將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暉率洛陽陝城之衆歸長安會慕容冲引師來攻去長安二百餘里城内戒嚴堅乃拜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配兵五萬拒

冲河間公琳以中軍大將軍爲暉後繼冲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暉出拒戰冲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冲遂據阿房屢敗暉兵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恚憤自殺

苻琳

苻琳字永瑤堅第五子也封河間公有文武才藝引弓五百斤射洞犁耳至於山水文詠皆綺

藻清麗高步一時慕容沖寇亂長安堅以琳爲中軍大將軍率衆三萬擊沖於灞水之上爲沖所敗中流矢死

苻詵

苻詵堅之少子也封中山公最有寵於堅堅與群臣議大舉伐晋詵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宫奇在虞晋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晋有謝安桓沖

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不聽竟爲晉所敗堅後自縊於新平佛寺詵亦自殺

苻雅

苻雅堅之疎族也權略無方雄毅厚重人稱其有良將之才在生世已爲右衛將軍堅卽位封西縣侯出爲秦州刺史建元七年以雅爲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初仇池公

楊世以地降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世死子纂代立遂受晉朝爵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心起兵武都與纂爭分堅遣雅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進次鷲陜纂率衆五萬來拒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纂戰於陜中爲雅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楊統統帥武都之衆迎降纂將顧密亦詣雅降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

苻洛

苻洛堅之從弟也爲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封行唐公以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有功加征北將軍洛兄重爲豫州刺史北海公鎮洛陽建元十四年重以洛陽謀反堅曰呂光忠正必不同也命光收重檻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其後二年春正月堅復以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犂耳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

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爲使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從伊闕自襄陽泝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欲使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縛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耶諸君意何如其治中平規妄陳祥瑞勸洛舉兵語具堅傳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拒謀者斬於是自稱大都督大將軍

秦王以平規爲輔國將軍幽州刺史爲其謀主玄菟太守吉貞爲左長史遼東太守趙讚爲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緼爲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爲從事中郎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等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諸國皆曰吾爲天子守藩不能從行唐公爲逆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緼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潛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

不從事乖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奉表乞臣至上亦不慮不從乎規曰今事形顚露何可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師衆七萬發和龍堅召群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爲逆此天下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迫於

兇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陽平公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逕襲和龍北海公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

兵于中山有衆十萬與衝等戰于中山大敗執
洛及其將蘭殊送之長安呂光斬重於幽州石
越克和龍斬平規堅赦蘭殊徙洛於西海後爲
梁熙所殺

健后彊氏

健后强氏略陽人左光祿大夫强平之姊也健
僭號天皇立爲天皇后及健寢疾强后欲立少
子晉王柳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遂立生爲太
子生既嗣位尊爲皇太后生荒耽淫虐刑殺不

道其舅強平切諫忤旨生怒誣以妖言欲殺之廣平王黃眉等侍讌禁中叩頭請曰平太后之弟也陛下縱欲殺平獨不念太后平生弗聽乃鑿其頂而殺之太后遂以憂憤卒謚曰明德皇后

生后梁氏

生后梁氏略陽人左僕射梁安之女也初爲淮南王妃生嗣僞位遂以壽光元年立爲皇后會有客星孛大角熒惑入東井占曰不出三年國

有大喪生曰朕與皇后對臨天下遂殺梁所以
應之

堅太后苟氏

太后苟氏略陽氐人堅所生母也以堅承與元
年尊爲皇太后堅殺生以位讓其兄清河王法
法不受群臣復固請於堅太后泣謂群臣曰社
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群
臣固請堅旣卽位署法爲丞相東海公太后以
法長且賢素得衆心疑忌特甚後遊宣明臺見

法之第門車馬輜輳懼終爲變遂與李威謀賜法死陽平公融太后少子也甚愛之出鎮冀州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後有司奏人有盜其母之錢而逃者請投之四裔太后聞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當棄之市朝奈何投之方外方外豈有無父母之鄉

乎於是轘而殺之建元十二年以疾卒追謚曰明德皇后

堅夫人張氏

堅夫人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群臣切諫不聽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王者之治天下皆曰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種百穀因其時也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皆有因則

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因民而況於人主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群犬哀嘷廄馬驚逸武庫兵器自動有聲吉凶之理非徵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如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

非婦人所當豫也遂興兵西伐張氏請從其夜
堅夢葵生城內明以問之張氏曰若征軍遠行
難爲將也堅又夢地東南傾復以問云江左不
可平也君無南行必敗之象也堅不從果大敗
於壽春單騎遁還顧謂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
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也潛
然流涕及堅死張氏乃自殺

丕后楊氏

丕后楊氏仇池氏人征東左司馬楊膺之妹也

初爲長樂公妃太安初立爲皇后纂爲丕所殺丕
據長子即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楊氏爲上夫
人楊氏不從引劍刺丕爲丕所殺登既嗣位追
謚曰哀平皇后

登后毛氏

登后毛氏武都人河州牧毛興之女也美而勇
壯善騎射太初二年立爲皇后其四年登留毛
氏及輜重于大界營姚萇率兵襲之營壘既陷
萇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萇

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氏有姿色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天子皇后安肯爲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汝先已害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怒殺之

春秋第四十一卷

前秦錄十　春秋卷第四十二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趙俱

趙俱南安羌酋也一云天水人洪自稱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俱爲從事中郎及健之世遷河內太守光祿大夫尋以洛州刺史出鎮宜陽俱從弟右僕射韶中護軍誨有寵於生生即位乃以俱爲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欲爲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

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爲吾其死矣遂以憂卒

雷弱兒

雷弱兒南安羌酋也洪稱秦王以弱兒爲輔國將軍健嗣位以弱兒爲太尉俄遷大司馬初晉揚州刺史殷浩陰遣人誘弱兒等使殺秦王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爲弱兒等事已成遂自壽春率衆七萬北伐

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箋以爲弱兒等容有詐謀未應輕進不從浩遂爲姚襄所襲走保譙城襄浩相持秦人遂收漁人之利弱兒之計也其後桓温來伐健遣太子萇帥雄菁等拒之戰於藍田爲温所敗温進次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悉發精兵三萬遣弱兒與萇合兵拒之温不得前師還乏食健入潼關健賞拒温之功以弱兒爲丞相及健寢疾受遺輔政弱兒性剛鯁好直諫以生變臣趙

韶董榮奸佞亂政每公言於朝見之常切齒韶榮恨之譖之於生生遂殺之并其九子二十七孫弱見推誠苻氏年高有功生既殺之於是諸羌皆有離心叛者相繼

魚遵

魚遵馮翊人也洪稱秦王以遵爲右將軍領右長史健代洪統衆時杜洪據長安健規取之悉衆而西以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橋以濟所過城邑無不降附健即位論功以遵爲太子太

師俄遷左僕射司空及賞拒桓溫功進爲太尉建寢疾以遵爲太師錄尚書事受遺輔政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乃誅遵幷其七子十孫追謚曰廣甯公

王墮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洪征梁犢以墮爲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爲宰相著匪躬

之節徤常嘆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今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見敬重生既嗣位殘虐無道殺戮大臣隳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右僕射董榮侍中强國等皆以佞幸進疾之如仇讐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或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隳曰董龍榮之小字也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會有天變榮與强國言於生曰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國曰

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加刑乃殺王墮將刑棨謂之曰君今復敢比蜚龍於雞狗乎墮瞋目而叱之

強平

強平略陽氐人𨓞之妻弟也皇始元年以平爲太傅生即位以爲左光祿大夫平雅好直言不避權倖會有日蝕之變極言切諫生怒誣以妖言鑿其頂而殺之

趙煥

趙煥父琨爲秦尚書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入攻秦州獲琨殺而棄其尸煥求父尸不得悲號不已俄有群烏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逐煥隨烏至山尋求之果得父尸

杜慈

杜慈仕生爲尚書郎生壽光年中每宴集後入者皆斬之慈奔匿疲倦假寢省中夢一人乘黑驢曰寧留而獨死將去而獨生慈聞驚覺取馬遁走乃獲免餘皆被斬

呂婆樓

呂婆樓字廣平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自沛避難徙焉因世世居之遂爲酋豪秦王健立以爲散騎常侍後進侍中尚書與東海王堅友善及生嗣位薛讃權翼密說堅曰主上猜忌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爲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復辨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見猛

一見如舊任爲謀主生旣殘虐無度梁平老等
亟以爲言堅深然之於是淸河王法與平老等
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婆樓帥麾下繼進斬
生於別室堅遂稱大秦天王以婆樓爲司隸校
尉後守太尉卒其子光後稱涼王別有傳

樊世

樊世本氐豪也佐健定關中有大功拜特進姑
臧侯負氣倨傲王猛親幸用事勲舊多忌之者
世於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

事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
間君食之耶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
而已一云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
於長安城門不爾者吾終不處於世也猛以白
堅堅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肅會世入
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
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
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四海而君敢
競婚是為二天子也安有上下世怒欲起擊猛

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由此發怒命斬之西廡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其人止猛且住樹下當先啟道來須臾猛進見一公踞胡床而坐鬚髮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

馬可進猛因進拜老公公曰王公何緣拜也乃
十倍償脊直遣人送之旣出顧視乃嵩高山也
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
細事不干其慮自不衆其神契略不交通是以
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
少游鄴都時人莫識惟高平徐統見而奇之召
爲功曹遁而不應隱於華山懷佐世之志希龍
顔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
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

人温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帥鋭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所以不至也温默然無以酬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都護請與俱南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也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

堅僭立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刼盜充斥乃轉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强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剪除兇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

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産之儔也赦之遷爲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年二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出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時上下咸服莫敢有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

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並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帥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未至鄴劫盜公行及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美女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俊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貴速庶竭命戎行

甘馳驅之役敷宣王化盡筋骨之效黽俛從事
叨據負乘可謂恭王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
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於八表弘化已熙六合
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
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事非臣
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
有鷹犬微勤未肯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
命徐方始實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輒
以悉停督任非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

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視事如前俄入爲丞
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隷校尉持節常
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
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潜弱冠屬世事
紛紜厲王之際顛覆厥德竒卿於暫見擬卿於
卧龍卿亦異朕於一言廻考槃之雅志豈不精
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
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
外蕩群兇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

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不許數年復授司空猛復上疏辭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官才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取成敗之殷鑒爲臣之炯戒竊惟闘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吲之臣何庸猖而應斯舉不但取嗤遠隣實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駁顏子知其將敝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亾是及且

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敎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兵强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

臣之過臣何足以儗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亾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莫不周備猛疾

未瘳乃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及疾甚因上疏謝
恩并言時政得失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動
左右疾篤親臨省視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
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
後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人
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
歲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我
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尚書
餘悉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疋穀萬石

遣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梁平老

梁平老略陽氏人也才識明敏令行禁止堅以其有王佐之才傾身禮之素與友善生嗣位爲特進領御史中丞生乘醉多所殺戮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平老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亾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

遂與定議殺生堅即位以爲尚書左僕射進使持節都督北蕃諸軍事鎭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以備匈奴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朔方侯建元八年十一月卒謚曰桓平老在鎭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其子成歷位中壘將軍兗州刺史轉南中郎將都督荆揚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鎭襄陽尋遷衛軍將軍屯兵洛澗淮南之敗爲晉所殺

梁讜

梁讜字伯言略陽氐人也博學有儁才仕健爲著作郎稍遷至中書令堅旣卽位出爲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未幾進位侍中讜與弟熙俱以文藻清麗見重一時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堂堂二申兩房未若二梁瓌文綺章

陸績

陸績字處默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談論雄武便弓馬孝友貞亮聲高一時仕堅爲荆州刺史

鄧羌

鄧羌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生時爲建節將軍生每欲殺之惜其雄武出爲行咸陽太守堅即位遷驍騎將軍領御史中丞羌性鯁直不撓與王猛協規齊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權貴歛跡姦猾屛氣尋進尚書復爲建節將軍討平李儼以功遷建武將軍洛州刺史王猛伐燕師次潞川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失期當斬羌止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

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部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以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奉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部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猛遂陳兵渭源嚴誓將士時燕兵甚盛猛望見而惡之謂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勍敵成敗之

機在此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貞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戸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徐成奔赴評軍斬將搴旗殺傷甚衆燕軍大敗鄧羌請部將以撓法狥私也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貪求司隸要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猛之謂矣長驅至鄴拔之進爲使持節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安定太守邑三千戸封眞定侯猛以潞川

之功請以羌爲司隸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王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鎮軍將軍位特進從行唐公洛征代有功還并州刺史陽平國常侍巴夷寇亂復以鎮軍將軍領護羌校尉率甲士五千討之遂平益州勒銘嶓山振旅而還堅引見於東堂謂之曰將軍之先仲華遇漢世祖於前

將軍復逢朕於後何鄧氏之多孝乎羌曰臣常
謂光武之遇仲華非獨仲華之遭光武堅笑曰
將軍蓋以自況非直將軍之幸亦朕之遇賢也
進車騎將軍并州刺史羌有子數人皆以義烈
稱其少子翼爲河間相慕容垂圍鄴以翼爲後
軍將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
忠於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君自古
通義未敢聞命垂復遣使諭之曰吾與車騎結
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

州宜受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尚書左丞皆有聲稱卒於趙郡內史

張平

張平代郡人一云譙國銍人初仕石虎爲部將閔之亂也平帥所部稱藩於燕旣而結援於秦擢授大將軍冀州牧平旣跨有新興雁門西河等諸郡衆十餘萬拜置征鎭自號幷州刺史作一豫州刺史寇掠秦境堅遣車騎大將軍晉公柳率兵

禦之枋等敗績堅自將兵討之前鋒鄧羌分據
汾上獲其養子毦平衆大潰懼而請降堅赦之
仍署為右將軍先是平養一狗名曰飛鷰形若
小驢忽夜上廳事屋上行聲如平常平甚惡
之會晉遣參軍桓宣就平授平節度加四品將
軍卽其所部扞禦北方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
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乂意輕平視其屋云
當持作馬廄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命破之平曰
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

又曰卿能係頭不而惜大鑊耶平大怒於坐斬
又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破之平尋沒於秦

張蚝

張蚝本姓弓上黨泫人也膂力過人能卻曳牛
走城無高下皆可超越張平愛之養以爲子淫
於平妾平知而責之蚝慙乃割陰以自誓遂爲
閹人銅臺之戰（一作銅壁）蚝單馬大呼出入秦陣者
四五堅募人生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
前鋒鄧羌擒之以獻平懼請降堅拜平左將軍

以蚝爲虎賁中郎將甚見寵愛常侍左右尋加
廣武將軍同前將軍楊安攻拔苻庾於陝城王
猛督諸將伐燕蚝以虎牙將軍受猛節制楊安
攻晉陽不克猛使蚝爲地道帥壯士數百潛入
城中大呼斬關克之是時猛衆止六萬而燕師
三十萬蚝與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
數四旁若無人殺傷甚衆戰至日中燕兵大敗
乘勝逐北猛遂滅燕以功進蚝位爲前將軍晉
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爲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

請救堅遣毦與王鑒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毦屯八公山桓溫遣將夜襲鑒毦鑒毦退屯愼城建元十二年毦以前禁將軍同鄧羌等帥步騎二十萬與行唐公洛會兵攻代昭成帝逆戰不勝退遁陰山後復漠南爲子所弑毦與李柔勒兵赴之部衆逃潰遂平代地振旅而還十四年堅以毦爲幷州刺史十五年入爲後將軍十八年晉楊亮攻涪城堅遣毦帥兵救之毦出斜谷亮引兵退建元末堅大舉伐晉毦以驃騎

將軍爲前鋒敗謝石於淝南謝玄謝琰勒兵數萬陳以待之蚝退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陽平公融因朝玄之請渡軍卻陣勢不能止遂至大敗堅至洛陽遣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長樂公丕率男女六萬進如潞川蚝同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始知堅凶問發喪舉哀丕即僞位進蚝爲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宣檄州郡推蚝爲中軍都督其見重如此蚝方面之勳不逮鄧羌而時人咸曰鄧羌張蚝俱萬人敵也

李威

李威字伯龍漢陽人苟太后之姑子也少與魏王雄友善結爲刎頸交苻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堅深德之事威如父及即位以威爲左僕射威得幸於苟太后初謀弒生及誅堅兄清河公法皆威與太后潛決大謀雅重王猛之賢勸堅以國事任之堅嘗謂猛曰李公知卿猶鮑叔之於夷吾罕虎之於子產也猛以兄事之進領護軍封建寧侯匈奴右賢王曹轂叛秦率衆

二萬寇掠杏城堅自將討之使威以衛大將軍同王猛輔太子宏守長安時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來襲威擊斬之堅還以功拜太尉尋加侍中建元十年卒謚曰烈公初苟太后必寡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卒後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錄而觀之見其事甚慚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

徐嵩

徐嵩字元高建武將軍冀州刺史盛之子也少
以清白著稱初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
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托路絶堅甚奇
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
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長安
之敗嵩以中壘將軍據險自固及登嗣位拜爲
鎭軍將軍雍州刺史太初二年姚萇遣姚方成
攻雍州城陷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
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

外位爲列將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薛强

薛强字威明河東汾陰人也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强幼有大志懷軍國籌

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詣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卿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以撥亂濟時者友人薛贇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聞命強聞之自南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堅僭位猛見委任陽平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欲與相見強使

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諸將咸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舍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强遂總宗室强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州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輔佐戶尚書年九十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

崔宏

崔宏字玄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

也祖悅仕石虎官至司徒右長史關內侯父清
仕慕容暐爲黃門侍郎並以才學著稱宏少有
雋才號曰冀州神童陽平公融牧冀州心禮敬
之拜陽平國侍郎領冀州從事管征東記室出
總庶事入爲賓友衆務修理處斷無滯堅聞而
奇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母疾不就左遷著作
郎後長樂公丕牧冀州引爲征東功曹太原郝
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有也堅
亾避亂齊魯之間爲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

所羈繫郝軒歎曰以斯人而遇斯時不因扶搖之勢而與燕雀飛沉豈不惜哉慕容垂以爲吏部尚書左丞高陽內史所歷著稱立身雅正與世不群雖在兵亂猶厲志操篤學無倦不以資產爲意妻子不免餒寒魏太祖征慕容寶軍次中山宏棄郡東走海濱爲追騎所執送於軍門遂西仕魏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時蓋懼罪也後仕太宗爵至上公詳見魏書本傳

姜宇

姜宇字子居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慧美丰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於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不聽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潛觀之問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終復爲人牧羊者哉遂妻之宇後仕堅屯騎南巴二校尉遷涼寧二州刺史歷京兆尹御史中丞淮南之敗宇以尚書領前將軍與河

閻公琳擊慕容沖爲沖所殺

索泮

索泮字德林燉煌人也世爲冠族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禦掾州府肅然郡縣斂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夷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後從天錫歸仕於秦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

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爲別駕尋遷建威將軍西郡太守淮南之敗呂光叛據姑臧泮城守不降光攻而獲之讓泮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絶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耶梁公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仇耳豈肯如逆氐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光怒命誅之乃就刑於市神色不變其弟菱有

雋才任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堅卅二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楊安

楊安者名將也其功幾與鄧羌相埒而不與佐命之列即建元以前征討之任亦未之及自匈奴右賢王曹轂之叛也堅自帥中外精銳討之於是以安爲前鋒都督安時已拜前將軍矣轂遣弟活拒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請降次年遣安同輔軍王猛帥衆二

萬入寇荊州轉攻南鄉掠安陽民萬餘戶而還三年李儼為張天錫所攻退守枹罕遣使請救堅復遣安帥騎二萬會王猛以救之與天錫將楊遹戰於枹罕之東破軍殺將師還拜前將軍如故是歲晉公柳叛於蒲坂魏公庾等起兵應之堅命諸將分討叛者而勅安與張蚝頓兵陝城三十里外堅壁勿動俟秦雍已平然後併力取之已而王猛攻蒲坂誅苻柳因遣鄧羌助安攻陝城拔之執庾送長安遷鎮南將軍六年堅

遣安等十將帥步騎六萬伐燕俱受王猛節度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不下王猛助之遂爲地道以入執其刺史慕容莊師還論破鄴功賜爵博平郡侯進吏部尚書七年復以安爲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尋加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鎮仇池九年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安擊敗之乘勝逐北諸城奔潰進拔漢川轉攻梓潼降其太守周虓別將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郎皆來歸附堅以安爲右大

將軍益州牧鎮成都十年蜀人張育等起兵自稱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俄而育重爭權自相舉兵堅遣鄧羌帥騎助安襲擊育敗之安復敗張重於成都南斬重羌擊斬育益州遂平頃之以安為荊州刺史移鎮樊鄧十四年長樂公丕攻襄陽遣安帥樊鄧之衆為前鋒丕後陷襄陽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代安鎮樊鄧

楊定 堅傳作佛奴之孫

楊定仇池公楊纂之族也父名佛奴奔降於秦堅以其女妻定拜定爲尚書後爲領軍將軍淮南之敗關中擾亂定盡心力奉事堅堅死乃將家屬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聞丕即位遣使迎之丕以定爲驃騎大將軍雍州牧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進平天水略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登稱尊

號以定爲大將軍益州牧俄加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後與乞伏乾歸戰軍敗見殺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爲武王

高泰

高泰字子伯渤海蓨人瞻之從子也仕燕爲東騎從事中郎慕容垂之奔於秦也泰坐免官尚書右丞申紹言於慕容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籍籍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銷謗讟

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爲尚書郎泰遣黃門郎石越聘燕慕容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昌盛泰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爲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家陽平公融嘗坐擅起學官爲有司所糾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王猛及融屢辟泰泰皆不從

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受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襃美乃更煩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勸懲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入言於堅堅召見與語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

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爲尚書郎泰固請還州堅許之及秦之敗泰從東府官屬疑泰燕之舊臣有二心泰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於渤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卿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爲也申紹聞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君子矣子湖等見燕傳

趙整

趙整字文業一名正略陽清水人或云濟陰人年十八爲堅著作郎後遷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爲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人謂爲閹然而情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廻避建元中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於堅堅與之同輦遊於後庭整作歌以諷之云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堅與群臣飲酒以秘書監朱肜爲酒正令人以極醉爲限整乃作酒德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

杜康妙識儀狄先知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
言之前危後則又云穫黍西秦採麥東齊春封
夏發鼻納心迷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
是每宴群臣禮飲而已堅後分氐戶於諸鎮以
四帥子弟三千戶配長樂公丕鎮鄴親送丕於
灞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泣
號慟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
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
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一作當語誰）堅笑

而不納末年堅寵惑鮮卑惰於政治整又援琴而歌曰昝闒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河本是清是誰亂使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園有一樹（一作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整博聞強記能屬文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官至秘書侍郎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

命釋迦文今來授大道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郄恢欽其風尚逼其同遊終於襄陽時年六十餘矣

朱肜

朱肜京兆人隱居不仕堅以王猛爲輔國將軍司隷校尉侍中中書令猛上疏辭謝因薦肜以自代堅不許而以肜爲尚書侍郎領太子庶子建元七年以肜爲羽林左監同楊安徐成等伐仇池公楊纂戰於陜中纂兵大敗面縛出降肜

等振旅而還以功拜秘書監楊安鎭仇池進攻漢川堅遣彤率卒二萬爲前鋒晉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之衆來拒戰於青谷亮師不利安乘勝攻拔漢中轉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人送母妻自漢水趨江陵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彤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安於緜竹聞堅將毛當將至成都乃率騎奔南中彤等遂陷益州堅以楊安鎭成都彤引兵還仍爲秘書監次年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

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彤固請誅鮮
卑堅不從建元十二年以前將軍從征代有功
十六年堅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
兵法者教授諸將彤切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
向無敵四海之地十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
足言是宜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鬭
之事殆非所以馴致昇平也堅乃止堅宴群臣
於逍遙園令將軍講武文官賦詩有洛陽少年
者長不滿四尺而聰博善屬文因彤上逍遙戲

馬賦堅覽而奇之曰此文綺藻清麗長卿儔也
因善彤之能得士十八年堅欲大舉伐晉彤進
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萬里
風披晉王自當東首軍門堅大悅遂銳意攻晉
卒致敗滅

王嘉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
若不足而聰睿內明本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
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遊隱於東陽

谷鑿崖爲穴而居之諸有從其學者人各一穴遂至百餘穴石虎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終南山結菴廬而止之門人聞而復隨乃遷於倒虎山一名玄象山在覆車山北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譬如讖記不可領解事過多驗初堅將欲南征遣使者問其休咎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策馬馳反因脫衣

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入長安禮嘉如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後與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

斬之先是釋道安謂嘉曰世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答曰卿且先行我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俄而道安亾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有人於隴上見之乃遺書於萇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詭怪今行於世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慾清虛服氣飡芝餌石修道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素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也依崇巖幽谷鑿地爲窟室弟子亦居窟室相去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泰山人於今猶法之左右居人贈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

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
知之其遣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
無爽堅遣使者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
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王之意浴訖就
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服及冠辭曰年朽髮落
不堪冠衣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
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
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以齊尚父忠曰昔
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

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效尚父之況非敢竊傚山林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安車送之行至華陰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法喜

法喜兜佉勒人齠年離俗聰慧夙成研諷經典專精致業遍通三藏闇誦增一阿含難經博識

洽聞靡所不綜國內遠近咸所推服少而遍遊
諸國嘗謂弘法之體宜宣布未聞故遠涉流沙
懷道東入秦建元中來至長安學業既優道聲
甚盛堅深見禮接先是中土未有四含堅武威
太守趙整欲請出經時慕容冲已叛起兵擊堅
關中擾動整慕法情深忘身爲道乃請安公等
於長安城中集義學僧請法喜譯出中增一二
阿含并先所出毘曇心三法度等凡一百六卷
佛念傳譯惠嵩筆受自夏及春綿延二載文字

方具及姚萇寇逼關內人情危阻法喜乃辭還
西域不知所終

曇邕

曇邕本姓楊略陽氐人也（一云關中人）居貧篤學遇
高陽僧富見其採薪爲燭以照讀書遂資其衣
食邕後仕秦爲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建
元十九年從堅南征爲晉所敗還至長安遂舍
族出家

僧朗

僧朗京兆人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秦皇始元年移卜泰山隱於金輿谷之崑崙山中因謂之朗公谷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忠常穴居而朗居崑崙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堅欽其德素遣賜襯遺并致書曰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大聖應期靈權超逸蔭盖十方化融無外若四海之養群生等天地之育萬物養生存死澄神寂妙朕以虛薄生與聖會而隔以萬機不獲蕃駕

今遣使者安車相請應冀靈光迴蓋京邑并奉
紫金數斤供度形像繢綾三十疋奴子三人可
備洒掃至人無違孝望相納想必玄鑒見朕意
焉朗答書於堅曰如來永世道風潛淪忝在出
家栖心山嶺精誠微薄未能弘匠不悟陛下遠
問山川詔命慇懃實感恩旨氣力微虛未堪跋
涉願廣開法輪顯保天祚蒙重惠賜即爲設施
福力之功無不蒙賴貧道才劣不勝所重堅復
敦請再三既至遂以師禮事之堅後沙汰衆僧

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崑崙一山不枉搜例慕容垂慕容德並皆致禮及姚秦時興復遣使遺書曰皇帝敬問泰山朗和尚勤神履道飛聲映世休聞遠振常無已已朕京西夏思濟大猷今關中未平事唯左右已命元戎克寧伊洛冀因斯會東封巡狩憑靈仗威須見指授今遣使者送金浮屠三級經一部寶臺一區庶望玄鑒照朕意焉垂及德亦各有書與朗見垂傳建興四年及德傳二年

孟欽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堅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陽平公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宴群僚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拒戰或前至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年復見於青州樂安男朗尋之入於海島

僧涉公

僧涉公者西域人一云本蜀人不知何姓少爲沙門以堅建元十一年至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有秘呪能下神龍時天大旱堅命呪龍請雨龍便下鉢中其雨霈然堅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災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死堅哭之甚慟卒後五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在惟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

雨至於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監朱肜曰涉公若在豈使朕焦心於雲漢哉此公其大聖人乎肜曰斯術幽遠亦曠古之奇也其思仰如此

徐義

徐義高陵人一云咸陽人初仕堅征東參軍丕嗣位進爲吏部尚書封縣公尋加右光祿大夫侍中司空俄拜右丞相義少奉佛法時兵革蜂起爲慕容永所獲乃械梏其兩足編髮於樹將

加刑戮至夜義專念觀世音經有頃忽夢人謂之曰今事急矣何暇眠乎義便驚起見防守者並疲而寢乃試自奮動手忽開裂械於重禁之中髮既得解足亦得脫而走百餘步若有人導之者遂隱草中聞追兵交馳秉燭悉無見者迨明賊散義歸投鄴寺得免於難因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陽令

釋道安

釋道安姓魏氏常山扶柳人也年十二出家遊

學至鄴遇佛圖澄澄見而嗟賞與語終日因事爲師澄講論往復疑端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石氏之亂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樁樁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兜容百升也後避地南投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藉安高名及聞安至即

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爲名對常註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違理願見瑞相乃夢見梵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註經甚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城當相助弘通可時時設食識者知安所夢賓頭盧也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氣清足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平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送於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惟得一人半翼

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旣至住長安五重寺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戶民殷富四方略定惟建業一隅未能克復每與侍臣談語未嘗不欲平一江左堅弟陽平公融及朝臣並切諫終不能迴會堅出遊東苑命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

為時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未稱其意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上輦於是翼跽而掖之先是群臣以堅信重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安因此極諫堅終不納詳具堅本傳羅什在西國聞安風範謂是東方聖人初安生而左臂有一皮廣一寸許著手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印手菩薩

畢覽

畢覽東平人少奉佛法仕堅爲冠軍將軍隨慕容垂北征没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彌念觀世音遂得免難逃入山林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

桑虞

桑虞字子深魏郡人仁孝自天年十四喪父毁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毁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割抑虞曰

藜藿雜米足以勝哀諸兄仕於石氏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後勒以爲武城令虞以密邇黃河走海微近將伸前志欣然就職石虎時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爲長史帶領河北郡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虎死國中大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萊華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使者啟讓刺史避

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僞朝而不豫亂人以此高之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堅青州刺史朗甚器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爲榮

王兗

王兗本新平氏也仕堅爲中山太守固守博陵爲秦拒燕丕即位以兗爲平州刺史先是慕容麟攻兗於博陵至是糧盡矢竭功曹張猗踰城而出聚衆應麟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民也吾卿之君也卿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

之甚也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或取卿一切之功寧能恕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言求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此卿棄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兗及國安俟鑒並爲麟所殺

苟輔

苟輔南安人也爲堅新平太守姚萇率衆攻之輔度不能守議欲出降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郎高義汝山太守馮苗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鎭郡國百城奈何遽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萇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

山上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許降萇將入覺
之引退輔馳出追擊斬獲萬計至是糧盡矢竭
外援不至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
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吾須此城置鎮
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
男女無遺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堅追贈輔
等官爵皆謚曰節愍侯以終爲新平太守初石
虎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掖
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

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僉望深以為恥故相率拒萇以立忠義

竇衝

竇衝武都人趙公雙之叛堅遣楊成世等討之為雙所敗堅乃命衝以左禁將軍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乘勝至楡眉衝擊敗之師還進位左將軍行唐公洛以和龍叛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堅遣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進討戰於中山執洛及其將蘭殊堅欲伐晉以姚萇爲龍驤

將軍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
嘗假人今以相授衝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
之徵也堅默然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二萬進
攻蒲坂堅使衝討之大破於河東冲又遣將高
蓋夜襲長安攻陷南門衝與前禁將軍李辯擊
走之斬首千八百級堅後爲姚萇所殺衝奔據
茲川有衆數萬聞長樂公丕即位遣使上表於
丕丕以衝爲梁州牧開府儀同三司是時左丞
相王永傳檄四方其討姚萇豪傑嚮應冠軍鄧

景擁衆五千據彭城與衡相爲首尾聲勢甚振
萇衆大懼會永與慕容永戰於襄陵敗死丕南
走授首於晉南安王登具丕凶問乃稱尊號以
衡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攻萇汧雍二城克
之斬其將姚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於汧東爲
萇所敗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前鋒大都督督
隴東諸軍事率見衆爲先驅自繁川趣長安尋
拜右丞相衡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登不許
遂自稱秦王建立年號登攻之於野人堡衡請

救於姚萇萇遣其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衝遂
與萇連和登爲姚興所殺南安強熙等推衝爲
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攻之衝走汧川汧川
氐仇執送於興

王永

王永丞相猛子也清修好學堅以爲扶風太守
其弟皮凶險無行建元十一年除散騎侍郎謀
反事洩堅以猛故赦皮不殺徙置朔方之北而
因以永爲幽州刺史永長於撫字甚得人心堅

自淮南之敗垂萇繼叛亂者四起而丕意氣彌
厲與平州刺史苻冲率二州之衆以討慕容垂
垂遣其將平規迎擊丕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
於范陽敞兵敗績平規進據薊南丕求救於振
威劉庫仁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
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丕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
慕容麟相持慕容垂復遣慕容佐與平規共攻
薊丕力戰屢敗乃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
帥衆三萬奔壺關長樂公丕時在鄴城將西赴

長安永遣使招之丕率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
如潞川驃騎張蚝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留刺
史苻沖守壺關自率衆一萬赴丕丕始知長安
不守及堅凶問乃發喪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以
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壽加司徒錄尚書事左
丞相宣檄四方共討姚萇於是天水羗延馮翊
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
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義各有

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數萬進據平陽慕容永遣使假道東還丕不許乃使永與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為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於襄陵石子大敗永死之皮時為略陽太守以郡降於姚萇

徐成

徐成嵩之叔也純直端亮素為王猛所知長不滿六尺醜極當時猛伐燕時成以射聲校尉為鄧

羌部將猛使成候燕軍虛實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欲殺之以正軍法鄧羌請之不得幾欲勒兵攻猛其愛成若是從羌奮擊燕軍出入燕陣旁若無人以功拜并州刺史尋加鷹揚將軍帥步騎三萬攻拔劍閣進位右將軍姚萇來伐秦遣成等討之為萇所敗獲而弗殺遂降於萇萇之將斃也其子興殺之

郭慶

郭慶不知何許人以遊擊將軍從王猛伐燕拔

取晉陽二州燕遣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來援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放火燒營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評催之使戰評遂大敗猛乘勝攻鄴暐出奔晉陽慶率騎追之暐遇盜失馬步走慶追及於高陽執送於堅追評至於遼海縛送之其部將朱嶷追慕容桓於遼東獲而殺之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論功以慶為持節都督幽州

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賜爵襄城侯

王統

王統擢之子也擢奔降於秦秦王健以爲尚書堅立之二年以統爲扶風內史建元七年遷益州刺史與別將楊安攻克仇池拜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尋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降其部落五萬餘戶九年復從楊安入寇漢川統以銳卒二萬爲前鋒進平益州遂代安鎮仇池十二年堅遣武衛苟萇等伐張天錫統率涼

州之衆爲萇後繼天錫請降統還秦州堅以其
弟廣爲益州刺史晉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
伐蜀遣巴郡太守費統等將水陸三萬爲前鋒
亮次巴郡廣遣巴西太守康回拒之別遣王亂
帥蜀漢之衆三萬北救長安以江夏太守李丕
爲益州刺史守成都身帥所部奔還隴西遂以
依統聞丕即位統兄弟咸遣使詣丕請討姚萇
丕大悅以統爲鎭西大將軍廣爲安西將軍皆
進位州牧廣後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爲興所

敗亡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之送詣姚萇與
既敗廣進據平陽復謀伐統統亦以秦州降萇
萇後寢疾召其子興詣行營姚方成言於興曰
今寇敵未滅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不如
除之興遂殺統及廣等萇聞之怒曰王統兄弟
吾之州里吾方用之奈何輒殺之也

長孫嵩

長孫嵩代人也寛雅有器量年十四代父統軍
堅時諸部乖亂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

率部衆歸之及劉顯之難乃率舊人及鄉邑七百餘家歸魏見魏書列傳

夏默　護磨那　申香

夏默乞活人堅以爲佐鎮郎護磨那胡人堅以爲右鎮郎申香奄人堅以爲拂盖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一作三尺並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

許謙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

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還鄉里後仕于魏太祖

裴詵

裴詵河西解縣人晉武威太守粹之子也仕晉太常卿避地涼州堅克河西詵與兄子憬自河西歸桑梓復居解縣洗馬川遂號洗馬裴憬仕秦大鴻臚生二子天恩天壽

韋羆

韋羆京兆杜陵人也仕堅丞相長史爲王猛所

器重遂以女妻焉後爲北海太守堅滅奔於江左

杜胄

杜胄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孫也仕堅太尉長史子嶷爲慕容垂秘書監仍僑居趙郡

寇修之

寇修之字延期上谷人也仕堅至東萊太守堅滅奔魏

何熙仲

何熙仲仕秦記室參軍撰秦書八卷多記苻健等事

韋逞母宋氏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儒學宋氏以幼喪母躬自養其父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製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石虎徙之山東宋氏與夫俱在徙中乃推

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陳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少宋氏晝則採樵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學成名立仕秦爲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悶禮樂遺缺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經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

家講室書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氏爵號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竇滔妻蘇氏

竇滔妻蘇氏始平武功人陳留令蘇道賢之第三女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智識精明儀容妙麗年十六歸於竇滔滔甚敬之及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因織錦爲迴文詞多不載





